

原本精校無漏增批加註

老殘遊記

典翻列本不同  
購閱者注意

百新公司印行

上海英界三馬路新聞報館對門

精校無漏增批加註

老殘遊記  
上編

育鼎何慶元題





# 自敘

嬰兒墮地其泣也嘒々及其老死家人環繞其哭也號咷然則哭泣也者  
國人之所以成始成終也其間人品之高下以其哭泣之多寡為衡蓋哭泣者  
需性之現象也有一分需性即有一分哭泣而際遇之順逆不與焉馬與牛  
終歲勤苦食不過芻秣其教養始於子謂年吾矣然不似哭泣需性缺  
也猿猴之為物跳擲於深林獸飽手梨栗至逸樂也而喜啼者猿猴  
之哭泣也故博物家云猿猴動物中性最近人者以其有需性也古詩  
云已東三峽巫峽長猿啼三聲斷人腸云感情為何如矣需性生感情感  
情生哭泣計有兩類一為有力類一為無力類癡兒騷女若果少啼遠聲  
則泣此為無力類之哭泣誠崩杞楨之哭竹塋灑水之淚此乃有力類之哭泣  
也有力類之哭泣又分為輕微之哭泣為哭泣者其力為弱不似哭泣者其  
力甚勁其行亦疎遠也擁膝而居丈夫之哭泣莊子為蒙叟之哭泣史記為

太史公之哭泣也。書沙集而杜工部之哭泣。李後主之詞哭。八大人以爲  
哭。王實甫亦哭泣於西廂記。曹雪芹亦哭於紅樓夢。夢之言曰。別離擁  
愁滿。肝腸難向淺。除淚筆代淚。言我千種相思。盡在離沈。曹之言曰。滿  
紙荒唐言。一紙辛酸淚。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意。名之曰千種一客。  
名之曰一滴。曰萬。豈同杯者。千種一哭。萬豈同悲也。是也。今之時。有身每之感  
情。有國家之感情。有社會之感情。有種族之感情。其感情愈深。於其哭  
泣愈痛。此洪都百鍊生所以有老幼皆哭之全也。棋局已殘。之人。將老。雖不  
哭泣也。其以淚者。其知海內千萬人。同哭。同悲。同悲者。焉。

丙午之秋。洪都百鍊生。化於海上。得秋之壽。





讀老殘游記感言

余素不善讀書而有好書之癖凡遇奇書異籍及科學說部  
諸編莫不燭而置諸案頭非敢云藏性嗜之耳亦以承乏澄江  
校務拉暑假之暇赴滬購書籍儀器同商務公司有新出之批注  
老殘游記上下兩編余思是書上編行世有年並多批注其下編則未  
之見也急往購閱乃多不類前所見者因悵然嘗生錯誤該公司執  
事徐君出而笑曰只自誤矣僕又何嘗誤哉遂出上編舊本數本示  
余曰某書為某坊出版均有異同並就一段又出上下編兩草稿曰此  
洪都百鍊生之原稿僕茲載經滬物色得之於某嗣及之手勸  
令壽世也又畧一翻閱則見鉛丹盈帙議論闡發與余舊藏之本  
彷彿似之因亦而肖錄焉夫亥豕魯魚之誤為多錯訛金銀伏犧

貴胄未免貽譏況以璞朴垂露王亥神姓則尤易於失據傳會而表其真也然當茲文化日闡崇尚實學業且日進此宜盡國民義務潛心校讎為文明進步之助即以此殘稿紀一老儒所能風行海內者則以所國心流亂搖真與區秉史筆而參易象之長耳一經割裂文義不屬則索然無味是况僅以進於此步常見近世所出醫書每有妄改錯綜字畫點竄主怕誤人已甚更以誤者著為大黃訛附子為年子一補一瀉一熱一寒小士執錄成方必致誤人性命豈雖不殺伯仁之由亦而死於心忍乎亟於三國列國水滸聊商等書碎割篇章妄希縮短固多闕於雅重然新鶴腫而續見聊賍安大方以名卷為途不多障礙因既毫老此為徐君勉

中華民國五年六月學務委員澄江錢啓猷



# 老殘遊記上編序

自叙

嬰兒墮地其泣也呱呱及其老死家人環繞具哭也號啕然則哭泣也者固人之所以成始成終也其間人品之高下以其哭泣之多寡爲衡蓋哭泣者靈性之現象也有一分靈性卽有一分哭泣而際遇之順逆不與焉馬與牛終歲勤苦食不過芻秣與鞭策相終始可謂辛苦矣然不知哭泣靈性缺也猿猴之爲物跳擲於深林厭飽乎梨栗至逸樂也而善啼啼者猿猴之哭泣也故博物家云猿猴動物中性最近人者以其有靈性也古詩云巴東三峽巫峽長猿啼三聲斷人腸其感情爲何如矣靈性生感情感情生哭泣哭泣計有兩類一爲有力類一爲無力類癡兒騃女失果卽則啼遺簪亦泣此爲無力類之哭泣城崩杞婦之哭泣竹染湘妃之淚此有力類之哭泣也有力類之哭泣又分兩種以哭泣爲哭泣者其力尙弱不以哭泣爲哭泣者其力甚勁其行乃彌遠也離騷爲屈大夫之哭泣莊子爲蒙叟之哭泣史記爲太史公之哭泣草堂哭泣爲杜工部之哭泣李後主以詞哭八大山人以畫哭王實甫寄哭泣於西廂曹雪芹寄哭泣

於紅樓夢王之言曰別恨離愁滿肺腑難陶洩除紙筆代喉舌我千種想思向誰說曹之言曰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意名其茶曰千芳一窟名其酒曰萬艷同杯者千芳一哭萬艷同悲也吾人生今之時有身世之感情有家國之感情有社會之感情有種教之感情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此洪都百鍊生所以有老殘遊記之作也棋局已殘吾人將老欲不哭泣也得乎吾知海內千芳人間萬艷必有與吾同哭同悲者焉



# 老殘遊記上編目錄

- |      |          |          |
|------|----------|----------|
| 第一章  | 土不制水歷年成患 | 風能鼓浪到處可危 |
| 第二章  | 歷山山下古帝遺踪 | 明湖湖邊美人絕調 |
| 第三章  | 金線東來尋黑虎  | 布帆西去訪蒼鷹  |
| 第四章  | 宮保求賢愛才若渴 | 太尊治盜疾惡如仇 |
| 第五章  | 烈婦有心殉節   | 鄉人無意逢殃   |
| 第六章  | 萬家流血頂染猩紅 | 一席談心辨生狐白 |
| 第七章  | 借箸代籌一縣策  | 納楹閒訪百城書  |
| 第八章  | 桃花山月下遇虎  | 柏樹峪雪中訪賢  |
| 第九章  | 一客吟詩負手面壁 | 三人品茗促膝談心 |
| 第十章  | 驪龍雙珠光照琴瑟 | 犀牛一角聲叶笙簫 |
| 第十一章 | 疫鼠傳殃成害馬  | 癩犬流災化毒龍  |

第十二章

寒風凍塞黃河水

暖氣催成白雪辭

第十三章

娓娓青燈女兒酸語

滔滔黃水觀察嘉謨

第十四章

大縣若蛙半浮水面

小船如蟻分送饅頭

第十五章

烈焰有聲驚二翠

嚴刑無度逼孤孀

第十六章

六千金買得凌遲罪

一封書驅走喪門星

第十七章

鐵礮一聲公堂解索

瑤琴三疊旅舍銜環

第十八章

白太守談笑釋奇冤

鐵先生風霜訪大案

第十九章

齊東村重搖鐵串鈴

濟南府巧設金錢套

第二十章

浪子金銀伐性斧

道人冰雪返魂香



開篇以蓬萊閣起爲全書遊字提綱

因不入股不通文章不能進學方會成出色人能搖串物足以警衆此謂道之士此之

# 老殘遊記上編

## 第一章 土不制水歷年成患

風能鼓浪到處可危

話說山東登州府東門外有一座大山。名叫蓬萊山。山上有個閣子。名叫蓬萊閣。這閣造得畫棟飛雲。珠簾捲雨。十分壯麗。四面看城中人戶。烟雨萬家。東面看海上波濤。崢嶸千里。所以城中人士。往往於下午攜尊挈酒。在閣中住宿。準備次日天未明時。看海中出日。習以爲常。這且不表。却說那年有個遊客。名叫老殘。此人原姓鐵。單名一個英字。號補殘。因慕懶殘和禿鸞芋的故事。遂取這殘字做號。大虛因他爲人頗不討厭。契重他的意思。都叫他老殘。不知不覺這老殘二字。便成了個別號了。他年紀不過三十多歲。原是江南人氏。當年也曾讀過幾句詩書。因入股文章。做得不通。所以學也未曾進得一個教書。沒人要他。學生意。又嫌歲數大。不中用了。其先他的父親。原也是個三四品的官。因性情迂拙。不會要錢。所以做了二十年實缺。回家仍是賣了袍褂做的盤川。你想可有餘資給他兒子應用呢。這老殘既無祖業可守。又無行當可做。自然飢寒

黃大戶者  
四萬大戶  
丁得此大  
也潰爛之  
身病若此  
奇病源不  
用濟源疏  
流之法治  
之恐隄防  
崩頽而體  
遂激湍而  
逝矣

老殘遊記 上編 第一章

二字漸漸的相逼來了。正在無可如何。可巧天不絕人。來了一個搖串鈴的道士。說是曾受異人傳授。能治百病。街上人找他治病。百治百效。所以這老殘就拜他爲師。學了幾個口訣。從此也就搖個串鈴。替人治病。糊口去了。奔走江湖近二十年。這年剛剛走到山東古千乘地方。有個大戶。姓黃。名叫瑞和。害了一個奇病。渾身潰爛。每年總要潰幾個窟窿。今年治好這個。明年別處又潰幾個窟窿。經歷多年。沒有人能治得這病。每發都在夏天。一過秋分。不就要緊了。那年春天。剛剛老殘走到此地。黃大戶家管事的。問他可有法子治這個病。他說法子儘有。只是你們未必依我去做。今年權且略施小技。試試我的手段。若要此病永遠不發。也沒有什麼難處。只須依着古人方法。那是百發百中的。別的病是神農黃帝傳下來的。方法只有此病是大禹傳下來的。方法。後來唐朝有個王景。得了這個傳授。以後就沒有人知道此方法了。今日奇緣在下。到也懂得些個。於是黃大戶家。遂留老殘住下。替他治病。却說真也奇怪。這年雖然小有潰爛。却是一個窟窿也沒有出過。爲此黃大戶家甚爲喜歡。看看秋分已過。病勢今年是不要緊的了。大家因爲黃大戶不出窟窿。是十多年來沒有的事。異常快活。就叫了個戲

班子。唱了三天謝神的戲。又在西花廳上。搭了一座菊花假山。今日開筵。明朝設席。鬧的十分暢快。這日老殘吃過午飯。因多喝了兩杯酒。覺得身子有些困倦。就跑到自己房裡一張睡榻上。躺下。歇息歇息。纔閉了眼睛。看外邊就走進兩個人來。一個叫文章伯。一個叫德慧生。這兩人本是老殘的至友。一齊說道。這們長天大日。老殘。你蹲在家裡做甚。老殘連忙起身讓坐。說我因爲這兩天困於酒食。覺得怪膩的慌。二人道。我們現在要往登州府去。訪蓬萊閣的勝景。因此特來約你。車子已替你雇了。你趕緊收拾行李。就此動身罷。老殘行李本不甚多。不過古書數卷。儀器幾件。收檢也極容易。頃刻之間便上了車。無非風餐露宿。不久便到了登州。就在蓬萊閣下。覓了兩間客房。大家住下。也就玩賞玩賞海市的虛情。蜃樓的幻相。次日老殘向文德二公說道。人人都說日出好看。我們今夜何妨不睡。看一看日出何如。二人說道。老兄有此清興。弟等一定奉陪。秋天雖是晝夜停勻時候。究竟日出日入。有蒙氣傳光。還覺得夜是短的。三人開了兩瓶酒。取出攜來的肴饌。一面吃酒。一面談心。不知不覺那東方已漸漸發大光明了。其實離日出尚遠。這就是蒙氣傳光的道理。三人又略談片刻。德慧生道。此刻也差

不多是時候了。我們何妨先到閣子上頭去等呢。文章伯說耳邊風聲甚急。上頭窗子太敞。恐怕寒冷。比不得這屋子裏和暖。須多穿兩件衣服上去。各人照樣辦了。又都帶了千里鏡。携了毯子。由後面扶梯曲折上去。到了閣子中間靠窗一張桌子旁邊坐下。朝東觀看。只見海中白浪如山。一望無際。東北青烟數點。最近的是長山島。再遠便是大竹大黑等島了。那閣子旁邊風聲呼呼。價響。彷彿閣子都要搖動似的。天上雲氣一片一片價疊起。只見北邊有一片大雲。飛到中間。將原有的雲壓將下去。並將東邊一片雲擠的越過越緊。越緊越不能相讓。情狀甚爲譎詭。過了些時。也就變成一片紅光了。慧生道。殘兄看此光景。今兒日出是看不着的了。老殘道。天風海水。能移我情。即是。看不着日出。此行亦不爲辜負。章伯正在用鏡遠凝視。說道你們看東邊有一絲黑影。隨波出沒。定是一隻輪船由此經過。於是大家皆拿出遠鏡。對着觀看。看了一刻。說道是的是的。你看有極細一絲黑線。在那天水交界的地方。那不就是船身嗎。大家看了一回。那輪船也就過去看不見了。慧生還拿遠鏡左右觀視。正在凝神。忽然大叫噯呀。噯呀。你瞧那邊一隻帆船。在那洪波巨浪之中。好不危險。兩人道在什麼地方。慧生道。



以一隻帆於船中巨浪之危險  
 洪波巨浪之危險  
 長二十三四丈原是一隻很大的船  
 主坐在舵樓之上樓下四人專管轉舵的事  
 前六枝桅杆掛着六扇舊帆又有兩枝新桅掛着一扇簇新的帆一扇半新不舊的帆  
 算來這船便有八枝桅了船身吃貨很重想那船裡一定裝的各項貨物船面上坐的人口男男女女不計其數却無蓬窗等件遮蓋風日同那天津到北京火車的三等客位一樣面上有北風吹着身上有浪花濺着又溼又寒又飢又怕看這船上的人都有民不聊生的氣象那八扇帆下各有兩人專管繩脚的事船頭及船幫上有許多的人彷彿水手的打扮這船雖有二十三四丈長却是破壞的地方不少東邊有一塊約有三丈長短已經破壞浪花直灌進去那旁仍在東邊又有一塊約長一丈水波亦漸漸浸入其餘的地方無一處沒有傷痕那八個管帆的却是認真的在那裏管只是各人管各人的帆彷彿在八隻船上似的彼此不相關照那水手只管在那坐船的男男女女

女隊裏亂竄。不知所做何事。用遠鏡仔細看去。方知道他在那裏搜他們男男女女所帶的乾糧。並剝那些人身上穿的衣服。章伯看得親切。不禁狂叫道。這些該死的奴才。你看這船眼睜睜就要沈覆。他們不知想法敷衍着。早點泊岸。反在那裏蹂躪好人。氣死我了。慧生道。章哥不用着急。此船目下相距不過七八里路。等他泊岸的時候。我們上去勸勸他們便是。正在說話之間。忽見那船上殺了幾個人。拋下海去。捩過舵來。又向東邊去了。章伯氣的兩腳直跳。罵道。好好的。一船人。無窮性命。無緣無故。斷送在這幾個駕駛的人手裏。豈不冤枉。沉思了一下。又說道。好在我們山脚下有的是漁船。何不駕一隻去。將那幾個駕駛的人打死。換上幾個。豈不救了一船人的性命。何等功德。何等痛快。慧生道。這個辦法。雖然痛快。究竟未免鹵莽。恐有未妥。請教殘哥以爲何如。老殘笑向章伯道。章哥此計甚妙。只是不知你帶幾營人去。章伯憤道。殘哥怎麼也這們糊塗。此時人家正在性命交關。不過一時救急。自然是我們三個人去。那裏有幾營人來給你帶去。老殘道。既然如此。他們船上駕駛的不下頭二百人。我們三個人。要去殺他。恐怕只會送死。不會成事罷。高明以爲何如。章伯一想。理路却也不錯。便道。依你

痕更不  
之險矣  
八個不  
的共能  
和衷不  
遂不能  
聽那些  
心水手  
奪同船  
男男女  
之衣食  
船已儼  
沈獲而  
思補救  
在財裡  
奪財物  
不財物  
沉時大  
同歸於  
有財其  
用平這  
奴才不  
可憐不  
寧願離  
離離離  
以離離

該怎麼樣。難道白白地看他們死嗎。老殘道依我看來。駕駛的人並未曾錯。只因兩個緣故。所以把這船就弄的狼狽不堪了。怎麼兩個緣故呢。一則他們是走太平洋的。只會過大平日子。若遇風平浪靜的時候。他駕駛的情狀。亦有操縱自如之妙。不意今日遇見這大的風浪。所以都毛了手脚。二則他們未曾預備方鍼。平常晴天的時候。照着老法子去走。又有日月星辰可看。所以南北東西尙還不大很錯。這就叫做靠天吃飯。那知遇了這陰天。日月星辰都被雲氣遮了。所以他們就沒了依傍。心裏不是不想望好處去做。只是不知東南西北。所以越走越錯。爲今之計。依章兄法子。駕隻漁艇追將上去。他的船重。我們的船輕。一定追得上的。到了之後。送他一個羅盤。他有了方向。便會走了。再將這有風浪。與無風浪時。駕駛不同之處。告知船主。他們依了我們的話。豈不立刻就登彼岸了嗎。慧生道。老殘所說極是。我們就趕緊照樣辦去。不然這一船人實在可危的極。說着三人就下了閣子。吩咐從人看守行李物件。那三人却俱是空身。帶了一個最準的向盤。一個紀限儀。並幾件行船要用的物件。下了山。山脚下有個船塢。都是漁船停泊之處。選了一隻輕快漁船。掛起帆來。一直追向前去。幸喜本日括的

飯大一遇日大風浪。月無光。毛了脚。無他。只此。因循。折衝。乏才。倉卒。間失。迷。方。向。毫。無。把。握。假。以。羅。經。或。使。指。南。針。可。以。免。覆。舟。而。登。岸。乎。談。論。高。談。闊。論。演。說。之。流。所。建。之。議。無。非。是。歟。錢。非。人。而。已。現。在。不。等。英。雄。不。少。英。雄。不。錢。已。到。手。則。先。檢。一。塊。傷。不。着。住。的。地。處。令。脚。步。立。

老殘遊記 上編 第一章

八

是北風。所以向東向西都是旁風使帆。狠便當的。一霎時離大船已經不遠了。三人仍拿遠鏡不住細看。及至離大船十餘丈時。連船上人說話都聽得見了。誰知道除那管船的人。搜括衆人外。又有一種人。在那裏高談闊論的演說。只聽他說道。你們各人均是出了船錢坐船的。況且這船也就是你們祖遺的公司產業。現在已被這幾個駕駛人弄的破壞不堪。你們全家老幼性命都在船上。難道都在這裏等死不成。就不想個法兒挽回挽回嗎。真真該死奴才。衆人被罵的頓口無言。內中便有數人出來說道。你這先生所說的。都是我們肺腑中欲說。說不出的話。今日被先生喚醒。我們實在慚愧感激的很。只是請教有甚麼法子呢。那人便道。你們知道現在是非錢不行的世界了。你們大家歛幾個錢來。我們捨出自己的精神。拚着幾個人流血。替你們掙個萬世安穩自由的基業。你們看好不好呢。衆人一齊拍掌稱快。章伯遠遠遠聽見。對二人說道。不想那船上竟有這等的英雄豪傑。早知如此。我們可以不必來了。慧生道姑且將我們的帆落幾葉下來。不必追上那船。看他是如何的動。倘真有點道理。我們便可回去了。老殘道。慧哥所說甚是。依愚見看來。這等人恐怕不是辦事的人。只是用幾句文

衆人與管駕不啻已管經不啻已管被殺死多人的殺死於海中的投要鼓動人滿船命是只拚命是只願肥己置全船生不顧財產於不顧比駕不財尤爲人財尤爲人也在天良何令已歛錢血此之謂英雄未分勝身先覆船家同歸大盡幾位正論持重老成持重不之小人功德

明的辭頭。騙幾個錢用用罷了。當時三人便將帆葉落小。緩緩的尾大船之後。只見那船上人歛了許多錢。交給演說的人。看他如何動手。誰知那演說的人。歛了許多錢去。找了一塊衆人傷害不着的地方。立住了脚。便高聲叫道。你們這些沒血性的人。涼血種類的畜生。還不趕緊去打那個拿舵的嗎。又叫道。你們還不去。把這些管船的一個一個殺了嗎。那知就有那不懂事的少年。依着他去打掌舵的。也有去罵船主的。俱被那旁邊人殺的殺了。拋棄下海的拋下海了。那個演說的人。又在高處大叫道。你們爲甚麼沒有團體。若是全船人一齊動手。還怕打不過他們麼。那船上也有老年曉事的人。高聲叫道。諸位切不可亂動。倘若這樣做去。勝負未分。船先覆了。萬萬沒有這個辦法。慧生聽得此語。向章伯道。原來這裏的英雄。只管自己歛錢。叫別人流血的。老殘道。幸而尚有幾個老成持重的人。不然這船覆的更快了。說着三人便將帆葉抽滿。頃刻便與大船相近。篙工用篙子鉤住大船。三人便跳將上去。走至舵樓底下。深深的唱了一個諾。便將自己的向盤。及紀限儀等項取出呈上。舵工看見也和氣。便問此物怎樣用法。有何益處。正在議論。那知那下等水手裏面。忽然起了咆哮。說道。船主。船主。千

萬不可爲這人所惑。他們用的是外國向盤。一定是洋鬼子差遣來的漢奸。他們是天主教。他們將這隻大船已經賣與洋鬼子了。所以纔有這個向盤。請船主趕緊將這三人綁去殺了。以除後患。倘與他們多說幾句話。再用了他的向盤。就算收了洋鬼子的定錢。他就要來拿我們的船了。誰知這一陣嘈嚷。滿船的人俱爲之震動。就是那演說的英雄豪傑。也在那裏喊道。這是賣船的漢奸。快殺。快殺。船主舵工聽了俱猶疑不定。內中有一個舵工是船主的叔叔。說道你們來意甚善。只是衆怒難犯。趕快去罷。三人垂淚。趕忙回了小船。那知大船上人餘怒未息。看三人上了小船。忙用被浪打碎了。斷樁破板。打下船去。你想一隻小小漁船。怎禁得幾百個人。用力亂砸。頃刻之間將那漁船打得粉碎。看着沈下海中去了。未知三人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白樂天云。我是玉皇香案吏。謫居猶得住蓬萊。此書由蓬萊閣起。可知本是仙吏謫落人間。

舉世皆病。又舉世皆睡。真正無下手處。搖串鈴先醒其睡。無論何等病症非先醒。無治法。具菩薩婆心。得異人口訣。鈴而日串。則盼望同志相助。心苦情切。



駕駛的並未曾錯。二語心平氣和。以下兩個病源。也說得至當不易。找了一塊衆人傷害不著的地方。立住了腳。我想不是上海。便是日本。原來這裡的英雄。只管自己歛錢。叫別人流血的。爲近日造時世的英雄。寫一光照。更喚醒許多癡漢。不必替人枉送頭顱。

老殘遊記 上編 第一章



## 第二章 歷山山下古帝遺踪

明湖湖邊美人絕調

話說老殘在漁船上。被衆人砸得沈下海去。自知萬無生理。只好閉着眼睛。聽他怎樣。覺得身體如落葉一般。飄飄蕩蕩。頃刻工夫。沈了底了。只聽耳邊有人叫道。先生起來罷。先生起來罷。天已黑了。飯廳上飯已擺好多時了。老殘慌忙睜開眼睛。楞了一楞道。呀。原來是一夢。自從那日起。又過了幾天。老殘向管事的道。現在天氣漸寒。貴居停的病。也不會再發。明年如有委用之處。再來效勞。目下鄙人要往濟南府去。看看大明湖的風景。管事的再三挽留不住。只好當晚設酒餞行。封了一千兩銀子。奉給老殘。算是醫生的酌勞。老殘略道一聲謝謝。也就收入箱籠。告辭動身上車去了。一路秋山紅葉。老圃黃花。頗不寂寞。到了濟南府。進得城來。家家泉水。戶戶垂楊。比那江南風景。覺得更爲有趣。到了小布政司街。覓了一家客店。名叫高陞店。將行李卸下。開發了車價酒錢。胡亂吃點晚飯也就睡了。次日清晨起來。吃點兒點心。便搖着串鈴。滿街逛了一趟。虛應一應故事。午後便步行至鵲華橋邊。雇了一隻小船。盪起雙槳。朝北不遠。便到歷下亭前。下船進去。入了大門。便是一個亭子。油漆已大半剝蝕。亭子上懸了一付對聯。

鐵公祠望  
千佛山的  
勝處寫來  
如畫

寫的是歷下此亭古。濟南名士多。上寫着杜工部句。下寫着道州何紹基書。亭子旁邊。雖有幾間房屋。也沒有甚麼意思。復行下船。向西盪去。不甚遠。又到了鐵公祠畔。你道鐵公是誰。就是明初與燕王爲難的那個鐵鉉。後人敬他的忠義。所以至今春秋時節。土人尙不斷的來此進香。到了鐵公祠前。朝南一望。只見對面千佛山上。梵宇僧樓。與那蒼松翠柏。高下相間。紅的火紅。白的雪白。青的靛青。綠的碧綠。更有那一株半株的丹楓。夾在裡面。彷彿宋人趙千里的一幅大畫。做了一架數十里長的屏風。正在嘆賞不絕。忽聽一聲漁唱。低頭看去。誰知那明湖業已澄淨的。同鏡子一般。那千佛山的倒影映在湖裡。顯得明明白白。那樓台樹木。格外光彩。覺得比上頭的一個千佛山。還要好看。還要清楚。這湖的南岸上去。便是街市。却有一層蘆葦。密密遮住。現在正是開花的時候。一片白花映著。帶水氣的斜陽。好似一條粉紅絨毯。做了上下兩個山的墊子。實在奇絕。老殘心裡想道。如此佳景。爲何沒有甚麼遊人。看了一會兒。回轉身來。看那大門裡面。楹柱上。有付對聯。寫的是。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暗暗點頭道。真正不錯。進了大門。正面便是鐵公享堂。朝東便是一個荷池。繞着曲折的迴廊。到了

寫官途奔  
走之利活  
鋒出當年  
畫鼓諸君  
聽現象也

荷池東面。就是個圓門。圓門東邊有三間舊房。有個破匾。上題古水仙祠。四個字。祠前一付破舊對聯。寫的是。一盞寒泉薦秋菊。三更畫船穿藕花。過了水仙祠。仍舊上了船。盪到歷下亭的後面。兩邊荷葉荷花將船夾住。那荷葉初枯。擦的船嗤嗤價響。那水鳥被人驚起。格格價飛。那已老的蓮蓬。不斷的繃到船窗裡面來。老殘隨手摘了。幾個蓮蓬。一面吃着。一面船已到了鵲華橋畔了。到了鵲華橋。纔覺得人烟稠密。也有挑擔子的。也有推小車子的。也有坐二人抬。小藍呢轎子的。轎子後面一個跟班的。戴個紅纓帽子。膀子低下來個護書。拚命價奔。一面用手巾擦汗。一面低着頭跑。街上五六歲的孩子。不知避人。被那轎夫無意踢倒一個。他便哇哇的哭起來了。他的母親趕忙跑來。問誰碰倒你的。誰碰倒你的。那個孩子只是哇哇的哭。並不說話。問了半天。纔帶哭說了一句道。抬轎子的。他母親抬頭看時。轎子早已跑的有二里多遠了。那婦人牽了孩子。嘴裡不住咕咕咕咕的罵着。就回去了。老殘從鵲華橋往南。緩緩向小布政司街走去。一抬頭。見那牆上貼了一張黃紙。有一尺長。七八寸寬的光景。居中寫着。說鼓書三個大字。旁邊一行小字。是二十四日明湖居。那紙還未十分乾。心知是方纔貼的。只不

黑白二妞  
聲價之高  
真如書中  
所云尤爲  
天生名物  
此段當名  
之曰黑妞  
白妞合傳

知道這是甚麼事情。別處也沒有見過這樣招子。一路走着。一路盤算。只聽得耳邊有兩個挑擔子的說道。明兒白妞說書。我們可以不必做生意。來聽書罷。又走到街上。聽鋪子裡櫃檯上有人說道。前次白妞說書。是你告假的。明兒的書。應該我告假了。一路行來。街談巷議。大半都是這話。心裡詫異道。白妞是何許人。說的是何等樣書。爲甚一紙招貼。便舉國若狂。如此信步走來。不知不覺。已到高陞店口。進得店去。茶房便來回道。客人用甚麼夜膳。老殘一一說過。就順便問道。你們此地說鼓書。是個甚麼頑意兒。何以驚動這們許多的人。茶房說。客人你不知道。這說鼓書。本是山東鄉下的土調。用一面鼓。兩片梨花簡。名叫梨花大鼓。演說些前人的故事。本也沒甚稀奇。自從王家出了這個白妞。黑妞。姊妹兩個。這白妞。名字叫做王小玉。此人是天生的怪物。他十二三歲時。就學會了。這說書的本事。他却嫌這鄉下的調兒。沒甚麼出奇。他就常到戲園裡看戲。所有甚麼。西皮。二簧。梆子腔。等唱。一聽就會。甚麼俞三勝。陳長庚。張二奎。等人的調子。他一聽也就會唱。仗着他的喉嚨。要多高。有多高。他的中氣要多長。有多長。他又把那南方的甚麼崑腔。小曲。種種的腔調。他都拿來。裝在這大鼓書的調兒裏面。不過



此等地方  
出風頭  
應酬學  
院道院  
矣此小  
即須以  
猶錢運  
百獲於  
始獲一  
縫中估  
席地風  
可想

二三年工夫。創出這個調兒。竟至無論南北高下的人。聽了他唱書。無不神魂顛倒。現在已有招子。明兒就唱。你不信。去聽一聽。就知道了。只是要聽。還要早去。他雖是一點鐘開唱。若到十點鐘去。便沒有坐位的。老殘聽了。也不甚相信。次日六點鐘起。先到南門內。看了舜井。又出南門。到歷山脚下。看看相傳大舜昔日耕田的地方。及至回店。已有九點鐘的光景。赶忙吃了飯。走到明湖居。纔不過十點鐘時候。那明湖居。本是個大戲園子。戲台前有一百多張桌子。那知進了園門。園子裏面已經坐的滿滿的了。只有中間七八桌。張子還無人坐。桌子却都貼着。撫院定。學院定。等類紅紙條兒。老殘看了半天。無處落脚。只好袖子裏送了。看坐兒的。二百個錢。纔弄了一張短板櫈。在人縫裏坐下。看那戲台上。只擺了一張半桌。桌子上放了一面板鼓。鼓上放了兩個鐵片兒。心裏知道。這就是所謂梨花簡了。旁邊放了一個三弦子。半桌後面放了兩張椅子。並無一個人在台上。偌大的個戲台。空空洞洞。別無他物。看了不覺有些好笑。園子裏面頂着籃子。賣燒餅油條的。有一二十個。都是爲那不吃飯來的人。買了充饑的。到了十一點鐘。只見門口。轎子漸漸擁擠。許多官員。都着了便衣。帶着家人。陸續進來。不到十二

點鐘。前面幾張空桌。俱已滿了。不斷還有人來看坐兒的。也只是搬短檯在夾縫中安插。這一羣人來了。彼此招呼。有打千兒的。有作揖的。大半打千兒的多。高談闊論。說笑自如。這十幾張桌子外。看來都是做生意的人。又有些像是本地讀書的樣子。大家都噉噉喳喳的。在那裏說閒話。因爲人太多了。所以說的甚麼話。都聽不清楚。也不去管他。到了十二點半鐘。看那台上。從後台簾子裏面。出來一個男人。穿了一件藍布長衫。長長的臉兒。一臉肫臄。彷彿風乾福橘皮似的。甚爲醜陋。但覺得那人氣味。到還沈靜。出得台來。並無一語。就往半桌後面。左手一張椅子上坐下。漫漫的將三弦子取來。隨便和了和弦。彈了一兩個小調。人也不甚留神去聽。後來彈了一枝大調。也不知道。叫甚麼牌子。只是到後來。全用輪指。那抑揚頓挫。入耳動心。恍若有幾十根弦。幾百個指頭。在那裏彈似的。這時台下。叫好的聲音不絕於耳。却也壓不下那弦子去。這曲彈罷。就歇了手。旁邊有人送上茶來。停了數分鐘時。簾子裏面。出來一個姑娘。約有十六七歲。長長鴨蛋臉兒。梳了一個抓髻。戴了一付銀耳環。穿了一件藍布外褂兒。一條藍布褲子。都是黑布鑲滾的。雖是粗布衣裳。到十分潔淨。來到半桌後面。右手椅子上坐下。

那彈弦子的。便取了弦子。錚錚鏗鏘彈起。這姑娘便立起身來。左手取了梨花簡。夾在指頭縫中。便丁丁當當的敲。與那弦子的音相應。右手持了鼓捶子。凝神聽那弦子的節奏。忽羯鼓一聲。歌喉遽發。字字清脆。聲聲宛轉。如新鶯出谷。乳燕歸巢。每句七字。每段數十句。或緩。或急。忽高。忽低。其中轉腔。換調之處。百變不窮。覺一切歌曲腔調。俱出其下。以爲觀止矣。旁坐有兩人。其一人。低聲問那人道。此想必是白姐了罷。其一人曰。不是。這人叫黑姐。是白姐的妹子。他的調門兒。都是白姐教的。若比白姐。還不曉得差多遠呢。他的好處。人說得出。白姐的好處。人說不出。他的好處。人學的到。白姐的好處。人學不到。你想這幾年來。好頑耍的。誰不學他們的調兒呢。就是窩子裏的。姑娘。也人都學。只是頂多有一兩句。到黑姐的地步。若白姐的好處。從沒有一個人能及他。十分裡的一分的。說着的時候。黑姐早唱完。後面去了。這時滿園子裡的人。談心的談心。說笑的說笑。賣瓜子。落花生。山裡紅。核桃仁的。高聲喊叫着賣。滿園子裡。聽來都是人聲。正在熱鬧哄哄的時節。只見那後台裡。又出來了一位姑娘。年紀約十八九歲。裝束與前一個毫無分別。瓜子臉兒。白淨面皮。相貌不過中人以上之姿。只覺得秀而不媚。

清而不寒。半低着頭。出來立在半桌後面。把梨花筒。丁當了幾聲。煞是奇怪。只是兩片頑鐵。到他手裏。便有了五音十二律似的。又將鼓捶子。輕輕的點了兩下。方抬起頭來。向台下一盼。那雙眼睛。如秋水。如寒星。如寶珠。如白水銀裏頭。養着兩丸黑水銀。左右一顧一看。連那坐在遠遠牆角子裏的人。都覺得王小玉。看見我了。那坐得近的。更不必說。就這一眼。滿園子裏。便鴉雀無聲。比皇帝出來。還要靜悄得多呢。連一根針吊在地下。都聽得見響。王小玉。便起朱唇。發皓齒。唱了幾句書兒。聲音初不甚大。只覺入耳。有說不出來的妙境。五藏六府裏。像熨斗熨過。無一處不伏貼。三萬六千個毛孔。像吃了人參菓。無一個毛孔不暢快。唱了十數句之後。漸漸的越唱越高。忽然拔了一個尖兒。像一線鋼絲。拋入天際。不禁暗暗叫絕。那知他於那極高的地方。尙能迴環轉折。幾轉之後。又高一層。接連有三四疊。節節高起。恍如由傲來峯。西面攀登泰山的景象。初看傲來峯。削壁千仞。以爲上與天通。及至翻到傲來峯頂。纔見扇子崖。更在傲來峰上。及至翻到扇子崖。又見南天門。更在扇子崖上。愈翻愈險。愈險愈奇。那王小玉。唱到極高的三四疊後。陡然一落。又極力騁其千迴百折的精神。如一條飛蛇。在黃山三十六

峰。半中腰裏盤旋穿插。頃刻之間。周匝數遍。從此以後。愈唱愈低。愈低愈細。那聲音漸漸的。就聽不見了。滿園子的人都屏氣凝神。不敢少動。約有兩三分鐘之久。彷彿有一點聲音。從地底下發出。這一出之後。忽又揚起。像放那東洋煙火。一個彈子上天。隨化作千百道五色火光。縱橫散亂。這一聲飛起。即有無限聲音。俱來並發。那彈弦子的。亦全用輪指。忽大忽小。同他那聲音相和相合。有如花塢春曉。好鳥亂鳴。耳朵忙不過來。不曉得聽那一聲的爲是。正在撩亂之際。忽聽霍然一聲。人弦俱寂。這時台下叫好之聲。轟然雷動。停了一會。鬧聲稍定。只聽那台下正座上。有一個少年人。不到三十歲光景。是湖南口音。說道當年讀書。見古人形容歌聲的好處。有那餘音繞梁。三日不絕的話。我總不懂。空中設想。餘音怎樣會得繞梁呢。又怎會三日不絕呢。及至聽了小玉先生說書。纔知古人措辭之妙。每次聽他說書之後。總有好幾天耳朵裏。無非都是他的書。無論做甚麼事。總不入神。反覺得三日不絕。這三日二字下得太少。還是孔子三月不知肉味。三月二字形容得透徹些。旁邊人都說道。夢湘先生論得透闢極了。於我心有戚戚焉。說着那黑妞又上來說了一段。底下便又是白妞上場。這一段。聞旁邊人說。

叫做黑驢段。聽了去不過是一個士子。見一個美人。騎了一個黑驢。走過去的故事。將形容那美人。先形容那黑驢。怎樣怎樣好法。待鋪叙到美人的好處。不過數語。這段書也就完了。其音節全是快板。越說越快。白香山詩云。大珠小珠落玉盤。可以盡之其妙處。在說得極快的時候。聽的人彷彿都趕不上。聽他却字字清楚。無一字不送到人耳輪深處。這是他的獨到。然比着前一段。却未免遜一籌了。這時不過五點鐘光景。算計王小玉。應該還有一段。不知那一段又是怎樣好法。究竟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黃山谷詩云。濟南瀟灑似江南。據此看來。濟南風景。猶在江南之上。

作者云。明湖景致。似一幅趙千里畫。作者倒寫得出。吾恐趙千里。還畫不出。

昔年曾遊泰山。由泰安府出北門。上山。過斗姥宮。覽經石峪。歷柏樹洞。上一天門。看萬松崖。迤邐而上。甚爲平坦。比到南天門。十八盤。方覺斗峻。不知作者。幾時從西面上去。經得如許險境。爲登泰山者。聞所未聞。却又無一字虛假。出人意表。王小玉說書。爲聲色絕調。百鍊生著書。爲文章絕調。



## 第三章 金線東來黑虎

### 布帆西去訪蒼鷹

話說衆人以爲天時尙早。王小玉必還要唱一段。不知只是他妹子出來。敷衍幾句。就收場了。當時一闕而散。老殘到了次日。想起一千兩銀子。放在廨中。總不放心。卽到院前大街上。找了一家滙票莊。叫個日昇昌字號。滙了八百兩。寄回江南。蘇州老家裏去。自己却留了一百多兩銀子。本日在大街上。買了一匹繭綢。又買了一件大呢馬褂面子。拿回廨去。叫個成衣。做一身棉袍子。馬褂。因爲已是九月底天氣。雖十分和暖。倘然西北風一起。立刻便要穿棉了。分付成衣已畢。吃了午飯。步出西門。先到趵突泉上。吃了一碗茶。這趵突泉。乃濟南府七十二泉中的第一個泉。在大池之中。有四五畝地寬闊。兩頭均通谿河。池中流水。汨汨有聲。池子正中間。有三股大泉。從池底冒出。翻上水面。有二三尺高。據土人云。當年冒起有五六尺高。後來修池。不知怎樣就矮下去了。這三股水。均比弔桶還粗。池子北面是個呂祖殿。殿前搭着涼棚。擺設着四五張桌子。十幾條板橙。賣茶。以便遊人歇息。老殘吃完茶。出了趵突泉。後門。向東轉了幾個灣。尋着了金泉書院。進了二門。便是投轄井。相傳卽是陳遵留客之處。再望西去。過一重門。卽

是一個蝴蝶廳。廳前廳後。均是泉水圍繞。廳後許多芭蕉。雖有幾批殘葉。尚是一碧無際。西北角上芭蕉叢裏。有個方池。不過二丈見方。就是金線泉了。金線乃四大名泉之二。你道四大名泉。是那四個。就剛纔說的趵突泉。此刻的金線泉。南門外的黑虎泉。撫臺衙門裡的珍珠泉。叫做四大名泉。這金線泉。相傳水中有條金線。老殘左右看了半天。不要說金線。連鐵線也沒有。後來幸而走過一個士子來。老殘便作揖請教。這金線二字有無着落。那士子便拉着老殘。走到池子西面。灣了身體。側着頭。向水面上看。說道你看那水面上。有一條線彷彿遊絲一樣。在水面上搖動。看見了沒有。老殘也側了頭。照樣看去。看了些時。說道看見了。看見了。這是甚麼緣故呢。想了一想道。莫非底下是兩股泉水。力量相敵。所以中間擠出這一線來。那士子道。這泉見於著錄。好幾百年。難道這兩股泉的力量。經歷這久。就沒有個強弱嗎。老殘道。你看這線常常左右擺動。這就是兩邊泉力不勻的道理了。那士子到也點頭會意。說完彼此各散。老殘出了金泉書院。順着西城南行過了城角。仍是一條街市。一直向東。這南門城外好大一條城河。河裏泉水湛清。看得河底。明明白白。河裏的水草都有一丈多長。被那河水流得搖

搖擺擺。煞是好看。走着。看着。見河岸南面。有幾個大長方池子。許多婦女坐在池邊石上搗衣。再過去有一個大池。池南幾間草房。走到面前知是一個茶館。進了茶館靠北窗坐下。就有一個茶房。泡了一壺茶來。茶壺都是宜興壺的樣子。却是本地仿照燒的。老殘坐定。問茶房道。聽說你們這裡有個黑虎泉。可知道在甚麼地方。那茶房笑道。先生你伏到這窗臺上朝外看。不就是黑虎泉嗎。老殘果然望外一看。原來就在自己腳底下。有一個石頭雕的老虎頭。約有二尺餘長。到有尺五六的寬徑。從那老虎口中噴出一股泉來。力量很大。從池子這邊。直冲到池子那面。然後轉到兩邊。流入城河去了。坐了片刻。看那夕陽有漸漸下山的意思。遂付了茶錢。緩步進南門回寓。到了次日。覺得游興已足。就拿了串鈴。到街上去混混。趲過撫臺衙門。望西一條胡同。口上有所中等房子。朝南的大門。門旁貼了高公館三個字。只見那公館門口。蹲了一個瘦長臉的人。穿了件棕紫熟羅棉大袄。手裡捧了一支洋白銅二馬車水烟袋。面帶愁容。看見老殘。喚道。先生。你會看喉嚨嗎。老殘答道。懂得一點半點兒的。那人便說請裏面坐。進了大門。望西一拐。便是三間客廳。鋪設也還妥當。兩邊字畫。多半是時下名人的筆

墨。只有中間挂着一幅中堂。只畫了一個人。彷彿列子御風的形狀。衣服冠帶均被風吹起。筆力甚爲遒勁。上題大風張風四字。也寫得極好。坐定彼此問過名姓。原來這人係江蘇人。號紹殷。充當撫院內文案差使。他說道。有個小妾。害了喉蛾。已經五天。今日滴水不能進了。請先生診視。尙有救沒有。老殘道。須看了病方好說話。當時高公卽叫家人。到上房關照一聲。說有先生來看病。隨後就同着進了二門。卽是三間上房。進得堂屋。有老媽子打起西房的門簾。說聲請裏面坐。進去房門。貼西牆靠北。一張大床。床上懸着印花夏布帳子。床面前靠西。放了一張半桌。床前兩張杌凳。高公讓老殘西面杌凳上坐下。帳子裏伸出一隻手來。老媽子拿了幾本書。墊在手下。診了一隻手。又喚一隻。老殘道。兩手脈沉數而弦。是火被寒逼住。不得出來。所以越過越重。請看一看喉嚨。高公便將帳子打起。看那婦人約有二十歲光景。面上通紅。人却甚爲委頓的樣子。高公將他輕輕扶起。對着窗戶的亮光。老殘低頭一看。兩邊腫的已將要合縫了。顏色淡紅。看過對高公道。這病本不甚重。原起只是一點火氣。被醫家用苦寒藥一逼。火不得發。兼之平常肝氣易動。抑鬱而成。口下只須吃兩劑辛涼發散藥。就好了。又在自己

富貴人飲  
食起居無  
一不適因  
偶有三不  
之疾本不  
甚重但以  
身分太重  
各存一踵

速效之心  
前主寒  
則後熱  
要主熱  
醫主補  
後主決  
主下如  
撒開本  
醫與敵  
藥與戰  
豐只厥  
弗舉已  
凡屬寵  
肝氣大  
易動抵  
不料這  
等輕描  
寫的單  
竟能愈  
貴人疾

藥囊內。取出一個藥瓶。一支喉槍。替他吹了些藥上去。出到廳房。開了個藥方。名叫加味甘桔湯。用的是生甘草。苦桔梗。牛蒡子。荊芥。防風。薄荷。辛夷。飛滑石。八味藥。鮮荷梗。做的引子。方子開畢。送了過去。高公道。高明得極。不知吃幾帖。老殘道。今日吃兩帖。明日再來覆診。高公又問藥金。請教幾何。老殘道。鄙人行道。沒有一定的藥金。果然醫好了。姨太太病。等我肚子饑時。賞碗飯吃。走不動時。給幾個盤川。儘够的了。高公道。既如此說。病好一總酬謝。尊寓在何處。以便倘有變動。着人來請。老殘道。在布政司街。高陞店。說畢分手。從此天天來請。不過三四天。病勢漸退。已經同常人一樣。高公喜歡得無可如何。送了八兩銀子謝儀。還在北柱樓。辦了一席酒。邀請文案上同事作陪。也是個揄揚的意思。誰知一個傳十。十個傳百。官幕兩途。拿轎子來接的。漸漸有日不暇給之勢。那日又在北柱樓吃飯。是個候補道請的。席上右邊上首一個人。說道。玉佐臣要補曹州府了。左邊下首緊靠老殘的一個人道。他的班次狠遠。怎樣會補缺呢。右邊人道。因爲他辦強盜。辦的好。不到一年。竟有路不拾遺的景象。宮保賞識非凡。前日有人對宮保說。曾走曹州府某鄉莊過。親眼見有個藍布包袱。棄在路旁。無人敢拾。某就問土

可謂的領異  
標新的識  
見能辦強  
盜而專摺  
密保烏得  
不冤枉百  
姓

不到一年  
工夫站死  
兩千多人  
此中真盜  
不知可有  
幾個名震  
一要名震  
甚麼果報  
作此言者  
必非能吏  
官發財升

人。這包袱是誰的。爲何沒人收起。土人道昨兒夜裡。不知何人放在這裏的。某問你們爲甚麼。不拾了回去。都笑着搖搖頭道。俺還要一家子性命嗎。如此可見路不拾遺。古人竟不是欺人。今日也竟做得到的。宮保聽着很是喜歡。所以打算專摺明保。他左邊的人道。佐臣人是能幹的。只嫌太殘忍些。未到一年。點籠點死兩千多人。難道沒有冤枉嗎。旁邊一人道。冤枉一定是有的。自無庸議。但不知有幾成不冤枉的。右邊人道。大凡酷吏的政治。外面都是好看的。諸君記得當年。常剝皮。做兗州府的時候。何常不是這樣。總做的人人側目而視就完了。又一人道。佐臣酷虐是誠然酷虐。然曹州府的民情。也實在可恨。那年兄弟署曹州的時候。幾乎無一天無盜案。養了二百名小隊子。像那不捕鼠的貓一樣。毫無用處。及至各縣捕快捉來的強盜。不是老實鄉民。就是被強盜脅了去看守驛馬的人。至於真強盜。一百個裏。也沒有幾個。現在被這王佐臣。雷厲風行的一辦。盜案竟自沒有了。相形之下。兄弟實在慚愧的很。左邊人道。依兄弟愚見。還是不多殺人的爲是。此人名震一時。恐將來果報。也在不可思議之列。說完大家都道。酒也够了。賜飯罷。飯後各散。過了一日。老殘下午無事。正在廊中間坐。忽見門口一



乘藍呢轎落下。進來一個人。口中喊道。鐵先生在家嗎。老殘一看。原來就是高紹殷。趕忙迎出。說在家在家。請房裏坐。只是地方卑污。屈駕的很。紹殷一面道。說那裏的話。一面就往裏走。進得二門。是個朝東的兩間廂房。房裏靠南一張磚炕。炕上鋪著被褥。北面一張方桌。兩張椅子。西面兩個小小竹箱。棹上放了幾本書。一方小硯臺。幾枝筆。一個印色盒子。老殘讓他上首坐了。他就隨手揭過書來細細一看。驚訝道。這是部宋版張君房刻本的莊子。從那裏得來的。此書世上久不見了。季滄葦。黃丕烈諸人。俱未見過。要算希世之寶呢。老殘道。不過先人遺留下來的幾本破書。賣又不值錢。隨便帶在行篋解解悶兒。當小說書看罷了。何足挂齒。再望下翻。是一本蘇東坡手寫的陶詩。就是毛子晉所仿刻的祖本。紹殷再三贊歎不絕。隨便問道。先生本是科第世家。爲甚不在功名上講求。却操此冷業。雖說富貴浮雲。未免太高尙了罷。老殘歎道。閣下以高尙二字許我。實過獎了。鄙人並非無志功名。一則性情過於疏放。不合時宜。二則俗說攀得高。跌得重。不想攀高。是想跌輕些的意思。紹殷道。昨晚在裏頭吃便飯。宮保談起幕府人才濟濟。凡有所聞的無不羅致於此了。同坐姚雲翁便道。目下就有一個人在此。

開人喜非  
便歡下其  
常立文  
案札子  
求賢之心  
誠則誠矣  
但持此道  
以用人勢  
必舉措失  
宜牛馬  
勃卷入藥  
寵矣此公  
撫魯愛民  
如子然均  
澤未均  
沾且能  
殺身有  
破之害  
其故何  
爾無他  
此操觚  
過耳之  
卒

宮保並未羅致。宮保急問是誰。姚雲翁就將閣下學問怎樣。品行怎樣。而又通達人情。熟諳世勢。怎樣說得。宮保抓耳撓腮。十分歡喜。宮保就叫兄弟立刻寫個內文案。札子送來。那是兄弟答道。這樣恐不妥當。此人既非候補。又非投效。且還不知他有甚麼功名。札子不甚好下。宮保說。那們就下個關書去請。兄弟說。若要請他看病。那是一請就到的。若要招致幕府。不知他願意不願意。須先問他一聲纔好。宮保說。很好。你明天就去探探口氣。你就同了他來。見我一見。爲此兄弟。今日特來與閣下商議。可否今日同到裏面。見宮保一見。老殘道。那也沒有甚麼不可。只是見宮保須要冠帶。我却穿不慣。能便衣相見就好。紹殷道。自然便衣。稍停一刻。我們同去。你到我書房裏坐等。宮保午後從裏邊下來。我們就在簽押房裏見了。說着又喊了一乘轎子。老殘穿着隨身衣服。同高紹殷進了撫署。原來這山東撫署。是明朝的齊王府。故許多地方。仍用舊名。進了三堂。就叫宮門口。旁邊就是高紹殷的書房。對面便是宮保的簽押房。方到紹殷書房坐下。不到半時。只見宮保已從裏面出來。身體甚是魁梧。相貌却還仁厚。高紹殷看見立刻迎上前去。低低說了幾句。只聽張宮保連聲叫道。請過來。請過來。便有個差官。跑

位集思廣  
列心思求  
存之異能  
益才以助  
奇士政聲  
之不逮可  
諒以輕聽  
乃拔為盛  
濫累不亦  
德哉

來喊道。宮保請鐵老爺。老殘連忙走來。向張宮保對面一點。張云久慕得很。用手一伸。腰一呵。說請裏面坐。差官早將軟簾打起。老殘進了房門。深深作了一個揖。宮保護在紅木炕上首坐下。紹殷對面相陪。另外搬了一張方杌凳。在兩人中間。宮保坐了。便問道。聽說補殘先生。學問經濟。都出衆的很。兄弟以不學之資。聖恩叫我做這封疆大吏。別省不過盡心吏治。就完了。本省更有這個河工。實在難辦。所以兄弟。沒有別的法子。但凡聞有奇才異能之士。都想請來。也是集思廣益的意思。倘有見到的所在。能指教一二。那就受賜得多了。老殘道。宮保的政聲有口皆碑。那是沒有得說的了。只是河工一事。聽得外邊議論。皆是本賈讓三策。主不與河爭地的。宮保道原是呢。你看河南的河面多寬。此地的河面多窄呢。老殘道。不是這們說。河面窄。容不下。只有伏汛幾天。其餘的時候。水力甚軟。沙所以易淤。要知賈讓。只是文章做得好。他也沒有辦過河工。賈讓之後。不到一百年。就有個王景出來了。他治河的法子。乃是從大禹一脈下來的。專主禹抑洪水的抑字。與賈讓之說法。正相反背。自他治過之後。一千多年。沒河患。明朝潘季馴。本朝靳文襄。皆略仿其意。遂享盛名。宮保想必也是知道的。宮保道王景是

用何法子呢。老殘道。他是從播爲九河。同爲逆河。播同兩個字。上悟出來的。後漢書上。也只有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廻注兩句話。至於其中曲折。亦非傾蓋之間。所能盡的。容慢慢的做個說帖呈覽便了。張宮保聽了甚爲喜歡。向高紹殷道。你叫他們趕緊把那南書房三間收拾。只便請鐵先生。就搬到衙門裏來住罷。以便隨時領教。老殘道。宮保雅愛。甚爲感激。但是目下有個親戚。在曹州府住。打算去探望一遭。並且風聞玉守的政聲。也要去參考參考。究竟是個何等樣人。等鄙人從曹州回來。再領宮保的教罷。宮保神色甚爲快快。說完老殘卽告辭。同紹殷出了衙門。各自回去。未知老殘。究竟是到曹州與否。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卷前半。可當大明湖記讀。此卷前半。可當濟南名泉記讀。

北柱樓。一席話。各人俱有不滿玉賢之意。只以路不拾遺四字。美名。無人敢直發其奸。亦由省城距曹州較遠。未能得其確耗。

濟南撫署。相傳爲齊王府。署中有東朝房。西朝房。宮門口。東宮西宮。五鳳樓。五朝門。等名目。至今仍舊。

莊勤果公。延攬海內名士。有見善若不及之勢。



新學  
船  
PDG

---

老殘遊記

上編

第三章



新學堂

十二

PDG

張李二官  
雖是陪筆  
然已將衣  
冠小人之  
形像寫盡  
矣

#### 第四章 宮保求賢愛才若渴

太尊治盜疾惡如仇

話說老殘從撫署出來。即將轎子辭去。步行在街上遊玩了一會兒。又在古玩店裏盤桓些時。傍晚回到店裏。店裏掌櫃的。連忙跑進屋來。說聲恭喜。老殘茫然不知道是何事。掌櫃的道。我適纔聽說。院上高大老爺。親自來請你老。說是撫臺。要想見你老。因此一路進衙門的。你老真好造化。上房一個李老爺。一個張老爺。都拿着京城裏的信。去見撫臺。三次五次的見不着。偶然見着回把。這就要鬧脾氣罵人。動不動就要拿片子。送人到縣裏去打。像你老這樣。撫臺央出文案老爺。來請進去談談。這面子有多大。那怕不是立刻就有差使的嗎。怎麼樣不給你老道喜呢。老殘道沒有的事。你聽他們胡說呢。高大老爺是我替他家醫治好了病。我說撫臺衙門裡有個珍珠泉。可能引我們去見識見識。所以昨日高大老爺偶然得空。來約我看泉水的。那裡有撫臺來請我的話。掌櫃的道我知道的。你老別騙我。先前高大老爺在這裡說話的時候。我聽他管家說。撫臺進去吃飯。走從高大老爺房門口過。還嚷說你趕緊吃過飯就去。約那個鐵公來哪。去遲。恐怕他出門。今兒就見不着了。老殘笑道你別信他們胡謔。沒有的事。掌櫃



的道你老放心。我不問你借錢。只聽外邊大嚷掌櫃的在那兒呢。掌櫃的慌忙跑出去。只見一個人戴了亮藍頂子。拖着花翎。穿了一雙抓地虎靴子。紫呢夾袍。天青哈喇馬褂。一手提着燈籠。一手拿了個雙紅名帖。嘴裏喊掌櫃的呢。掌櫃的說在這兒。在這兒。你老啥事。那人道你這兒有位鐵爺嗎。掌櫃的道不錯。不錯。在這東廂房裏住着呢。我引你去。兩人走進來。掌櫃指着老殘道。這就是鐵爺。那人趕了一步。進前請了一個安。舉起手中帖子。口中說道。宮保說請鐵老爺的安。今晚因學臺請吃飯。沒有能留鐵老爺。在衙門裏吃飯。所以叫廚房裡趕緊辦了一桌酒席。叫立刻送過來。宮保說不中吃。請鐵老爺格外包涵些。那人回頭道。把酒席抬上來。那後邊的兩個人。抬着一個三屨的長方抬盒。揭了蓋子。頭屨是碟子小碗。第二屨是燕窩魚翅等類。大碗。第三屨是一個燒小豬。一隻鴨子。還有兩碟點心。打開看過。那人就叫掌櫃的呢。這時掌櫃同茶房等人站在旁邊。久已看厭了。聽叫忙應道。啥事。那人道。你招呼着送到廚房裏去。老殘忙道。宮保這樣費心。是不敢當的。一面讓那人房裏去坐坐吃茶。那人再三不肯。老殘固讓。那人纔進房。在下首一個杌子上坐下。讓他上炕。死也不肯。老殘拿茶壺替他倒

了碗茶。那人連忙立起。請了個安。道謝。因說道。聽宮保分咐趕緊打掃南書房院子。請鐵老爺明後天進去住呢。將來有甚麼差遣。只管到武巡捕房。呼喚一聲。就過去伺候。老殘道。豈敢豈敢。那人便站起來。又請了個安。說告辭要回衙消差。請賞個名片。老殘一面叫茶房來。給了挑盒子的四百錢。一面寫了個領謝帖子。送那人出去。那人再三固讓。老殘仍送出大門。看那人上馬去了。老殘從門口回來。掌櫃的笑迷迷的迎着。說道。你老還要騙我。這不是撫臺大人送了酒席來了嗎。剛纔來的。我聽說是武巡捕赫大老爺。他是個參將呢。這二年裏住在俺店裏的客。撫臺也常有送酒席來的。都不過是尋常酒席。差個戈什來就算了。像這樣尊重。俺這裏是頭一回呢。老殘道。那也不必管他。尋常也好。異常也好。只是這桌菜怎樣銷法呢。掌櫃的道。或者分送幾個至好朋友。或者今晚趕寫一個帖子。請幾位體面客。明兒帶到大明湖上去吃。撫臺送的。比金子買的。還榮耀得多呢。老殘笑道。既是比金子買的。還要榮耀。可有人要買。我就賣他兩把金子來。抵還你的房飯錢罷。掌櫃的道。別忙。你老房飯錢。我很不怕。自有人來替你開發。你老不信。試試我的話。看靈不靈。老殘道。管他怎麼呢。只是今晚這桌菜。依我

小人舉止  
寫來如畫  
可厭之至  
兩見老  
殘有勞使  
百計奉承  
欲藉春風  
一拂始而  
代謀捐官  
圖保之奉  
繼而許人  
賄款小奉  
之無營不  
爲無款小  
備矣然固  
人本固  
如是耳  
老殘問  
答之際  
能勉強  
耐不露  
色其本  
誠不可  
及

老殘遊記 上編 第四章

四

看到是轉送了你去請客罷。我很不願意吃他。怪煩的慌。二人講了些時。仍是老殘請客。就將這本店的住客。都請到上房明間裏去。這上房住的一個姓李。一個姓張。本是極倨傲的。今日見撫臺如此契重。正在想法聯絡聯絡。以爲託情謀保舉地步。却遇老殘借他的外間。請本店的人。自然是他二人上坐。喜歡的無可如何。所以這一席間。將個老殘恭維得渾身難受。十分沒法。也只好敷衍幾句。好容易一席酒完。各自散去。那知這張李二公。又親自到廂房裏來道謝。一替一句。又奉承了半日。姓李的道老兄可以捐個同知。今年隨摺一個過班。明年春間大案。又是一個過班。秋天引見。就可得濟東泰武臨道。先署後補。是意中事。姓張的道。李兄是天津的首富。如老兄可以照應他。得兩個保舉。這捐官之費。李兄可以拿出。奉借。等老兄得了優差。再還不遲。老殘道。承兩位過愛。兄弟總算有造化的了。只是目下尙無出山之志。將來如要出山。再爲奉懇。兩人又力勸了一回。各自回房安寢。老殘心裡想道。本想再爲盤桓兩天。看這光景。恐無謂的糾纏。要越逼越緊了。三十六計。走爲上計。當夜遂寫了一封書。託高紹殷代謝。莊宮保的厚誼。天未明。即將店帳算清楚。雇了一兩二把手的小車。就出城去了。出濟

南府。西門。北行十八里。有個鎮市。名叫雒口。當初黃河未併大清河的時候。凡城裡的七十二泉。泉水皆從此地入河。本是個極繁盛的所在。自從黃河來了。雖仍有貨船來往。究竟不過十分之一二。差得遠了。老殘到了雒口。雇了一隻小船。講明逆流。送到曹州府屬。董家口下船。先付了兩吊錢。船家買點柴米。却好本日是東南風。掛起帆來。呼呼的去了。走到太陽將要落山。已到了齊河縣城。拋錨住下。第二日住了平陰。第三日住了壽張。第四日便到了董家口。仍在船上住了一夜。天明開發船錢。將行李搬在董家口一個店裏住下。這董家口。本是曹州府。到大名府的一條大道。故很有幾家車店。這家店就叫個董二房老店。掌櫃的姓董。有六十多歲。人都叫他老董。只有一個夥計名叫王三。老殘住在店內。本該雇車就往曹州府去。因想沿路打聽那玉賢的政績。故緩緩起行。以便察訪。這日有辰牌時候。店裏住客連那起身極遲的也都走了。店夥打掃房屋。掌櫃的賬已寫完。在門口閒坐。老殘也在門口長凳上坐下。向老董說道。聽說你們這府裏的大人辦盜案好的很。究竟是個甚麼情形。那老董歎口氣道。玉大人。官却是個清官。辦案也實在麻力。只是手太辣些。初起還辦着幾個強盜。後來強盜摸着

以辦盜案其手段太辣所以反做了強盜兵器爲民上者可不愼歟于家屯之慘酷有甚於蒼鷹乳虎山東全省早將其慘劇每演成此戲百態下觀者怒罵畢具浩歎悲泣之聲怨恨於耳不絕於口直令觀人忍卒觀傷天地之氣滅人之道此爲甚莫君人之爲役請

他的脾氣。這玉大人倒反做了強盜的兵器了。老殘道這話怎麼講呢。老輩道在我們此地西南角上。有個村莊。叫于家屯。這于家屯。也有二百多戶人家。那莊上有個財主。叫于朝棟。生了兩個兒子。一個女兒。二子都娶了媳婦。養了兩個孫子。女兒也出了閣。這家人家過的日子。很爲安逸。不料禍事臨門。去年秋間被強盜搶了一次。其實也不過去些衣服首飾。所值不過幾百吊錢。這家就報了案。經這玉大人極力的嚴拿。居然也拿住了兩個爲從的強盜夥計。追出來的贓物。不過幾件布衣服。那強盜頭腦。早已不知跑到那裏去了。誰知因這一拿強盜。結了冤仇。到了今年春天。那強盜。竟在府城裏面搶了一家子。玉大人雷厲風行的。幾天也沒有拿着一個人。過了幾天。又搶了一家子。搶過之後。大明大白的放火。你想玉大人可能依呢。自然調起馬隊。追下來了。那強盜搶過之後。打着火把出城。手裡拿着洋槍。誰敢上前攔阻。出了東門。望北走了十幾里地。火把就滅了。玉大人調了馬隊。走到街上。地保更夫。就將這情形詳細稟報。當時放馬追出了城。遠遠還看見強盜的火把。追了二三十里。看見前面又有火光。帶着兩三聲槍響。玉大人聽了。怎能不氣呢。仗着膽子本來大。他手下又有二三十匹馬。都

已肇於此 耶剝皮在 常剝皮在 沂州殺此 數萬以此 升官後在 豫撫任內 瘋魔而死 高贊善在 毫州日殺 數十人殺 稱屠伯上 官明保爲 天下第一 才奉旨簡 用隸通永 直隸京陸 道來經交 見纔經交 卸即已瘋 魔自勒其 項自得刀 則自刺其 胸家刺日 夜環守百 治不効卒 至自扣其 喉而死報 酷之報應

帶着洋槍。還怕甚麼呢。一直的追去。不是火光便是槍聲。到了天快明時。眼看離追上不遠了。那時也到了這于家屯了。過了于家屯。再往前追。槍也沒有。火也沒有。玉大人心裡一想。說道不必往前追。這強盜一定在這村莊上了。當時勒回了馬頭。到了莊上。在大街當中。有個關帝廟。下了馬。吩咐手下的馬隊。派了八個人。東南西北一面兩匹馬。把住。不許一個人出去。將地保鄉約等人叫起。這時天已大明了。這玉大人自己帶着馬隊上的人。步行從南頭到北頭。挨家去搜。搜了半天。一些形跡沒有。又從東望西搜去。剛剛搜到這于朝棟家。搜出三枝土槍。又有幾把刀。十幾根竿子。玉大人大怒。說強盜一定在他家了。坐在廳上叫地保來問。這是甚麼人家。地保回道這家姓于。老頭子叫于朝棟。有兩個兒子。大兒子叫于學詩。二兒子叫于學禮。都是捐的監生。玉大人立刻叫把這于家父子三個帶上來。你想一個鄉下人。見了府裏大人來了。又是盛怒之下。那有不怕的道理呢。上得廳房裡。父子三個跪下。已經是颯颯的抖。那裡還能說話。玉大人說道你好大膽。你把強盜藏到那裡去了。那老頭子早已嚇的說不出話來。還是他二兒子。在府城裡讀過兩年書。見過點世面。膽子稍爲壯些。跪着伸直了腰。朝



上回道。監生家裏。向來是良民。從沒有同強盜往來的。如何敢藏着強盜。玉大人道。既沒有勾通強盜。這軍器從那裏來的。于學禮道。因去年被盜之後。莊上不斷常有強盜來。所以買了幾根竿子。叫田戶長工輪班。來幾個保家。因強盜都有洋槍。鄉下洋槍沒有買處。也不敢買。所以從他們打鳥兒的。回了兩三枝土槍。夜裏放兩聲。驚嚇驚嚇強盜的意思。玉大人喝道。胡說。那有良民敢置軍火的道理。你家一定是強盜。回頭叫了一聲來。那手下人。便齊聲像打雷一樣。答應了一聲。玉大人你說。們把前後門都派人扎了。替我切實的搜。這些馬勇遂到他家。從上房裏搜起。衣箱櫥櫃。全行抖擻。一個盡。稍爲輕便。值錢一點的首飾。就掖在腰裏去了。搜了半天。到也沒有搜出甚麼犯法的東西。那知搜到後來。在西北角上。有兩間堆破爛農器的一間屋子裏。搜出了一個包袱。裡頭有七八件衣裳。有三四件還是舊綢子的。馬兵拿到廳上。回說在堆東西的房裏。搜出這個包袱。不像是自己的衣服。請大人驗看。那玉大人看了。眉毛一縐。眼睛一凝。說道。這幾件衣服。我記得彷彿是前天城裏失盜那一家子的。姑且帶回衙門去。照失單查對。就指着衣服。向于家父子道。你說這衣服那裏來的。于家父子面面相覷。



都回不出。還是于學禮說這衣服實在不曉得。那裏來的。玉大人就立起身來。吩咐留下十二個馬兵。同地保。將于家父子帶回城去聽審。說着就出去。跟從的人拉過馬來。騎上了馬。帶着餘下的人。先進城去。這裏于家父子。同他家裏人抱頭痛哭。這十二個馬兵說。我們跑了一夜。肚子裡很餓。你們趕緊給我們弄點吃的。趕緊走罷。大人的脾氣。誰不知道。越遲去越不得了。地保也慌張的回去。交代一聲。取拾行李。叫于家預備了幾輛車子。大家坐了進去。趕到二更多天。纔進了城。這裏于學禮的媳婦。是城裡吳舉人的姑娘。想着他丈夫。同他公公。大伯子。都被捉去的。斷不能鬆散。當時同他大嫂子商議。說他們爺兒三個都被拘去了。城裡不能沒個人照料。我想家裡的事。大嫂子你老照管着。這裏我也趕忙追進城去。找俺爸爸。想法子去。你看好不好。他大嫂子說。很好很好。我正想着城裏不能沒人照應。這些管莊子的。都是鄉下老兒。就差幾個去到得城裏。也跟傻子一樣。沒有用處的。說着吳氏就收拾收拾。選了一掛雙套飛車。趕進城去。到了他父親面前。嚎啕大哭。這時候不過一更多天。比他們父子三個還早十幾里地呢。吳氏一頭哭着。一頭把飛災大禍告訴了他父親。他父親吳舉人。一聽渾身

發抖。抖着說道。犯着這位喪門星。事情可就大大的不妥了。我先去碰一碰看罷。連忙穿了衣服。到府衙門求見。號房上去回過。說大人說的。現在要辦盜案。無論甚麼人。一應不見。吳舉人同裏頭刑名師爺。素來相好。連忙進去見了師爺。把這種種冤枉說了一遍。師爺說。這案在別人手裏。斷然無事。但這位東家。向來不照律例辦事的。如能交到兄弟書房裏來。包你無事。恐怕不交下來。那就沒法了。吳舉人接連作了幾個揖。重託了出去。趕到東門口。等他親家女婿進來。不過一鍾茶的時候。那馬兵押着車子已到。吳舉人搶到面前。見他三人面無人色。于朝棟看了看。只說了一句親家救我。那眼淚就同潮水一樣的。直流下來。吳舉人方要開口。旁邊的馬兵嚷道。大人久已坐在堂上等着呢。已經四五批撥子馬來催過了。趕快走罷。車子也並不敢停留。吳舉人便跟着車子走着。說道親家寬心。湯裡火裡。我但有法子。必去就是了。說着已到衙門口。只見衙裡許多公人。出來催道。趕緊帶上堂去罷。當時來了幾個差人。用鐵鍊子。將于家父子鎖好。帶上去方跪下。王大人拿了失單交下來。說你們還有得說的嗎。于家父子方說得一聲冤枉。只聽堂上驚堂一拍。大嚷道人贓現獲。還喊冤枉。把他站起來去。左

右差人。連拖帶拽拉下去了。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莊勤果公。撫東時。內文案一百三十餘人。隨王差遣者三百餘人。有戰國四公子之風。然而雞鳴狗盜間出其間。國士羞之。

玉賢撫山西。其虐待教士。并令兵丁強奸女教士。種種惡狀。人多知之。至其守曹州。大得賢聲。當時所爲人多不知。幸賴此書傳出。將來可資正史。採用小說云乎哉。

---

老殘遊記

上編

第四章



新學堂

十二

PDG

## 第五章 烈婦有心殉節

### 鄉人無意逢殃

話說老董說到此處。老殘問道。那不成就把這人家爺兒三個都站死了嗎。老董道。可不是呢。那吳舉人。到府衙門請見的時候。他女兒于學禮的媳婦。也跟到衙門口。借了延生堂。生藥鋪裏坐下。打聽消息。聽說府裏大人。不見他父親。已到衙門裡頭求師爺去了。吳氏便知事體不好。立刻叫人。把三班頭兒請來。那頭兒姓陳。名仁美。是曹州府著名的能吏。吳氏將他請來。把被屈的情形告訴了一遍。央他從中設法。陳仁美聽了。把頭連搖幾搖。說這是強盜報仇做的圈套。你們家又有上夜的。又有保家的。怎麼就讓強盜把贓物送到家中屋子裡。還不知道。也算得個特等糲糊了。吳氏就從手上。抹下一付金鐲子。遞給陳頭。說無論怎麼總要頭兒費心。但能救得三人性命。無論花多少錢。都願意。不怕將田地房產賣盡。咱一家子要飯吃去。都使得。陳頭兒道。我去替少奶奶設法。做得成也別歡喜。做不成也別埋怨。俺有多少力量。用多少力量就是了。這早晚他爺兒三個恐怕要到了。大人已是坐在堂上等着呢。我赶快替少奶奶打點去。說罷告辭。回到班房。把金鐲子望堂中桌上一擺。開口道。諸位兄弟叔伯們。今兒于家

這案。明是冤枉。諸位有甚麼法子。大家幫湊。想想如能救得他們三人性命。一則是件好事。二則大家也可沾潤幾兩銀子。誰能想出妙計。這付鐲就是誰的。大家答道那有一准的法子呢。只好相機行事。做到那裡。說那裡話罷。說過各人先去通知。已站在堂上的夥計們。留神方便。這時于家父子。三個已到堂上。玉大人叫把他們站起來。就有幾個差人。橫拖倒拽。將他三人拉下堂去。這邊值日頭兒。就走到公案面前。跪了一條腿。回道稟大人的話。今日站籠沒有空子。請大人示下。那玉大人一聽。怒道胡說。我這兩天記得。沒有站甚麼人。怎會沒有空子呢。值日差回道。只有十二架站籠。三天已滿。請大人查簿子看。大人一查簿子。用手在簿子上點着。說一二三。昨兒是三個。一二三四五。前兒是五個。一二三四。大前兒是四個。沒有空到也不錯的。差人又回道。今兒可否將他們先行收監。明天定有幾個死的。等站籠出了缺。將他們補上。好不好。請大人示下。玉大人凝了一凝神。說道我最恨這些東西。若要將他們收監。豈不是又被他多活了一天去了嗎。斷乎不行。你們去把大前天站的四個放下。拉來我看。差人去將那四人放下。拉上堂去。大人親自下案。用手摸着四人鼻子。說道。是還有點游氣。復行坐

上堂去。說每人打二千板子。看他死不死。那知每人不消得幾拾板子。那四個人就都死了。衆人沒法。只好將于家父子站起。却在腳下選了三塊厚磚。讓他可以三四天不死。赶忙想法。誰知什麼法子都想到。仍是不濟。這吳氏真是好個賢惠婦人。他天天到站籠前來。灌點參湯。灌了回去。就哭。哭了就去求人。響頭不知磕了幾千。總沒有人挽回得動。這玉大人的牛性。于朝棟究竟上了幾歲年紀。第三天就死了。于學詩到第四天也就差不多了。吳氏將于朝棟屍首領回。親視含殮。換了孝服。將他大伯。丈夫。後事囑託了他父親。自己跪到府衙門口。對着于學禮哭了個死去活來。末後向他丈夫說道。你慢慢的走。我替你先到地下收拾房子去。說罷袖中淘出一把飛利的小刀。向脖子上只一抹。就沒有了氣了。這裡三班頭腦。陳仁美看見。說諸位這吳少奶奶的節烈。可以請得旌表的。我看儼若這時把于學詩放下來。還可以活。我們不如借這個題目。上去替他求一求罷。衆人都說有理。陳頭立刻進去。找了文案門上。把那吳氏怎樣節烈說了一遍。又說民間的意思。說這節婦爲夫自盡。情實可憫。可否求大人將他丈夫放下。以慰烈婦幽魂。文案說這話很有理。我就替你回去。抓了一頂大帽子戴上。走到



無無論冤與不冤。總而能半途而折。若放他去。恐他替父兄報仇。不但我反有誤。我前如。此說來。便是有可恨。爲惡矣。可恨。

老殘遊記 上編 第五章

四

簽押房。見了大人。把吳氏怎樣節烈。衆人怎樣乞恩。說了一遍。王大人笑道。你們到好。忽然的慈悲起來了。你會慈悲于學詩。你就不會慈悲你主人嗎。這人無論冤枉不冤枉。若放下他。一定不能甘心。將來連我前程都保不住。俗語說的好。斬草要除根。就是這個道理。況這吳氏。尤其可恨。他一肚子覺得我冤枉了他一家子。若不是個女人。他雖死了。我還要打他二千板子。出出氣呢。你傳話出去。誰要再來替于家求情。就是得賄的憑據。不用上來回。就把這求情的人。也用站籠站起來。就完了。稿案下來。一五一十將話告知了陳仁美。大家歎口氣就散了。那裡吳家。業已備了棺木。前來收殮。到晚上。于學詩。于學禮。先後死了。一家四口。棺木都。停在西門外。觀音寺裡。我春間進城。還去看了看呢。老殘道。于家後來怎麼樣呢。就不想報仇嗎。老董說道。那有甚麼法子呢。民家被官家害了。除却忍受。更有什麼法子。儻若是上控。照例仍舊發回來審問。再落在他手裡。還不是又饒上一個嗎。那于朝棟的女婿。到是一個秀才。四個人死後。于學詩的媳婦。也到城裡去了一趟。商議着要上控。就有那老年見過世面的人說。不妥不妥。你想叫誰去呢。外人去。叫做事不干己。先有個多事的罪名。若說叫于大奶奶去罷。兩

強盜聽得  
案過向有  
太悔之心  
追役見此  
差憐可慘  
可事也還  
之動公憤  
齊

個孫子還小。家裡偌大的事業。全靠他。一人支撐呢。他再有個長短。這家業怕不是衆親族一分。這兩個小孩子誰來撫養。反把于家香烟絕了。又有人說。大奶奶是去不得的。儻若是姑老爺去走一蹣。到沒有什麼不可。他姑老爺說。我去是很可以去。只是與正事無濟。反叫站籠裡。多添個屈死鬼。你想撫臺一定發回原官審問。縱然派個委員前來會審。官官相護。他又拿着。人家失單衣服來頂我們。我們不過說。那是強盜的移贓。他們問你瞧見強盜移的嗎。你有什麼憑據。那時自然說不出來。他是官。我們是民。他是有失單爲憑的。我們是憑空裏沒有證據的。你說這官事打得看。打不贏呢。衆人想想。也是真沒有法子。只好罷了。後來聽得他們說。那移贓的強盜。聽見這樣。都後悔的了不得。說我當初恨他報案。毀了我兩個弟兄。所以用個借刀殺人的法子。讓他家吃幾個月官事。不怕不毀他一兩千吊錢。誰知道就鬧的這們利害。連傷了他四條人命。委實我同他家。也沒有這大的仇隙。老董說罷。復道你老想想。這不是給強盜做兵器嗎。老殘道。這強盜所說的話。又是誰聽見的呢。老董道。那是陳仁美。他們碰了頂子下來。看這于家死的實在可慘。又平白的。受了人家一付金鐲子。心裏也有點過不去。

立志擒捉此案的豪客亦恨案內盜犯之毒用能破獲故內之破獲案內無正犯是無論何等之下人俱有天之良心發現時也而獨有紅顏花翎之爲民父母者則恬不爲怪反將獲到正犯釋放以真無其跡者心也

所以大家動了公憤。齊心齊意要破這一案。又加着那鄰近地方。有些江湖上的英雄。也恨這夥強盜。做的太毒。所以不到一個月。就捉住了五六個人。有三四個牽連着別的案情的。都站死了。有兩三個專只犯于家移賊這一案的。被玉大人都放了。老殘說玉賢。這個酷吏。實在令人可恨。他除了這一案不算。別的案子辦的怎麼樣呢。老董說多著呢。等我慢慢的說給你老聽。就咱這個本莊。就有一案。也是冤枉。不過條把人命。就不算事了。我說給你老聽。正要往下說時。只聽他夥計王三喊道。掌櫃的。你怎麼着了。大家等你挖麪做飯吃呢。你老的話。布口袋破了口兒說不完了。老董聽着。就站起。走往後邊。挖麪做飯。接連又來了幾輛小車。漸漸的打尖的客。陸續都到店裏。老董前後招呼。不暇來說閒話。過了一刻。吃過了飯。老董在各處算飯錢。招呼生意。正忙得有勁。老殘無事。便向街頭閒逛。出門望東走了。二三十步。有家小店。賣油鹽雜貨。老殘進去。買了兩包蘭花潮烟。順便坐下。看櫃臺裏邊的人。約有五十多歲光景。就問他貴姓。那人道姓王。就是本地人氏。你老貴姓。老殘道姓鐵。江南人氏。那人道江南真好地方。上有天堂。下有蘇杭。不像我們這地獄世界。老殘道。此地有山。有水。也種稻。也種麥。與

江南何異。那人歎口氣道。一言難盡。就不往下說了。老殘道。你們這玉大人好嗎。那人道。是個清官。是個好官。衙門口有十二架站籠。天天不得空。難得有天把空得一個兩個的。說話的時候。後面走出一個中年婦人。在山架上檢尋物件。手裏拿着一個粗碗。看櫃臺外邊有人。他看了一眼。仍找物件。老殘道。那有這們些強盜呢。那人道。誰知道呢。老殘道。恐怕總是冤枉得多罷。那人道。不冤枉。不冤枉。老殘道。聽說他隨便見着甚麼人。只要不順他的眼。他就把他用站籠站死。或者說話說的不得法。犯到他手裏。也是一個死。有這話嗎。那人說沒有沒有。只是覺得那人一面答話。那臉就漸漸發青。眼眶子就漸漸發紅。聽到或者說話說的不得法。這兩句的時候。那人眼裏已經閣了許多淚。未曾墜下。那找尋物件的婦人。朝外一看。却止不住淚珠直滾下來。也不找尋物件。一手拿着碗。一手用袖子掩了眼睛。跑往後面去。纔走到院子裏。就醜醜的哭起來了。老殘頗想再望下問。因那人顏色過於淒慘。知道必有一番負屈含冤的苦。不敢說出來的光景。也只好搭訕着去了。走回店去。就到本房坐了一刻。看了兩頁書。見老董事也忙完。就緩緩的走出。找着老董問話。便將剛纔小雜貨店裏所見光景。告訴老董。

因鄉下人  
酒後妄言  
便抓進衙  
去誣以謠  
言惑衆而  
站死之足  
見酷吏心  
牙之忍爪  
腸之方遭  
百姓省城  
屠毒揚怪  
却真善政  
聲惟是倣  
事者始有  
官出平人  
此得本領  
情邀上重  
游之器重  
耳之重

老殘遊記 上編 第五章

八

問他是甚麼緣故。老董說這人姓王。只有夫妻兩個。三十歲上成家。他女人小他頭十歲呢。成家後只生了一個兒子。今年已經二十一歲了。這家店裏的貨。粗笨的。本莊有集的時候。買進。那細巧一點子的。都是他這兒子。到府城裏去販買。春間他兒子在府城裡。不知怎樣多吃了兩杯酒。在人家店門口。就把這王大人怎樣糊塗。怎樣好冤枉人。隨口瞎說。被王大人。心腹私訪的人。聽見。就把他抓進衙門。大人坐堂只罵了一句。說你這東西謠言惑衆。還了得嗎。跼起跼籠。不到兩天就跼死了。你老纔見的那中年婦人。就是這王姓的妻子。他也四十歲外了。夫妻兩個只有此子。另外更無別人。你提起王大人。叫他怎樣不傷心呢。老殘說。這個王賢真正死有餘辜的人。怎樣省城官聲好到那步田地。煞是怪事。我若有權此人在必殺之例。老董說你老小點嗓子。你老在此地。隨便說說還不要緊。若到城裡。可別這們說了。要送性命呢。老殘道。承關照。我留心就是了。當日吃過晚飯安歇。第二天辭了老董。上車動身。到晚住了馬村集。這集比董家口。畧小些。離曹州府城。只有四五十里遠近。老殘在街上。看了只有三家車店。兩家已經住滿。只有一家未有人住。大門却是掩着。老殘推門進去。找不着人。半天。纔

有一個人出來。說我家這兩天不住客人。問他甚麼緣故。却也不說。欲往別家已無隙地。不得已同他再三商議。那人纔沒精打采的。開了一間房門。嘴裏還說。茶水飯食都沒有的。客人沒地方睡。在這裏將就點罷。我們掌櫃的進城收尸去了。店裏沒人。你老吃飯喝茶。門口南邊有個飯店。帶茶館。可以去的。老殘連聲說。勞駕。勞駕。行路的人。怎樣將就都行得的。那人說我困在大門旁邊。南屋裏。你老有事來招呼我罷。老殘聽了收尸二字。心裡着實放心不下。晚間吃完了飯。回到店裏。買了幾塊茶乾。四五包長生菓。又沽了兩瓶酒。連那沙瓶攜了回來。那個店夥。早已把燈掌上。老殘對店夥道。此地有酒。你門了大門可以來喝一杯罷。店夥欣然應諾。跑去把大門上了大門。一直進來。立着說。你老請用罷。俺是不敢當的。老殘拉他坐下。倒了一杯給他。他歡喜的支着牙。連說不敢。其實酒杯子。早已送到嘴邊去了。初起說些閒話。幾杯之後。老殘便問。你方纔說。掌櫃的進城收尸去了。這話怎講。難道又是甚人。害在玉大人手裏了嗎。那店夥說道。仗着此地一個人也沒有。我可以放肆說兩句。俺們這個玉大人。真是了不得。賽過活閻王。碰着了就是個死。俺掌櫃的進城。爲的是他妹夫。他這妹夫也是個極老實。

的人。因爲掌櫃的哥妹兩個極好。所以都住在這店裏後面。他妹夫常常在鄉下。機買幾匹布。到城裏去賣。賺幾個錢。貼補着零用。那天背着四匹白布。進城。在廟門口擺在地下賣。早晨賣去兩匹。後來又賣去了五尺。末後又來一個人。撕八尺五寸布。一定要在那整匹上撕。說情願每尺多給兩個大錢。就是不要撕過那匹上的布。鄉下人見多賣十幾個錢。有個不願意的嗎。自然就給他撕了。誰知沒有兩頓飯工夫。王大人騎着馬走廟門口過。旁邊有個人上去。不知說了兩句甚麼話。只見王大人朝他望了望。就說把這個人。連布帶到衙門裏去。到了衙門。大人就坐堂。叫把布呈上去。看了一眼。就拍着驚堂。問道你這布那裏來的。他說我鄉下買來的。又問每個有多少尺寸。他說一個賣過五尺。一個賣過八尺五寸。大人說你既是零賣。兩個是一樣的布。爲甚麼這個上撕撕。那個上扯扯呢。還賸多少尺寸。怎麼說不出來呢。叫差人替我把這布量一量。當時量過。報上去說。一個是二丈五尺。一個是二丈一尺五寸。大人聽了當時大怒。發下一個單子來。說你認字嗎。他說不認識。大人說念給他聽。旁邊一個書辦先生。拿過單子。念道十七日早。金四報。昨日太陽落山時候。在西門外。十五里地方被劫。是一



個人。從樹林子裏出來。用大刀。在我肩膀上砍了一刀。搶去大錢一吊四百。白布兩個。一個長兩丈五尺。一個長二丈一尺五寸。念到此。王大人說。布匹尺寸顏色都與失單相符。這案不是你搶的嗎。你還想狡強嗎。拉下去站起來。把布匹交還金四完案。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玉賢殘酷。吳氏節烈。都寫得奕奕如生。有功於人心世道不少。

陳仁美成。吳少奶奶節烈。猶有人心。賢於玉賢遠矣。

玉賢對稿案。所發議論。罪不容誅。哀哀我民。何遭此不幸。站籠裏多添個屈死鬼。尤其可慘。

老殘遊記

上編

第五章

新學  
子  
船

十二

PDG

如賢不說但來  
玉做了強盜  
是利手器  
竟成楔狗下  
人的已造  
矣自孽已  
的惡孽不  
經擔負不  
起再替手  
下人冤孽  
不更平債  
如山報庚  
子之輕猶  
覺過中想  
冥一冥必  
有以彰公  
罰焉

## 第六章 萬家流血頂染猩紅

### 一席談心辯生狐白

話說店夥說到將他妹夫扯去。跔了跔籠。布匹交金四完案。老殘便道。這事我已明白。自然是捕快做的圈套。你們掌櫃的自然應該替他收尸去的。但是他一個老實人。爲什麼人要這們害他呢。你掌櫃的就沒有打聽打聽嗎。店夥道。這事一被拿。我們就知道。都是爲他嘴快。惹下來的亂子。我也是聽人家說的。府裡南門大街。西邊小胡同裡。有一家子。只有父子兩個。他爸爸四十來歲。他女兒十七八歲。長的有十分人材。還沒有婆家。他爸爸做些小生意。住了三間草房。一個土牆院子。這閨女有一天在門口站着。碰見了府裡馬隊上什長。花胳膊王三。因此王三看他長的體面。不知怎麼。胡二巴越的就把他弄上手了。過了些時。活該有事。被他爸爸回來。一頭碰見。氣了個半死。把他閨女着實打了一頓。就把大門鎖上。不許女兒出去。不到半個月。那花胳膊王三。就編了法子。把他爸爸也算了個強盜。用跔籠站死。後來不但他閨女。算了王三的媳婦。就連那點小房子。也算了王三的產業。俺掌櫃的妹夫曾在他家賣過兩回布。認得他家。知道這件事情。有一天在飯店裏。多吃了兩鍾酒。就發起瘋來。同這北街上的張

孫大聖  
八戒一  
令捧腹  
想見當  
鄉民之  
愚

寫店夥  
三關照  
城慎勿  
言活畫  
驚懼之  
以機出  
賢之醜  
直令大  
側目意

二禿子。一面吃酒。一面說話。說怎麼樣緣故。這些人怎麼樣沒個天理。那張二禿子。也是個不知利害的人。聽得高興。儘往下問。說他還是義和團裏的小師兄呢。那二郎關爺。多少正神。常附在他身上。難道就不管管他嗎。他妹夫說可不是呢。聽說前些時。他請孫大聖。孫大聖沒有到。還是豬八戒老爺下來的。儻若不是因為他昧良心。為什麼孫大聖不下來。倒叫豬八戒下來呢。我恐怕他這樣壞良心。總有一天碰着大聖。不高興的時候。舉起金箍棒來。給他一棒。那他就受不住了。二人談得高興。不知早被他們團裏朋友。報給王三。把他們倆人。面貌記得爛熟。沒有數個月的工夫。把他妹夫就毀了。張二禿子知道勢頭不好。仗着他沒有家眷。天明就逃往河南歸德府去找朋友去了。酒也完了。你老睡罷。明天倘若進城。千萬說話小心。俺們這裏人人都耽着三分驚險。大意一點兒。點籠就會飛到脖兒頸上來的。於是點起來。桌上摸了個半截線香。把燈撥了撥。說我去拿油壺來添添這燈。老殘說不用了。各自睡罷。兩人分手。到了次日早晨。老殘收檢行李。叫車夫來搬上車子。店夥送出。再三叮嚀。進了城去。切勿多話。要緊。要緊。老殘笑着。答道多謝關照。一面車夫。將車子推動。向南大路進發。不過午牌時

一會飛點站籠  
兒類上極  
趣的其言

受盡屠戮  
還要同聲  
一詞頌揚  
他的政聲  
不面帶一  
慘色耳何  
方百姓羅  
不幸而苛  
此慘酷虎  
政然於縱  
信傷人官  
虎爲上  
能也

候。早已到了曹州府城。進了北門。就在府前大街。尋了一家客店。找了個廂房住下。跑堂的來問了飯菜。就照樣辦來吃過了。便到府衙門前來觀望觀望。看那大門上懸着通紅的彩綢。兩旁果真有十二個站籠。却都是空的。一個人也沒有。心裏詫異道。難道一路傳聞。都是謊話嗎。捱了一會兒。仍自回到店裏。只見上房裏有許多戴大帽子的。人出入。院子裏放了一肩藍呢大轎。許多轎夫。穿了棉祆褲。也戴着大帽子。在那裏吃餅。又有幾個人。穿着號衣。上寫着城武縣民壯字樣。心裏知道這上房住的。必是城武縣了。過了許久。見上房裏家人喊了一聲伺候。那轎夫便將轎子搭到階下。前頭打紅傘的。拿了紅傘。馬棚裏牽出了兩匹馬。登時上房裏紅呢簾子打起。出來了一個人。水晶頂。補褂朝珠。年紀約在五十歲上下。從台階上下來。進了轎子。呼的一聲。抬起出門去了。老殘見了這人。心裏想到何以十分面善。我也未到曹屬來過。此人是在那裏見過的呢。想了些時。想不出來。也就罷了。因天時尚早。復到街上。訪問本府政績。竟是一口同聲說好。不過都帶有慘淡顏色。不覺暗暗點頭。深服古人苛政猛於虎。真是不錯。回到店中。在門口略爲小坐。却好那城武縣已經回來。進了店門。從玻璃窗裏朝外一

看。與老殘正屬四目相對。一恍的時候。轎子已到上房階下。那城武縣從轎子裏出來。家人放下轎簾。跟上台階。遠遠看見他向家人說了兩句話。只見那家人即向門口跑來。那城武縣仍站在台階上等着。家人跑到門口。向老殘道。這位是鐵老爺麼。老殘道。正是。你何以知道。你貴上姓甚麼。家人道。小的主人。姓申。新從省裏出來。撫臺委署城武縣的。說請鐵老爺上房裏去坐呢。老殘恍然想起。這人就是文案上委員申東造。因雖會過兩三次。未會多餘接談。故記不得了。老殘當時上去。見了東造。彼此作了個揖。東造讓到裏間屋內坐下。嘴裏連稱放肆。我換衣服。當時將官服脫去。換了便服。分賓主坐下。問道。補翁是幾時來的。到這裏多少天了。可是就住在這店裏嗎。老殘道。今日到的。出省不過六七天。就到此地了。東翁是幾時出省。到過任再來的嗎。東造道。兄弟也是今天到。大前天出省。這夫馬人役。是接到省城去的。我出省的前一天。還聽姚雲翁說。宮保看補翁去了。心裏着實難過。說自己一生契重名士。以爲無不可招致之人。今日竟遇着一個鐵君。真是浮雲富貴。反心內照。愈覺得齷齪不堪了。老殘道。宮保愛才若渴。兄弟實在欽佩的。至於出來的原故。並不是肥遯鳴高的意思。一則深知自己。

老殘駁高才疏學淺。不稱揄揚。二則因這玉太尊聲望過大。到底看看是個何等人物。至高尙二字。兄弟不但不敢當。且亦不屑。爲天地生才有數。若下愚蠢陋的人。高尙點也好借此藏拙。若真有點濟世之才。竟自遜世。豈不辜負天地生才之心嗎。東造道。屢聞至論。本極佩服。今日之說。則更五體投地。可見長沮桀溺等人。爲孔子所不取的了。只是目下在補翁看來。我們這玉太尊。究竟是何等樣人。老殘道。不過是下流的酷吏。又比郅都甯成等人次一等了。東造連連點頭。又問道。弟等耳目有所隔閡。先生布衣遊歷。必可得其實在情形。我想太尊殘忍如此。必多冤枉。何以竟無上控的案件呢。老殘便將一路所聞。細說一遍。說得一半的時候。家人來請吃飯。東造遂留老殘同吃。老殘亦不辭讓。吃過之後。又接着說去。說完了。便道。我只有一事疑惑。今日在府門前瞻望。見十二個站籠。都空着。恐怕鄉人之言。必有靠不住處。東造道。這却不然。我適在荷澤縣署中。聽說太尊是。因爲昨日得了院上行知。除已補授實缺外。在大案裏。又特保了他。個以道員在任候補。並俟歸道員班。後賞加二品銜的保舉。所以停刑三日。讓大家賀喜。你

不見衙門口。挂着紅彩紬嗎。聽說停刑的頭一日。卽是昨日。站籠上還有幾個半死不



則隱之訓 猶爲下者 人說法者 也以接行 官的到陸 停刑三日 故令十二 架空籠全 都空關殊 不所以保 從站以原 來剛收其 功效遠忘 飲水思源 站龍有靈 必將爲屬 諸極痛切 我今讀之 猶覺殺氣 逼人

活的人都收了監了。彼此歎息了一回。老殘道：「早路勞頓。天時不早了。安息罷。」東造道：「明日晚間還請枉駕談談。弟有極難處置之事。要得領教。還望不棄纔好。」說罷各自歸寢。到了次日。老殘起來。見那天色陰的很重。西北風雖不甚大。覺得棉袍子。在身上有飄飄欲仙之致。洗過臉。買了幾根油條。當了點心。沒精打彩的。到街上徘徊些時。正想上城牆上去眺望遠景。見那空中一片一片的。飄下許多雪花來。頃刻之間。那雪便紛紛亂下。迴旋穿插。越下越緊。趕急走回店中。叫店家籠了一盆火來。那窗戶上的紙。只有一張大些的。懸空了半截。經了雪的潮氣。迎着風。霍鐸霍鐸價響。旁邊零碎小紙。雖沒有聲音。却不住的亂搖。房裏便覺得陰風森森。異常慘淡。老殘坐着無事。書又在箱子裏不便取。只是悶悶的坐。不禁有所感觸。遂從枕頭匣內。取出筆硯來。在牆上題詩一首。專咏玉賢之事。詩曰：

得失淪肌髓。因之急事功。冤埋城闕暗。血染頂珠紅。處處鴉鵂雨。山山虎豹風。殺民如殺賊。太守是元戎。

下題江南蘇州鐵英題。七個字。寫完之後。便吃午飯。飯後那雪越發下得大了。站在房

因見鳥雀  
飢寒可憫  
想到曹州  
百姓之苦  
比鳥雀尤  
受飢寒之  
甚不覺於  
悲哀之中  
又激動義  
憤之氣寫  
老殘俠腸

門口。朝外一看。只見大小樹枝。彷彿都用簇新的棉花裹着似的。樹上有幾個老鴉。縮着頸項避寒。不住的抖擻翎毛。怕雪堆在身上。又見許多麻雀兒。躲在屋簷底下。也把頭縮着。怕冷。其飢寒之狀。殊覺可憫。因想這些鳥雀。無非靠着草木上結的實。並些小蟲蟻兒充飢度命。現在各樣蟲蟻。自然是都入蟄。見不着的了。就是那草木之實。經這雪一蓋。那裏還有呢。儻若明天晴了。雪畧爲化一化。西北風一吹。雪又變做了冰。仍然是找不着。豈不要餓到明春嗎。想到這裡。覺得替這些鳥雀愁苦的受不得。轉念又想。這些鳥雀雖然凍餓。却沒有人放鎗傷害他。又沒有什麼網羅來捉他。不過暫時飢寒。撐到明年。開春便快活不盡了。若像這曹州府的百姓呢。近幾年的年歲。也就很不好。又有這們一個酷虐的父母官。動不動。就捉了去。當強盜待。用站籠站殺。嚇的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於飢寒之外。又多一層懼怕。豈不比這鳥雀。還要苦嗎。想到這裡。不覺落下淚來。又見那老鴉。有一陣刮刮的叫了幾聲。彷彿他不是號寒啼飢。却是爲有言論自由的樂趣。來驕這曹州府百姓似的。想到此處。不覺怒髮衝冠。恨不得立刻將玉賢殺掉。方出心頭之恨。正在胡思亂想。見門外來了一乘藍呢轎。並執事人等。知是申

不遺餘力  
寫店上詩  
見牆上詩  
句吃驚之  
狀殆有甚  
於談虎色  
威變守也  
矣可想也

老殘遊記 上編 第六章

八

東造拜客回店了。因想我爲甚麼。不將這所見所聞的。寫封信。告訴張宮保呢。於是從枕箱裏。取出信紙信封來。提筆便寫。那知剛纔題壁。在硯台上的墨。早已凍成堅冰了。於是呵一點。寫一點。寫了不過兩張紙。天已很不早了。硯台上呵開來筆又凍了。筆呵開來。硯台上又凍了。呵一回。不過寫四五個字。所以就擱工夫。正在兩頭忙着。天色又暗起來。更看不見。因爲陰天。所以比平常更黑得早。於是喊店家拿盞燈來。喊了許久。店家方拿了一盞燈。縮手縮腳的進來。嘴裏還喊道。好冷呀。把燈放下。手指縫裏夾了個紙煤子。吹了好幾吹。纔吹着。那燈裏是新倒我的凍油。堆的像大螺絲壳似的。點着了。還是不亮。店家道。等一會油化開就亮了。撥了撥燈。把手還縮到袖子裏去。站着看那燈滅不滅。起初燈光。不過有大黃豆大。漸漸的得了油。就有小蠶豆大了。忽然抬頭。看見牆上題的字。驚惶道。這是你老寫的嗎。寫的是啥。可別惹出亂子呀。這可不是頑兒的。趕緊又回過頭。朝外看看。沒有人。又說道。弄的不好。要壞命的。我們還要受連累呢。老殘笑道。底下寫着我的名字呢。不要緊的。說着外面進來了一個人。戴着紅纓帽子。叫了一聲老爺。那店家。就趑趄趑趄的去了。那進來的人道。敝上請鐵老爺去吃

飯呢。原來就是申東造的家人。老殘道。請你們老爺自用罷。我這裏已經叫他們去做飯。一會兒就來了。說我謝謝罷。那人道。敝上說店裏飯不中吃。我們那裏有人送的兩隻山雞。已經都片出來了。又片了些羊肉片子。說請鐵老爺。務必上去吃火鍋子呢。敝上說。如鐵老爺一定不肯去。敝上就叫把飯開到這屋裏來吃。我看還是請老爺上去罷。那屋子裏有大火盆。有這屋裏火盆四五個大。暖和得多呢。家人們又得伺候。請你老成全家人罷。老殘無法。只好上去。申東造見了。說補翁在那屋裏做什麼。恁大雪天。我們來喝兩杯酒罷。今兒有人送來。極新鮮的山雞。燙了吃很好的。我就借花獻佛了。說着便入了座。家人端上山雞片。果然有紅。有白。煞是好看。燙着吃味。更香美。東造道。先生吃得出有點異味嗎。老殘道。果然有點清香。是什麼道理。東造道。這雞出在肥城縣。桃花山裏頭的。這山裏。松樹極多。這山雞專好吃松花。松實。所以有點清香。俗名叫做松花雞。雖在此地亦很不容易得的。老殘贊歎了兩句。廚房裏飯菜也就端上桌子。兩人吃過了飯。東造約到裡間房裡吃茶。向火。忽然看見老殘穿着一件棉袍子。說道。這種冷天。怎麼還穿棉袍子呢。老殘道。毫不覺冷。我們從小兒。不穿皮袍子的人。這棉

搖串鈴可以警衆，可以濟人，可以竟目爲非，妄自菲薄，以此爲知，必不能如，諒不爲庸，太守也，得保。

袍子的力量。恐怕比你們的狐皮還要暖和些呢。東造道那究竟不妥。喊來個人。你們把我扁皮箱裡。還有一件白狐一裏圓的袍子。取出來。送到鐵老爺屋子裡去。老殘道：千萬不必。我決非客氣。你想天下有個穿狐皮袍子。搖串鈴的嗎。東造道：你那串鈴本可以不搖。何必矯俗到這個田地呢。承蒙不棄。拿我兄弟還當個人。我有兩句放肆的話要說。不管你先生惱我不惱我。昨兒聽先生鄙薄那肥遯鳴高的人。說道天地生才有限。不宜妄自菲薄。這話我兄弟五體投地的佩服。然而先生所做的事情。却與至論有點違背。宮保一定要先生出來做官。先生却半夜裡跑了。一定要出來搖串鈴。試問與那鑿坏而遁。洗耳不聽的有何分別呢。兄弟話未免鹵莽。有點冒犯。請先生想一想。是不是呢。老殘道：搖串鈴誠然無濟於世道。難道做官就有濟於世道嗎。請問先生。此刻已經是城武縣。一百里萬民的父母了。其可以有濟於民處何在呢。先生必有成竹在胸。何妨賜教一二呢。我知先生在前。已做過兩三任官的。請教已過的善政。可有出類拔萃的事蹟呢。東造道：不是這們說。像我們這些庸材。只好混混罷了。閣下如此宏材大略。不出來做點事情。實在可惜。無才者。抵死要做官。有才者。抵死不做官。此正是

天地間第一憾事。老殘道。不然。我說無才的要做大官。很不要緊。正壞在有才的要做大官。你想這個玉太尊。不是個有才的嗎。只爲過於做大官。且急於做大官。所以傷天害理的做到這樣。而且政聲又如此其好。怕不數年之間。就要方面兼圻的嗎。官愈大。害愈甚。守一府。則一府傷。撫一省。則一省殘。宰天下。則天下死。由此看來。請教還是有才的做大官。害大。還是無才的做大官。害大呢。倘若他也像我搖個串鈴子混混。正經病。人家不要他治。些小病痛也死不了人。即使他一年。醫死一個。歷一萬年。還抵不上他。一任曹州府。害的人數呢。未知申東造又有何說。且聽下回分解。

烏雀饑寒。猶無虞害之心。讀之令人酸鼻。至聞鴉噪。以爲有言論自由之樂。以此驕人。是加一倍寫法。此回爲玉賢傳之總結。

有才的急於做大官。又急於要做大官。所以傷天害理。歷朝國家俱受此等人物之害。

---

老殘遊記

上編

第六章





但烈凡想盡  
烈官不盡  
不殺民以  
媚上蓋頂  
珠非民血  
不能染紅  
也如還念  
爲民父有  
之義只母  
不至凍餒  
足矣求餒  
遷不升餒  
此論可能  
官誠可稱  
多養厥卒  
無非於地  
多一番騷  
擾非深習  
閱歷熟不  
世務者見  
解有見

## 第七章 借箸代籌一縣策 納楹閒訪百城書

話說老殘與申東造議論玉賢。正爲有才亟於做官。所以喪天害理。至於如此。彼此歎息一回。東造道。正是我昨日說有要事。與先生密商。就是爲此。先生想此公殘忍。至於此極。兄弟不幸。偏又在他屬下。依他做。實在不忍。不依他做。又實無良法。先生閱歷最多。所謂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必有良策。其何以教我。老殘道。知難則易者至矣。閣下既不恥下問。弟先須請教宗旨何如。若求在上官面上討好。做得烈。烈蟲蟲。有聲有色。則只有依玉公辦法。所謂逼民爲盜也。若要顧念父母官三字。求爲民除害。亦有化盜爲民之法。若官階稍大。轄境稍寬。畧爲易辦。若正一縣之事。缺分又苦。未免稍形棘手。然亦非不能也。東造道。自然以爲民除害爲主。果能使地方安靜。雖無不次之遷。要亦不至於凍餒。子孫飯吃他做甚麼呢。但是缺分太苦。前任養小隊五十名。盜案仍是疊出。加以虧空官款。因此挂誤去官。弟思如賠累。而地方安靜。尚可設法彌補。若俱不可得算。是爲何事呢。老殘道。五十名小隊。所費誠然太多。以此缺論。能籌款若干。便不致賠累呢。東造道。不過千金。尙不吃重。老殘道。此事却有個辦法。閣下

一年籌一千二百金。却不用管我如何辦法。我可以代畫一策。包你境內沒有一個盜案。倘有盜案。且可以包你頃刻便獲。閣下以爲何如。東造道。能得先生去爲我幫忙。我就百拜的感激了。老殘道。我無庸去。只是教閣下。個至良極美的法則。東造道。閣下不去。這法則誰能行呢。老殘道。正爲薦一個行此法則的人。惟此人千萬不可怠慢。若怠慢此人。彼必立刻便去。去後禍必更烈。此人姓劉。號仁甫。卽是此地平陰縣人。家在平陰縣西南桃花山裏面。其人少時。十四五歲。在蒿山少林寺學拳棒。學了些時。覺得徒有虛名。無甚出奇致勝處。於是奔走江湖。將近十年。在四川峨眉山上。遇見了一個和尚。武功絕倫。他就拜他爲師。學了一套太祖神拳。一套少祖神拳。因請教這和尚拳法。從那裡得來的。和尚說係少林寺。他就大爲驚訝。說徒弟在少林寺。四五年見。沒有一個出色拳法。師父從那一個學的呢。那和尚道。這是少林寺的拳法。却不從少林寺學來。現在少林寺裏的拳法。久已失傳了。你所學者太祖拳。就是達摩傳下來的。那少祖拳就是神光傳下來的。當初傳下。這拳拳法來的時候。專爲和尚們練習了這拳。身體可以結壯。精神可以悠久。若當朝山訪道的時候。單身走路。或遇虎豹。或遇強人。和尚

以武功絕技投効軍營其出可立見因湘想士卒鄉淮有同鄉須有同鄉之誼纔得保舉外省人不過已見當年待

家又不作帶兵器。所以這拳法。專爲保護身命的。筋骨強壯。肌肉堅固。便可以忍耐凍餓。你想行脚僧。在荒山野壑裏。訪求高人古德。於宿食兩字。一定難以周全的。此太祖少祖。傳下拳法來的美意了。那知後來少林寺。拳法出了名。外邊來學的日子多。學出去的人。也有做强盜的。也有奸淫人家婦女的。屢有所聞。因此在現在這老和尚以前。四五代上的個老和尚。就將這正經拳法收起不傳。只用些外面光不管事的拳法。敷衍門面而已。我這拳法。係從漢中府裏一個古德學來的。若能認真修練。將來可以到得甘鳳池的位分。劉仁甫在四川住了三年。盡得其傳。當時正是粵匪擾亂的時候。他從四川出來。就在湘軍。淮軍。營盤裏。混過些時。因是兩軍。湘軍。必須湖南人。淮軍必須安徽人。方有照應。若別省人。不過敷衍故事。得個把小保舉而已。大權萬不會有的。此公已保舉到個都司。軍務漸平。他也無心戀棧。遂回家鄉。種了幾畝田。聊以度日。閒暇無事。在這齊豫兩省。隨便遊行。這兩省練武功的人。無不知他的名氣。他却不肯傳授徒弟。若是深知這人。一定安分的。他就教他幾手拳棒。也十分慎重的。所以這兩省有武藝的。全敵他不過。都懼怕他。若將此人延爲上賓。將這每月一百兩交付此人。聽其如

人之不公。令人可恨。然劉仁甫。猶能保其出。都司知其以。此朝廷之爵。賞爲臣下。怪人之情。終兵之遊。世散兵亂。無已時也。

何應用。大約他只要招十名小隊。供奔走之役。每人月餉六兩。其餘四十兩。供應往來豪傑酒水之資。也就够了。大概這河南。山東。直隸三省。及江蘇。安徽的兩個北半省。共爲一局。此局內的強盜。計分大小兩種。大盜係有頭領。有號令。有法律的。大概其中有本令的甚多。小盜則隨時隨地。無賴之徒。及失業的頑民。胡亂搶劫。既無人幫助。又無鎗火兵器。搶過之後。不是酗酒。便是賭博。最容易犯案的。譬如玉太尊所辦的人。大約十分中。九分半是良民。半分是這些小盜。若論那些大盜。無論頭目人物。就是他們的羽翼。也不作興有一個被玉太尊捉着的呢。但是大盜却容易相與。如京中保鏢的呢。無論十萬。二十萬銀子。只須一兩個人。便可保得一路無事。試問如此鉅款。就聚了一二百強盜搶去。也很够享用的。難道這一兩個鏢司務。就敵得過他們嗎。只因爲大盜相傳。有這個規矩。不作興害鏢局的。所以凡保鏢的車上。有他的字號。出門要叫個口號。這口號喊出。那大盜就覷面碰着。彼此打個招呼。也決不動手的。鏢局幾家字號。大盜都知道的。大盜有幾處窩巢。鏢局也是知道的。倘若他的羽翼到了有鏢局的所在。進門打過暗號。他們就知道是那一路的朋友。當時必須留着喝酒吃飯。臨行還要送

以道聲威素大  
以南威素大  
著之就縣必  
不之聘必  
官之殘寫  
須老紹以  
信介縣無  
救一良民爲  
辜打動他  
詞腔義氣  
方肯俯就

他三二百個錢的盤川。若是大頭目。就須儘力應酬。這就叫做江湖上的規矩。我方纔說這個劉仁甫。江湖都是大有名的。京城裏鏢局上。請過他幾次。他都不肯去。情願埋名隱姓。做個農夫。若是此人來時。待以上賓之禮。彷彿貴縣開了一個保護本縣的鏢局。他無事時。在街上茶館飯店裡坐坐。這過往的人。凡是江湖上朋友。他到眼便知。隨便會幾個茶飯東道。不銷十天半個月。各處大盜頭目。就全曉得了。立刻便要傳出號令。某人立足之地。不許打攪的。每月所餘的那四十金。就是給他做這個用處的。至於小盜他本無門徑。隨意亂做。就近處。自有人來暗中報信。失主尙未來縣報案。他的手下人。到已先將盜犯獲住了。若是稍遠的地方。做了案子。沿路也有他們的朋友。替他暗中捕下去。無論走到何處。俱捉得到的。所以要十名小隊子。其實只要四五個應手的人。已經足用了。那多餘的五六個人。爲的是本縣轎子前頭。擺擺威風。或者接差。送差跑信等事用的。東造道如閣下所說。自然是極妙的法則。但是此人既不肯應鏢局之聘。若是兄弟衙署裏請他。恐怕也不肯來。如之何呢。老殘道。只是你去請他。自然他不肯來的。所以我須詳詳細細寫封信去。並拿救一縣無辜良民的話。打動他。自然他

就肯來了。況他與我交情甚厚。我若勸他。一定肯的。因為我二十幾歲的時候。看天下將來一定有大亂。所以極力留心。將才。談兵的朋友頗多。此人當年在河南時。我們是莫逆之交。相約倘若國家有用我輩的日子。凡我同人。俱要出來相助為理的。其時講輿地。講陣圖。講製造。講武功的。各樣朋友都有。此公便是講武功的巨擘。後來大家都明白了。治天下的又是一種人才。若是我輩所講。所學。全是無用的。故爾各人都弄個謀生之道。混飯吃去。把這雄心便拋入東洋大海去了。雖如此說。然當時的交情。義氣。斷不會敗壞的。所以我寫封信去。一定肯來的。東造聽了連連作揖。道謝。說我自從掛牌委署斯缺。未嘗一夜安眠。今日得聞這番議論。如夢初醒。如病初愈。真是萬千之幸。但是這封信。是派個何等樣人送去。方妥呢。老殘道。必須有個親信朋友。吃這一趟辛苦纔好。若隨便叫個差人送去。便有輕慢他的意思。他一定不肯出來。那就連我都要遭怪了。東造連連說是的是的。我這裏有個族弟。明天就到的。可以讓他去一蹓。先生信幾時寫呢。就費心寫起來。最好。老殘道。明日一天不出門。我此刻正寫一長函。致莊宮保。託姚雲翁轉呈。為細述玉太尊政蹟的。大約也要明天寫完。並此信一總寫起。我

後天就要動身了。東造問後天往那裏去。老殘答說。先往東昌府。訪柳小惠家的收藏。想看看他的朱元板書。隨後即回濟南省城過年。再後的行踪。連我自己也不知道了。今日夜已深了。可以睡罷。立起身來。東造叫家人打個手照。送鐵老爺回去。揭起門簾來。只見天地一色。那雪已下的混混沌沌。價白。覺得照的眼睛發脹似的。那階下的雪。已有了七八寸深。走不過去了。只有這上房到大門口的一條路。常有人來往。所以不住的掃。那到廂房裏的一條路。已看不出路影。同別處一樣的高了。東造叫人趕忙鏟出一條路來。讓老殘回房。推開門來。燈已滅了。上房送下一個燭臺。兩支紅燭。取火點起。再想寫信。那裏筆硯竟違抗萬分。不遵調度。只好睡了。到了次日。雪雖已止。寒氣却更甚於前。起來喊店家。秤了五斤木炭。升了一個大火盆。又叫買了幾張桑皮紙。把那破窗戶糊了。頃刻之間。房屋裏暖氣陽迴。非昨日的氣象了。遂把硯池烘化。將昨日未曾寫完的信。詳細寫完。封好。又將致劉仁甫的信。亦寫畢。一總送到上房。交東造收了。東造一面將致姚雲翁的一函。加個馬封。送到驛站。一面將劉仁甫的一函。送入枕頭箱內。廚房也開了飯來。二人一同吃過。又復清談片時。只見家人來報。二老爺同師爺



訪賢本不  
宜坐車帶  
驢子猶是  
從權

們都到了。住在西邊店裡呢。洗完臉。就過來的。停了一會。只見門外來了一個。不到四十歲模樣的人。尚未留鬚。穿了件舊甯綢二藍的大毛皮袍子。元色長袖皮馬褂。蹬了一雙絨靴。已經被雪泥漫了幫子了。慌忙走進堂屋。先替乃兄作了個揖。東造就說。這就是舍弟。號子平。回過臉來說。這是鐵補殘先生。申子平走近一步。作了個揖。說聲久仰的很。東造便問吃過飯了沒有。子平說纔到。洗了臉就過來的。吃飯不忙呢。東造說。吩咐廚房裡做二老爺的飯。子平道。可以不必。停一刻還是同他們老夫子一塊吃罷。家人上來回說。廚房裡已經吩咐。叫他們送一桌飯去。讓二老爺。同師爺們吃呢。那時又有一個家人。揭了門簾。拿了好幾個大紅全帖進來。老殘知道是師爺們來見東家的。就趁勢走了。到了晚飯之後。申東造又將老殘請到上房裡。將那如何往桃花山訪劉仁甫的話。對着子平詳細問了一遍。子平又問從那裡去最近。老殘道從此地去怎樣走法。我却不知道。昔年是從省城順黃河。到平陰縣。出平陰縣。向西南三十里地。就到了山脚下了。進山就不能坐車。最好帶個小驢子。到那平坦的地方。就騎驢。稍微危險些。就下來走兩步。進山去有兩條大路。西峪裡走進有十幾里的光景。有座關帝廟。

那廟裏的道士。與劉仁甫常相往來的。你到廟裡打聽。就知道詳細了。那山裡關帝廟。有兩處。集東一個。集西一個。這是集西的一個關帝廟。車子平問得明白。遂各自歸房安歇去了。次日早起老殘出去雇了一輛騾車。將行李裝好。候申東造上衙門去稟辭。他就將前晚送來的那件狐裘。加了一封信。交給店家。說等申大老爺回店的時候。送上去。此刻不必送去。恐有舛錯。店裏掌櫃的。慌忙開了櫃房裏的木頭箱子。裝了進去。然後送老殘動身。上車逕往東昌府去了。無非是風餐露宿。兩三日工夫已到了東昌城內。找了一家乾淨車店住下。當晚安置停妥。次日早飯後。便往街上尋覓書店。尋了許久。始覓着一家小小書店。三間門面。半邊賣紙張筆墨。半邊賣書。遂走到賣書這邊櫃臺外坐下。問問此地行銷是些什麼書籍。那掌櫃的道。我們這東昌府文風最著名。的所管十縣地方。俗名叫做十美圖。無一縣不是家家富足。戶戶紆歌。所有這十縣用的書。皆是向小號來販。小號店在這裏後邊。還有棧房。還有作坊。許多書都是本店裡自雕板。不用到外路去販買的。你老貴姓。來此有何貴幹。老殘道我姓鐵。來此訪個朋友的。你這裡可有舊書嗎。掌櫃的道。有有有。你老要什麼罷。我們這兒多着呢。一面回

過頭來。指着書架子上。白紙條兒。數道你老瞧。這裡崇辨堂墨選。目耕齋初二三集。再古的還有那。八銘塾鈔呢。這都是講正經學問的。要是講雜學的。還有古唐詩合解。唐詩三百首。再要高古點。還有古文釋義。還有一部寶貝書呢。叫做性理精義。這書看得懂的。可就了不得了。老殘笑道。這些書我都不要。那掌櫃的道。還有。還有。那邊是陽宅三要。鬼撮腳。淵海子平。諸子百家。我們小號都是全的。濟南省城那是大地方。不用說若。要說黃河以北。就要算我們小號。是第一家大書店了。別的城池裡。都沒有專門的書店。大半在雜貨舖裏。帶賣書。所有方圓二三百里。學堂裏用的。三百千千都是在小號裡販得去的。一年要銷上萬本呢。老殘道。貴處行銷這三百千千。我到沒有見過。是部甚麼書。怎樣銷得這們多呢。掌櫃的道。嚶別哄我罷。我看你老很文雅。不能連這個也不知道。這不是一部書。三是三字經。百是百家姓。千是千字文。那一個千字呢。是千家詩。這千家詩。還算一半是冷貨。一年不過銷百把部。其餘三百千。就銷的廣了。老殘說難道。四書五經都沒有人買嗎。他說怎麼沒有人買呢。四書小號就有。詩書易三經。也有。若是要禮記。左傳呢。我們也可以寫信到省城裡捎去。你老來訪朋友。是那一家。

故意寫曹州府  
爲波令  
的餘度  
不閱者猜出

呢。老殘道是個柳小惠家。當年他老太爺做過我們的漕臺。聽說他家收藏的書極多。他刻了一部書名叫納書楹。都是宋元板書。我想開一開眼界。不知道有法。可以看得見嗎。掌櫃的道。柳家是俺門這兒第一個大人家。怎麼不知道呢。只是這柳小惠。柳大人。早已去世。他們少爺叫柳鳳儀。是個兩榜。那一部的主事。聽說他家書多的很。都是用大板箱裝着。只怕有好幾百箱子呢。堆在個大樓上。永遠沒有人去問他。有近房柳三爺是個秀才。長到我們這裡來坐坐。我問過他。你們家裡那些書。是些甚麼寶貝。可叫我們聽聽罷咧。他說我也沒有看見過。是甚麼樣子。我說難道就那們收着。不怕蛀蟲嗎。掌櫃的說到此處。只見外面走進一個人來。拉了拉老殘。說趕緊回去罷。曹州府裡來的差人。急等着你老說話呢。快點走罷。老殘聽了。說道。你告訴他等着罷。我略停一刻就回去了。那人道我在街上找了好半天了。俺掌櫃的着急的了不得。你老就早點回店罷。老殘道不要緊的。你既找着我。你就沒有錯兒了。你去罷。店小二去後。書店掌櫃的看了看。他去的遠了。慌忙低聲向老殘說道。你老店裡行李值多少錢。此地有靠得住的朋友嗎。老殘道我店裡行李也不值多錢。我此地亦無靠得住的朋友。你

問這話是甚麼意思呢。掌櫃的道曹州府。現是個王大人。這人很惹不起的。無論你有理沒理。只要他心裏覺得不錯。就上了站籠了。現在既是曹州府裏來的差人。恐怕不知是誰扳上你老了。我看是凶多吉少。不如趁此逃去罷。行李既不值多錢。就捨去了的好。還是性命要緊。老殘道不怕的。他能拿我當強盜嗎。這事我很放心。說着點點頭出了店門。街上迎面來了一輛小車。半邊裝行李。半邊坐人。老殘眼快看見喊道。那車上不是金二哥嗎。即忙走上前去。那車上人也跳下車來。定了定神。說道。噯呀。這不是鐵二哥嗎。你怎樣到此地。來做什麼的。老殘告訴了原委。就說你應該打尖了。就到我住的店裡去坐坐談談罷。你從那裡來。往那裡去。那人道這是甚麼時候。我已打過尖了。今天還要趕路程呢。我是從直隸回南。因家下有點事情。急於回家。不能就攔了。老殘道既是這們說。也不留你。只是請你略坐一坐。我要寄封信給劉大哥。託你捎去罷。說過。就向書店櫃台對面。那賣紙張筆墨的櫃台上。買了一枝筆。幾張紙。一個信封。借了店裡的硯臺。草草的寫了一封。交給金二。大家作了個揖。說恕不遠送了。山裡朋友見着。都替我問好。那金二接了信。便上了車。老殘也就回店去了。不知那曹州府來

的差人。究竟是否捉拿老殘。且聽下回分解。

前兩回。寫玉賢之酷烈至矣。此回却以逼民爲盜四字。總束前兩回爲玉賢定罪案。有逼民爲盜之人。卽不可無化盜爲民之人。惜乎老殘既不能見用於世。中東造亦僅一小小縣令。無從展其驥足。世道之所以日壞也夫。

中國拳法。係從印度傳來。可資考證。

此種拳法。日本謂之柔術。是體操中至精之術。較西洋體操高出數倍。世間尙有傳者。不龜手藥不知何人能物色之。

老殘遊記

上卷

第七章

新學  
子  
船

十四

PDG



## 第八章 桃花山下遇虎

### 柏樹雪峪中訪賢

話說老殘聽見店小二來告說。曹州府有差人來尋。心中甚爲詫異。難道玉賢竟拿我當強盜待嗎。及至步回店裏。見有一個差人趕上前來請了一個安。手中提了一個包袱。提着放在旁邊椅子上。向懷內取出一封信來。雙手呈上。口中說道。申大老爺請鐵老爺安。老殘接過信來一看。原來是申東造回寓。店家將狐裘送上。東造甚爲難過。繼思狐裘所以不肯受。必因與行色不符。因在估衣舖內。選了一身羊皮袍子。馬褂。專差送來。並寫明如再不收。便是絕人太甚了。老殘看罷笑了一笑。就向那差人說。你是府裏的差嗎。差人回說。是曹州府城武縣裏的壯班。老殘遂明白。方纔店小二是漏弔下三字了。當時寫了一封謝信。賞了來差二兩銀子盤費。打發去後。又住了兩天。方知這柳家書。確係關鎖在大箱子內。不但外人見不着。就是他族中人。亦不能得見。悶悶不樂。提起筆來。在牆上題一絕道。

滄葦遵王士禮居。藝芸精舍四家書。一齊歸入東昌府。深鎖嬋媛飽蠹魚。題罷唏噓了幾聲。也就睡了。暫且放下。却說那日東造到府署稟辭。與玉公見面。無非

本來布褂 狐裘不雅 鈴可縣當 觀州見老 年做事無 爺用事心 一平倒勝 子乃兄多 於矣兄多 多矣兄多 如觀李思 訓西川棧 道圖其布 局竦密設 色天然尤 竟過之胸 見作者邱 中具者邱 壑

勉勵些。治亂世用重刑的話頭。他姑且敷衍幾句也就罷了。玉公端茶送出。東造回到店裏。掌櫃的恭恭敬敬。將袍子一件。老殘信一封。雙手奉上。東造接來看過。心中悒悒不樂。適巾子平在旁邊問道。大哥何事不樂。東造便將看老殘身上著的。仍是棉衣。故贈以狐裘。並彼此辯論的話。述了一遍。道你看他臨走。到底將這袍子留下。未免太矯情了。子平道這事。大哥也有點失於檢點。我看他不肯有兩層意思。一則嫌這裘價值畧重。未便遽受。二則他受了也實無用處。斷無穿狐皮袍子。配上棉馬褂的道理。大哥既想畧盡情誼。宜叫人去覓一套。羊皮袍子馬褂。或布面子。或繭紬面子均可。差人送去。他一定肯收。我看此人並非矯飾作偽的人。不知大哥以爲何如。東造說很是很是。你就叫人照樣辦去。子平一面辦妥。差了個人送去。一面看着乃兄動身赴任。他就向縣裏要了車。輕車簡從的。向平陰進發。到了平陰。換了兩部小車。推着行李。在縣裡要了一匹馬。騎着。不過一早晨已經到了桃花山脚下。再要進去。恐怕馬也不便。幸喜山口有個村莊。只有打地舖的小店。沒法。暫且歇下。向村戶人家雇了一條小驢。將馬也打發回去了。打過尖。吃過飯。向山裡進發。才出村莊。見面前一條沙河。有一里多寬。却

玩山景而  
動詩興因  
凝神苦思  
走落澗內  
比王摩詰  
苦吟走入  
醋纒如何

都是沙。惟有中間一線河身。土人架了一個板橋。不過丈數長的光景。橋下河裏雖結滿了冰。還有水聲。從那冰下潺潺的流。聽着像似環佩搖曳的意思。知道是水流帶着小冰。與那大冰相撞。擊的聲音了。過了沙河。即是東峪。原來這山從南面迤邐北來。中間龍脉起伏。一時雖看不到。只是這左右兩條大峪。就是兩批長嶺。岡巒重沓。到此相交。除中壑不計外。左邊一條大谿河。叫東峪。右邊一條大谿河。叫西峪。兩峪裏的水在前面相會。並成一谿。左環右轉。灣了三灣。繞出谿口。出口後。就是剛纔所過的那條沙河了。子平進了山口。抬頭看時。只見不遠前面就是一片高山。像架屏風似的迎面豎起。土石相間。樹木叢雜。却當大雪之後。石是青的。雪是白的。樹上枝條是黃的。又有許多松栢是綠的。一叢一叢。如畫上點的苔一樣。騎着驢。玩着山景。實在快樂得極。思想做兩句詩。描摹這個景象。正在凝神。只聽壳鐸一聲。覺得腿膝裡一軟。身子一搖。竟滾下山澗去了。幸喜這路。本在澗旁走的。雖滾下去。尚不甚深。況且澗裡兩邊的雪。本來甚厚。只爲面上結了一層薄冰。做了個雪的包皮。子平一路滾着那薄冰。一路破着。好像從有彈鐵的褥子上滾下來似的。滾了幾步。就有一塊大石。將他攔住。所以一點沒

有碰傷。連忙扶着石頭立起身來。那知把雪到截了兩個一尺多深的窟窿。看那驢子。在上面。兩隻前蹄已經立起。兩隻後蹄還陷在路旁雪裡。不得動彈。連忙喊跟隨的人。前後一看。並那推行李的車子影響俱無。你道是甚麼緣故呢。原來這山路行走的人。本來不多。故那路上積的雪。比旁邊稍爲淺些。究竟還有五六寸深。驢子走來一步步的。不甚吃力。子平又貪看山上雪景。未曾照顧後面的車子。可知那小車輪子是要壓倒地上。往前推的。所以積雪的阻力。顯得很大。一人推着。一人挽着。尙走得不快。本來去驢子已落後有半里多路了。申子平陷在雪中。不能舉步。只好忍着性子。等小車子到。約有半頓飯工夫。車子到了。大家歇下來。想法子。下頭人固上不去。上頭的人也下不來。想了半天。說只好把捆行李的繩子。解下兩根。接續起來。將一頭放了下去。申子平自己繫在腰裏。那一頭上邊四五個人。齊力收繩。方纔把他吊了上來。跟隨人替他。把身上雪撲了又撲。然後把驢子牽來。重復騎上。漫漫的行。這路雖非羊腸小道。然忽而上高。忽而下低。石頭路徑。冰雪一凍。異常的滑。自飯後一點鐘起身。走到四點鐘。還沒有十里地。心裏想道。聽村莊上人說。到山集不過十五里地。然走了三個鐘頭。纔走

了一半。冬天日頭本容易落。況又是個山裏。兩邊都有嶺子遮着。愈黑得快。一面走着。一面的算。不知不覺那天已黑下來了。勒住了驢繩。同推車子商議道。看看天已黑下來了。大約還有六七里地呢。路又難走。車子又走不快。怎麼好呢。車夫道那也沒有法子。好在今兒是個十三日。月亮出得早。不管怎麼。總要趕到集上去。大約這荒僻山徑。不會有強盜。雖走晚些到也不怕他。子平道強盜雖沒有。倘或有了。我也無多行李。狼不怕他。拿就拿去。也不要緊。實在可怕的。是豺狼虎豹。天晚了。倘若出來個把。我們就壞了。車夫說。這山裏虎到不多。有神虎管着。從不傷人。只是狼多些。聽見他來。我們都拿根棍子在手裏。也就不怕他了。說着走到一條橫澗跟前。原是本山的一支小瀑布。歸谿河的。瀑布冬天雖然乾了。那冲的一條山溝。尚有兩丈多深。約有二丈多寬。當面隔住。一邊是陡山。一邊是深峪。更無別處好繞。子平看見如此景象。心裏不禁作起慌來。立刻勒住驢頭。等那車子走到。說可了不得。我們走差了路。走到死路上了。那車夫把車子歇下。喘了兩口氣。說不能不能。這條路影。一順來的。並無第二條路。不會差的。等我前去看看。該怎麼走。朝前走了幾十步。回來說。路到是有。只是不好走。你老下

山景雪景  
一路寫來  
如展畫圖

驢罷。子平下來牽了馱。依着走到前面。看時原來轉過大石。靠裏有人架了一條石橋。只是此橋。僅有兩條石柱。每條不過一尺一二寸寬。兩柱又不緊相黏靠。當中還罅着幾寸寬。一個空當兒。石下又有一層冰。滑溜滑溜的。子平道。可嚇煞我了。這橋怎麼過法。一滑腳就是死。我真沒有這個膽子走。車夫大家看了。說不要緊。我有法子。好在我們穿的都是蒲草毛窩。脚下狠把滑的。不怕他。一個人道。等我先走一躺試試。遂跳竄跳竄的走過去了。嘴裏還喊着好走好走。立刻又走回來說。車子却沒法推。我們四個人抬一輛。作兩輪抬過去罷。申子平道。車子抬得過去。我却走不過去。那馱子又怎樣呢。車夫道。不怕的。且等我們先把你老扶過去。別的你就不用管了。子平道。就是有人扶着我。也是不敢走。告訴你說罷。我兩條腿已經軟了。那裏還能走路呢。車夫說。那們也有辦法。你老大總睡下來。我們兩個人抬頭。兩個人抬腳。把你老抬過去。何如。子平說。不妥不妥。又一個車夫說。還是這樣罷。解根繩子。你老拴在腰裏。我們夥計一個在前頭挽着一個繩頭。一個夥計在後頭。挽着一個繩頭。這個樣走。你老膽子一壯。腿就不軟了。子平說。只好這樣。於是先把子平照樣。扶掖過去。隨後又把兩輛車子抬了過

虎眼光映着  
月視人已耽  
而奪人魄經  
足奪人要鳴  
却偏聲將  
身的衆人一  
衆人縮對撲

去。到是一個馱死不肯走。費了許多事。仍是把他眼睛蒙上。一個人牽。一個人打。纔混了過去。等到忙定。歸了那滿地已經都是樹影子。月光已經很亮的了。大家好不容易。將危橋走過。歇了一歇。吃了袋烟。再望前進。走了不過三四十步。聽得遠遠鳴鳴的兩聲。車夫道虎叫虎叫。一頭走着。一頭留神聽着。又走了數十步。車夫將車子歇下。說老爺你別騎馱了。下來罷。聽那虎叫從西邊來。越叫越近了。恐怕是要到這路上來。我們避一避罷。儼到了跟前。就避不及了。說着子平下了馱。車夫說。咱們捨弔這個馱子。喂他罷。路旁有個小松。他把驢子繩拴在小松樹上。車子就放在驢子旁邊。人却倒廻走了數十步。把子平藏在一處石壁縫裏。車夫有躲在大石脚下。用些雪。把身子遮了的。有兩個車夫。盤在山坡高樹枝上的。都把眼睛朝西面看着。說時遲那時快。只見西邊嶺上月光之下。竄上一個物件。來到了嶺上。又是鳴的一聲。只見把身子往下一探。已經到了西澗邊了。又是鳴的一聲。這裡的人。又是冷。又是怕。止不住格格價亂抖。還用眼睛看着那虎。那虎既到西澗。却立住了脚。眼睛映着月光。灼亮。灼亮。並不朝着驢子看。却對着這幾個人。又鳴的一聲。將身子一縮。對着這邊撲過來了。這時候。山裡本來



乘風過處樹葉不亂落。衆人不死。將衆虎亦惡作劇矣。

老殘遊記 上卷 第八章

八

無風。却聽得樹梢上。呼呼地響。樹上殘葉漱漱落地。人面上冷氣棱棱地割。這幾個人早已嚇得魂飛魄散了。大家等了許久。却不見虎的動靜。還是那樹上的車夫膽大。下來喊衆人道出來罷。虎去遠了。車夫等人次第出來。方纔從石壁縫裏。把子平拉出。已經嚇得呆了。過了半天。方能開口說話。問道。我們是死的。是活的。哪車夫道虎過去了。子平道虎怎樣過去的。一個人沒有傷麼。那在樹上的車夫道。我看他從澗西沿過來。的時候。只是一穿。彷彿像鳥兒似的。已經到了這邊了。他落腳的地方。比我們這樹稍還高着七八丈呢。落下來之後。又是一縱。已經到了這東嶺上邊。鳴的一聲向東去了。子平聽了。方纔放下心來。說我這兩隻腳。還是稀軟稀軟。立不起來。怎樣是好。衆人道。你老不是立在這裏呢嗎。子平低頭一看。纔知道。自己並不是坐着。也笑了。說道。我這身子。真不聽我調度了。於是衆人攙着。勉強移步。走了約數十步。方纔活動。可以自主。歎了一口氣道。命雖不送在虎口裡。這夜裏。若再遇見剛纔那樣的橋。斷不能過。肚裏又饑。身上又冷。活凍也凍死了。說着。走到小樹旁邊。看那驢子。也是伏在地下。知是被那虎叫。嚇的如此。跟人把驢子拉起。把子平扶上驢子。漫漫價走。轉過一個石嘴。忽

見前面一片燈光。約有許多房子。大家喊道。好了。好了。前面到了。集鎮了。只此一聲。人精神震動。不但人行。脚下覺得輕了許多。即驢子。亦不似從前畏難苟安的行動。那消片刻工夫。已到燈光之下。原來並不是個集鎮。只有幾家人家。住在這山坡之上。因山有高下。故看出如層樓疊榭一般。到此大家商議。斷不再走。硬行敲門求宿。更無他法。當時走近一家。外面係虎皮石砌的牆。一個牆門。裏面房子。看來不少。大約總有十幾間的光景。于是車夫上前扣門。扣了幾下。裏面出來一個老者。鬚髮蒼然。手中持了一枝燭臺。燃了一枝白蠟燭。口中問道。你們來做甚麼的。申子平急上前。和顏悅色的把原委說了一遍。說道。明知並非客店。無奈從人萬不能行。要請老翁行個方便。那老翁點點頭道。你等一刻。我去問我們姑娘去。說着門也不關。便進裡面去了。子平看了。心下十分詫異。難道這家人家。竟無家主嗎。何以去問姑娘。難道是個女孩兒當家嗎。既而想道。錯了。錯了。想必這家是個老太太做主。這個老者。想必是他的姪兒。姑娘者。姑母之謂也。理路甚是。一定不會錯了。霎時。只見那老者。隨了一個中年漢子出來。手中仍拿燭台。說聲請客人裏面坐。原來這家進了牆門。就是一平五間房子。門在中間。

十七八歲  
的女子  
妝服  
靜大雅  
夜見客  
文明可想

門前台階。約有餘級。中年漢子。手持燭台。照着申子平上來。子平吩咐車夫等。在院子裏。略站一站。等我進去看了情形。再招呼你們。子平上得台階。那老者。立於堂中。說道。北邊有個坦坡。叫他們把車子推了。驢子牽了。由坦坡進這房子來罷。原來這是個朝西的大門。衆人進得房來。是三間廠屋。兩頭各有一間隔斷了的。這廠屋北頭。是個炕。南頭空着。將車子同驢安置南頭。一衆五人安置在炕上。然後老者。問了子平名姓。道。請客人裏邊坐。於是過了穿堂。就是台階。上去有塊平地。都是栽的花木。映着月色。異常幽秀。且有一陣陣幽香。清沁肺腑。向北乃是三間。朝南的精舍。一轉俱是迴廊。用帶皮衫木。做的欄柱。進得房來。上面掛了四盞紙燈。斑竹扎的。甚爲靈巧。兩間廠着。一間隔斷。做個房間的樣子。桌椅几案。布置極爲妥協。房間挂了一幅褐色布門簾。老者到房門口。喊了一聲姑娘。那姓申的客人進了來。却看門簾掀起。裏面出來一個十八九歲的女子。穿了一身布服。二藍褂子。青布裙兒。相貌端莊。瑩靜。明媚閑雅。見客福了一福。子平慌忙長揖答禮。女子說。請坐。卽命老者。趕緊的做飯。客人餓了。老者退去。那女子道。先生貴姓。來此何事。子平便將奉家兄命。特訪劉仁甫的話。說了一遍。那女子道。

乃父既知  
此令預備  
些酒飯款  
待其路必  
受驚嚇上  
寅將軍之  
惡作劇直  
令人擔當  
不起

劉先生。當初就住這集東邊的。現在已搬到柏樹峪去了。子平問。柏樹峪在甚麼地方。那女子道。在集西。有三十多里的光景。那邊路北這邊更僻。愈加不好走了。家父前日退值回來。告訴我們說。今天有位遠客來此。路上受了點虛驚。吩咐我們遲點睡。預備些酒飯。以便款待。並說簡慢了尊客。千萬不要見怪。子平聽了。驚訝之至。荒山裏面。又無衙署。有什麼值日。退值。何以前天就會知道呢。這女子何以如此大方。豈古人所謂。有林下風範的。就是這樣嗎。到要問個明白。不知巾子平。能否察透這女子形蹟。且聽下回分解。

唐子畏畫虎。不及施耐菴說虎。唐子畏畫的是死虎。施耐菴說的是活虎。施耐菴說虎。不及百鍊生說虎。施耐菴說的是凡虎。百鍊生說的是神虎。這女子。人耶。鬼耶。仙耶。魅耶。我甚盼望。下一回早日出書矣。

---

老殘遊記

上卷

第八章

新學  
子船

第九章 一客吟詩負手面壁 三人品茗促膝談心

話說申子平正在凝思。此女子舉止大方。不類鄉人。況其父在何處退值。正欲詰問。只見外面簾子動處。中年漢子已端進一盤飯來。那女子道。就擱在這西屋炕桌上罷。這西屋靠南窗。原是一個磚砌的暖炕。靠窗設了一個長炕几。兩頭兩個短炕几。當中一個正方炕桌。桌子三面好坐人的。西面牆上是個大圓月洞。窗子正中鑲了一塊玻璃窗。前設了一張書案。中堂雖未隔斷。却是一個大落地罩。那漢子已將飯食列在炕桌上。却只是一盤饅頭。一壺酒。一罐小米稀飯。到有四肴小菜。無非山蔬野菜之類。並無葷腥。女子道。先生請用飯。我少停就來。說着便向東房裡去了。子平本來頗覺饑寒。於是上炕。先飲了兩杯酒。隨後吃了幾個饅頭。雖是蔬菜。却清香滿口。比葷菜更爲適用。吃過饅頭。喝了稀飯。那漢子舀了一盆水來。洗過臉。立起身來。在房內徘徊徘徊。舒展肢體。擡頭看見北牆上。挂着四幅。大屏草書。寫得龍飛鳳舞。出色驚人。下面却是雙欸。上寫着。西峰柱史正非。下寫着。黃龍子呈稿。草字雖不能全識。也可十得八九。仔細看去。原來是六首七絕詩。非佛。非仙。咀嚼起來。到也有些意味。既不是寂滅虛無。又不

此詩非僧  
非道然中  
含仙氣決  
非俗人所

猶是山陰  
來時氣動  
森之魄此  
人則隔絕  
時則如真  
塵境真如  
仙情隨景  
移也

是鉛汞龍虎。看那月洞窗下書案上。有現成的紙筆。遂把幾首詩抄下來。預備帶回衙門去。當新聞紙看你。道是怎樣個詩。請看。詩曰。

曾拜瑤池九品蓮。希夷授我指元篇。光陰荏苒真容易。回首滄桑五百年。  
紫陽屬和翠虛吟。傳響空山霹靂琴。剎那未除人我相。天花黏滿護身雲。  
情天慾海足風波。渺渺無邊是愛河。引作園中功德水。一齊都種曼陀羅。  
石破天驚一鶴飛。黑漫漫夜五更雷。自從三宿空桑後。不見人間有是非。  
野馬塵埃晝夜馳。五蟲百卉互相吹。偷來鷺嶺涅槃樂。換取壺公杜德機。  
菩提葉老法華新。南北同傳一點燈。五百天童齊得乳。香化供奉小夫人。

子平將詩抄完。回頭看那月洞。窗外月色又清。又白。映着那層層疊疊的山。一步高一步的上去。真是仙境。迥非凡俗。此時覺得并無一點倦容。何妨出去。上山閒步。一回。豈不更妙。纔要動脚。又想到。這山不就是我們剛纔來的那山嗎。這月不就是剛纔踏的那月嗎。爲何來的時候。便那樣的陰森慘淡。令人怵魄動心。此刻山月依然。何以令人心曠神怡呢。就想到王右軍說的情隨境遷。感慨係之矣。真正不錯。低徊了一刻。也想



以詩句之  
非釋非道  
引出其人  
却是俗裝  
以此插入

做兩首詩。只聽身後邊嬌滴滴的聲音說道飯用過了罷。怠慢得很。慌忙轉過頭來。見那女子。又換了一件。淡綠印花布棉襖。青布大腳褲子。愈顯得眉似春山。眼如秋水。兩腮醺厚。如帛裹朱。從白裏隱隱透出紅來。不似時下南北的打扮。用那胭脂塗得同猴子屁股一般。口頰之間若帶喜笑。眉眼之際。又頗似振鈴。真令人又愛。又敬。女子說道。何不請炕上坐。暖和些。於是彼此坐下。那老蒼頭進來問姑娘道。申老爺行李放在什麼地方呢。姑娘說。太爺前日去時。吩咐就在這裏間。太爺榻上睡。行李不用解了。跟隨的人都吃過飯了嗎。你叫他們早點歇罷。馮子悞了沒有。蒼頭一一答應。說都齊備妥協了。姑娘又說。你煮茶來罷。蒼頭連聲應是。子平道。塵俗身體。斷不敢在此地下榻。來時見前面有個大炕。就同他們一道睡罷。女子說。無庸過謙。此是家父吩咐的。不然我一個山鄉女子。也斷不擅自迎客。子平道。蒙惠過分。感謝已極。只是還不曾請教貴姓。尊大人是做何處的官。在何處值日。女子道。敝姓涂氏。家父在碧霞宮上值。五日一班。合計半月在家。半月在宮。子平問道。這屏上詩是何人做的。看來只怕是個仙家罷。女子道。是家父的朋友。常來此地閒談。就是去年在此地寫的。這個人。也是個不衫不履。

三教議論 既無痕跡 又無靈驗 筆墨之靈 真令五體 三教比子 三教舖子 貨物雖異 而財若之 法則同夥 計三舖內 換主顧家 進舖仍是 認其招牌 不能因其 舖夥而遂 易其招牌 也其教門 較大故極 公道如大 字號然釋 偽貨雖略 道門面略 小故雖售 出上等貨

的人。與家父最爲相契。子平道。這人究竟是個和尚。還是個道士。何以詩上。又像道家的話。又有許多佛家的典故呢。女子道。既非道士。又非和尚。其人也是俗裝。他常說儒釋道三教。譬如三個舖面。掛了三個招牌。其實都是賣的雜貨。柴米油鹽。都是有的。不過儒家的舖子大些。佛道的舖子小些。皆是無所不包的。又說。凡道總分兩層。一個叫道面子。一個叫道裡子。道裏子都是同的。道面子就各有分別了。如和尚剃了頭。道士挽了個髻。叫人一望而知。那是和尚。那是道士。倘若叫那和尚留了頭。也挽個髻子。披件鶴氅。道士剃了髮。着件袈裟。人又要顛倒呼喚起來了。難道眼耳鼻舌。不是那個用法嗎。又說道面子。有分別。道裏子實是一樣的。所以這黃龍先生。不拘三教。隨便吟咏的。子平道。得聞至論。佩服已極。只是既然三教。道裡子都是一樣。在下愚蠢得極。到要請教。這同處在甚麼地方。異處在甚麼地方。何以又有大小之分。儒教最大。又大在甚麼地方。敢求指示。女子道。其同處。在誘人爲善。引人處於大公。人人好公。則天下太平。人人營私。則天下大亂。惟儒教。公到極處。你看孔子一生。遇了多少異端。如長沮桀溺。荷蕢丈人等類。均不十分佩服孔子。而孔子反讚揚他們不置。是其公處。是其大處。所

耳聞將物  
以難下而  
欺於色不  
人其者免

以說。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若佛道兩教。就有了褊心。惟恐後世人。不崇奉他的教。所以說出許多。天堂地獄的話來。嚇唬人。這還是勸人行善。不失爲公。甚則說崇奉他的教。就一切罪孽消滅。不崇奉他的教。就是魔鬼入宮。死了必下地獄等辭。這就是私了。至於外國一切教門。更要爲爭教興兵接戰。殺人如麻。試問與他的初心。合不合呢。所以就愈小了。若回回教說。爲教戰死的血光。如玫瑰紫的寶石一樣。更騙人到極處。只是儒教。可惜失傳已久。漢儒拘守章句。反遺大旨。到了唐朝直沒人提及。韓昌黎是個通文。不通道的脚色。胡說亂道。他還要做篇文章。叫做原道。真正原到道反面去了。他說君不出令。則失其爲君。民不出粟米絲麻以奉其上。則誅。如此說去。那桀紂狠會出令的。又狠會誅民的。然則桀紂之爲君。是而桀紂之民全非了。豈不是是非顛倒嗎。牠却又要關佛老。倒又與和尚做朋友。所以後世學儒的人。學得孔孟的道理。太費事。不如弄兩句。關佛老的口頭禪。就算是聖人之徒。豈不省事。弄的朱夫子也。出不了這個範圍。只好據韓昌黎的原道去改孔子的論語。把那攻乎異端的。攻字。百般扭捏。究竟總說不圓。却把孔孟的儒教。被宋儒弄的小。而又小。以至於絕了。子平聽說。肅然起敬道。

聖人之意 只要與此 爲善願不 公心端同 責異如述 道不作竊 而不好信 而如我老 比可以見 彭可以若 其旨矣之 存異同好 見則有之 惡之君子 謂之何子 不黨不言 聖人言情 言禮不言 理一段引 詩證之以 見聖人之

與君一夕話。勝讀十年書。真是聞所未聞。只是還不懂。長沮桀溺。倒是異端。佛老倒不是異端。何故。女子道。皆是異端。先生要知異字。當不同講。端字當起頭講。執其兩端。是說執其兩端的意思。若異端。當邪教講。豈不兩端要當杆杈教講。執其兩端。便是抓住了他個杆杈教呢。成何話說呀。聖人意思。殊途不妨同歸。異曲不妨同工。只要他爲誘人爲善。引人爲公起見。都無不可。所以叫做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若只是爲攻訐起見。初起尙只攻佛。攻老。後來朱陸異同。遂操同室之戈。併是祖孔孟的。何以朱之子孫。要攻陸。陸之子孫。要攻朱呢。此之謂失其本心。反被孔子斯害也已。四個字。定成鐵案。子平聞了。連連讚歎。說今日幸見姑娘。如對明師。但是宋儒錯會聖人意旨的地方。也是有的。然其發明正教的功德。亦不可及。卽如理欲二字。主敬存誠等字。雖皆是古聖之言。一經宋儒提出。後世實受惠不少。人心由此而正。風俗由此而醇。那女子嫣然一笑。秋波流媚。向子平睇了一眼。子平覺得。翠眉含嬌。丹唇啟秀。又似有一陣幽香。沁入肌骨。不禁神魂飄蕩。那女子伸出一隻白如玉。軟如棉的手來。隔着炕桌子。握着子平的手。握住了之後。說道。請問先生。這個時候。比你少年在書房裏。貴業師。握住你

誠心正意  
貴毋自欺  
如必欲滅  
絕情欲  
制強持則  
將人人口  
是心非誠  
奚云乎哉

談能即速  
漱口以爲  
無端談了  
道學腐臭  
氣沾汚齒  
牙姑娘處  
已勿乃太  
高乎

手。朴作教刑的時候何如。子平默無以對。女子又道。憑良心說。你此刻愛我的心。比愛貴業師何如。聖人說的。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孔子說。好德如好色。孟子說。食色性也。子夏說。賢賢易色。這好色。乃人之本性。宋儒要說。好德不好色。非自欺而何。自欺。欺人。不誠極矣。他偏要說存誠。豈不可恨。聖人言情。言禮。不言理。欲刪詩以關雎爲首。試問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求之不得。至於輾轉反側。難道可以說這是天理。不是人欲嗎。舉此可見聖人決不欺人處。關雎序上說道。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是不期然而然的境界。卽如今夕嘉賓惠臨。我不能不喜發乎情也。先生來時甚爲困憊。又歷多時。宜更憊矣。乃精神煥發。可見是狠喜歡。如此亦發乎情也。以少女中男。深夜對坐。不及亂言。止乎禮義矣。此正合聖人之道。若宋儒之種種欺人。口難罄述。然宋儒固多不是。然尙有是處。若今之學宋儒者。直鄉愿而已。孔孟所深惡而痛絕者。也。話言未了。蒼頭送上茶來。是兩個舊瓷茶碗。淡綠色的。茶纔放在桌上。清香已竟撲鼻。只見那女子接過茶來。嗽了一回口。又嗽一回。都吐向炕池之內去。笑道。今日無端談到道學。先生令我腐臭之氣。露汚牙齒。此後只許談風月矣。子平連聲諾諾。却端起

茶碗呷了一口。覺得清爽異常。嚥下喉去。覺得一直清到胃腕裏。那舌根左右。津液汨汨價翻上來。又香又甜。連喝兩口。似乎那香氣。又從口中反竄到鼻子上去。說不出來的好受。問道。這是什麼茶葉。爲何這們好吃。女子道。茶葉也無甚出奇。不過本山上出的野茶。所以味是厚的。却虧了這水。是汲的東山頂上的泉。泉水的味。愈高愈美。又是用松花作柴。沙瓶的煎。三合其美。所以好了。尊處吃的。都是外間賣的茶葉。無非種茶。其味必薄。又加以水火俱不得法。味道自然差的。只聽窗外有人喊道。璵姑今日有佳客。怎不招呼我一聲。女子聞聲。連忙立起。說龍叔怎樣。這時候會來。說着只見那人已經進來。着了一件深藍布。百衲大棉袄。科頭。不束帶。亦不着馬褂。有五十來歲光景。面如渥丹。鬚髯漆黑。見了子平。拱一拱手。說申先生來了多時了。子平道。到有兩三個鐘頭了。請問先生貴姓。那人道。隱姓埋名。以黃龍子爲號。子平說。萬幸萬幸。拜讀大作已經許久。女子道。也上炕來坐罷。黃龍子遂上炕。至炕桌裡面坐下。說璵姑。你說請我吃筍的呢。筍在何處。拿來我吃。璵姑道。前些時到想挖去的。偶然忘記。被滕六公佔去了。龍叔要吃。自去找滕六公。商量罷。黃龍子仰天大笑。子平向女子道。不敢冒犯。這璵姑



二字。想必是大名罷。女子道。小名叫。仲璵。家姊。伯璠。故叔伯輩。皆自小喊慣的。黃龍子向子平道。申先生困不困。如其不困。今夜良會。可以不必早睡。明天遲遲起來最好。栢樹峪地方路極險峻。很不好走。又有這場大雪。路影看不清楚。跌下去有性命之憂。劉仁甫。今天晚上檢點行李。大約明日午牌時候。可以到集上關帝廟。你明天用過早飯。動身正好相遇了。子平聽說大喜。說道。今日得遇諸仙。三生有幸。請教上仙。誕降之辰。還是在唐。宋。黃龍子又大笑道。何以知之。答尊作明說。回首滄桑五百年。可知斷不止五六百歲了。黃龍子道。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此鄙人之遊戲筆墨耳。公直當桃花源記讀可矣。就舉起茶杯。品那新茶。璵姑。見子平杯內茶已將盡。就持小茶壺。代爲斟滿。子平連連欠身道。不敢。亦舉起杯來。詳細品量。却聽窗外遠遠。唔了一聲。那窗紙微覺颯颯價動。屋塵簌簌價落。想起方纔路上光景。不覺毛骨森竦。勃然色變。黃龍道。這是虎嘯。不要緊的。山家看着此種物事。如你們城市中人看驟馬一樣。雖知他會踢人。却不怕他。因爲相習已久。知他傷人。也不是常有的事。山上人與虎相習。尋常人固避虎。虎也避人。故傷害人。也不是常有的事。不必怕他。子平道。聽這聲音。離此尙遠。何以



龍不離水，虎不離山。勢離則敗，勢離則敗。誠欺是侮，誠欺是侮。至可做官，至可做官。裡邊發威，裡邊發威。說外半句，說外半句。不離山水，不離山水。理其言山，理其言山。不離山水，不離山水。謂善生理，謂善生理。以五首喻，以五首喻。桑疑其百，桑疑其百。而於唐乃，而於唐乃。降平勿，降平勿。子泥嘯而，子泥嘯而。過虎嘯而，過虎嘯而。回想路不，回想路不。之景變，之景變。禁然變，禁然變。

窗紙竟會震動。屋塵竟會下落呢。黃龍道。這就叫做虎威。因四面皆山。故氣常聚。一聲虎嘯。四山皆應。在虎左右二三十里。皆是這樣。虎若到了平原。就無這個威勢了。所以古人說。龍若離水。虎若離山。便要受人狎侮的。卽如朝廷裡做官的人。無論爲了甚麼難。受了甚麼氣。只是回家來對著老婆孩子發發標。在外邊決不敢發半句硬話。也是不敢離了那個官。同那虎不敢去山。龍不敢失水的道理是一樣的。子平連連點頭。說不錯。是的。只是我還不明白。虎在山裏。爲何就有這大的威勢。是何道理呢。黃龍子道。你沒有念過千字文麼。這就是空谷傳聲。虛堂習聽的道理。虛堂就是個小空谷。空谷就是個大虛堂。你在這門外放過大爆竹。要響好半天呢。所以山城的雷。比平原的響好幾倍。也是這個道理。說完。轉過頭來。對女子道。與姑我多日不聽你彈琴了。今日難得有嘉客在此。何妨取來彈一曲。連我也沾光聽一回。與姑道。龍叔這是何苦來。我那琴如何彈得。惹人家笑話。申公在省城裏彈好琴的多着呢。何必聽我們這個鄉裏迂鼓。到是我去取瑟來。龍叔鼓一調瑟罷。還稀罕點兒。黃龍子說。也能也罷。就是我鼓瑟。你鼓琴罷。搬來搬去。也狠費事。不如竟到你洞房裡去彈罷。好在家女兒。比不得衙

色可爲驚  
弓之鳥與  
山上人即  
虎相習恐  
也。不。甚。誠  
懼此虎。多  
然。蓋。虎。爲  
以。性。畜。不  
食。不。至。十  
分。飢。餓。不  
肯。傷。人。也  
山中。人。習  
知。虎。性。故  
膽。亦。壯。耳

門裡小姐。房屋是不准人到的。說罷便走下炕來。穿了鞋子。持了燭。對子平揮手說。請裏面去坐。璵姑引路。璵姑果然下了炕。接燭先走。子平第二。黃龍第三。走過中堂。揭開了門簾。進到裏間。是上下兩個榻。上榻設了衾枕。下榻堆積着書畫。朝東一個窗戶。窗下一張方桌。上榻面前有個小門。璵姑對子平道。這就是家父的臥室。進了榻旁小門。彷彿迴廊似的。却有窗軒。地下駕空鋪的木板。向北一轉。又向東一轉。朝北朝東俱有玻璃窗。北窗看着離山很近。一片峭壁。穿空而上。朝下看像甚深似的。正要前進。只聽得礮霍落幾聲。彷彿山倒下來價響。脚下震震搖動。子平嚇得魂不附體。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詩在郭璞曹唐之間。文合留仙西河而一。

老殘遊記

上卷

第九章



洞裡陳設極其古雅。作者心思至巧。一至此處。如虎嘯。非是驚心動魄。

## 第十章 驪龍雙珠光照琴瑟

犀牛一角聲叶笙篴

話說子平聽得。天崩地塌。一聲。脚下震震搖動。嚇得魂不附體。怕是山倒下來。黃龍子在身後說道。不怕的。是這山上的凍雪。被泉水漱空了。滾下一大塊來。夾冰夾雪。所以有這大的聲音。說着又朝向北一轉。便是一個洞門。這洞不過有兩間房大。朝外半截。窗臺上面安着窗戶。其餘三面俱斬平雪白。頂是圓的。像城門洞的樣子。洞裏陳設甚簡。有幾張樹根的坐具。却是七大八小的不勻。又都是磨得絹光。几案也全是古藤天生的。不方不圓。隨勢製成。東壁橫了一張枯槎獨睡榻子。設着衾枕。榻旁放了兩三個黃竹箱子。想必是盛衣服什物的了。洞內並無燈燭。北牆上嵌了兩個滴圓夜明珠。有巴斗大小。光色發紅。不甚光亮。地下鋪着地毯甚厚軟。微覺有聲。榻北立了一個曲尺形書架。放了許多書。都是草訂。不曾切過書頭的。雙夜明珠中間。挂了幾件樂器。有兩張瑟。兩張琴。是認得的。還有些不認得的。與姑到得洞裏。將燭臺吹息。放在窗戶臺上。方纔坐下。只聽外面晤晤價七八聲。接連又許多聲。窗紙却不震動。子平說道。這山裏怎樣這們多的虎。與姑笑道。鄉裡人進城樣樣不識。得被人家笑話。你城裡人下鄉。

却也是樣樣不識得。恐怕也有人笑你。子平道。你聽外面咕咕價叫的。不是虎嗎。璵姑說這是狼嗥。虎那有這們多呢。虎的聲音長。狼的聲音短。所以虎名爲嘯。狼名爲嗥。古人下字眼都是有斟酌的。黃龍子移了兩張小長几。摘下一張琴。一張瑟來。璵姑也移了三張凳子。讓子平坐了一張。彼此調了一調弦。同黃龍各坐了一張凳子。絃已調好。璵姑與黃龍商酌了兩句。就彈起來了。初起不過輕挑漫剔。聲響悠柔。一段以後。散泛相錯。其聲清脆。兩段以後。吟揉漸多。那瑟之句。挑夾縫中。與琴之綽注相應。粗聽若彈琴鼓瑟。各自爲調。細聽則如珠鳥一雙。此唱彼和。問來答往。四五段以後。吟揉漸少。雜以批拂蒼蒼。涼涼磊磊落落。下指甚重。聲韻繁興。六七八段間。以曼衍愈轉愈清。其調愈逸。子平本會彈十幾調琴。所以聽得入彀。因爲瑟是未曾聽過。格外留神。那知瑟的妙用。也在左手。看他右手發聲之後。那左手進退揉頓。其餘音也就隨着猗猗靡靡。真是聞所未聞。初聽還在算計他的指法。調頭。既而便耳中有音。口中無指。久之耳目俱無。覺得自己的身體飄飄蕩蕩。如隨長風浮沉於雲霞之際。久之又久。心身俱忘。如醉如夢。於恍惚杳冥之中。鏗鏘數聲。琴瑟俱息。乃通見聞。人亦警覺。欠身而起。說道。此曲

妙到極處。小子也曾學彈過兩年。見過許多高手。從前聽過孫琴秋先生彈琴。有漢宮秋一曲。以爲絕非凡響。與世俗的不同。不想今日得聞此曲。又高出孫君漢宮秋數倍。請教叫什麼曲名。有譜沒有。璵姑道。此曲名叫海水天風之曲。是從來沒有譜的。不但此曲爲塵世所無。卽此彈法亦山中古調。非外人所知。你們所彈的皆是一人之曲。如兩人同彈此曲。則彼此宮商皆合而爲一。如彼宮。此亦必宮。彼商。此亦必商。斷不敢爲羽爲徵。卽使三四人同鼓。也是這樣。實是同奏並非合奏。我們所彈的曲子。一人彈。與兩人彈。迥乎不同。一人彈的名自成之曲。兩人彈則爲合成之曲。所以此宮彼商。彼角此羽。相協而不相同。聖人所謂。君子和而不同。就是這個道理。和之一字。後人誤會久矣。當時璵姑立起身來。向西壁有個小門。開了門。對着大聲喊了幾句。不知甚話。聽不清楚。看黃龍子亦立起身。將琴瑟懸在壁上。子平於是也立起。走到壁間。仔細看那夜明珠。到底甚麼樣子。以便回去誇耀於人。及走至珠下。伸手一摸。那夜明珠却甚熱。有些烙手。心裡詫異道。這是甚麼道理呢。看黃龍子琴瑟已俱挂好。卽問道。先生。這是什麼。笑答道。驪龍之珠。你不認得嗎。問驪珠怎樣會熱呢。答這是火龍所吐的珠。自然熱。

的子平說。火龍珠。那得如此一樣大的一對呢。雖說是火龍。難道永遠這們熱麼。笑答道。然則我說的話。先生有不信的意思了。既不信我。就把這熱的道理開給你看。說着便向那夜明珠的旁邊。有個小銅鼻子。一拔那珠子。便像一扇門似的。張開來了。原來是個珠壳。裡面是狠深的油池。當中用棉花線捲的個燈心。外面用千層紙做的個燈筩。上面有個小烟囪。從壁子上出去。上頭有許多的黑煙。同洋燈的道理一樣。却不及洋燈精緻。所以不免有黑烟上去。看過也就笑了。再看那珠壳。原來是用大螺蚌殼磨出來的。所以也不及洋燈光亮。子平道與其如此。何不買個洋燈。豈不省事呢。黃龍子道。這山裡那有洋貨舖呢。這油就是前山出的。與你們點的洋油。是一樣物件。只是我們不會製造。所以總嫌他濁光也不足。所以把他嵌在壁子裡頭。說過便將珠壳關好。依舊是兩個夜明珠。子平又問這地毯是什麼做的呢。答俗名叫做蓑草。因為可以做蓑衣用。故名將這蓑草半枯時采來。晾乾劈成細絲。和麻織成的。這就是墾姑的手工。山地多潮濕。所以先用雲母鋪了。再加上這蓑毯。人就不受病了。這壁上也是雲母粉和着紅色膠泥塗的。既禦潮濕。又避寒氣。却比你們所用的石灰好得多呢。子平又看



壁上懸着一物。像似彈棉花的弓。却安了無數的絃。知道必是樂器。就問叫甚名字。黃龍子道。名叫箜篌。用手撥撥。也不甚響。說道我們從小讀詩題目裡。就有箜篌。引却不。知道是這個樣子。請先生彈兩聲。以廣見聞。何如。黃龍道。單彈沒有甚麼意味。我看時候何如。再請一個客來。就行了。走至窗前朝外一看月光。說此刻不過亥正。恐怕桑家姊妹還沒有睡呢。去請一請看。遂向歟姑道。申公要聽箜篌。不知桑家阿扈能來不能。璵姑道。蒼頭送茶來。我叫他去問聲看。於是又各坐下。蒼頭捧了一個小紅泥爐子外。一個水瓶子。一個小茶壺。幾個小茶杯。安置在矮脚几上。璵姑說。你到桑家。問扈姑勝姑。能來不能。蒼頭諾聲去了。此時三人。在靠窗個梅花几旁坐着。子平靠窗台甚近。璵姑取茶布與二人。大家靜坐吃茶。子平看窗台上。有幾本書。取來一看。面子上題了四個大字。曰此中人語。揭開來看。也有詩。也有文。惟長短句子的歌謠最多。俱是手錄。字跡娟好。看了幾首都。不甚懂。偶然翻得一本。中有張花箋。寫着四首四言詩。是個單張子。想要抄下。便向璵姑道。這紙我想抄去。可以不可以。璵姑拿過去看了看。說你喜歡拿去就是了。子平接過來。再細看。上寫道。

銀鼠諺四  
解全爲玉  
守庚子已  
兆與玉賢  
狩斬聯軍  
等與聯軍  
議和之事

老殘遊記 上卷 第十章

銀鼠諺

東山乳虎迎門當戶。明年合璧。悲生齊魯。一解

殘骸狼籍。乳虎乏食。飛騰上天。立豕當國。二解

乳虎斑斑。雄據西山。亞當孫子。橫被摧殘。三解

四鄰震怒。天眷西顧。斃豕殪虎。黎民安堵。四解

子平看了。又看。說道這詩。彷彿古歌謠。其中必有事蹟。請教一二。黃龍子道。既叫做此中人語。必不能爲外人道。可知矣。閣下靜候數年。便會知悉。璵姑道。乳虎就是你們毓太尊。其餘你漫漫的揣摹。也是可以知道的。子平會意。也就不往下問了。其時遠遠聽有笑語聲。一息工夫。只聽迴廊上。格登格登。有許多脚步兒響。頃刻已經到了面前。蒼頭先進。說桑家姑娘來了。黃璵皆接上前去。子平亦起身植立。只見前面的一個約有二十歲上下。着的是紫花袄子。紫地黃花。下着燕尾青的裙子。頭上倒梳雲髻。挽了個墜馬妝。後面的一個約有十三四歲。着了個翠藍襖子。紅地白花的褲子。頭上正中挽了髻子。插了個慈菇葉子似的一枝翠花。走一步顫巍巍的進來。彼此讓了坐。璵姑介

紹。先說這是城武縣申老父臺的令弟。今日趕不上集店。在此借宿。適值龍叔也來。彼此談得高興。申公要聽箏篴。所以有勞兩位芳駕。攪破清睡。罪過得狠。兩人齊道。豈敢。豈敢。只是下里之音。不堪入耳。黃龍說也無庸過謙了。璵姑隨又指着年長着紫衣的。對子平道。這位是扈姑姐姐。指着年幼着翠衣的道。這位是勝姑妹子。都住在我們這緊鄰。平常最相得的。子平又說了兩句客氣的套話。却看那。扈姑豐頰長眉。眼如銀杏。口輔雙渦。唇紅齒白。於豔麗之中有股英俊之氣。那勝姑幽秀俊俏。眉目清爽。蒼頭進前取水瓶。將茶壺注滿。將清水注入茶瓶。卽退出去。璵姑取了兩個盞子。各敬了茶。黃龍子說。天已不早了。請起手罷。璵姑於是取了箏篴。遞給扈姑。扈姑不肯接手。說道我彈箏篴。不及璵妹。我却帶了一枝角來。勝妹也帶得鈴來了。不如竟是璵妹彈箏篴。我吹角。勝妹搖鈴。豈不大妙。黃龍道。甚善甚善。就是這們辦。扈姑又道。龍叔做什麼呢。黃道。我管聽。扈姑道不害臊。稀罕你聽。龍吟虎嘯你就吟罷。黃龍道。水龍纔會吟呢。我這一個田裡的龍。只會潛而不用。璵姑說有了法子了。卽將箏篴放下。跑到靠壁几上。取過一架特磬來。放在黃龍面前。說你就半嘯。半擊磬。幫襯幫襯音節罷。扈姑遂從襟底取

出一枝角來。光彩奪目。如元玉一般。先緩緩的吹起。原來這角上面有個吹孔。旁邊有六七個小孔。手指可以按放。亦復有宮商徵羽。不似巡街兵吹的海螺。只是嗚嗚價價。聽那角聲。吹得嗚咽頓挫。其聲悲壯。當時嶼姑已將箏篋。取在膝上。將絃調好。聽那角聲的節奏。勝姑將小鈴取出。左手揷了四個。右手揷了三個。亦凝神看着嶼姑。只見嶼姑角聲一闋將終。勝姑便將兩手七鈴。同時取起。商商價價亂搖。鈴起之時。嶼姑已將箏篋舉起。蒼蒼涼涼。緊鉤漫摘。連批帶拂。鈴聲已止。箏篋丁東斷續。與角聲相和。如狂風吹沙。屋瓦欲震。那七個鈴。便不一齊都響。亦復參差錯落。應機赴節。這時黃龍子。隱几仰天。撮唇齊口。發嘯相和。爾時候聲。角聲。絃聲。鈴聲。俱分辨不出。耳中但聽得風聲水聲。人馬蹙踏聲。旌旗耀耀聲。干戈擊軋聲。金鼓薄伐聲。約有半小時。黃龍舉起磬。擊子來。在磬上。鏗鏗鏘鏘的亂擊。協律諧聲。乘虛蹈隙。其時箏篋漸稀。角聲漸低。惟餘清磬。錚鏘未已。少息勝姑起立兩手。筆直亂鈴。再搖衆樂皆息。子平起立拱手道。有勞諸位。感戴之至。衆人俱道見笑了。子平道。請教這曲叫什麼名頭。何以頗有殺伐之聲。黃龍道。這曲叫枯桑引。又名胡馬嘶風曲。乃軍陣樂也。凡箏篋所奏。無和平之音。多半淒清。

好即是好  
壞即是壞  
非好非壞  
非壞非好

悲壯。其至急者可令人泣下。談心之頃。各人已將樂器送還原位。復行坐下。扈姑對興姑道。璠姊怎樣多日未歸。興姑道。大姐姐因外甥子不舒服。鬧了兩個多月了。所以不曾來得。勝姑說小外甥子甚麼病。怎麼不趕緊治呢。興姑道。可不是麼。小孩子淘氣。治好了他就亂吃。所以又發。已經發了兩次了。何嘗不替他治呢。又說了許多家常話。遂立起身來告辭去了。子平也立起身來。對黃龍說。我們也前面坐罷。此刻怕有子正的光景。興姑娘也要睡了。說着同向前面來。仍從迴廊行走。只是窗上已無月光。窗外峭壁上半截雪白燦亮。下半截已經烏黑。是十三日的月亮。已經大歪西了。走至東房。興姑道。二位就在此地坐罷。我送扈勝姐姐出去。到了堂屋。扈勝也說不用送了。我們也帶了個蒼頭來。在前面呢。聽他們又囁囁嚶嚶了好久。興姑方回。黃龍說。你也回罷。我還坐一刻呢。興姑也就告辭回洞。說申先生就在榻上睡罷。失陪了。興姑去後。黃龍道。劉仁甫却是個好人。然其病在過真處。山林有餘處。城市恐不能久。大約一年的緣分。你們是有的。過此一年之後。局面又要變動了。子平問。一年之後。是甚麼光景。答小有變動。五年之後。風潮漸起。十年之後。局面就大不同了。子平問。是好是壞呢。答自然是

乎專離何和以如以致不晰經此而色空似之  
制滿以非能不成壞壞即致非極較龍義即即雖  
之政能共成何耳所治亂明佛子然是是近  
權府脫和共何耳所治亂明佛子然是是近

壞。然壞即是好。好即是壞。非壞不好。非好不壞。子平道。這話我真正不懂了。好就是好。壞就是壞。像先生這種說法。豈不是好壞不分了嗎。務請指示一二。不才往常見人讀佛經。甚麼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這種無理之口頭禪。常覺得頭昏腦悶。今日遇見先生。以爲如撥雲霧見了青天。不想又說出這套懵懂話來。豈不令人悶煞。黃龍子道。我且問你。這個月亮十五就明了。三十就暗了。上弦下弦就明暗各半了。那初三四裏的月亮。只有一牙。請問他怎麼便會漫漫地長滿了。十五以後。怎麼漫漫地又會爛弔了呢。子平道。這個理容易明白。因爲月球本來無光。受太陽的光。所以朝太陽的半個是明的。背太陽的半個是暗的。初三四月身斜對太陽。所以人眼看見的。正是三分明七分暗。就像一牙似的。其實月球并無分別。只是半個明。半個暗。盈虧圓缺。都是人眼睛現出來的景相。與月球毫不相干。黃龍子道。你既明白這個道理。應須知道。好即是壞。壞即是好。同那月球的明暗是一個道理。子平道。這個道理。實不能同月球。雖無圓缺。實有明暗。因永遠是半個明的。半個暗的。所以明的半邊。朝人。人就說月圓了。暗的半邊。朝人。人就說月黑了。初八。二十三。人正對他側面。所以覺得半明。半暗。就叫做上弦。

下弦因人所看的方面不同。喚做個盈虧。圓缺。若在二十八九。月亮全黑的時候。人若能飛到月球上邊去看。自然仍是明的。這就是明暗的道理。我們都懂得的。然究竟半個明的。半個暗的。是一定不移的道理。半個明的終久是明。半個暗的終久是暗。若說暗即是明。明即是暗。理性總不能通。正說得高興。只聽背後有人道。申先生你錯了。畢竟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老殘遊記 上卷 第十章



月本受地之日  
月星以照之  
於光以地  
小五轉地  
吾人每十  
湖望及上  
下弦之稱  
皆所之指  
月象以變  
遷也實則  
月也何嘗  
遷哉蓋日  
無光受日  
之光故半  
明半暗十  
又每二繞  
九日半當  
地適一週  
其日之於  
地日之於  
自地望月  
只見其暗  
面是為晦  
日月之明  
自地望月

## 第十一章 疫鼠傳殃成害馬

### 痢犬流災化毒龍

却說申子平正與黃龍子辨論。忽聽背後有人喊道。申先生。你錯了。回頭看時。却原來正是璵姑。業已換了裝束。僅穿一件花布小襖。小腳褲子。露出那六寸金蓮。著一雙靈芝頭拔鞋。愈顯得聰明俊俏。那一雙眼珠兒。黑白分明。都像透水似的。申子平連忙起立。說璵姑還沒有睡嗎。璵姑道。本待要睡。聽你們二位談得高興。故再來聽二位辨論。好長點學問。子平道。不才那敢辨論。只是性質愚魯。一時不能澈悟。所以有勞黃龍先生指教。方才姑娘說我錯了。請指教一二。璵姑道。先生不是不明白。是沒有多想。大凡人都是聽人家怎樣說。便怎樣信。不能達出自己的聰明。你方才說月球半個明的。終久是明的。試思月球在天。是動的呢。是不動的呢。月球繞地。是人人都曉得的。既知道他繞地。則不能不動。即不能不轉。是很明顯的道理了。月球既轉。何以對着太陽的一面永遠明呢。可見月球全身都是一樣的質地。無論轉到那一面。凡對太陽的。總是明的了。由此可知。無論其為明為暗。其於月球本體。毫無增減。亦無生滅。其理本來易明。都被宋以後的三教子孫。挾了一肚子欺人自欺的心。去做經注。把那三教聖人

只是爲見其日明  
月既繞地於  
則每圈上  
其軌圈十  
應移前晦  
二度故望  
復生明望  
後生魄及  
軌圈九之  
度時月十  
明體見其  
半晦體亦  
見其半一  
爲望前一  
上弦爲  
望之下弦  
也同治三年  
甲子平粵  
匪亂與西  
人和海內  
漸安七年  
戊辰剿滅  
捻匪天下  
大定稱曰  
中興實則  
清祚將盡

的精義都注歪了。所以天降奇災。北拳南革。要將歷代聖賢。一筆抹煞。此也是自然之理。不足爲奇的事。不生不死。即生即死。即死即生。那裏會錯過一絲毫呢。申子平道。方纔月球即明即暗的道理。我方有二分明白。今又被姑娘如此一說。又把我送到醬糊缸裏去了。我現在也不想明白這個道理了。請二位將那五年之後。風潮漸起。十年之後。就大不同的情形。開示一二。黃龍子道。三元甲子之說。閣下是曉得的。同治三年甲子。是上元甲子第一年。閣下想必也是曉得的。子平答應一聲道是。黃龍子又道。此一個甲子。與以前三個甲子不同。此名爲轉關甲子。此甲子六十年中。要將以前的事全行改變。同治十三治甲戌。爲第一變。光緒十年甲申。爲第二變。甲午爲第三變。甲辰爲第四變。甲寅爲第五變。五變之後。諸事俱定。若是咸豐甲寅生的人。活到八十歲。這六甲變態。都是親身閱歷。到也是個極有意味的事。子平道。前三甲的變動。才大概也都見過了。大約甲戌穆宗毅皇帝上升。大局爲之一變。甲申爲法蘭西福建之役。安南之後。大局又爲之一變。甲午爲日本侵我東三省。俄德出爲調停。借收漁翁之利。大局又爲之一變。此都已知道了。請問後三甲的變動如何。黃龍子道。這就是北

爲夕陽返  
照之象耳  
故謂之轉  
關甲子

此後之甲  
子爲文明  
結實之世  
固可以自  
立然猶幼  
稚時代耳

拳南革了。北拳之亂。起於戊子。成於甲午。至庚子。子午一冲而爆發。其興也勃然。其滅也忽然。北方之強也。其信從者。上自宮闈。下至將相而止。主義爲壓漢。南革之亂。起於戊戌。成於甲辰。至庚戌。辰戌一冲而爆發。然其興也漸進。其滅也潛消。南方之強也。其信從者。下自士大夫。上亦至將相而止。主義爲逐滿。此二亂黨。皆所以釀劫運。亦皆所以開文明也。北拳之亂。所以漸漸逼出甲辰之變法。南革之亂。所以逼出甲寅之變法。甲寅之後。文明大著。中外之猜嫌。滿漢之疑忌。盡皆銷滅。魏真人參同契所說。元年乃芽滋。指甲辰而言。辰屬土。萬物生於土。故甲辰以後。爲文明芽滋之世。如木之拆甲。如筍之解籜。其實滿目所見者。皆木甲竹籜也。而眞苞已隱藏其中矣。十年之間。籜甲漸解。至甲寅而齊。寅屬木。爲花萼之象。甲寅以後。爲文明華敷之世。雖燦爛可觀。尙不足與他國齊趨并駕。直至甲子。爲文明結實之世。可以自立矣。然後由歐洲新文明。進而復我三皇五帝舊文明。駸駸進於大同之世矣。然此事尙遠。非三五十一年事也。子平聽得歡欣鼓舞。因又問道。像這北拳南革。這些人究竟是何因緣。天爲何要生這些人。先生是明道之人。正好請教。我常是不明白。上天有好生之德。天既好生。又是世界之主。

宰。爲甚麼又要生這些惡人。做甚麼呢。俗語話豈不是瞎倒亂嗎。黃龍子點頭長歎。默無一言。稍停。問子平道。你莫非以爲上帝是尊無二上之神聖嗎。子平答道。自然是了。黃龍搖頭道。還有一位尊者。比上帝還要了得呢。子平大驚。說道。這就奇了。不但中國自有書籍以來。未曾聽得有比上帝再尊的。即環球各國。亦沒有人說上帝之上。更有那一位尊神的。這真是聞所未聞了。黃龍子道。你看過佛經。知道阿修羅王。與上帝爭戰之事嗎。子平道。那却曉得。然我實不信。黃龍子道。這話不但佛經上說。就是西洋各國宗教家。也知道有魔王之說。那是絲毫不錯的。須知阿修羅隔若干年。便與上帝爭戰一次。末後總是阿修羅敗。再過若干年。又來爭戰。試問當阿修羅戰敗之時。上帝爲甚麼不把他滅了呢。等他過若干年。又來害人。不知道他害人。是不智也。知道他害人而不滅之。是不仁也。豈有個不仁不智之上帝呢。足見上帝的力量是滅不動他。可想而知了。譬如兩國相戰。雖有勝敗之不同。彼一國即不能滅此一國。又不能使此一國降伏爲屬國。雖然戰勝。則兩國仍爲平等之國。這是一定的道理。上帝與阿修羅亦然。既不能滅之。又不能降伏之。惟吾之命是聽。則阿修羅與上帝便爲平等之國。而上帝

天地雖有德而不殺。然殺令風所行。霜雪四時。寒為刀。之殺也。兵水也。火也。人此即非殺。也。不此即非殺。好。不。壞。謂焉。之。非。之。

與阿修羅又皆不能出這位尊者之範圍。所以曉得這位尊者。位分實在上帝之上。子平忙問道。我從未聽說過。請教這位尊者是何法號呢。黃龍子道。法號叫做勢力尊者。勢力之所至。雖上帝亦不能違拗他。我說個比方給你聽。上天有好生之德。由冬而春。由春而夏。由夏而秋。上天好生的力量已用足了。你試想若夏天之樹木。百草百蟲。無不滿足的時候。若由着他老人家性子。再往下去好生。不要一年。這地球便容不得了。又到那裏去找塊空地。容放這些物事呢。所以就讓這霜雪寒風出世。拚命的一殺。殺得乾乾淨淨的。再讓上天來好生。這霜雪寒風。就算是阿修羅的部下。了。又可知這一生一殺。都是勢力尊者的作用。此尙是粗淺的比方。不甚的確。要推其精義。有非一朝一夕所能算得盡的。璵姑聽道。龍叔今朝何以發出這等奇闢的議論。不但申先生未曾聽說。連我也未曾聽說過。究竟還是真有個勢力尊者呢。還是龍叔的寓言。黃龍子道。你且說是有一個上帝沒有。如有一個上帝。則一定有一個勢力尊者。要知道上帝同阿修羅都是勢力尊者的化身。璵姑拍掌大笑道。我明白了。勢力尊者。就是儒家說的個無極。上帝同阿修羅王。合起來就是個太極。對不對呢。黃龍子道是的不錯。申子

平亦歡喜起立道。被璵姑這一講。連我也明白了。黃龍子道。且慢。是却是了。然而被你  
們這一講。豈不上帝同阿修羅。都成了宗教家的寓言了嗎。若是寓言。就不如竟說無  
極太極的妥當。要知上帝同阿修羅。乃實有其人。實有其事。且等我漫漫講與你聽。不  
懂這個道理。萬不能明白那北拳南革的根原。將來申先生庶幾不至於攪到這兩重  
惡障裏去。就是璵姑道根尚淺。也該留心點爲是。我先講這個勢力尊者。卽主持太陽  
宮者是也。環繞太陽之行星。皆憑這個太陽爲主動力。由此可知。凡屬這個太陽部下  
的勢力。總是一樣。無有分別。又因這感動力所及之處。與那本地的應動力相交。生出  
種種變相。莫可紀述。所以各宗教家的書。總不及儒家的易經爲最精妙。易經一書。專  
講爻象。何以謂之爻象。你且看這爻字。乃用手指在桌上畫道。一撇一捺。這是一交。又  
一撇一捺。這又是一交。天上天下。一切事理。盡於這兩交了。初交爲正。再交爲變。一正  
一變。互相乘除。就沒有紀極了。這個道理甚精微。他們算學家略懂得一點。算學家說  
同名相乘爲正。異名相乘爲負。無論你加減乘除怎樣變法。總出不了這正負兩個字  
的範圍。所以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孔子說再思可矣。只有個再沒有個三。話休絮聒。我



革雖皮無身。物但下無微。身不包至。渾身可潰爛。時使可致。命只因皮。膚之病發。作頗早。醫心及可。治無如。愈者純。道力施。壓反動。則烈一。難收耳。解彖詞。女不居。其志不。得比諸。妾爭風。因妻。

且把那北拳南革再演說一番。這拳譬如人的拳。頭一拳打去。行就不行。就罷了。沒甚要緊。然一拳打得巧時。也會送了人的性命。倘若躲過去。也就沒事。將來北拳的那一拳。也幾乎送了國家的性命。煞是可怕。然究竟只是一拳。容易過的。若說那革呢。革是個皮。即如馬革牛革。是從頭到脚。無處不包着的。莫說是皮膚小病。要知道渾身潰爛起來。也會致命的。只是發作的慢。若留心醫治。也不致於有害大事。惟此革字上應卦象。不可小覷了他。諸位切忌。若攪入他的黨裡去。將來也是跟着潰爛。送了性命的。小子且把澤火革卦演說一番。先講這澤字。山澤通氣。澤就是谿河。谿河裡不是水嗎。管子說。澤下尺。升上尺。常云。恩澤下於民。這澤字。不明明是箇好字眼嗎。爲甚麼澤火革。便是箇凶卦呢。偏又有箇水火既濟的箇吉卦。放在那裏。豈不令人納悶。要知這兩卦的分別。就在陰陽二字上。坎水是陽水。所以就成箇水火既濟。吉卦。兌水是陰水。所以成了箇澤火革。凶卦。坎水陽德。從悲天憫人上起的。所以成了箇既濟之象。兌水陰德。從憤懣嫉妒上起的。所以成了箇革象。你看彖辭上說道。澤火革。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你想人家有一妻一妾。互相嫉妒。這個人家會興旺嗎。初起總想獨據一個丈夫。

愛而生嫉  
因嫉而怨  
怨因而生  
生破絲毫  
得破絲毫  
錯得絲毫  
不比

革命之義  
只可用於  
政治已迫  
不得已而  
用之以良  
政治之改  
湯武之革  
命是也至  
家庭革命  
平權自由  
之說皆係  
人說敗類  
子弟不愛

及至不行。則破敗主義就出來了。因愛丈夫而爭。既爭之後。雖損傷丈夫也不顧了。再爭則破丈夫之家也不顧了。再爭則斷送自己性命也不顧了。這叫做妒婦之性質。聖人只用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兩句。把這南革諸公的小像直畫出來。比那照像照的還要清爽。那些南革的首領。初起都是官商人物。并都是聰明出眾的人才。因為所乘的是婦女陰水嫉妒性質。只知有己。不知有人。所以在世界上就不甚行得開了。由憤懣生嫉妒。由嫉妒生破壞。這破壞豈是一人做得的事呢。於是同類相呼。水流湮。火就燥。漸漸的越聚越多。鈎連上些人家的敗類子弟。一發做得如火如荼。其已得舉人進士翰林部曹等官的呢。就談朝廷革命。其讀書不成無着子弟。就學兩句愛皮西提衣。或阿衣烏愛窩。便談家庭革命。一談了革命。就可以不受天理國法人情的拘束。豈不大痛快呢。可知太痛快了。不是好事。吃得痛快。傷食。飲得痛快。病酒。今者不管天理。不畏國法。不近人情。放肆做去。這種痛快。不有人災。必有鬼禍。能得長久嗎。璵姑道。我也常聽父親說起。現在玉帝失權。阿修羅當道。然則這北拳南革。都是阿修羅部下的妖魔鬼怪了。黃龍子道。那是自然。聖賢仙佛。誰肯做這些事呢。子平問道。上帝何以也會

約東快心  
之行爲試  
思少年男  
男女女不  
受天理國  
法人情範  
國任意所  
爲踰閑蕩  
檢尙能納  
於軌道者  
乎

鳥雞國裡  
現坐的是  
假王眞王  
却在八角  
琉璃井內  
必要借著  
南革之力  
假王打死

失權。黃龍子道。名爲失權。其實只是讓權。并讓權二字。還是假名。要論其實在。只可以叫做伏權。譬如秋冬的肅殺。難道真是殺嗎。只是將生氣伏一伏。蓄點力量。做來年的生長。道家說道。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又云。取已陳之芻狗。而臥其下。必昧。春夏所生之物。當秋冬都是已陳之芻狗了。不得不洗刷一番。我所以說是勢力尊者的作用。上自三十三天。下至七十二地。人非人等。共總只有兩派。一派講公利的。就是上帝部下的聖賢仙佛。一派講私利的。就是阿羅修部下的鬼怪妖魔。申子平道。南革既是破敗了天理國法人情。何以還有人信服他呢。黃龍子道。你當天理國法人情。是到南革的時代纔破敗嗎。久已亡失的了。西遊記是部傳道的書。滿紙寓言。他說那鳥雞國王現坐着的是個假王。眞王却在八角琉璃井內。現在的天理國法人情。就是坐在鳥雞國金變殿上的個假王。所以要借著南革的力量。把這假王打死。然後漫漫地從八角琉璃井內把眞王請出來。等到眞天理國法人情出來。天下就太平了。子平又問。這真假是怎樣個分別呢。黃龍子道。西遊記上說着呢。呌太子問母后。便知道了。母后說道。三年之前溫又暖。三年之後冷如冰。這冷暖二字。便是真假

從琉璃王井  
請出真平  
纔恐琉璃  
第內又生  
井象令真  
變處覓真  
何哉

的憑據。其講公利的人。全是一片愛人的心。所以發出來是口暖氣。其講私利的人。全是一片恨人的心。所以發出來是口冷氣。還有一個秘訣。我儘數奉告。請牢牢記住。將來就不至入那北拳南革的大劫數了。北拳以有鬼神爲作用。南革以無鬼神爲作用。說有鬼神。就可以裝妖作怪。鼓惑鄉愚。其志不過如此而已。若說無鬼神。其作用就很多了。第一條說無鬼。就可以不敬祖宗。爲他家庭革命的根原。說無神。則無陰譴。無天刑。一切違背天理的事。都可以做得。又可以煽動破敗子弟的興頭。他却必須住在租界或外國。以騁他反背國法的手段。必須痛詆人說有鬼神的。以騁他反背天理的手段。必須說叛臣賊子是豪傑。忠臣良吏爲奴性。以騁他反背人情的手段。大都皆有辯才。以文其說。就如那妒婦破壞人家。他却也有一番堂堂正正的道理說出來。可知道家也却被他破了。南革諸君的議論。也有驚采絕艷的處所。可知道世道却被他攪壞了。總之這種亂黨。其在上海日本的。容易辨別。其在北京及通都大邑的。難以辨別。但牢牢記住。事事託鬼神。便是北拳黨人。力闢無鬼神的。便是南革黨人。若遇此等人。敬而遠之。以免殺身之禍。要緊要緊。申子平聽得五體投地佩服。再要問時。聽窗外晨雞。

已經喔喔的啼了。璵姑道。天可不早了。真要睡了。遂道了一聲安置。推開角門進去。黃龍子就在對面榻上取了幾本書做枕頭。身子一欹。已經鼾聲雷起。申子平把將纔的話又細細的默記了兩遍。方始睡臥。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聞人說易經能辟邪。一切妖魔鬼怪見之即走。此卷書亦能辟邪。一切妖魔鬼怪見之亦走。

聞人說陀羅尼咒。若虔心誦讀。刀兵水火不能傷害。此卷書若虔心誦讀。刀兵水火亦不能傷害。

聞人說大洞玉真寶錄。佩在身邊。自有金甲神將暗中保護。此卷書佩在身邊。亦有金甲神將暗中保護。

聞人說通天犀。燃着時能洞見鬼物。此卷書讀十遍。亦能洞見鬼物。

聞人說洞天石室。有錄文金簡天書。凡夫讀之不能解釋。不能信從。此卷書凡夫讀之。亦不能解釋。不能信從。

老殘遊記

上編

第十一章



## 第十二章 寒風凍塞黃河水

### 暖氣催成白雪辭

話說申子平一覺睡醒。紅日已經滿窗。慌忙起來。黃龍子不知幾時已經去了。老蒼頭送進熱水洗臉。少停又送進幾盤幾碗的早飯來。子平道。不用費心。替我姑娘前道謝。我還要趕路呢。說着。璵姑已走出來。說道。昨日龍叔不說嗎。倘早去也是沒用。劉仁甫午牌是候。方能到關帝廟呢。用過飯去不遲。子平依話用飯。又坐了一刻。辭了璵姑。逕奔山集上。看那集上人烟稠密。店面雖不多。兩邊擺地攤售賣農家器具。及鄉下日用物件的。不一而足。問了鄉人。纔尋着了關帝廟。果然劉仁甫已到。相見敘過寒溫。便將老殘書信取出。仁甫接了。說道。在下粗人。不懂衙門裏規矩。才具又短。恐怕有累令兄知人之明。總是不去的爲是。因爲接着金二哥梢來鐵哥的信。說一定叫去。又恐住的地方柏樹峪難走。覓不着。所以迎候在此面辭。一切總請二先生代爲力辭方好。不是躲懶。也不是拿喬。實在恐不勝任。有誤尊事。務求原諒。子平說。不必過謙。家兄恐別人請不動先生。所以叫小弟專誠敦請的。劉仁甫見辭不掉。只好安排了自己私事。同申子平回到城武。申東造果然待之以上賓之禮。其餘一切均照老殘所囑付的辦理。初



起也還有一兩起盜案。一月之後。竟到了犬不夜吠的境界了。這且不表。却說老殘由東昌府動身。打算回省城去。一日。走到齊河縣城南門覓店。看那街上。家家客店。都是滿的。心裏詫異道。從來此地沒有這們熱鬧。這是甚麼緣故呢。正在躊躇。只見門外進來一人。口中喊道。好了好了。快打通了。大約明日一早晨就可以過去了。老殘也無暇訪問。且找了店家問道。有屋子沒有。店家說。都住滿了。請到別家去罷。老殘說。我已走了兩家。都沒有屋子。你可以對付一間罷。不管好歹。店家道。此地實在沒法了。東隔壁店裡。午後走了一幫客。你老趕緊去。或者還沒有住滿呢。老殘隨即到東邊店裡問了店家。居然還有兩間屋子空着。當即搬了行李進去。店小二跑來打了洗臉水。擎了一枝燃着了的線香放在桌上。說道。客人抽煙。老殘問這兒爲甚麼熱鬧。各家店都住滿了。店小二道。刮了幾天的大北風。打大前兒。河裡就淪淪塊塊子。有間把屋子大。擺渡船不敢走。恐怕碰上凌。船就要壞了。到了昨日。上灣子凌插住了。這灣子底下可以走船呢。却又被河邊上的凌。把幾隻渡船都凍的。死死的。昨兒晚上。東昌府李大人到了。要見撫台回話。走到此地過不去。急的甚麼似的。住在縣衙門裡。派了河夫地保打凍。

今兒打了一天。看看可以通了。只是夜裡不要歇手。歇了手。還是凍上。你老看。客店裡都滿着。全是過不去河的人。我們店裏今早晨還是滿滿的。因爲有一幫客。內中有個年老的。在河沿上看了半天。說是凍是打不開的了。不必在這裡死等。我們趕到離口。看有法子想沒有。到那裏再打主意罷。午牌時候纔開車去的。你老真好造化。不然直沒有屋子住。店小二將話說完。也就去了。老殘洗完了臉。把行李鋪好。把房門鎖上。也出來步到河隄上看。見那黃河從西南上下來。到此却正是的灣子。過此便向正東去了。河面不甚寬。南岸相距不到二里。若以此刻河水而論。也不過百把丈寬的光景。只是面前的冰。插的重重疊疊的。高出水面有七八寸厚。再望上游走了一二百步。只見那上流的冰。還一塊一塊的漫漫價來。到此地被前頭的攔住。走不動。就站住了。那後來的冰趕上他。只擠得嗤嗤價響。後冰被這溜水逼的緊了。就竄到前冰上頭去。前冰被壓。就漸漸抵下去了。看那河身。不過百十丈寬。當中大溜。約莫不過二三十丈。兩邊俱是平水。這平水之上。早已有冰結滿。冰面却是平的。被吹來的塵土蓋住。却像沙灘一般。中間的一道大溜。却仍然奔騰澎湃。有聲有勢。將那走不過去的冰。擠的兩邊亂

竄。那兩邊平水上的冰。被當中亂冰擠破了。往岸上跑。那冰能擠到岸上有五六尺遠。許多碎冰被擠的站起來。像個小插屏似的。看了有點把鐘工夫。這一截子的冰。又擠死不動了。老殘復行。往下游走去。過了原來的地方。再往下走。只見有兩隻船。船上有十來個人。都拿着木杵打冰。望前打些時。又望後打。河的對岸。也有兩隻船。也是這們打。看看天色漸漸昏了。打算回店。再看那隄上柳樹。一棵一棵的影子。都已照在地下。一絲一絲的搖動。原來月光已經放出光亮來了。回到店裏。開了門。喊店小二來。點上了燈。吃過晚飯。又到隄上閒步。這時北風已息。誰知道冷氣逼人。比那有風的時候還利害些。幸得老殘早已換上申東遙所贈的羊皮袍子。故不甚冷。還支撐得住。只見那打冰船還在那裏打。每個船上點了一個小燈籠。遠遠看去。彷彿一面是正堂二字。一面是齊河縣三字。也就由他去了。擡起頭來看那南面的山。一條雪白。映着月光分外好看。一層一層的山嶺。却不大分辨得出。又有幾片白雲。夾在裏面。所以看不出是雲是山。及至定神看去。方纔看出那是雲。那是山來。雖然雲也是白的。山是白的。雲也是有亮光。山也有亮光。只因爲月在雲上。雲在月下。所以雲的亮光。是從背面透過來的。

國見人斗杓  
傷感英雄事  
大有增威雄  
拂牌以見  
之概憂國  
志心無一  
也時能放寬

那山却不然。山上的亮光。是由月光照到山上。被那山上的雪反射過來。所以光是兩樣子的。然只就稍近的地方如此。那山往東去。越望越遠。漸漸的天也是白的。山也是白的。雲也是白的。就分辨不出甚麼來了。老殘對着雪月交輝的景子。想起謝靈運的詩。明月照積雪。北風勁且哀。兩句。若非經歷北方苦寒景象。那裏知道北風勁且哀的個哀字下的好呢。這時月光照的滿地灼亮。抬起頭來。天上的星。一個也看不見。只有北邊北斗七星。開陽搖光。像幾個淡白點子一樣。還看得清楚。那北斗正斜倚在紫薇垣的西邊。上面杓在上。魁在下。心裏想道。歲月如流。眼見斗杓又將東指了。人又要添一歲了。一年一年的這樣瞎混下去。如何是個了局呢。又想到詩經上說的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現在國家正當多事之秋。那王公大臣只是恐怕耽處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弄的百事俱廢。將來又是怎樣個了局。國是如此。丈夫何以家爲。想到此地。不覺滴下淚來。也就無心觀玩景致。漫漫回店去了。一面走着。覺得臉上有樣物件附着似的。用手一摸。原來兩邊着了兩條滴滑的冰。初起不懂甚麼緣故。既而想起自己也就笑了。原來就是方纔流的淚。天寒。立刻就凍住了。地下必定還有幾多冰珠子呢。悶

悶的回到店裏也就睡了。次日早起再到堤上看看。見那兩隻打冰船。在河邊上已經凍實在了。問了堤旁的人。知道昨兒打了半夜。往前打去。後面凍上。往後打去。前面凍上。所以今兒歇手不打了。大總等冰結牢壯了。從冰上過罷。因此老殘也就只有這個法子。問着無事。到城裏散步一回。只有大街上有幾家鋪面。其餘背街上。瓦房都不甚多。是個荒涼寥落的景象。因北方大都如此。故看了也不甚詫異。回到房中。打開書篋。隨手取本書看。却好拏着一本八代詩選。記得是在省城裡。替一個湖南人治好了病。送了當謝儀的。省城裏忙。未得細看。隨手就收在書箱子裏了。趁今天無事。何妨仔細看他一遍。原來是二十卷。書頭兩卷是四言。卷三至十一是五言。十二至十四是新體詩。十五至十七是雜言。十八是樂章。十九是歌謠。卷二十是雜著。再把那細目翻來看看。見新體裏選了謝眺二十八首。沈約十四首。古體裏選了謝眺五十四首。沈約三十七首。心裏很不明白。就把那第十卷與那十二卷同取出來對着看看。實看不出新體古體的分別處來。心裏又想。這詩是汪紉秋閩運選的。這人負一時盛名。而湘軍志一書。做的委實是好。有目共賞。何以這詩選的未愜人意呢。既而又想沈歸愚選的古

詩源。將那歌謠與詩混雜一起。也是大病。王漁洋古詩選。亦不能有當人意。算來還是張翰風的古詩錄。差強人意。莫管他怎樣呢。且把古人的吟詠。消遣閒愁罷了。看了半日。復到店門口閒立。立了一會。方要回去。見一個戴紅纓帽子的家人。走近面前。打了一個千兒。說鐵老爺幾時來的。老殘道。我昨日到的。嘴裏說着。心裏只想不起這是誰的家人。那家人見老殘楞着。知道是認不得了。便笑說道。家人叫黃升。敝上是黃應圖黃大老爺。老殘道。哦。是了。是了。我的記性真壞。我常到你們公館裏去。怎麼就不認得你了呢。黃升道。你老貴人多忘事罷咧。老殘笑道。人雖不貴。忘事到實在多的。你們貴上是幾時來的。住在甚麼地方呢。我也正悶的慌。找他談天去。黃升道。敝上是總辦張大人委的。在這齊河上下買八百萬料。現在料也買齊全了。驗收委員也驗收過了。正打算回省銷差呢。剛剛這河又插上了。還得等兩天纔能走呢。你老也住在這店裏嗎。在那屋裏。老殘用手向西指道。就在這西屋裏。黃升道。敝上也就住在上房北屋裏。前兒晚上纔到。前些時都在工上。因為驗收委員過去了。纔住到這兒的。此刻是在縣裏吃午飯。吃過了。李大人請着說閒話。晚飯還不定回來吃不吃呢。老殘點點頭。黃升也

都老爺又與軍機處知已。賴密知。自同知。捐河就。黃保。知府。千除金。成方。員真。清的。令之。濫言。人浩。之。

老殘遊記 上編 第十二章

八

就去了。原來此人，名黃應圖。號人瑞。三十多歲年紀。係江西人氏。其兄由翰林轉了御史。與軍機達拉密至好。故這黃人瑞捐了個同知。來山東河工投效。有軍機的入行。撫臺是格外應的。眼看大案保舉出奏。就是個知府大人了。人到也不甚俗。在省城時。與老殘亦頗來往過數次。故此認得。老殘又在店門口立了一刻。回到房中。也就差不多黃昏的時候。到房裏又看了半本詩。看不見了。點上蠟燭。只聽房門口有人進來。嘴裏喊道。補翁補翁。久違的很了。老殘慌忙立起來看。正是黃人瑞。彼此作過了揖。坐下。各自談了些別後的情事。黃人瑞道。補翁還沒有用過晚飯罷。我那裏雖然有人送了個一品鍋。幾個碟子。恐怕不中吃。到是早起我叫廚子用口蘑燉了一隻肥雞。大約還可以下飯。請你到我屋子裏去吃飯罷。古人云。最難風雨故人來。這凍河的無聊。比風雨更難受。好友相逢。這就不寂寞了。老殘道。甚好甚好。既有嘉肴。你不請我。也是要來吃的。人瑞看桌上放的書。順手揭起來一看。是八代詩選。說這詩總還算選得好的。也隨便看了幾首。丟下來說道。我們那屋裏坐罷。於是兩個人出來。老殘把書理了一理。掣把鎖把房門鎖上。就隨着人瑞到上房裏來。看是三間屋子。一個裏間。兩個明間。堂



屋門上挂了一個大呢夾板門簾。中間安放一張八仙桌子。桌子上鋪了一張漆布。人瑞問飯得了沒有。家人說還須略等一刻。鷄子還不十分爛。人瑞道。先拏碟子來吃酒罷。家人應聲出去。一霎時轉來。將桌子架開。擺了四雙筷子。四隻酒杯。老殘問。還有那位。人瑞道。停一會兒。你就知道了。杯筷安置停妥。只有兩張椅子。又出去尋椅子去。人瑞道。我們炕上坐坐罷。明間西首本有一個土炕。炕上鋪滿了蘆蓆。炕的中間人瑞鋪了一張大老虎絨毯。毯子上放了一個煙盤子。煙盤兩旁。兩條大狼皮褥子。當中點着明晃晃的個太谷燈。怎樣叫做太谷燈呢。因為山西人財主最多。却又人人吃煙。所以那裏煙具比別省都精緻。太谷是個縣名。這縣裏出的燈。樣式又好。火力又足。光頭又大。五大洲數他第一。可惜出在中國。若是出在歐美各國。這第一個造燈的人。各報上定要替他揚名。國家就要給他專利的憑據了。無奈中國無此條例。所以叫這太谷第一個造燈的人。同那壽州第一個造斗的人。雖能使器物利用。名滿天下。而自己的聲名埋沒。雖說擇術不正。可知時會使然。閒話少說。那煙盤裏擺了幾個景泰藍的盒子。兩枝廣竹煙槍。兩邊兩個枕頭。人瑞讓老殘上首坐了。他就隨手躺下。拿了一枝煙簪。

子挑煙來燒。說補翁。你還是不吃嗎。其實這樣東西。倘若吃得廢時失業的。自然是不好。若是不上癮。隨便消遣消遣。到也是個妙品。你何必拒絕的。這們利害呢。老殘道。我吃煙的朋友很多。爲求他上癮吃的。一個也沒有。都是消遣消遣。就消遣進去了。及至上癮以後。不但不足以消遣。反成了個無窮之累。我看你老哥也還是不消遣的。爲是人瑞道。我自有分寸。斷不上這個當的。說着。只見門簾一響。進來了兩個妓女。前頭一個有十七八歲。鴨蛋臉兒。後頭一個有十五六歲。瓜子臉兒。進得門來。朝炕上請了兩個安。人瑞道。你們來了。朝裏指道。這位鐵老爺。是我省裏的朋友。翠環。你就伺候鐵老爺。坐在那邊罷。只見那個十七八歲的。就挨着人瑞在炕沿上坐下了。那十五六歲的。却立住。不好意思坐。老殘就脫了鞋子。挪到炕裏邊去。盤膝坐了。讓他好坐。他就側着身。趑趄着坐下了。老殘對人瑞道。我聽說此地沒有這個的。現在怎樣也有了。人瑞道。不然。此地還是沒有。他們姐兒兩個。本來是平原二十里鋪做生意的。他爹媽就是這城裏的人。他媽同着他姐兒倆在二十里鋪住。前月他爹死了。他媽回來。因恐怕他跑了。所以帶回來的。在此地不上店。這是我悶極無聊。叫他們找了來的。這個叫翠花。你

那個叫翠環。都是雪白的皮膚。很可愛的。你瞧他的手呢，包管你合意。老錢笑道。不用瞧。你說的還會錯嗎。翠花倚住人瑞對翠環道。你燒口煙給鐵老爺吃。人瑞道。鐵爺不吃煙。你叫他燒給我吃罷。就把煙簽子遞給翠環。翠環鞠拱着腰。燒了一口。上在斗上。遞過去。人瑞呼呼價吃完。翠環再燒時。那家人把碟子一品鍋均已擺好。說請老爺們用酒罷。人瑞立起身來說。喝一杯罷。今天天氣很冷。遂讓老殘上坐。自己對坐。命翠環坐在上橫頭。翠花坐下橫頭。翠花拿過酒壺。把各人的酒加了一加。放下酒壺。舉箸來先布老殘的菜。老殘道。請歇手罷。不用布了。我們不是新娘子。自己會吃的。隨又布了黃人瑞的菜。人瑞也替翠環布了一箸子菜。翠環慌忙立起身來說。寧那歇手。又替翠花布了一箸。翠花說。我自己來吃罷。就用勺子接了過來。遞到嘴裡。吃了一點。就放下來了。人瑞再三讓翠環吃菜。翠環只是答應。總不動手。人瑞忽然想起。把桌子一拍。說是了是了。遂直着嗓子喊了一聲來啊。只見門簾外走進一個家人來。離席六七尺遠立住脚。人瑞點點頭。叫他走進一步。遂向他耳邊低低說了兩句話。只見那家人連聲道。喳。回過頭就去了。過了一刻。門外進來一個着藍布棉襖的漢子。手裏拿了兩個

三弦子。一個遞給翠花。一個遞給翠環。嘴裏向翠環說道。叫你吃菜呢。好好的伺候老爺們。翠環彷彿沒聽清楚。朝那漢子看了一眼。那漢子道。叫你吃菜。你還不明白嗎。翠環點頭道。知道了。當時就拏起筷子來。布了黃人瑞一塊火腿。又夾了一塊布給老殘。老殘說不用布最好。人瑞舉杯道。我們乾一杯罷。讓他們姐兒兩個唱兩曲。我們下酒。說着。他們的三弦子已都和好了弦。一遞一段的唱了一支曲子。人瑞用筷子在一品鍋裏撈了半天。看沒有一樣好吃的。便說道。這一品鍋裏的物件。都有徽號。寧知道不知道。老殘說不知道。他使用筷子指着說道。這叫怒髮衝冠的魚翅。這叫百折不回的海參。這叫年高有德的雞。這叫酒色過度的鴨子。這叫恃強拒捕的肘子。這叫臣心如水的湯。說着彼此大笑了一回。他們姐兒兩個又唱了兩三個曲子。家人捧上自己燉的雞來。老殘道。酒很够了。就趁熱盛飯來吃罷。家人當時端進四個飯來。翠花立起。接過飯碗。送到各人面前。泡了雞湯。各自飽餐。飯後。擦過臉。人瑞說。我們還是炕上坐罷。家人來撤殘肴。四人都上炕去坐。老殘欹在上首。人瑞欹在下首。翠花倒在人瑞懷裏。替他燒煙。翠環坐在炕沿上。無事做。拿着弦子。崩兒崩兒價撥弄着頑。人瑞道。老殘。我

多時不見你的詩了。今日總算他鄉遇故知。寧也該做首詩。我們拜讀拜讀。老殘道。這兩天我看見凍河。很想做詩。正在那裏打主意。被你一陣胡攪。把我的詩也攪到那酒色過度的鴨子裏去了。人瑞道。你快別恃強拒捕。我可就要怒髮衝冠了。說罷。彼此呵呵大笑。老殘道。有有有。明天寫給你看。人瑞道。那不行。你瞧這牆上有斗大一塊新粉的。就是爲你題詩預備的。老殘搖頭道。留給你題罷。人瑞把煙槍望盤子裏一放。說稍緩即逝。能由得你嗎。就立起身來。跑到房裏。拿了一枝筆。一塊硯臺。一硃墨出來。放在桌上。說。翠環。你來磨墨。翠環當真倒了點冷茶。磨起墨來。霎時間。翠環道。墨得了。寧寫罷。人瑞取了個布擲子。說道。翠花掌燭。翠環捧硯。我來擲灰。把枝筆遞到老殘手裏。翠花舉着蠟燭臺。人瑞先跳上炕。立到新粉的一塊底下。把灰擲了。翠花翠環也都立上炕去。站在左右。人瑞招手道。來來來。老殘笑說道。你真會亂。也就站上炕去。將筆在硯臺上蘸好了墨。呵了一呵。就在牆上七歪八扭的寫起來了。翠環恐怕硯上墨凍不住的呵。那筆上還是裹了細冰。筆頭越寫越肥。頃刻寫完。看是

地裂北風號。長冰蔽河下。後冰逐前冰。相陵復相亞。河曲易爲塞。嵯峨銀橋架。歸

老殘賦詩  
大有御手  
調羹貴妃  
捧硯的氣  
概其爲驚  
天動地的  
始與談驚  
事動其出  
驚天動地  
的以性  
濟多手人  
命耳

老殘遊記 上編 第十二章

十四

人長咨嗟。旅客空歎咤。盈盈一水間。軒車不得駕。錦筵招妓樂。亂此淒其夜。

人瑞看了。說道。好詩好詩。爲甚不落款呢。老殘道。題個江右黃人瑞罷。人瑞道。那可要不得。冒了個會做詩的名。擔了個挾妓飲酒革職的處分。有點不合算。老殘便題了補殘二字。跳下炕來。翠環姐妹放下硯臺燭臺。都到火盆邊上去烘手。看炭已將燼。就取了些生炭添上。老殘立在炕邊。向黃人瑞拱拱手道。多擾多擾。我要回屋子睡覺去了。人瑞一把拉住。說道。不忙不忙。我今兒聽見一件驚天動地的案子。其中關係着無限的性命。有天矯離奇的情節。正要與你商議。明天一黑早就要復命的。你等我吃兩口煙。長點精神。說給你聽。老殘只得坐下。未知究竟是段怎樣的案情。且聽下回分解。

翠環以良家幼女而落平康性格自與尋常妓女不同觀便倚老殘腿上一切盤問詩中並意其愁態楚楚可憐過往客人常有留詩大抵非自誇其才即誇其品長短妓女的心看來無一不為物以稀為貴無一字碑好作詩

## 第十三章 妮妮青燈女兒酸語

### 滔滔黃水觀察嘉謨

話說老殘復行坐下。等黃人瑞吃幾口煙。好把這驚天動地的案子說給他聽。隨便也就躺下來了。翠環此刻也相熟了。就倚在老殘腿上。問道。鐵老。你貴處是那裏。這詩上說的是什麼話。老殘一一告訴他聽。他便凝神想了一想。道。說的真是不錯。但是詩上也興說這些話嗎。老殘道。詩上不興說這些話。更說甚麼話呢。翠環道。我在二十里鋪的時候。過往客人見的很多。也常有題詩在牆上的。我最喜歡請他們講給我聽。聽來聽去。大約不過這個意思。體面些的人。總無非說自己才氣怎麼大。天下人都不認識他。次一等的人呢。就無非說那個姐兒長的怎麼好。同他怎麼樣的恩愛。那老爺們的才氣不大呢。我們是不會知道的。只是過來過去的人。怎樣都是些大才。為啥想一個沒有才的。看看都看不着呢。我說一句傻話。既是沒才的。這們少。俗語說的好。物以稀為貴。豈不是沒才的。到成了寶貝了嗎。這且不去管他。那些說姐兒們長得好的。無非却是我們眼前的幾個人。有的連鼻子眼睛還沒有長的周全呢。他們不是比他西施。就是比他王嬙。不是說他沈魚落雁。就是說他閉月羞花。王嬙俺不知道他老



者有是兒  
鄙薄詩矣  
做首詩最  
是沒有意  
思不過造  
些謠言能  
了這些話  
真把千  
古抹倒  
莫謂小兒  
惡論恰  
當是兒

是誰。有人說就是昭君娘娘。我想昭君娘娘跟那西施娘娘。難道都是這種乏樣子嗎。一定靠不住了。至於說姐兒怎樣跟他好。恩情怎樣重。我有一回發了傻性子。去問了問那個姐兒。說他住了一夜。就麻犯了一夜。天明問他要討個兩數銀子的體己。他就抹下臉來。直着脖子。梗亂嚷說。我正帳。昨兒晚上就開發了。還要什麼體己錢。那姐兒哩。再三央告着。說正帳的錢呢。店裏夥計扣一分。掌櫃的又扣一分。賸下的全是領家的媽拏去。一個錢也放不出來。俺們的胭脂花粉。跟身上穿的小衣裳。都是自己錢買。光聽聽曲子的老爺們。不能問他要。只有這留住的老爺們。可以開口討兩個伺候辛苦錢。再三央告着。他給了二百錢一個小串子。望地下一摔。還要擗着嘴說。你們這些強盜婊子。真不是東西。混帳忘八旦。你想有恩情沒有。因此我想做詩這件事。是很沒意思的。不過造些謠言罷了。你老的詩。怎麼不是這個樣子呢。老殘笑說道。各師父各傳授。各把戲各變手。我們師父傳我們的時候。不是這個傳法。所以不同。黃人瑞剛纔把一筒煙吃完。放下煙槍。說道。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做詩不過是造些謠言。這句話真被這孩子說着呢。從今以後。我也不做詩了。免得造些謠言。被他們

黃人瑞論  
最苦是沒  
有心處真  
是閱歷之  
言足見知  
己之難

笑話。翠環道。誰敢笑話你老呢。俺們是鄉下沒見過世面的孩子。胡說亂道。你老爺可別怪着我。給你老磕個頭罷。就側着身子朝黃人瑞把頭點了幾點。黃人瑞道。誰怪着你呢。實在說的不錯。倒是沒有人說過的話。可見當局者迷。旁觀者清。老殘道。這也能了。只是你趕緊說你那稀奇古怪的案情罷。既是明天一黑早要復命的。怎麼還這門慢騰斯禮的呢。人瑞道。不用忙。且等我先講個道理你聽。慢慢的再說那個案子。我且問你。河裏的冰。明天能開不能開。答道。不能開。問。冰上你敢走嗎。明日能動身嗎。答。不能動身。問。既不能動身。明天早起有甚麼要事沒有。答。沒有。黃人瑞道。却又來。既然如此。你慌着回屋子去幹甚麼。當此沈悶寂寥的時候。有個朋友談談。也就算苦中之樂了。況且他們姐兒兩個。雖比不上牡丹芍藥。難道還及不上牽牛花。淡竹葉花嗎。剪燭斟茶。也就很有趣的。我對你說。在省城裏你忙我也忙。總想暢談。總沒有個空兒。難得今天相遇。正好暢談一回。我常說。人生在世。最苦的是沒地方說話。你看一天說到晚的話。怎麼說沒地方說話呢。大凡人肚子裏發話。有兩個所在。一個是從丹田底下出來的。那是自己的話。一個是從喉嚨底下出來的。那是應酬的話。省城裏那

們些人。不是比我強的。就是不如我的。比我強的他瞧不起我。所以不能同他說話。那不如我的又要妒忌我。又不能同他說話。難道沒有同我差不多的人嗎。境遇雖然差不多。心地却就大不同了。他自以爲比我強。就瞧不起我。自以爲不如我。就妒我。所以直沒有說話的地方。像你老哥。總算是圈子外的人。今日難得相逢。我又素昔佩服你的。我想你應該憐惜我。同我談談。你偏急著要走。怎麼教人不難受呢。老殘道。好好好。我就陪你談談。我對你說罷。我回屋子也是坐著。何必矯強呢。因爲你已叫了兩個姑娘。正好同他們說說情義話。或者打兩個皮科兒。嘻嘻笑笑。我在這裏不便。其實我也不是道學先生。想吃冷猪肉的人。作甚麼僞呢。人瑞道。我也正爲他們的事情。要同你商議呢。站起來。把翠環的袖子抹上去。露出臂膊來。指給老殘看。說你瞧這些傷痕。教人可慘不可慘呢。老殘看時。有一條一條青的。有一點一點紫的。人瑞又道。這是膀子上如此。我想身上更可憐了。翠環你就把身上解開來看看。翠環這時兩眼已擱滿了汪汪的淚。只是忍住不叫他落下來。被他手這們一拉。却滴滴的連滴了許多淚。翠環道。看什麼。怪臊的人。人瑞道。你瞧這孩子。傻不傻。看看怕甚麼呢。難道做了這項營生。你

還害臊嗎。翠環道。怎不害臊。翠花這時眼眶子裏也攔着淚。說道。寧別叫他脫了。回頭朝窗外一看。底低向人瑞耳中。不知說了兩句甚麼話。人瑞點點頭。就不作聲了。老殘此刻歇在炕上。心裏想着。這都是人家好兒女。父母養他的時候。不知費了幾多的精神。歷了無窮的辛苦。淘氣碰破了塊皮。環要撫摩的。不但撫摩。心裏還要許多不受用。倘被別家孩子打了兩下。恨得甚麼似的。那種痛愛憐惜。自不待言。誰知撫養成人。或因年成饑饉。或其父吃鴉片煙。或好賭錢。或被打官司拖累。逼到萬不得已的時候。就糊裏糊塗。將女兒賣到這門戶人家。被鴛兒殘酷。有不可以言語形容的境界。因此觸動自己的生平所見所聞。各處鴛兒的刻毒。真如一個師父傳授。總是一樣的手段。又是憤怒。又是傷心。不覺眼睛角裏也自有點潮絲絲的起來了。此時大家默無一言。靜悄悄的。只見外邊有人擗了一捲行李。由黃人瑞家人帶着。送到裏間房裏去了。那家人出來。向黃人瑞道。請老爺要過鐵老爺的房門鑰匙來。好送環翠行李進去。老殘道。自然也擗到你們老爺屋裏去。人瑞道。得了得了。別吃冷豬肉了。把鑰匙給我罷。老殘道。那可不行。我從來不幹這個的人。人瑞道。我早分付過了。錢已經都給了。你這是何

苦呢。老殘道。錢給了不要緊。該多少我明兒還你就截了。既已付過了錢。他老鴇子也沒有甚麼說的。也不會難爲了他。怕甚麼呢。翠花道。你當真的教他回去。跑不了一頓飽打。總說他是得罪了客。老殘道。我還有法子。今兒送他回去。告訴他明兒仍舊叫他。這也就沒事了。況且他是黃老爺叫的人。干我甚麼事呢。我情願出錢。豈不省事呢。黃人瑞道。我原是爲你叫的。我昨兒已經留了翠花。難道今兒好叫翠花回去嗎。不過大家解解悶兒。我也不是一定要你如此云云。昨晚翠花在我屋裏講了一夜。坐到天明。不過我們借此解個悶。也讓他少挨兩頓打。那兒不是積功德呢。我先是因爲他們的規矩。不留下是不准動筷子的。倘若不黑就來。坐到半夜裏餓着肚子。碰巧還省不了一頓打。因爲老鴇兒總是說客人既留你到這時候。自然是喜歡你的。爲甚麼還叫你回來。一定是應酬不好。碰的不巧。就是一頓。所以我纔叫他們告訴。說都已留下了。你不看見他那夥計叫翠環吃菜麼。那就是個暗號。說到此處。翠花向翠環道。你自己央告央告鐵爺。可憐可憐你罷。老殘道。我也不爲別的。錢是照數給。讓他回去。他也安靜。我也安靜些。翠花鼻子裏哼了一聲說。你安靜是實。他可安靜不了的。翠環歪過身子。

翠環央求  
的一言片語  
真是可憐

己至十分  
傷心却不  
敢說出其  
苦可勝言哉

把臉兒向着老殘道。鐵爺我看你老的樣子。怪慈悲的。怎麼就不肯慈悲我們孩子一點嗎。你老屋裏的炕一丈二尺長呢。你老鋪蓋不過占三尺寬。還多着九尺地呢。就捨不得賞給我們孩子避一宿難嗎。倘若賞臉要我孩子伺候呢。裝煙倒茶也還會做。倘若惡嫌的很呢。求你老包涵些。賞個炕畸角混一夜。這就恩典得大了。老殘伸手在衣服袋裏。將鑰匙取出。遞與翠花。說聽你們怎麼攪去罷。只是我的行李可動不得的。翠花站起來。遞與那家人。說勞你駕。看他夥計送進去。就出來。請你把門就鎖上。勞駕勞駕。那家人接着鑰匙去了。老殘用手撫摩着翠環的臉說道。你是那裏人。你搗兒姓甚麼。你是幾歲賣給他的。翠環道。俺這媽姓張。說了一句。就不說了。袖子內取出一塊手巾來擦眼淚。擦了又擦。只是不作聲。老殘道。你別哭呀。我問你。老底子家裏事。也是替你解悶的。你不願意說。就不說也行。何苦難受呢。翠環道。我原底子沒有家。翠花道。你老別生氣。這孩子就是這脾氣不好。所以常挨打。其實也怪不得他難受。二年前。他家還是個大財主呢。去年纔賣到俺媽這來。他爲自小兒沒受過這個折騰。所以就種種的不討好。其實俺媽在這裏頭。算是頂善和的哩。他到了明年。恐怕要過今年這個日

帶着眼淚  
發笑一般  
傻子一般  
情形真  
正好看

子也沒有了。說到這裏。那翠環竟掩面嗚咽起來。翠花喊道。嘿。這孩子可是不想活了。你瞧老爺們叫你來爲開心的。你可哭開自己咧。那不得罪人嗎。快別哭咧。老殘道。不必不必。讓他哭哭很好。你想他斃了一肚子的悶氣。到那裏去哭。難得遇見我們兩個沒有脾氣的人。讓他哭個够。也算痛快一回。用手拍着翠環道。你就放聲哭也不要緊。我知道黃老爺是沒忌諱的人。只管哭。不要緊的。黃人瑞在旁大聲嚷道。小翠環。好孩子。你哭罷。勞你駕。把你黃老爺肚裏斃的一肚子悶氣。也替我哭出來罷。大家聽了這話。都不禁發了一笑。連翠環遮着臉也撲嗤的笑了一聲。原來翠環本來知道。在客人面前。萬不能哭的。只因老殘問到他老家的事。又被翠花說出他二年前還是個大財主。所以觸起他的傷心。故眼淚不由的直穿出來。要強忍也忍不住。及至聽到老殘說他受了一肚子悶氣。到那裏去哭。讓他哭個够。也算痛快一回。心裏想道。自從落難以來。從沒有人這樣體貼過他。可見世界上男子。并不是個個人都是拿女兒家當糞土一般作踐的。只不知道像這樣的人。世界上多不多。我今生還能遇見幾個。想既能遇見一個。恐怕一定總還有呢。心裏只顧這們盤算。倒把剛纔的傷心。盤算的忘記了。反



側着耳朵聽他們再說什麼。忽然被黃人瑞喊着。要託他替哭。怎樣不好笑呢。所以含着兩包眼淚。撲嗤的笑了一聲。並抬起頭來看了人瑞一眼。那知被他們看了這個情景。越發笑個不止。翠環此刻心裏一點主意沒有。看看他們傻笑。只好糊裏糊塗。陪着他們嘻嘻的傻了一回。老殘便道。哭也哭過了。笑也笑過了。我還要問你。怎麼二年前他還是個大財主。翠花。你說給我聽聽。翠花道。他是俺這齊東縣的人。他家姓田。在這齊東縣南門外。有二頃多地。在城裏還有個雜貨鋪子。他爹媽只養活了他。還有他個小兄弟。今年纔五六歲呢。他還有個老奶奶。俺們這大清河邊上的地。多半是棉花地。一畝他總要值一百多吊錢呢。他有二頃多地。不就是兩萬多吊錢嗎。連上鋪子。就够三萬多了。俗說萬貫家財。一萬貫家財。就算財主。他有三萬貫錢。不算個大財主嗎。老殘道。怎麼樣就會窮呢。翠花道。那纔快呢。不消三天。就家破人亡了。這就是前年的事情。俺這黃河。不是三年兩頭的倒口子嗎。莊撫臺爲這個事。焦的了不得似的。聽說有個甚麼大人。是南方有名的才子。他就拏了一本甚麼書給撫臺看。說這個河的毛病是太窄了。非放寬了不能安靜。必得廢了民埝。退守大堤。這話一出來。那些候補大人。

倒不是兩  
道大隄殺  
人實則一  
本什麼大  
刀也殺民  
大書

個個說好。撫臺就說這些堤裡百姓怎樣好呢。須得給錢叫他們搬門纔好。誰知道這些總辦候補道王八旦大人們說。可不能叫百姓知道。你想這堤埝中間五六里寬。六里百長。總有十幾萬家。一被他們知道了。這幾十萬人守住民埝。那還廢的掉嗎。莊撫臺沒法。點點頭。歎了口氣。聽說還落了幾點眼淚呢。這年春天就趕緊修了大堤。在濟陽縣南岸。又打了一道隔堤。這兩樣東西。就是殺這幾十萬人的一把大刀。可憐俺們的隊伍。不斷的兩頭跑。那河裏的水。一天長一尺多。一天長一尺多。不到十天工夫。那水就比埝頂低不很遠了。比着那埝裏的平地。怕不有一兩丈高。到了十三四裏。只見那埝上的報馬。來來往往。一會一匹。一會一匹。到了第二天晌午時候。各營盤裏掌號齊人。把隊伍都開到大堤上去。那時就有急玲人說不好。恐怕要出亂子。俺們趕緊回去預備搬家罷。誰知道那一夜裏。三更時候。又趕上大風大雨。只聽得稀里花拉。那黃河水就像山一樣的倒下去了。那些村莊上的人。大半都還睡在屋裏。呼的一聲。水就進去。驚醒過來。連跑是跑。水已經過了屋簷。天又黑。風又大。雨又急。水又猛。你老想。這

時候有甚麼法子呢。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止水結冰是何情狀。流水結冰是何情狀。小河結冰是何情狀。大河結冰是何情狀。河南黃河結冰是何情狀。山東黃河結冰是何情狀。須知前一卷所寫是山東黃河結冰。

野史者補正史之缺也。名可託諸子虛事。須徵諸實在此兩回。所寫北妓一斑毫釐無爽。推而至於別項亦可知矣。

莊勤果慈祥愷悌。齊人至今思之。惟治河一端。不免乖謬。而廢濟陽以下民埝。退守大堤之舉。尤屬荒謬之至。慘不忍聞。況目見乎。此作者所以寄淚也。

---

老殘遊記

上編

第十三章



## 第十四章 大縣若蛙半浮水面

### 小船如蟻分送饅頭

話說翠花接着說道。到了四更多天。風也息了。雨也止了。雲也散了。透出一個月亮。湛明湛明。那村莊裏頭的情形。是看不見的了。只有靠民埵近的。還有那抱着門板或桌椅板櫓的。飄到民埵跟前。都就上了民埵。還有那民埵上住的人。拿竹竿子趕着撈人也撈起來的不少。這些人得了性命。喘過一口氣來。想一想。一家人都沒有了。就賸了自己。沒有一個不是號啕痛哭。喊爹叫媽的。哭丈夫的。疼兒子的。一條哭聲。五百多里路長。你老看慘不慘呢。翠環接着道。六月十五這一天。俺娘兒們正在南門鋪子裏。半夜裏聽見人嚷說。水下來了。大家聽說。都連忙起來。這一天本來很熱。人多半是穿着褂褲。在院子裏睡的。雨來的時候。纔進屋子去。剛睡了一朦朧覺。就聽外邊嚷起來了。連跑到街上看。城也開了。人都望城外跑。城圈子外頭本有個小埵。每年倒口子用的埵。有五尺多高。這些人都出去守小埵。那時雨纔住。天還陰着。一霎時。只見城外外拚命價望城裏跑。又見縣官也不坐轎子。跑進城裏來。上了城牆。只聽一片聲嚷說。城外人家不許搬東西。叫人趕緊進城。就要關城。不能等了。俺們也都扒到城牆上去看。這

張公撫東 却極關心 民聽妄為 聽民一廢 無端殺案 數其過大 靈其今大 矣談及此 民猶唏噓 事猶唏噓 惜也為公

裏許多人用蒲包裝泥，預備堵城門。縣大老爺在城上喊。人都進了城了。趕緊關城。城廂裏頭本有預備的土包。關上城。就用土包把門後頭疊上了。俺有個齊二叔住在城外。也上了城牆。這時候雲彩已經回了山。月亮很亮的。俺媽看見齊二叔。問他今年怎正利害。齊二叔說。可不是呢。往年倒口子。水下來。初起不過尺把高。正水頭到了。也不過二尺多高。沒有過三尺的。總不到頓把飯的工夫。水頭就過去。總不過二尺來往水。今年這水真霸道。一來就一尺多。一霎就過了二尺。縣大老爺看勢頭不好。恐怕小捻守不住。叫人趕緊進城罷。那時水已將近有四尺的光景了。大哥這兩天沒見。敢是在莊子上麼。可擔心的很呢。俺媽就哭了。說可不是呢。當時只聽城上一片嘈嚷。說小捻漫咧。小捻漫咧。城上的人呼呼價往下跑。俺媽哭着就地一坐。說俺就死在這兒不回去了。俺沒法。只好陪着在旁邊哭。只聽人說城門縫裏過水。那無數人就亂跑。也不管是人家。是店。是鋪子。抓着被褥。就是被褥。抓着衣服。就是衣服。全拿去塞城門縫子。一會兒把咱街上估衣鋪的衣服。布店裏的布。都拿去塞了城門縫子。漸漸聽說不過水了。又聽嚷說土包單弱。恐怕擋不住。這就看着多少人到俺店裏去搬糧食口袋。望城

滿城不曉得  
慘不忍聞  
不知不覺  
動心否亦

門洞裏去填。一會看着搬空了。又有那紙店裏的紙。棉花店裏的棉花。又是搬個乾盡。那時天也明了。俺媽也哭昏了。俺也沒法。只好坐地守着。耳朵裏不住的聽人說。這水可真了不得。城外屋子已經過了屋簷。這水頭怕不快有一丈多深嗎。從來沒聽說有過這們大的水。後來還是店裏幾個夥計上來。把俺媽同俺架了回去。回到店裏。那可不像樣子了。聽見夥計說。店裏整布袋的糧食。都填滿了城門洞。囤子裏的散糧。被亂人搶了一個精光。只有潑灑在地下的。掃了掃。還有兩三擔糧食。店裏原有兩個老媽子。他們家也在鄉下。聽說這們大的水。想必老老小小也都是沒有命了。直哭的想死。不想活。一直鬧到太陽大歪西。夥計們纔把俺媽灌醒了。大家喝了兩口小米稀飯。俺媽醒了。睜開眼看看。說老奶奶呢。他們說在屋裏睡覺呢。不敢驚動他老人家。俺媽說。也得請他老人家起來吃點麼呀。待得走到屋裏。誰知道他老人家不是睡覺。是嚇死了。摸了摸鼻子裏。已經沒有氣。俺媽看見哇的一聲。吃的兩口稀飯。跟着一口血塊子。一齊嘔出來。又昏過去了。虧得個老王媽。在老奶奶身上儘白摩挲。忽然嘆道。不要緊。心口裏滾熱的呢。忙著嘴對嘴的呿氣。又喊快拿薑湯來。到了下午時候。奶奶也過來



了。俺媽也過來了。這算是一家平安了。有兩個夥計在前院說話。聽說城下的水有一丈四五了。這個多年的老城。恐怕守不住。倘若是進了城。怕一個活的也沒有。又一個夥計道。縣大老爺還在城裏。料想是不要緊的。着殘對人瑞道。我也聽說。究竟是誰出的這個主意。拿的是甚麼書。你老哥知道麼。人瑞道。我是庚寅年來的。這是己丑年的事。我也是聽人說。未知確否。據說是史鈞甫。史觀察創的議。拿的就是賈讓的治河策。他說當年齊與趙魏。以河爲境。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堤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堤。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爲堤。去河二十五里。那天司道都在院上。他將這幾句指與大家看。說可見戰國時。兩堤相距是五十里地了。所以沒有河患。今日兩民埵相距。不過三四里。卽兩大堤相距。尙不足二十里。比之古人。未能及半。若不廢民埵。河患斷無已時。宮保說。這個道理。我也明白。只是這夾堤裏面。盡是村莊。均屬膏腴之地。豈不要破壞幾萬家的生產嗎。他又指治河策給宮保看。說請看這一段說。難者將曰。若此敗壞城郭田廬家墓以萬數。百姓怨恨。賈讓說。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關伊闕。折砥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尙且爲之。況此乃人工所造。何足言也。且又說小

昔趙不化致讀書坑卒四萬  
史鈞甫讀今  
害不化殺兩  
岸十餘萬  
家前餘萬  
遙遙相對

不忍。則亂大謀。官保以爲夾堤裏的百姓。廬墓生產可惜。難道年年決口。就不傷人命。此一勞永逸之事。所以賈讓說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恙。故謂之上策。漢朝方制。不過萬里。尙不當與水爭地。我國家方制數萬里。若反與水爭地。豈不令前賢笑後生嗎。又指儲同人批評云。三策遂成不刊之典。然自漢以來。治河者率下策也。悲夫。漢晉唐宋元明以來。讀書人無不知賈讓治河策。等於聖經賢傳。惜治河者無讀書人。所以大功不立也。官保若能行此上策。豈不是賈讓二千年後得一知己。功垂竹帛。萬世不朽。官保縋着眉頭道。但是一件要緊的事。只是我捨不得這十幾萬百姓現在的身家。兩司道。如果可以一勞永逸。何不另酬一筆款項。把百姓遷徙出去呢。官保說。只有這個辦法。尙屬較妥。後來聽說籌了三十萬銀子。預備遷民。至於爲甚麼不遷。我却知道了。人瑞對着翠環說道。後來怎麼樣呢。你說呀。翠環道。後來我媽拿定主意。聽他去。水來俺就淹死去。翠花道。那一年我也在齊東縣。俺住在北門。俺三姨家北門。離民埝相近。北門外大街鋪子又整齊。所以街後兩個小埝都不小。聽說是一丈三的頂。那邊地勢又高。所以北門沒有漫過來。十六那

生北管餓願裡撫撫台雖而更可只書故生心  
怕岸吃死躲貪來這般發情發圖在情就無送  
到要人河撫人渾人則矣讀世讀無蒼

天。俺到城牆上。看見那河裏漂的東西。不知有多少呢。也有箱子。也有棹椅板櫂。也有窗戶門扇。那死人更不待說。漂的滿河都是。不遠一個。不遠一個。也沒人顧得去撈。有錢的打算搬家。就是雇不出船來。老殘道。船呢。上那裏去了。翠花道。都被官裏拿了。差送饅頭去了。老殘道。送饅頭給誰吃。要這些船幹啥。翠花道。饅頭功德。可就大了。那莊子上的人。被水冲的有一大半。還有一少半呢。都是急伶點的人。一見水來。就上了屋頂。所以每一個莊子裏屋頂上。總有百把幾十人。四面都是水。到那兒摸吃的去呢。有餓急了。重行跳到水裏自盡的。虧得有撫臺派的委員。駕着船各處去送饅頭。大人三個。小孩兩個。第二天又有委員駕着空船。把他們送到北岸。這不是好極的事嗎。誰知這些渾蛋。還有許多蹲在屋頂上不肯下來呢。問他爲啥。他說在河裏有撫臺給他送糖糰。到了北岸。就沒人管他吃。那就餓死了。其實撫臺送了幾天。就不送了。他們還是餓死。你說這些人渾不渾呢。老殘向人瑞道。這事真正荒唐。是史觀察不是。雖未可知。然創此議之人。却也不是壞心。並無一毫爲己。私見在內。只因但會讀書。不諳世故。舉手動足便錯。孟子所以說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豈但河工爲然。天下大事。壞於奸臣。

好自可用其  
罪焉可逃其  
乎由此觀  
之不通世  
故之君子  
其爲患尤  
勝於奸臣  
多也

者十之三四。壞於不通世故之君子者。到有十分之六七也。又問翠環道。後來你爹找着了沒有。還是就被水沖去了呢。翠環收淚道。那還不是跟水去了嗎。要是活着。能不回家來嗎。大家歎息了一回。老殘又問翠花道。你纔說。他到了明年。只怕要過今年這個日子。也沒有了。這話是個甚麼緣故。翠花道。俺這個爹。不是死了嗎。喪事裡多花了一百幾十吊錢。前日俺媽賭錢擲骰子。又輸了二三百吊錢。共總虧空四百多吊。今年的年是萬過不去的了。所以前兒打算把環妹賣給蒯二禿子家。這蒯二禿子。出名的利害。一天沒有客。就要拿火筷子烙人。俺媽要他三百銀子。他給了六百吊錢。所以沒有說妥。你老想。現在到年。還能有多少天。這日子眼看着越過越緊。倘若到了年下。怕他不賣嗎。這一賣。翠環可就够他難受了。老殘聽了。默無一言。翠環却只揩淚。黃人瑞道。殘哥。我纔說爲他們的事情。要同你商議。正是這個緣故。我想眼看着一個老實孩子。送到鬼門關裡頭去。實在可憐。算起不過三百銀子的事情。我願意出一半。那一半找幾個朋友湊湊。你老哥也隨便出幾兩。不拘多少。但是這個名。我却不能擔。倘若你老哥能把他要回去。這事就容易辦了。你看好不好。老殘道。這事不難。銀子呢。既你老

哥肯出一半。那一半就是我兄弟出了罷。再要跟人家化緣。就不妥當了。只是我斷不能要他。還得再想法子。翠環聽到這裡。慌忙跳下炕來。替黃鐵二公磕了兩個頭。說道。兩位老爺菩薩。救命恩人。捨得花銀子把我救出火炕。不管做甚麼丫頭老媽子。我都情願。只是有一件事。我得稟明在前。我所以常挨打。也不怪俺這媽。實在是俺自己的過犯。俺媽當初因為實在餓不過了。所以把我賣給俺這媽。得了二十四吊錢。謝犒中人等項。去了三四吊。只落了二十吊錢。接着去年春上。俺奶奶死了。這錢可就光了。俺媽領着俺個小兄弟討飯吃。不上半年。連餓帶苦。也就死了。只賸了俺一個小兄弟。今年六歲。虧了俺有個舊街坊李五爺。現在也住在這齊河縣。做個小生意。他把他領了去。隨便給點吃吃。只是他自願還不足的人。那裡能管他飽呢。穿衣服是更不必說了。所以我在二十里鋪的時候。遇着好客給個一吊八百的呢。我就一兩個月攢個三千兩吊的給他寄來。現在蒙兩位老爺救我出來。如在左近二三百里的地方呢。那就不說了。我總能省幾個錢給他寄來。倘要遠去呢。請兩位恩爺總要想法。許我把這個孩子帶着。或寄放在庵裡廟裡。或找個小戶人家養着。俺田家祖上一百世的祖宗做鬼。

可憐可憐

老殘爲翠環十面埋伏。然面俱到。將母再入陣中。引而不發。突圍而出矣。

都感激二位爺的恩典。結草銜環。一定會報答你二位的。可憐俺出家就這一線的根苗。說到這裏。便又號啕痛哭起來。人瑞道。這又是一點難處。老殘道。這也沒有甚麼難。我自有個辦法。遂喊道。田姑娘。你不用哭了。包管你姊兒兩個。一輩子不離開就是了。你別哭。讓我們好替你打主意。你把我們哭昏了。就出不出好主意來了。快快別哭罷。翠環聽罷。趕緊忍住淚。骨髹骨髹。替他們每人磕了幾個響頭。老殘連忙將他攙起。誰知他磕頭的時候。用力太猛。把額頭上碰了一個大包。苞又破了流血呢。老殘扶他坐下說。這是何苦來呢。又替他把額上血輕輕揩了。讓他在炕上躺下。這就來向人瑞商議說。我們辦這件事。當分個前後次第。以替他贖身爲第一步。以替他擇配爲第二步。贖身一事。又分兩層。以私商爲第一步。公斷爲第二步。此刻別人出他六百吊。我們明天把他領家的叫來。也先出六百吊。隨後再添。此種人不宜過於爽快。你過爽快。他就覺得奇貨可居了。此刻銀價每兩換兩吊七百文。三百兩可換八百一十吊。連一切開銷。一定足用的了。看他領家的來。口氣何如。倘不執拗。自然私了的爲是。如懷疑刁狡呢。就託齊河縣替他當堂公斷一下。仍以私了結局。人翁以爲何如。人瑞道。極是極是。

老殘又道。老哥固然萬無出名之理。兄弟也不能出全名。只說是替個親戚辦的就是了。等到事情辦妥。再揭明擇配的宗旨。不然領家的是不肯放的。人瑞道。很好。這個辦法。一點不錯。老殘道。銀子是你我各出一半。無論用多少。皆是這個分法。但是我行篋中所有。頗不敷用。要請你老哥墊一墊。到了省城。我就還你。人瑞道。那不要緊。贖兩個翠環。我這裏的銀子都用不了呢。只要事情辦妥。老哥還不還都不要緊的。老殘道。一定要還的。我在有容堂。還存着四百多銀子呢。你不用怕我出不起。怕害的我沒飯吃。你放心罷。人瑞道。就是這們辦。明天早起。就叫他們去喊他領家的去。翠花道。早起你別去喊。明天早起。我們姐兒倆。一定要回去的。你老早起一喊。儻若被他們知道這個意思。他一定把環妹妹藏到鄉下去。再講盤子。那就受他的拿捏了。況且他們抽鴉片烟的人。也起不早。不如下午。你老先着人叫我們姐兒倆來。然後去叫俺媽。那就不怕他了。只是一件。這事千萬別說我說的。環妹妹是超陞了的人。不怕他。俺還得在火坑裏過活兩年呢。人瑞道。那自然。還要你說嗎。明天我先到縣衙門裏。順便帶個差人來。儻若你媽作怪。我先把翠環交給差人看管。那就有法制他了。說着。大家都覺得喜歡。



得很。老殘便對人瑞道。他們事已議定。大概如此。只是你先前說的那個案子呢。我到底不放心。你究竟是眞話是假話。說了我好放心。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廢濟陽以下民埝。是光緒己丑年事。其時作者正奉檄測量東省黃河。目睹尸骸逐流而下。自朝至暮。不知凡幾。山東村居屋皆平頂。水來民皆升屋而處。一日作者船泊小街子。見屋頂上人約八九十口。購饅首五十斤散之。值夜大風雨。耳中時聞坍塌聲。天微明風息。雨未止。急開船窗視之。僅十餘人矣。不禁痛哭。作者告予云。生平有三大傷心事。山東縣民埝是。其傷心之一也。

# 原书空白页



## 第十五章 烈焰有聲驚二翠

### 嚴刑無度逼孤孀

話說老殘與黃人瑞。方將如何拔救翠環之法。商議停妥。老殘便向人瑞道。你適纔說。有個驚天動地的案子。其中關係着無限的人命。又有天嬌離奇的情節。到底是真是假。我實實的不放心。人瑞道。別忙別忙。方纔爲這一個毛丫頭的事。商議了半天。正經勾當。我的烟還沒有吃好。讓我吃兩口煙。提提神。告訴你。翠環此刻心裏蜜蜜的高興。正不知如何是好。聽人瑞要吃烟。趕緊拿過簽子來。替人瑞燒了兩口吃着。人瑞道。這齊河縣東北上。離城四十五里。有個大村鎮。名叫齊東鎮。就是周朝齊東野人的老家。這莊上有三四千人家。有條大街。有十幾條小街。路南第三條小街上。有個賈老翁。這老翁年紀不過五十來歲。生了兩個兒子。一個女兒。大兒子在時。有三十多歲了。二十歲上娶了本村魏家的姑娘。魏賈這兩家。都是靠莊田吃飯。每人家有四五十頃地。魏家沒有兒子。只有這個女兒。却承繼了一個遠房姪兒在家。管理一切事務。只是這個承繼兒子。不甚好學。所以魏老兒很不喜歡他。却喜歡這個女婿。如同珍寶一般。誰知這個女婿。去年七月。感了時氣。到了八月半邊。就一命嗚呼哀哉死了。過了百日。魏老

兒恐怕女兒傷心。常常接回家來過個十天半月的。解解他的愁悶。這賈家呢。第二個兒子。今年廿四歲。在家讀書。人也長的清清秀秀的。筆下也還文從字順。賈老兒既把個大兒子死了。這二兒子便成了個寶貝。恐怕他勞神。書也不教他念了。他那女兒。今年十九歲。像貌長的如花似玉。又加之人又能幹。家裏大小事情。都是他做主。因此本村人替他起了個渾名。叫做賈探春。老二娶的。也是本村一個讀書人家的女兒。性格極其溫柔。輕易不肯開口。所以人越發看他老實沒用。起他個渾名叫二呆子。這賈探春長到一十九歲。爲何還沒有婆家呢。只因爲他才貌雙全。鄉莊戶下。那有那們俊俏男子來配他呢。只有鄰村一個吳二浪子。人却生得個儼不羣。像貌也俊。言談也巧。家道也豐富。好騎馬射箭。同這賈家本是個老親。一向往來。彼此女眷。都是不迴避的。只有這吳二浪子。曾經託人來求親。賈老兒暗想。這個親事倒還做得。只是聽得人說。這吳二浪子。鄉下已經偷上了好幾個女人。又好賭。又時常好跑到省城裏去頑耍。動不動一兩個月的不回來。心裏算計。這家人家。雖算鄉下的首富。終久家私要保不住。因此就沒有應許。以後却是再要找個人材家道相平的。總找不着。所以把這親事就此

擱下了。今年八月十三。是賈老大的週年。家裏請和尚拜了三天懺。是十二三十四三天。經懺拜完。魏老兒就接了姑娘回家過節。誰想當天下午。陡聽人說。賈老兒家全家喪命。這一慌。真就慌的不成話了。連忙跑來看時。却好鄉約里正。俱已到齊。全家人都死盡。止有賈探春和他姑媽來了。都哭的淚人似的。頃刻之間。魏家姑奶奶。就是賈家的大娘子。也趕到了。進得門來。聽見一片哭聲。也不曉得青紅皂白。只好號啕大哭。當時里正前後看過。計門房死了看門的一名。長工二名。廳房堂屋倒在地下。死了書童一名。廳房裏面賈老兒死在炕上。二進上房死了賈老二夫妻兩名。傍邊老媽子一名。炕上三歲小孩子一名。廚房裏老媽子一名。了頭一名。廂房裏老媽子一名。前廳廂房裏管帳先生一名。大小男女。共死了一十三名。當時具稟。連夜報上縣來。縣裏次日一清早。帶同伴作下鄉。一一相驗。沒有一個受傷的人。骨節不硬。皮膚不發青紫。既非殺傷。又非服毒。這沒頭案子。就有些難辦。一面賈家辦理棺斂。一面縣裏具稟申報撫臺。縣裏正在序稿。突然賈家遣個抱告。言已查出被人謀害形蹟。方說到這裡。翠環抬起頭來喊道。儼瞧。窗戶怎樣。這們紅呀。一言未了。只聽得必必剝剝的聲音。外邊人聲

嘈雜。大聲喊叫。說起火起。幾個連忙跑出上房門來。纔把簾子一掀。只見那火。正是老殘住的廂房後身。老殘連忙身邊摸出鑰匙。去開房門上的鎖。黃人瑞大聲喊道。多來兩個人。幫鐵老爺搬東西。老殘剛把鐵鎖開了。將門一推。只見房內一大團黑烟。望外一撲。那火舌已自由窗戶裏冒出來了。老殘被那黑烟沖來。趕忙望後一退。却被一塊磚頭絆住。跌了一交。恰好那些來搬東西的人。正自趕到。就勢把老殘扶起。攙過東邊去了。當下看那火勢。怕要連着上房。黃人瑞的家人。就帶着衆人。進上房去搶搬東西。黃人瑞站在院心裏。大叫道。趕先把那帳箱搬出。別的却還在後。說時。黃升已將帳箱搬出。那些人多手雜的。已將黃人瑞箱籠行李都搬出來。放在東牆腳下。店家早已搬了幾條長板凳來。請他們坐。人瑞檢點物件。一樣不少。却還多了一件。趕忙叫人搬往櫃房裏去。看官。你猜多的一件是何物事。原來正是翠花的行李。人瑞知道縣官必來看火。儻若見了。有點難堪。所以叫人搬去。并對二翠道。你們也往櫃房裏避一避去。立刻縣官就要來的。二翠聽說。便順牆根走往前面去了。且說火起之時。四鄰人等。及河工夫役。都尋覓了水桶水盆之類。趕來救火。無奈黃河兩岸俱已凍得實實的。當中

雖有流水之處。人却不能去取。店後有個大坑塘。却早凍得如平地了。城外只有兩口井裏有水。你想漫漫一桶一桶打起。中何用呢。這些人人急智生。就把坑裏的冰鑿開。一塊一塊的望火裏投。那知這冰的力量。比水還大。一塊冰投下去。就有一塊地方沒了火頭。這坑正在上房後身。有七八個人立在上房屋脊上。後邊有數十個人運冰上屋。屋上人接着望火裏投。一半投到火裏。一半落在上房屋上。所以火就接不到上房這邊來。老殘與黃人瑞正在東牆看人救火。只見外面一片燈籠火把。縣官已到。帶領人夫。手執撓鉤長杆等件。前來救火。進得門來。見火勢已衰。一面用撓鉤將房扯倒。一面飭人取黃河淺處薄冰拋入火裡。以壓火勢。那火也就漸漸的熄了。縣官見黃人瑞立在東牆下。步上前來。請了一個安。說道。老憲臺受驚不小。人瑞道。也還不怎樣。但是我們補翁燒得苦點。因向縣官道。子翁。我介紹你會個人。此人姓鐵。號補殘。與你頗有關係。那個案子上。要倚賴他纔好辦。縣官道。嚶呀呀。鐵補翁在此地嗎。快請過來相會。人瑞即招手大呼道。老殘。請這邊來。老殘本與人瑞坐在一條凳上。因見縣官來。躡過人叢裏。借看火爲迴避。今聞招呼。遂走過來。與縣官作了個揖。彼此道些景慕的話頭。



進士不糊塗  
便可以爲民父母了

縣官有馬扎子。老殘與人瑞仍坐長凳子上。原來這齊河縣姓王。號子謹。也是江南人。與老殘同鄉。雖是個進士出身。倒不糊塗。當下人瑞對王子謹道。我想閣下齊東村一案。只有請補翁寫封信給宮保。須派白子壽來。方得昭雪。那個絕物。也不敢過於倔强。我輩都是同官。不好得罪他的。補翁是方外人。無須忌諱。尊意以爲何如。子謹聽了。歡喜非常。說買魏氏活該有救星了。好極好極。老殘聽得沒頭沒腦。答應又不是。不答應又不是。只好含糊唯諾。當時火已全熄。縣官要扯二人到衙門去住。人瑞道。上房既未燒着。我仍可以搬入去住。只是鐵公未免無家可歸了。老殘道。不妨不妨。此時夜已深。不久便自天明。天明後。我自會上街置辦行李。毫不礙事。縣官又苦苦的勸老殘到衙門裏去。老殘說。我打攪黃兄是不妨的。請放心罷。縣官又殷勤問燒些甚麼東西。未免大破財了。但是敝縣購辦得出的。自當稍盡絲薄。老殘笑道。布衾一方。竹筍一隻。布衫褲兩件。破書數本。鐵串鈴一枚。如此而已。縣官笑道。不確罷。也就笑著。正要告辭。只見地保同着差人。一條鐵索。鎖了一個人來。跪在地下。像雞子簽米似的。連連磕頭。嘴裏只叫大老爺天恩。大老爺天恩。那地保跪一條腿在地下。喊道。火就是這個老頭兒屋

鄉下人貪  
來誤事真  
可恨

裏起的。請大老爺示。還是帶回衙門去審。還是在這裏審。縣官便問道。你姓甚麼。叫甚麼。那裏人。怎麼樣起的火。只見那地下的人。又連連磕頭。說道。小的姓張。叫張二。是本城裏人。在這隔壁店裏做長工。因為昨兒從天明起來。忙到晚上二更多天。纔稍爲空閒一點。回到屋裏睡覺。誰知小衫褲汗濕透了。剛睡下來。冷得異樣。越冷越打戰。就睡不着了。小的看這屋裏。放着好些粟糶。就抽了幾根。燒着烘一烘。又想起窗戶臺上有上房客人吃賸下的酒。賞小的吃的。就拿在火上煨熱了。喝了幾鍾。誰知道一天乏透的人。得了點暖氣。又有兩杯酒下了肚。糊裏糊塗。坐在那裏。就睡着了。剛睡著。一霎兒的工夫。就覺得鼻子裏烟噓的難受。慌忙睜開眼來。身上棉襖已經燒着了一大塊。那粟糶打的壁子。已通着了。趕忙出來找水來潑。那火已自出了屋頂。小的也沒有法子了。所招是實。求大老爺天恩。縣官罵了一聲渾蛋。說帶到衙門裏辦去罷。說罷。立起身來。向黃鐵二公告辭。又再三叮囑人瑞。務必設法玉成那一案。然後的忽忽去了。那時火已熄盡。只冒白氣。人瑞看着黃升帶領衆人。又將物件搬入。依舊陳列起來。人瑞道。屋子裏烟火氣太重。燒盒萬壽香來薰薰。人瑞笑向老殘道。鐵公。我看你還忙着回屋

去不回呢。老殘道。都是被你一留再留的。倘若我在屋裏。不至於被他燒得這們子淨。人瑞道。嘆不害臊。要是讓你回去。只怕連你還燒死在裏頭呢。你不好好的謝我。反來埋怨我。真是不識好歹。老殘道。難道我是死人嗎。你不賠我。看我同你干休嗎。說着。只見門簾揭起。黃升領了一個戴大帽子的進來。對着老殘打了一個千兒。說敝上說給鐵大老爺請安。送了一付鋪蓋來。是敝上自己用的。腌臢點。請大老爺不要嫌棄。明天叫裁縫趕緊做新的送過來。今夜先將就點兒罷。又狐皮袍子馬褂一套。請大老爺隨便用罷。老殘立起來道。累你們貴上費心。行李暫且留在這裏。借用一兩天。等我自己買了。就繳還。衣裳我都已經穿在身上。並沒有燒掉。不勞貴上費心了。回去多多道謝。那家人還不肯把衣服帶去。仍是黃人瑞說。衣服鐵老爺決不肯收的。你就說我說的。你帶回去罷。家人又打了個千兒去了。老殘道。我的燒去也還罷了。總是你瞎倒亂。平白的把翠環的一卷行李。也燒在裏頭。你說冤不冤呢。黃人瑞道。那纔更不要緊呢。我說他那鋪蓋。總共值不到十兩銀子。明日賞他十五兩銀子。他媽要喜歡的受不得呢。翠環道。可不是呢。大約就是我這個倒癩的人。一卷鋪蓋。害了鐵爺許多好東西都毀

掉了。老殘道。物件到沒有值錢的。只可惜我兩部宋板書。是有錢沒處買的。未免可惜。然也是天數。只索聽他罷了。人瑞道。我看宋板書。到也不稀奇。只是可惜你那搖的串鈴子也毀掉。豈不是失了你的衣飯碗了嗎。老殘道。可不是呢。這可應該你賠了罷。還有甚麼說的。人瑞道。罷罷罷。燒了他的鋪蓋。燒了你的串鈴。大吉大利。恭喜恭喜。對着翠環作了個揖。又對老殘作了個揖。說道。從今以後。他也不用做賣皮的婊子。你也不要做說嘴的郎中了。老殘大叫道。好好。罵的好苦。翠環。你還不去擰他的嘴。翠環道。阿彌陀佛。總是兩位慈悲。翠花點點頭道。環妹由此從良。鐵老由此做官。這把火到也實在是把大吉大利的火。我也得替二位道喜。老殘道。依你說來。他却從良。我却從賤了。黃人瑞道。閒話少講。我且問你。是說話是睡。如睡。就收拾行李。如說話。我就把那奇案再告訴你。隨即大叫了一聲來啊。老殘道。你說。我很願意聽。人瑞道。不是方纔說到賈家遣丁抱告。說查出被人謀害的情形嗎。原來這賈老兒桌上有吃殘了的半個月餅。一大半人房裏。都有吃月餅的痕蹟。這月餅却是前兩天魏家送得來的。所以賈家新承繼來的個兒子。名叫賈幹。同了賈探春告說。是他嫂子賈魏氏與人通姦。用毒藥

呂諫堂是  
門生又是  
格登自執  
清凡事然  
要剛復一  
用所即以  
見面即將  
老婦用夾  
棍古女用  
吏多酷信

謀害一家十三口性命。齊河縣王子謹。就把這賈幹傳來。問他姦夫是誰。却又指不出來。食殘的月餅。只有半個。已經擘碎了。餡子裏却是有一點砒霜。王子謹把這賈魏氏傳來。問這情形。賈魏氏供。月餅是十二日送來的。我還在賈家。況當時即有人吃過。并未曾死。又把那魏老兒傳來。魏老兒供稱。月餅是大街上四美齋做的。有毒無毒。可以質證了。及至把四美齋傳來。又供月餅雖是他家做的。而餡子却是魏家送得來的。就是這一節。却不得不把魏家父女暫且收管。雖然收管。却未上刑具。不過監裡的一間空屋。聽他自己去布置罷了。子謹心裡覺得件作相驗。實非中毒。自己又親身細驗。實無中毒情形。即使月餅中有毒。未必人人都是同時吃的。也沒有個毒輕毒重的分別嗎。苦主家催求訊斷得緊。就詳了撫臺。請派員會審。前數日。齊巧派了剛聖慕來。此人姓剛。名弼。是呂諫堂的門生。專學他老師。清廉得格登登的。一跑得來。就把那魏老兒上了一夾棍。賈魏氏上了一拶子。兩個人都暈絕過去。却無口供。那知冤家路兒窄。魏老兒家裡的管事的却是愚忠老實人。看見主翁吃這冤枉官司。遂替他籌了些款。到城裏來打點。一投投到一個鄉紳胡舉人家。說到此處。只見黃升揭開簾子走進來。說老

爺叫呀。人瑞道。收拾鋪蓋。黃升道。鋪蓋怎樣放法。人瑞想了一想。說外間冷都睡到裏邊去罷。就對老殘道。裏間炕很大。我同你一邊睡一個。叫他們姐兒倆打開鋪蓋捲睡當中。好不好。老殘道。甚好甚好。只是你孤棲了。人瑞道。守着兩個。還孤棲個甚麼呢。老殘道。管你孤棲不孤棲。趕緊說。投到這胡舉人家怎麼樣呢。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疎密相間大小雜。出此定法也。歷來文章家每序一大事。必夾序數小事。點綴其間。以歇目力。而紓文氣。此卷序賈魏事一大案。熱鬧極矣。中間應插序一段冷淡事。方合成法。乃忽然火起熱。上加熱鬧。中添閑文筆。真有不可思議功德。

---

老殘遊記

上編

第十五章





## 第十六章 六千金買得凌遲罪

### 一封書驅走喪門星

話說老殘急忙要問他。投到胡舉人家便怎樣了。人瑞道。你越着急。我越不着急。我還要抽兩口煙吃。老殘急於要聽他說。就叫翠環。你趕緊燒兩口。讓他吃了好說。翠環拿着籤子便燒。黃升從裏面把行李放好。出來回道。他們的鋪蓋。叫他夥計來放。人瑞點點頭。一刻見先來的那個夥計跟着黃升進去了。原來馬頭上規矩。凡妓女的鋪蓋。必須他夥計自行來放。家人斷不肯替他放的。又兼之鋪蓋之外。還有甚麼應用的物事。他夥計知道放在甚麼所在。妓女探手便得。若是別人放的。就無處尋覓了。却說夥計放完鋪蓋出來。說道。翠環的燒了。怎麼樣呢。人瑞道。那你就不用管罷。老殘道。我知道。你明天來。我賠你二十兩銀子。重做就是了。夥計說。不是爲銀子。老爺請放心。爲的是今兒夜裏。人瑞道。叫你不要管。你還不明白嗎。翠花也道。叫你不要管。你就回去罷。那夥計纔低着頭出去。人瑞對黃升道。天很不早了。你把火盆裏多添點炭。坐一壺開水。在旁邊。把我墨盒子筆取出來。取幾張紅格子白八行書。同信封子出來。取兩枝洋蠟。都放在桌上。你就睡去罷。黃升答應了一聲。是。就去照辦。這裡人瑞煙也吃完。老殘問

魏家一願就忠情主雖過錯主心然嘉其心可意而了鄉下人不知利害惟胡舉人讀書明理無端冒昧行賄顯露情虛此案固是剛有實胡舉人然有以成之耳其率而一凡有餽謝儀二

道。投到胡舉人家怎樣呢。人瑞道。這個鄉下糊塗老兒。見了胡舉人。扒下地就磕頭。說如能救得我主人的。萬代封侯。胡舉人道。封侯不濟事。要有錢纔能辦事呀。這大老爺。我在省城裡也與他同過席。是認得的。你先拿一千銀子來。我替你辦。我的酬勞在外。那老兒便從懷裡摸出個皮靴頁兒來。取出五百一張的票子兩張。交與胡舉人。却又道。但能官司了結無事。就再花多少。我也能辦。胡舉人點點頭。吃過午飯。就穿了衣冠。來拜老剛。老殘拍着炕沿道。不好了。人瑞道。這渾蛋的胡舉人來了呢。老剛就請見。見了略說了幾句套話。胡舉人就把這一千銀票子雙手捧上。說道。這是賈魏氏那一案。魏家孝敬老公祖的。求老公祖格外成全。老殘道。一定翻了呀。人瑞道。翻了倒還好。却是沒有翻。老殘道。怎麼樣呢。人瑞道。老剛却笑嘻嘻的雙手接了。看了一眼。說道。是誰家的票子。可靠得住嗎。胡舉人道。這是同裕的票子。是敝縣第一個大錢莊。萬靠得住。老剛道。這們大個案情。一千銀子那能行呢。胡舉人道。魏家人說只要早早了結沒事。就再花多些。他也願意。老剛道。十三條人命。一千銀子一條。也還值一萬三呢。也罷。既是老兄來。兄弟情願減半算。六千五百兩銀子罷。胡舉人連聲答應道。可以行得。可以

則三則官  
長三則官  
長三則官  
聲價此三  
端由一利  
全由一利  
心太重之  
鼓動也吾  
人有陽心  
陰者有陽  
也公為私  
陽則明私  
為陰則私  
暗公則私  
地公則私  
則公則私  
靈不足為  
人私心也  
存私心也  
以行賄實  
為真賄實  
犯全不實  
人心細想  
命家之性  
己成之聲  
令吏可行  
人更可行  
恨為聲

行得。老剛又道。老兄不過是個介紹人。不可專主。請回去切實問他一問。也不必開票子來。只須老兄寫明云。減半六五之數。前途願出。兄弟憑此。明日就斷結了。胡舉人歡喜的了不得。出去就與那鄉下老兒商議。鄉下老兒聽說官司可以了結無事。就擅專一回。諒多年賓東。不致遭怪。況且不要現銀子。就高高興興的。寫了個五千五百兩的憑據。交與胡舉人。又寫了個五百兩的憑據。為胡舉人的謝儀。這渾蛋胡舉人。寫了一封信。并這五千五百兩憑據。一并送到縣衙門裏來。老剛收下。還給個收條。等到第二天。升堂。本是同王子謹會審的。這些情節。子謹却一絲也不知道。坐上堂去。喊了一聲帶人。那衙役們早將魏家父女帶到。却都是死了一半的樣子。兩人跪到堂上。剛弼便從懷裏摸出那個一千兩銀票。并那五千五百兩憑據。和那胡舉人的書子。先遞給子謹看了一遍。子謹不便措辭。心中却暗暗的替魏家父女叫苦。剛弼等子謹看過。便問魏老兒道。你認得字嗎。魏老兒供。本是讀書人。認得字。又問賈魏氏。認得字嗎。供從小上過幾年學。認字不多。老剛便將這銀票筆據。叫差人送與他父女們看。他父女回說。不懂這是甚麼原故。剛弼道。別的不懂。想必也是真不懂。這個憑據是誰的筆蹟。下面

註着名號。你也不認得嗎。叫差人你再給那個老頭兒看。魏老兒看過。供道。這憑據是小的家裏管事的寫的。但不知他爲甚麼事寫的。剛弼哈哈大笑說。你不知道。等我來告訴你。你就知道了。昨兒有個胡舉人來拜我。先送一千兩銀子。說你們這一案。叫我設法兒開脫。又說如果開脫。銀子再要多些也肯。我想你們兩個窮凶極惡的人。前日頗能熬刑。不如趁勢討他個口氣罷。我就對胡舉人說。你告訴他管事的去。說害了人家十三條性命。就是一千兩銀子一條。也該一萬三千兩。胡舉人說恐怕一時拿不出許多。我說只要他心裏明白。銀子便遲些日子不要緊的。如果一千銀子一條命不肯出。就是折半五百兩銀子一條命。也該六千五百兩。不能再少。胡舉人連連答應。我還怕胡舉人孟浪。再三叮囑他。叫他把這折半的道理告訴你們管事的。如果心服情願。叫他寫個憑據來。銀子早遲不要緊的。第二天。果然寫了這個憑據來。我告訴你。我與你無冤無仇。我爲甚麼要陷害你們呢。你要摸心想一想。我是個朝廷家的官。又是撫台特特委我來幫着王大老爺來審這案子。我若得了你們的銀子。開脫了你們。不但辜負撫台的委任。那十三條冤魂。肯依我嗎。我再詳細告訴你。倘若人命不是你謀害

嚴刑之下。何求不得。其慘酷。形令人不忍。目視。性命。清廉。性偏執。其罪尤甚。於貪吏。已願世之民。上為鑒。此者之量。德無功矣。

的。你家爲甚麼肯拿幾千兩銀子出來打點呢。這是第一據。在我這裏花的是六千五百兩。在別處花的且不知多少。我就不便深究了。倘人不是你害的。我告訴他照五百兩一條命計算。也應該六千五百兩。你那管事的就應該說。人命實不是我家害的。如蒙委員代爲昭雪。七千八千。俱可六千五百兩的數目。却不敢答應。爲甚麼他毫無疑義。就照五百兩一條命算帳呢。是第二據。我勸你們早遲總得招認。免得饒上許多刑具的苦楚。那父女兩個。連連叩頭說。青天大老爺。實在是冤枉。剛弼把桌子一拍。大怒道。我這樣開導你們。還是不招。再替我夾拶起來。底下差役炸雷似的答應了一聲。噯。夾棍拶子望堂上一摔。驚魂動魄。價響。正要動刑。剛弼又道。慢着。行刑的差役上來。我對你講。幾個差役走上幾步。跪一條腿。喊道。請大老爺示。剛弼道。你們伎倆。我全知道。你看那案子。是不要緊的呢。你們得了錢。用刑就輕些。讓犯人不甚吃苦。你們看那案情重大。是翻不過來的了。你們得了錢。就猛一緊。把那犯人當堂治死。成全他個整尸首。本官又有個嚴刑斃命的處分。我是全曉得的。今日替我先拶賈魏氏。只不許拶得他發昏。但看神色不好。就鬆刑。等他回過氣來再拶。預備十天工夫。無論你甚麼好漢。

也不怕你不招。可憐一個賈魏氏。不到兩天。就真熬不過了。哭得一絲半氣的。又忍不得老父受刑。就說道。不必用刑。我招就是了。人是我謀害的。父親委實不知情。剛弼道。你爲甚麼害他全家。魏氏道。我爲妯娌不和。有心謀害。剛弼道。妯娌不和。你害他一個人就够了。爲甚麼毒他一家子呢。魏氏道。我本想害他一人。因沒有法子。只好把毒藥放在月餅餡子裏。因爲他最好吃月餅。讓他先毒死了。旁人必不至再受害了。剛弼問。月餅餡子裏。你放的甚麼毒藥呢。供是砒霜。那裏來的砒霜呢。供叫入藥店裏買的。那家藥店裏買的呢。自己不會上街。叫人買的。所以不曉得那家藥店。問叫誰買的呢。供就是婆家被毒死了的長工王二。問既是王二替你買的。何以他又肯吃這月餅受毒死了呢。供我叫他買砒的時候。只說爲毒老鼠。所以他不知道。問你說你父親不知情。你豈有個不同他商議的呢。供這砒是在婆家買的。買得好多天了。正想趁個機會放在小嬸吃食碗裏。值幾日都無隙可乘。恰好那日回娘家。看他們做月餅餡子。問他們何用。他們說送我家節禮。趁無人的時候。就把砒霜攪在餡子裏了。剛弼點點頭道。是了。了。又問道。我看你人很直爽。所招的一絲不錯。只是我聽人說。你公公平常待你

供已招定矣  
又何必殺  
成其故罪  
乎夫翁之

老殘聽得  
剛之應  
忍然並  
許出信  
不計及  
害真正  
俠可敬  
豪利

極爲刻薄。是有的罷。魏氏道。公公待我如待親身女兒一般恩惠。沒有再厚的了。剛弼道。你公公橫豎已死。你何必替他迴護呢。魏氏聽了。抬起頭來。柳眉倒豎。杏眼圓睜。大叫道。剛大老爺。你不過要成就我個凌遲的罪名。現在我已遂了你的願了。既殺了公公。總是個凌遲。你又何必要坐成個故殺呢。你家也有兒女呀。勸你退後些罷。剛弼一笑道。論做官的道理呢。原該追究個水盡山窮。然既已如此。先讓他把這個供畫了再說。黃人瑞道。這是前兩天的事。現在他還要算計那個老頭子呢。昨日我在縣衙門裏吃飯。王子謹氣得要死。逼得不敢開口。一開口。彷彿得了魏家若干銀子似的。李太尊在此地。也覺得這案情不妥當。然也沒有法想。商議除非能把白太尊白子壽弄來纔行。這瘟剛是以清廉自命的。白太尊的清廉。恐怕比他還靠得住些。白子壽的人品學問。爲衆所推服。他還不敢藐視。舍此更無能制伏他的人。只是一兩天內。就要上詳。宮保的性子又急。若奏出去。就不好設法了。只是沒法通到宮保面前去。凡我們同寅。都要避點嫌疑。昨日我看見老哥。我從心眼裏歡喜出來。請你想個甚麼法子。老殘道。我也沒有長策。不過這種事情。其勢已迫。不能計出萬全的。只有就此情形。我詳細寫



封信稟宮保。請宮保派白太尊來覆審。至於這一礮響不響。那就不能管了。天下事冤枉的多著呢。但是碰在我輩眼目中。盡心力替他做一下子就罷了。人瑞道。佩服佩服。事不宜遲。筆墨紙張都預備好了。請你老人家就此動筆。翠環。你去點蠟燭。泡茶。老殘凝了一凝神。就到人瑞屋裡坐下。翠環把洋燭也點着了。老殘揭開墨盒。拔出筆來。鋪好了紙。拈筆便寫。那知墨盒子已凍得像塊石頭。筆也凍得像個棗核子。半筆也寫不下去。翠環把墨盒子捧到火盆上烘。老殘將筆拿在手裡。向着火盆一頭烘。一頭想。半霎功夫。墨盒裡冒白氣。下半邊已烱了。老殘蘸墨就寫。寫兩行。烘一烘。不過半個多時辰。信已寫好。加了個封皮。打算問人瑞信已寫妥。交給誰送去。對翠環道。你請黃老爺進來。翠環把房門簾一揭。格格的笑個不止。低低喊道。鐵老。你來照。老殘望外一看。原來黃人瑞在南首。雙手抱着烟槍。頭歪在枕頭上。口裏拖三四寸長一條口涎。腿上却蓋了一條狼皮褥子。再看那邊。翠花睡在虎皮毯上。兩隻腳都縮在衣服裏頭。兩隻手超在袖子裏。頭却不在枕頭上。半個臉縮在衣服大襟裏。半個臉靠着袖子。兩個人都睡得實沈沈的了。老殘看了。說這可試不得。快點喊他們起來。老殘就去拍人瑞。說醒

醒罷。這樣要受病的。人瑞驚覺。懵裏懵懂的。睜開眼說道。呵呵。信寫好了嗎。老殘說。寫好了。人瑞扎掙着坐起。只見口邊那條涎水。由袖子上滾到烟盤裏。跌成幾段。原來久已化作一條冰了。老殘拍人瑞的時候。翠環却到翠花身邊。先向他衣服摸着兩隻腳。用力往外一扯。翠花驚醒。連喊誰誰誰。連忙揉揉眼睛。叫道。可凍死我了。兩人起來。都奔向火盆就暖。那知火盆無人添炭。只賸一層白灰。幾星餘火。却還有熱氣。翠環道。屋裏火盆旺着呢。快向屋裏烘去罷。四人遂同到裏邊屋來。翠花看鋪蓋三分。俱已攤得齊楚。就去看他縣裏送來的。却是一牀藍湖縐被。一牀紅湖縐被。兩條大呢褥子。一個枕頭。指給老殘道。你瞧這鋪蓋好不好。老殘道。太好了些。便向人瑞道。信寫完了。請你看看。人瑞一面烘火。一面取過信來。從頭至尾讀了一遍。說很切實的。我想總該靈罷。老殘道。怎樣送去呢。人瑞腰裏摸出表來一看。說四下鐘。再等一刻。天亮了。我叫縣裏差個人去。老殘道。縣裡人都起身得遲。不如天明後。同店家商議。雇個人去更妥。只是這河難得過去。人瑞道。河裡昨晚就有人跑凌。單身人過河。很便當的。大家烘着火。隨便閒話。兩三點鐘工夫。極容易過。不知不覺。東方已自明了。人瑞喊起黃升。叫他向店

一砲放响  
接到宮保  
親筆允其  
所請老殘  
不喜如何

家商議。雇個人到省城送信。說不過四十里地。如晌午以前送到。下午取得收條來。我賞銀十兩。停了一刻。只見店夥同了一個人來說。這是我兄弟。如大老爺送信。他可以去。他送過幾回信。頗在行。到衙門裏也敢進去。請大老爺放心。當時人瑞就把上撫臺的稟交給他。自收拾投遞去了。這裏人瑞道。我們這時該睡了。黃鐵睡在兩邊。二翠睡在當中。不多一刻。都已鼾鼾睡着。一覺醒來。已是午牌時候。翠花家夥計早已在前面等候。接了他姊妹兩個回去。將鋪蓋捲了一并捫着就走。人瑞道。傍晚就送他們姐兒倆來。我們這兒不派人去叫了。夥計答應着是。便同兩人前去。翠環回過頭來。眼淚汪汪的道。你別忘了阿。人瑞老殘俱笑着點點頭。二人洗臉。歇了片刻。就吃午飯。飯畢。已兩下多鐘。人瑞自進縣署去了。說倘有回信。喊我一聲。老殘說知道。你請罷。人瑞去後。不到一個時辰。只見店家領那送信的人。一頭大汗。走進店來。懷裏取出一個馬封。紫花大印。拆開。裏面回信兩封。一封是莊宮保親筆。字比核桃還大。一封是內文案上袁希明的信。言白太尊現署安泰。即派人去代理。大約六七天可到。并云。宮保深盼閣下少候兩日。等白太尊到。商酌一切云云。老殘看了。對送信人說。你歇着罷。晚上來領賞。

喊黃二爺來。店家說。同黃大老爺進衙門去了。老殘想這信交誰送去呢。不如親身去走一遭罷。就告店家鎖了門。竟自投縣衙門來。進了大門。見出出進進人役甚多。知有堂事。進了儀門。果見大堂上陰氣森森。許多差役兩旁立着。凝了一凝神。想道。我何妨上去看看。甚麼案情。立在差役身後。却看不見。只聽堂上嚷道。賈魏氏。你要明白。你自己的死罪已定。自是無可挽回。你却極力開脫你那父親。說他并不知情。這是你的一片孝心。本縣也沒有個不成全你的。但是的不招出你的姦夫來。你父親的命就保全不住了。你想。你那姦夫出的主意。把你害得這樣苦法。他到躲得遠遠的。連飯都不替你送一碗。這人的情義也就很薄的了。你却抵死不肯招出他來。反令生身老父。替他擔着死罪。聖人云。人盡夫也。父一而已。原配丈夫。爲了父親。尙且顧不得他。何況一個相好的男人呢。我勸你招了的好。只聽底下只是嚶嚶啜泣。又聽堂上喝道。你還不招嗎。不招我又要動刑了。又聽底下一絲半氣的說了幾句。聽不出甚麼話來。只聽堂上嚷道。他說甚麼。聽一個書吏上去回道。賈魏氏說。是他自己的事。大老爺怎樣吩咐。他怎樣招。若叫他捏造一個姦夫出來。實實無從捏造。又聽堂上把驚堂一拍。罵道。這個

義之所在  
勇往直前  
不為血  
性男可  
敬可敬

淫婦。真正刁狡。撻起來。堂下無限的人大叫了一聲。只聽跑上幾個人去。把撻子往地下一摔。霍綽的一聲。驚心動魄。老殘聽到這裏。怒氣上冲。也不管公堂重地。把站堂的差人。用手分開。大叫一聲。站開。讓我過去。差人一閃。老殘走到中間。只見一個差人。一手提着賈魏氏頭髮。將頭提起。兩個差人正抓他手在上撻子。老殘走上。將差人一扯。說道。住手。便大搖大擺走上暖閣。見公案上坐着兩人。下首是王子謹。上首心知就是這剛弼了。先向剛弼打了一躬。子謹見是老殘。慌忙立起。剛弼却不認得。並不起身。喝道。你是何人。敢來攪亂公堂。拉他下去。未知老殘被拉下去。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臧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蓋臧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為非。清官則自以為我不要錢。何所不可。剛愎自用。小則殺人。大則誤國。吾人親目所睹。不知凡幾矣。試觀徐桐李秉衡其顯然者也。廿四史中指不勝屈。作者苦心。願天下清官。勿以不要錢便可任性妄為也。歷來小說皆揭臧官之惡。有揭清官之惡者。自老殘遊記始。

他既敢闖  
公堂來歷  
有些出那  
猶擊制拉  
般專令足  
行爲去足  
他下吏之  
粗見酷浮  
心氣

王子謹見  
老殘硬上  
恐其胃失  
吃虧故急  
稱補翁先  
生公堂不  
便說話此  
時子謹心  
中真是着  
急既見宮  
保諭帖頓

## 第十七章 鐵礮一聲公堂解索

瑤琴三疊旅舍銜環

話說老殘看賈魏氏正要上刑。急忙搶上堂去。喊了住手。剛弼却不認得老殘爲何許人。又看他青衣小帽。就喝令差人拉他下去。誰知差人見本縣大老爺早經站起。知道此人必有來歷。雖然答應了一聲。噯。却沒一個人敢走上來。老殘看剛弼怒容滿面。連聲吆喝。却有意嘔着他頑。便輕輕的說道。你先莫問我是甚麼人。且讓我說兩句話。如果說的不對。堂下有的是刑具。你就打我幾板子。夾我一兩夾棍。也不要緊。我且問你。一個垂死的老翁。一個深閨的女子。案情我却不管。你上他這手鐐脚鐐。是甚麼意思。難道怕他越獄走了嗎。這是制強盜的刑具。你就隨便施於良民。天理何存。良心安在。王子謹想不到撫臺回信已來。恐怕老殘與剛弼堂上較量起來。更下不去。連忙喊道。補翁先生。請廳房裏去坐。此地公堂不便說話。剛弼氣得目瞪口呆。又見子謹稱他補翁。恐怕有點來歷。也不敢過於搶白。老殘知子謹爲難。遂走過西邊來。對着子謹也打了一躬。子謹慌忙還揖。口稱後面廳房裏坐。老殘說道。不忙。却從袖子裏取出莊宮保的那個覆書來。雙手遞給子謹。子謹見有紫花大印。不覺喜逐顏開。雙手接過。折開一

覺精神百倍。故誦高聲。朗誦。將撫臺傳諭。白守覆訊。下邊會審。立去刑具。且替他代。老謝剛大。典分明的。上分不忿。已極當堂。羞辱。也。

看。便高聲讀道。示悉白首耆札到便來。請即傳諭王剛二令。不得濫刑。魏謙父女取保回家。候白守覆訊。弟耀頓首。一面遞給剛弼去看。一面大聲喊道。奉撫臺傳諭。叫把魏謙父女刑具全行鬆放。取保回家。候白大人來再審。底下聽了。答應一聲。又大喊道。當堂鬆刑囉。當堂鬆刑囉。却早七手八腳把他父女手銬脚鐐頂上的鐵鍊子一鬆。一個干淨。教他上來磕頭。替他喊道。謝撫臺大人恩典。謝剛大老爺王大老爺恩典。那剛弼看信之後。正自敢怒而不敢言。又聽到謝剛大老爺王大老爺恩典。如同刀子戮心一般。早坐不住。退往後堂去了。子謹仍向老殘拱手道。請廳房裏去坐。兄弟略爲交代此案。就來奉陪。老殘拱一拱手道。請先生治公。弟尙有一事告退。遂下堂。仍自大搖大擺的走出衙門去了。這裏王子謹吩咐了書吏。叫魏謙父女趕緊取保。今晚便要叫他們出去纔好。書吏一一答應。擊鼓退堂。却說老殘回來。一路走着。心裏十分高興。想道。前日聞得玉賢種種酷虐。無法可施。今日又親目見了一個酷吏。却被一封書。便救活了兩條性命。比吃了人參果。心裏還快活。一路走着。不知不覺已出了城門。便是那黃河的隄埝了。上得隄去。看天色欲暮。那黃河已凍得同大路一般。小車子已不斷的來



酷吏此刻  
敢怒而不  
敢言其情  
矣真是難  
堪

往行走。心裏想來。行李既已燒去。更無累綴。明日便可單身回省。好去置辦行李。轉又念道。袁希明來信。叫我等白公來。以便商酌。明知白公辦理此事。足刃有餘。然倘有未能周知之處。豈不是我去了。害的事嗎。只好耐心等待數日再說。一面想着。已到店門。順便踱了回去。看有許多人正在那裏刨挖火裏的燼餘。堆了好大一堆。都是些零綢碎布。也就不去看他。回到上房。獨自坐下。過了兩個多鐘頭。只見人瑞從外面進來。口稱痛快痛快。說那瘟剛退堂之後。隨即命家人檢點行李回省。子謹知道宮保耳軟。恐怕他回省。又出汊子。故極力留他。說宮保只有派白太尊覆審的話。並沒有叫閣下回省的示諭。此案未了。斷不能走。你這樣去銷差。豈不是同宮保嘔氣嗎。恐不合你主敬存誠的道理。他想想。也只好忍耐着了。子謹本想請你進去吃飯。我說不好。倒不如送桌好好的菜去。我替你陪客罷。我討了這個差使來的。你看好不好。老殘道好。你吃白食。我擔人情。你倒便宜。我把他辭掉。看你吃甚麼。人瑞道。你只要有本事辭。只管辭。我就陪你挨餓。說着。門口已有一個戴紅纓帽兒的。拿了一個全帖。後面跟着一個挑食盒的進來。直走到上房。揭起暖簾進來。對着人瑞望老殘說。這位就是鐵老爺罷。人瑞

說不錯。那家人便搶前一步。請了一個安。說敝上說小縣分沒有好菜。送了一桌粗飯。請大老爺包含點。老殘道。這店裏飯很便當。不消貴上費心。請挑回去。另送別位罷。家人道。主人吩咐。總要大老爺賞臉。家人萬不敢挑回去。要挨罵的。人瑞在桌上拿了一張箋紙。拔開筆帽。對着那家人道。你叫他們挑到前頭竈屋裏去。那家人揭開盒蓋。請老爺們過眼。原來是一桌甚豐的魚翅席。老殘道。便飯就當不起。這酒席太客氣。更不敢當了。人瑞用筆在花箋上已經寫完。遞與那家人。說這是鐵老爺的回信。你回去說謝謝就是了。又叫黃升賞了家人一吊錢。挑盒子的二百錢。家人打了兩個千兒。這裏黃升掌了燈來。不消半個時辰。翠花翠環俱到。他那夥計不等吩咐。已掘了兩個小行李捲兒進來。送到裏房去。人瑞道。你們鋪蓋真做得快。半天工夫。就齊了嗎。翠花道。家裏有的是鋪蓋。對付着就够用了。黃升進來。問開飯不開飯。人瑞說開罷。停了一刻。已先將碟子擺好。人瑞道。今日北風雖然不刮。還是很冷。快溫酒來吃兩盃。今天十分快樂。我們多喝兩杯。二翠俱拿起絃子來唱兩個曲子侑酒。人瑞道。不必唱了。你們也吃兩杯酒罷。翠花看二人非常高興。便問道。僑能這們高興。想必撫臺那裏送信的人回

來了嗎。人瑞道豈但回信來了。魏家爺兒倆。這時候怕都回到了家呢。便將以上事情。一五一十的告訴二翠。他姊兒兩個。也自喜歡的了不得。自不消說。却說翠環聽了這話。不住的迷迷價笑。忽然又將柳眉雙鎖。默默無言。你道什麼緣故。他因聽見老殘一封書去。撫臺便這樣的信從。若替他辦那事。自不費吹灰之力。一定妥當的。所以就迷迷價笑。又想他們的權力。雖然够用。只不知昨晚所說的話。究竟是真是假。倘若隨便說說就罷了的呢。這個機會錯過。便終身無出頭之望。所以雙眉又鎖起來了。又想到他媽今年年底。一定要轉賣他。那崩二禿子凶惡異常。早遲是個死。不覺臉上就泛了死灰的氣色。又想到自己好好一個良家女子。怎樣流落得這等下賤形狀。倒不如死了的乾淨。眉宇間又泛出一種英毅的氣色來。又想到自己死了。原無不可。只是一個六歲的小兄弟。有誰撫養。豈不也是餓死嗎。他若餓死。不但父母無人祭供。并祖上的香煙。從此便絕。這們想去。是自己又死不得了。想來想去。活又活不成。死又死不得。不知不覺那淚珠子便撲簌簌的滾將下來。趕緊用手絹子去擦。翠花看見道。你這妮子。老爺們今天高興。你又發甚麼昏。人瑞看着他。只是憨笑。老殘對他點了點頭。說你不

用胡思亂想。我們總要替你想法子的。人瑞道。好好。有鐵老爺一手提拔你。我昨晚說的話。可是不算數的了。翠環聽了大驚。愈覺得他自己慮的是不錯。正向想人瑞請問。只見黃升同了一個人進來。朝人瑞打了一千兒。遞過一個紅紙封套去。人瑞接過來。撐開封套口。朝裏一窺。便揣到懷裏去。說聲知道了。更不住的嘻嘻價笑。只見黃升說。請老爺出來說兩句話。人瑞便走出去。約有半個時辰進來。看着三個人。俱默默相對。一言不發。人瑞愈覺高興。又見那縣裏的家人進來。向老殘打了個千兒道。敝上說。叫罷昨兒個的一捲舊鋪蓋取回去。老殘一楞。心裏想道。這是甚麼道理呢。你取了去。我睡甚麼呢。然就究竟是人家的物件。不便強留。便說你取了去罷。心裏却是納悶。看着那家人進房。取將去了。只見人瑞道。今兒我們本來很高興的。被這翠環一個人不痛快。惹的我也不痛快了。酒也不吃了。連碟子都撤下去罷。又見黃升來。當真把些碟子都撤了下去。此時不但二翠摸不着頭腦。連老殘也覺得詫異的很。隨即黃升帶着翠環家夥計。把翠環的鋪蓋捲也搬走了。翠環忙問啥事。怎麼不教我在這裏嗎。夥計說。我不知道。光聽說叫我取回鋪蓋捲去。翠環此時按捺不住。料到一定凶多吉少。

人瑞一弄人  
白瑞二弄人  
明老殘倒  
翠顛倒去  
倒全鑽入  
糊缸裡笑  
真正可去

不覺含淚跪到人瑞面前說。我不好。你是老爺們呢。難道不能包含點嗎。你老一不喜歡。我們就活不成了。人瑞道。我喜歡的很呢。我爲啥不喜歡。只是你的事。我却管不着。你漫漫的求鐵老爺去。翠環又跪向老殘面前。說還是你老救我。老殘道甚麼事。我救你呢。翠環道。取回鋪蓋。一定是昨兒話走了風聲。俺媽知道。今兒不讓我在這兒。早晚要逼我回去。明天就遠走高飛了。他敢同官鬪嗎。就只有走。是個好法子。老殘道。這話也說的是。人瑞哥。你得想個法子。挽留住他纔好。一被他媽接回去。這事就不好下手了。人瑞道。那是何消說。自然要挽留他。你不挽留他。誰能挽留他呢。老殘一面將翠環拉起。一面向人瑞道。你的話我怎麼不懂。難道昨夜說的話。當真不算數了嗎。人瑞道。我已澈底想過。只有不管的一法。你想拔一個姐兒從良。總也得有個辭頭。你也不承認。我也不承認。這話怎樣說呢。把他弄出來。又望那裏安置呢。若是在店裏。我們兩個人。都不承認。外人一定說是我弄的。斷無疑義。我剛纔得了個好點的差使。忌妒的人很多。能不告訴宮保嗎。以後我就不用在山東混了。還想甚麼保舉呢。所以是斷乎做不得的。老殘一想。話也有理。只是因此就見死不救。於心實也難忍。加着翠環不住的

人瑞所以  
撥弄老殘  
者並非其  
揀爲索擲  
納妾字據  
耳但事未  
講明之前  
未過於  
踏免過  
矣

啼哭。實在爲難。便向人瑞道。話雖如此。也得想個萬全的法子纔好。人瑞道。就請你想。如想得出。我一定助力。老殘想了想。實無法子。便道。雖無法子。也得大家想想。人瑞道。我倒有個法子。你又做不到。所以只好罷休。老殘道。你說出來。我總可以設法。人瑞道。除非你承認了要他。纔好措辭。老殘道。我就承認。也不要緊。人瑞道。空口說白話。能行嗎。事是我辦。我告訴人。說你要。誰信呢。除非你親筆寫封信給我。那我就有法辦了。老殘道。信是不好寫的人。瑞道。我說你做不到。是不是呢。老殘正在躊躇。却被二翠一齊上來。央告。說這也不要緊的事。你老就擔承一下子罷。老殘道。信怎樣寫。寫給誰呢。人瑞道。自然寫給王子謹。你就說見一妓女某人。本係良家。甚爲可憫。弟擬拔出風塵。納爲簪室。請兄鼎力維持。身價若干。如數照繳云云。我拿了這信。就有辦法。將來任憑你送人也罷。擇配也罷。你就有了主權。我也不遭聲氣。不然那有辦法。正說着。只見黃升進來說。翠環姑娘出來。你家裏人請你呢。翠環一聽。魂飛天外。一面說就去。一面拚命央告老殘寫信。翠花就到房裏取出紙筆墨硯來。將筆蘸飽。遞到老殘手裏。老殘接過筆來。嘆口氣。向翠環道。冤不冤。爲你的事。要我親筆畫供呢。翠環道。我替你老磕一千

個頭。你老就爲一回難。勝造七級浮圖。老殘已在紙上如說寫就。遞與人瑞說。我的職分已盡。再好好的辦。罪就在你了。人瑞接過信來。遞與黃升說。停一會送到縣裏去。當老殘寫信的時刻。黃人瑞向翠花耳中說了許多的話。黃升接過信來。向翠環道。你媽等你說話呢。快去罷。翠環仍泥着不肯去。眼看着人瑞。有求救的意思。人瑞道。你去不要緊的。諸事有我呢。翠花立起來。拉了翠環的手說。環妹。我同你去。你放心罷。你大大的放心罷。翠環無法。只得說聲告假。走出去了。這裏人瑞却躺到煙炕上去燒煙。嘴裏七搭八搭的同老殘說話。約計有一點鐘工夫。人瑞煙也吃足了。只見黃升戴着簇新的大帽子進來。說請老爺們那邊坐。人瑞說啊。便站起來。拉了老殘說。那邊坐罷。老殘詫異道。幾時有個那邊出來。人瑞說。這個那邊。是今天變出來的。原來這店裏的上房一排。本是兩個三間。人瑞住的是西邊三間。還有東邊的個三間。原有別人住着。今早動身過河去了。所以空下來。黃鐵二人攜手走到東上房前。上了臺階。早有人打起暖簾。只見正中方桌上挂着桌裙。桌上點了一對大紅蠟燭。地下鋪了一條紅氈。走進堂門。見東邊一間。擺了一張方桌。朝南也繫着桌裙。上首平列兩張椅子。兩旁一邊一



雖人成然有情  
屬原了前  
生註定而  
良友盡苦  
心用盡矣  
君子成人  
之美人瑞  
有之方將  
事完契紙  
賣身契紙  
取身契紙  
辦出愈顯  
老殘事母  
不感母得

張椅子都搭着椅批。桌下却擺了滿滿一桌的菓碟。比方纔吃的還要好看些。西邊是隔斷的一間房。挂了一條紅大呢的門簾。老殘詫異道。這是甚麼原故。只聽人瑞高聲嚷道。你們攙新姨奶奶出來。參見他們老爺。只見門簾揭處。一個老媽子在左。翠花在右。攙着一個美人出來。滿頭戴着都是花。穿着一件紅青外褂。葵綠襖子。繫一條紛紅裙子。却低着頭走到紅氈子前。老殘仔細一看。原來就是翠環。大叫道。這是怎麼說。斷乎不可。人瑞道。你親筆字據都寫了。還狡獪甚麼。不由分說。拉老殘往椅子上去坐。老殘那裏肯坐。這裏翠環早已磕下頭去了。老殘沒法。也只好回了半禮。又見老媽子說。黃大老爺請坐。謝大媒。翠環却又磕下頭去。人瑞道。不敢當。不敢當也。還了一禮。當將新人送進房內。翠花隨即出來磕頭道喜。老媽子等人也都道完了喜。人瑞拉老殘到房裡去。原來房內新舖蓋已陳設停妥。是紅綠湖縐被各一牀。紅綠大呢褥子各一條。枕頭兩個。炕前挂了一個紅紫魯山綢的幔子。桌上舖了紅桌氈。也是一對紅蠟燭。牆上却挂了一副大紅對聯。上寫着。

願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屬。

是前生註定事。莫錯過姻緣。

老殘却認得是黃人瑞的筆蹟。墨痕還沒有甚乾呢。因笑向人瑞道。你真會淘氣。這是西湖上月老祠的對聯。被你偷得來的。人瑞道。對題便是好文章。你敢說不切當嗎。人瑞却從懷中把剛纔縣裏送來的紅封套遞給老殘說。你瞧。這是貴如夫人原來的賣身契一紙。這是新寫的身契一紙。總共奉上。你看愚弟辦事周到不周到。老殘說。既已如此。感激的很。你又何苦把我套在圈子裏做甚麼呢。人瑞道。我不對你說是前生註定事。莫錯過姻緣嗎。我爲翠環計。救人須救徹。非如此。總不十分妥當。爲你計。亦不吃虧。天下事就該這們做法。是不錯的。說過呵呵大笑。又說不用費話罷。我們肚子餓的了。不得要吃飯了。人瑞拉着老殘。翠花拉着翠環。要他們兩個上坐。老殘決意不肯。仍是去了桌裙。四方兩對面坐的。這一席酒不消說。各人有各人快樂處。自然是盡歡而散。以後無非是送房睡覺。無庸贅述。却說老殘被人瑞逼成好事。心裏有點不痛快。想要報復。又看翠花昨日自己凍着。却拿虎皮毯子替人瑞蓋腿。爲翠環事。他又出了許多心。冷眼看去。也是個有良心的。須得把他也拔出來纔好。且等將來。再作道理。次日。人瑞跑來。笑向翠環道。昨兒炕角睡得安穩罷。翠環道。都是黃老爺大德成全。漫漫

供俸的長生祿位牌。人瑞道。豈敢豈敢。說着。便向老殘道。昨日三百銀子。是子謹墊出來的。今日我進署替你還帳去。這衣服衾枕。是子謹送的。你也不用客氣了。想來送錢。他也是不肯收的。老殘道。這從那裏說起。叫人家花這許多錢。也只好你先替我道謝。再圖補報罷。說着。人瑞自去縣裏。老殘因翠環的名字太俗。且也不便再叫了。遂替他顛倒一下。換做環翠。却算了一個別號。便雅得多呢。午後命人把他兄弟找得來。看他身上衣服過於藍縷。給了他幾兩銀子。仍叫李五領去買幾件衣服給他穿。光陰迅速。不知不覺。已經五天過去。那日人瑞已進縣署裏去。老殘正在客店裏教環翠認字。忽聽店中夥計報道。縣裏王大老爺來了。霎時子謹轎子已到階前。下轎。老殘迎出堂屋門口。子謹入來。分賓主坐下。說道。白太尊立刻就到。兄弟是來接差的。順便來此與老哥道喜。并閒談一刻。老殘說。前日種種承情。已託人瑞兄代達謝忱。因剛君在署。不便親到拜謝。想能曲諒。子謹謙遜道。豈敢。隨命新人出來拜見了。子謹又送了幾件首飾。作拜見之禮。忽見外面差人飛奔也似的跑來報。白大人已到。對岸下轎。從冰上走過來了。子謹慌忙上轎去接。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此卷慣用此等筆墨取面。逼得愈緊。正面轉得愈活。

金聖歎批西廂拷紅一閱。都說快事。若見此卷書。必又說出許多快事。



老殘遊記

上編

第十七章



新學堂

剛在夢中時  
還要在夢中  
還要自鳴  
得意說已  
成鐵案決  
無疑義且  
欲提一賣  
郎中一藥  
又添一層  
憑據直然  
一味的酷  
虐全不顧  
罪道之存  
公狠性心  
殆戾賦者

## 第十八章 白太守談笑釋奇冤

### 鐵先生風霜訪大案

話說王子謹慌忙接到河邊。其時白太尊已經由冰上走過來了。子謹遞上手版。趕到面前請了個安。道聲大人辛苦。白公回了個安。說道。何必還要接出來。兄弟自然要到貴衙門請安去的。子謹連稱不敢。河邊搭着茶棚。挂着彩綢。當時讓到茶棚小坐。白公問道。鐵君走了沒有。子謹回道。尚未。因等大人來到。恐有話說。卑職適纔在鉄公處來。白公點點頭道。甚善。我此刻不便去拜。恐惹剛君疑心。吃了一口茶。縣裡預備的轎子執事。早已齊備。白公便坐了轎子。到縣署去。少不得升旗放礮。奏樂開門等事。進得署去。讓在西花廳住。剛弼早穿好了衣帽。等白公進來。就上手本請見。見面之後。白公就將魏賈一案。如何問法。詳細問了一遍。剛弼一一訴說。頗有得意之色。說到宮保來函。不知聽信何人的亂話。此案情形。據卑職看來。已成鉄案。決無疑義。但此魏老。頗有錢文。送卑職一千銀子。卑職未收。所以買出人來。到宮保處攪亂黑白。聽說有個甚麼賣藥的郎中。得了他許多銀子。送信給宮保的。這個郎中因得了銀子。當時就買了個妓女。還在城外住着。聽說這個案子。如果當真翻過來。還要謝他幾千銀子呢。所以這郎

中不走。專等謝儀。似乎此人也該提了來訊一堂。訊出此人的贓證。又多添一層憑據了。白公說。老哥所見甚是。但是兄弟今晚須將全案看過一遍。明日先把案內人證提來。再作道理。或者竟照老哥的斷法。也未可知。此刻不敢先有成見。像老哥聰明正直。凡事先有成竹在胸。自然投無不利。兄弟資質甚魯。只好就事論事。細意推求。不敢說無過。但能寡過。已經是萬幸了。說罷。又說了些省中的風景閒話。吃過晚飯。白公回到自己房中。將全案細細看過兩遍。傳出一張單子去。明日提人。第二天已牌時分。門口報稱。人已提得齊備。請大人示下。是今天下午後坐堂。還是明天早起。白公道。人證已齊。就此刻坐大堂。堂上設三個坐位就是了。剛王二君連忙上去請了個安。說請大人自便。卑職等不敢陪審。恐有不妥之處。理應迴避。白公道。說那裏的話。兄弟魯鈍。精神照應不到。正望兩兄提撕。二人也不敢過謙。停刻。堂事已齊。稿簽門上求請升堂。三人皆衣冠而出。坐了大堂。白公舉了紅筆。第一名先傳原告賈幹。差人將賈幹帶到。當堂跪下。白公問道。你叫賈幹。底下答着是。白公問今年十幾歲了。答稱十七歲了。問是死者賈志的親生。還是承繼。答稱本是嫡堂的姪兒。過房承繼的。問是幾時承繼的。答稱



因亡父被害身死次日入殮。無人成服。由族中公議入繼成服的。白公又問縣官相驗的時候。你已經過來了沒有。答已經過來了。問入殮的時候。你親視含殮了沒有。答稱親視含殮的。問死人臨入殮時。殮上是甚麼顏色。答稱白支支的。同死人一樣。問有青紫斑沒有。答沒有看見。問骨節僵硬不僵硬。答稱并不僵硬。問既不僵硬。曾摸胸口有無熱氣。答有人摸的。說沒有熱氣了。問月餅裏有砒霜。是幾時知道的。答是入殮第二天知道的。問是誰看出來的。答是姐姐看出來的。問你姐姐何以知道裏頭有砒霜。答本不知道裏頭有砒霜。因疑心月餅裏有毛病。所以揭開來細看。見有粉紅點點子。就託出問人。有人說是砒霜。就找藥店人來細瞧。也說是砒霜。所以知道是中了砒毒了。白公說知道了。下去。又用硃筆一點。說傳四美齋來。差人帶上。白公問道。你叫什麼。你是四美齋的甚麼人。答稱小人叫王輔庭。在四美齋掌櫃。問魏家定做月餅。共做了多少斤。答做了二十斤。問餡子是魏家送來的嗎。答稱是。問做二十斤。就將將的不多不少嗎。說定的是二十斤。做成了八十三個。問他定做的月餅。是一種餡子。是兩種餡子。答一種。都是冰糖芝蔴核桃仁的。問你們店裡賣的是幾種餡子。答好幾種呢。問有冰

問餡子之最  
好夕處可  
爲得力折  
見循吏在  
獄願不供  
也刑取在

老殘遊記 上編 第十八章

四

糖芝蔴核桃仁的沒有。答也有。問你們店裏的餡子比他家的餡子那箇好點。答是他家的好點。問好處在甚麼地方。答小人也不知道。聽做月餅的司務說。他家的材料好。味道比我們的又香又甜。白公說。然則你店裏司務先嘗過的。不覺得有毒嗎。回稱不覺得。白公說知道了。下去。又將硃筆一點。說帶魏誠。魏誠走上來。連連磕頭說。大人哪。冤枉約。白公說。我不問你冤枉不冤枉。你聽我問你的話。我不問你的話。不許你說。兩旁衙役便大聲嚷的一聲。看官。你道這是甚麼緣故。凡官府坐堂。這些衙役就要大呼小叫的。名叫喊堂威。把那犯人嚇昏了。就可以胡亂認供了。不知道是那一朝代傳下來的規矩。却是十八省都是一個傳授。今日魏誠是被告正凶。所以要喊個堂威。嚇唬嚇唬他。閒話休題。却說白公問魏誠道。你定做了多少個月餅。答稱二十斤。問你送了買家多少斤。答八斤。問還送了別人家沒有。答送了小兒子的丈人家四斤。問其餘的八斤呢。答自己家裏人吃了。問吃過月餅的人有在這裏的沒有。答家裏人人都分的。現在同了來的人。沒有一個不是吃月餅的。白公向差人說。查一查。有幾個人跟魏誠來的。都傳上堂來。一時跪上一個有年紀的。兩個中年漢子。都跪下。差人回稟道。這是

魏家的一個管事。兩個長工。白公問道。你們都吃月餅麼。同聲答道。都吃的。問每人吃了幾個。都說出來。管事的說分了四個。吃了兩個。還賸兩個。長工說每人分了兩個。當天都吃完了。白公問管事的道。還賸的兩個月餅。是幾時又吃的。答稱還沒有吃。就出了這件案子。說是月餅有毒。所以就沒敢再吃。留着做個見證。白公說好。帶來了沒有。答帶來。在底下呢。白公說很好。叫差人同他取來。又說。魏誠同長工全下去罷。又問書吏。前日有砒的半個月餅呈案了沒有。書吏回呈案在庫。白公說提出來。霎時差人帶着管事的。并那兩個月餅。都呈上堂來。存庫的半個月餅也提到。白公傳四美齋王輔庭。一面將這兩種月餅詳細對校了。送剛王二公看。說這兩起月餅。皮色確是一樣。二公以爲何如。二公皆連忙欠身答應着。是。其時四美齋王輔庭已帶上堂。白公將月餅擘開一個交下。叫他驗看。問是魏家叫你定做的。不是。王輔庭仔細看了看。回說一點不錯。就是我家定做的。白公說。王輔庭叫他具結回去罷。白公在堂上把那半個破碎月餅仔細看了。對剛弼道。聖慕兄。請仔細看看。這月餅餡子是冰糖芝蔴核桃仁做的。都是含油性的物件。若是砒霜做在餡子裡的。自然同別物黏合一氣。你看這砒顯係

後加入的。與別物絕不黏合。況四美齋供明。只有一種餡子。今日將此兩種餡子細看。除加砒外。確係表裏皆同。既是一樣餡子。別人吃了不死。則魏家之死。不由月餅可知。若是有湯水之物。還可將毒藥後加入內。月餅之爲物。麪皮乾硬。斷無加入之理。二公以爲何如。俱欠身道是。白公又道。月餅中既無毒藥。則魏家父女卽爲無罪之人。可以令其具結了案。王子謹卽膺了一聲是。剛弼心中甚爲難過。却也說不出甚麼來。只好隨着也答應了一聲是。白公卽吩咐帶上魏謙來說。本府已審明月餅中實無毒藥。你們父女無罪。可以具結了案。回家去罷。魏謙磕了幾個頭去了。白公又叫帶賈幹上來。賈幹本是個無用的人。不過他姊姊支使他出面。今日看魏家父女已結案釋放。心裏就有點七上八下。聽說傳他去。不但已前人教導他說的話都說不上。就是教他的人。也不知此刻從那裏教起了。賈幹上得堂來。白公道。賈幹。你既是承繼了你亡父爲子。就該細心研究。這十三個人怎樣死的。自己沒有法子。也該請教別人。爲甚的把月餅裏加進砒霜去。陷害好人呢。必有壞人挑唆你。從實招來。是誰教你誣告的。你不知道律例上有反坐的一條嗎。賈幹慌忙磕頭。嚇的只格格家抖。帶哭說道。我不知道。都是

這等驚天動地的案子。口昭雪。此何時。昭雪。此何術也。無非是細心推求。自能得。意見則難。臨民者。可

我姐姐叫我做的。餅裡的砒霜。也是我姐姐看出來告訴我的。其餘概不知道。白公說。依你這們說起來。非傳你姐姐到堂。這砒霜的案子是究不出來的了。賈幹只是磕頭。白公大笑道。你幸兒遇見的是我。倘若是個精明強幹的委員。這月餅案子纔了。砒霜案子又該鬧得天翻地覆了。我却不喜歡輕易提人家婦女上堂。你回去告訴你姐姐。說本府說的。這砒霜一定是後加進去的。是誰加進去的。我暫時尚不忙着追究呢。因為你家這十三條命。是個大大的疑案。必須查個水落石出。因此加砒一事。到只好暫行緩究了。你的意下何如。賈幹連連磕頭道。聽憑大人天斷。白公道。既是如此。叫他具結。聽憑替他查案。臨下去時。又喝道。你再胡鬧。我就要追究你們加砒誣控的案子了。賈幹連說不敢不敢。下堂去了。這裏白公對王子謹道。貴解差人有精細點的嗎。子謹答應有個許亮還好。白公說傳上來。只見下面走上一個差人。四十多歲。尚未留鬚。走到公案前跪下道。差人許亮叩頭。白公道。差你往齊東村。明查暗訪。這十三條命案。是否服毒。有甚麼別樣案情。限一個月報命。不許你用一點官差的力量。你若借此招搖撞騙。可要置你於死的。許亮叩頭道不敢。當時王子謹即標了牌票。交給許亮。白公又

只此一問  
比其面  
尤甚剛  
此刻真難  
爲情

案已平反  
還不怨自  
已糊塗仍  
以清廉驕  
人真是剛

道。所有以前一切人證。無庸取保。全行釋放。隨手翻案。檢出魏謙筆據兩紙說。再傳魏謙上來。白公道。魏謙。你管事的送來的銀票。你要不要。魏謙道。職員沈冤。蒙大人昭雪。所有銀子。聽憑大人發落。白公道。這五千五百憑據還你。這一千銀票。本府却要借用。却不是我用。暫且存庫。仍爲查賈家這案。不得不先用資斧。俟案子查明。本府回明了。撫臺。仍舊還你。魏謙連說願。說情願。當將筆據收好。下堂去了。白公將這一千銀票交給書吏。到該錢莊。將銀子取來。憑本府公文支付。回頭笑向剛弼道。學慕兄。不免笑兄弟當堂受賄罷。剛弼連稱不敢。於是擊鼓退堂。却說這起大案。齊河縣人人俱知。昨日白太尊到。今日傳人。那賈魏兩家。都預備至少住十天半個月。那知道未及一個時辰。已經結案。沿路口碑。嘖嘖稱贊。却說白公退至花廳。跨進門檻。只聽當中放的一架大自鳴鐘。正鏘鏘的敲了十二下。彷彿像迎接他似的。王子謹跟了進來。說請大人寬衣用飯罷。白公道。不忙。看着剛弼也跟隨進來。便道。二位且請坐一坐。兄弟還有話說。二人坐下。白公向剛弼道。這案兄弟斷得有理沒理。剛弼道。大人明斷。自是不會錯的。只是卑職總不明白。這魏家既無短處。爲甚麼肯花錢呢。卑職一生。就沒有送過人一個

夫然必自  
悔之不肯  
見他所以  
認錯廉人  
說以短處  
在皆不及  
人皆不念  
他這害  
頭不  
了天知  
少大下  
面申飭令  
其無言可  
對剛與  
老殘見  
其情尤覺

錢。白公呵呵大笑道。老哥沒有送過人的錢。何以上臺也會契重你。可見天下人不全是見錢眼開的。清廉人原是最令人佩服的。只有一個脾氣不好。他總覺得天下人都是小人。只他一個人是君子。這個念頭最害事的。把天下大事。不知害了多少。老兄也犯這個毛病。莫怪兄弟直言。至於魏家花錢。是他鄉下人沒見識處。不足爲怪也。又向子謹道。此刻正案已完。可以差個人拿我們兩個名片。請鐵公進來坐坐罷。又笑向剛弼道。此人聖慕兄不知道嗎。就是你纔說的那個賣藥郎中。姓鐵名英。號補殘。是個肝膽男子。學問極其淵博。性情又極其平易。從不肯輕慢人的。老哥連他都當做小人。所以我說未免過分了。剛弼道莫非就是省中傳的老殘老殘就是他嗎。白公道可不。是呢。剛弼道。聽人傳說。宮保要他搬進衙門去住。替他捐官。保舉他。他不要。半夜裏逃走了的。就是他嗎。白公道。豈敢。閣下還要提他來訊一堂呢。剛弼紅脹了臉道。那真是卑職的鹵莽了。此人久聞其名。只是沒有見過。子謹又起身道。大人請更衣罷。白公道。大家換了衣服。好開懷暢飲。王剛二公退回本屋。換了衣服。仍到花廳。恰好老殘也到。先替子謹作了一個揖。然後替白公剛弼各人作了一揖。讓到炕上上首坐下。白公作



陪。老殘道。如此大案。半個時辰了結。子壽先生。何其神速。白公道。豈敢。前半截的容易。差使我已做過了。後半截的難題目。可要着落在補殘先生身上了。老殘道。這話從那裏說起。我又不是大人老爺。我又不是小的衙役。關我甚事呢。白公道。然則宮保的信。是誰寫的。老殘道。我寫的。應該見死不救嗎。白公道。是了。未死的應該救。已死的不應該昭雪嗎。你想這種奇案。豈是尋常差人能辦的事。不得已。纔請教你這個福爾摩斯呢。老殘笑道。我沒有這們大的能耐。你要我去也不難。請王大老爺先補了我的快班頭兒。再標一張牌票。我就去。說着飯已擺好。王子謹道。請用飯罷。白公道。黃人瑞也不在這裡麼。爲甚不請過來。子謹道。已請去了。話言未了。人瑞已到。作了一遍揖。子謹提了酒壺。正在爲難。白公道。自然補公首坐。老殘說。我斷不能占。讓了一回。仍是老殘坐了首座。白公二座。吃了一回酒。行了一回令。白公又把雖然差了許亮去。是個面子。務請老殘辛苦一趟的話。再三敦囑。子謹人瑞又從旁慫恿。老殘只好答應。白公又說。現有白家的一千銀子。你先取去應用。如其不足。子謹兄可代爲籌畫。不必惜費。總要破案。爲第一要義。老殘道。銀子可以不必。我省城裏四百銀子已經取來。正要還子謹兄

呢。不如先墊着用。如果案子查得出呢。再向老張討還。如查不出。我自遠走高飛。不在此地獻醜了。白公道。那也使得。只是要用便來取。切不可顧小節。誤大事爲要。老殘答應是了。霎時飯罷。白公立卽過河。回省銷差。次日黃人瑞剛弼也俱回省去了。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老殘遊記

上編

第十八章



新學堂  
十二  
PDG

## 第十九章 齊東村重搖鐵串鈴

濟南府巧設金錢套

却說老殘當日受了白公之託。下午回寓。盤算如何辦法。店家來報。縣裡有個差人許亮。求見。老殘說。叫他進來。許亮進來。打了個千兒。上前回道。請大老爺的示。還是許亮在這裏伺候老爺的吩咐。還是先差許亮到那裏去。縣裏一千銀子已撥出來了。也得請示。還是送到此地來。還是存在莊上聽用。老殘道。銀子還用不着。存在莊上罷。但是這個案子。真不好辦。服毒一定是不錯的。只不是尋常毒藥。骨節不硬。顏色不變。這兩節最關緊要。我恐怕是西洋甚麼藥。怕是印度草等類的東西。我明日先到省城裏去。有個中西大藥房。我去調查一次。你却先到齊東莊去。暗地裏一查。有同洋人來往的人沒有。能查出這個毒藥來歷。就有意思了。只是我到何處同你會面呢。許亮道。小的有個兄弟。叫許明。現在帶來。就叫他伺候老爺。有甚麼事。他人頭兒也很熟。吩咐了。就好辦的了。老殘點頭說甚好。許亮朝外招手。走進一個三十多歲的人來。搶前打了一個千兒。許亮說。這是小的兄弟許明。就對許明道。你不用走了。就在這裏伺候鐵大老爺罷。許亮又說。求見姨太太。老殘揭簾一看。環翠正靠着窗坐着。即叫二人見了。各人

請了一安。環翠回了兩拂。許亮即帶了許明回家。搬行李去了。待到上燈時候。人瑞也回來了。說我前兩天本要走的。因這案子不放心。又被子謹死命的扣住。今日大案已了。我明日一早進省銷差去了。老殘道。我也要進省去呢。一則要往中西大藥房等處去調查毒藥。二則也要把這個累墜安插一個地方。我脫開身子。好辦事。人瑞道。我公館裏房子甚寬綽。你不如暫且同我住。如嫌不好。再漫漫的找房如何呢。老殘道。那就好得很了。伺候環翠的老媽子不肯跟進省。許明說。小的女人可以送姨太太進省。等到雇着老媽子再回來。一一安排妥帖。環翠少不得將他兄弟叫來。付了幾兩銀子。姊妹對哭了一番。車子等類。自有許明照料。次日一早。大家一齊動身。走到黃河邊上。老殘同人瑞均不敢坐車。下車來預備步行過河。那知河邊上早有一輛車子等着。看見他們來了。車中跳下一個女人。拉住翠環。放聲大哭。你道是誰。原來人瑞因今日起早動身。故不曾叫得翠花。所有開銷。叫黃升送去。翠花又怕客店裏有官府來送行。晚上亦不敢來。一夜沒睡。黎明即雇了挂車子。在黃河邊伺候。也是十里長亭送別的意思。哭了一會。老殘同人瑞均安慰了他幾句。踏冰過河去了。過河到省。不過過四十里地。

一下鐘後已到了黃人瑞東箭道的公館面前。下車進去。黃人瑞少不得盡他主人家的義務。不必贅述。老殘飯後。一面差許明去替他購辦行李。一面自己却到中西大藥房裏找着一個掌櫃的。細細的考較一番。原來這藥房裏只是上海販來的各種瓶子裏的熟藥。却沒有生藥。再問他些化學名目。他連懂也不懂。知道斷不是此地去的了。心中納悶。順路去看看姚雲松。恰好姚公在家。留着吃了晚飯。齊河縣的事。姚公說昨晚白子壽到。已見了宮保。將以上情形都說明白。并說託你去辦。宮保喜歡的了不得。却不曉得你進省來。明天你見宮保不見。老殘道我不去見。我還有事呢。就問曹州的信。你怎樣對宮保說的。姚公道。我把原信呈宮保看的。宮保看了。難受了好幾天。說今以後。再不明保他了。老殘道。何不撒他回省來。雲松笑道。你究竟是方外人。豈有個纔明保了的。就撒省的道理呢。天下督撫。誰不護短。這宮保已經是難得的了。老殘點點頭。又談了許久。老殘始回。次日。又到天主堂去拜訪了那個神甫。名叫克扯斯。原來這個神甫。既通西醫。又通化學。老殘得意已極。就把這個案子前後情形告訴了克扯斯。并問他是吃的什麼藥。克扯斯想了半天。想不出來。又查了一會書。還是沒有同這個

情形相對的。說再替你訪問別人罷。我的學問盡於此矣。老殘聽了。又大失所望。在省中已無可爲。即收拾行裝。帶着許明赴齊河縣去。因想到齊東村。怎樣訪查呢。趕忙仍舊製了一個串鈴。買了一個舊藥箱。配好了許多藥材。却叫許明不須同往。都到村相遇。作爲不識的樣子。許明去了。却在齊河縣雇了一個小車。講明包月。每天三錢銀子。又怕車夫漏洩機關。連這個車夫都瞞却。便道。我要行醫。這縣城裏已經沒甚麼生意了。左近有甚麼大村鎮麼。車夫說。這東北上四十五里有大村鎮。叫齊東村。熱鬧着呢。每月三八大集。幾十里的人都去趕集。你老去那裏找點生意罷。老殘說。很好。第二天便把行李放在小車上。自己半走半坐的。早到了齊東村。原來這村中一條東西大街。甚爲熱鬧。往南往北。皆有小街。老殘走了一個來回。見大街兩頭都有客店。東邊有一家店。叫三合興。看去尙覺乾淨。就去賃了一間西廂房住下。房內是一個大炕。叫車夫睡一頭。他自己睡一頭。次日睡到已初。方纔起來。吃了早飯。搖個串鈴上街去了。大街小巷。亂走一氣。未刻時候。走到大街北一條小街上。有個很大的門樓子。心裡想着。這總是個大家。就立住了脚。拿着串鈴儘搖。只見裏面出來一個黑鬍子老頭兒。問道。你



這先生會治傷科麼。老殘說。懂得點子。那老頭兒進去了。出來說。請裏面坐。進了大門。就是二門。再進就是大廳。行到耳房裏。見一老者坐在炕沿上。見了老殘。立起來說。先生請坐。老殘認得就是魏誠。却故意問道。你老貴姓。魏誠道。姓魏。先生。你貴姓。老殘道。姓金。魏誠道。我有個小女。四肢骨節疼痛。有甚麼藥可以治得。老殘道。不看症。怎樣發藥呢。魏誠道。說的是。便叫人到後面知會。少停。裡面說請。魏誠就同了老殘到廳房後面。東廂房裡。這廂房是三間。兩明一暗。行到裏間。只見一個三十餘歲婦人。形容顛顛。倚作個炕几子。盤腿坐在炕上。要勉強下炕。又有力不能支的樣子。老殘連喊道。不要動。好把脈。魏老兒却讓老殘上首坐了。自己却坐在凳子上陪着。老殘把兩手脉診過。說姑奶奶的病。是停了瘀血。請看看兩手。魏氏將手伸在炕几上。老殘一看。節節青紫。不免肚裡歎了一口氣。說老先生。學生有句放肆的話不敢說。魏老道。但說不妨。老殘道。你別打嘴。這樣像是受了官刑的病。若不早治。要成殘廢的。魏老歎口氣道。可不是呢。請先生照證施治。如果好了。自當重謝。老殘開了一個藥方子去了。說倘若見效。我住三合興店裡。可以來叫我。從此每天來往。三四天後。人也熟了。老魏畱在前廳吃酒。

既盡心關却  
裡敢亂扳  
不甘寫鄉下  
極怕事處  
正無用處  
人也無處

老殘便問府上這種大戶人家。怎會受官刑的呢。老魏道。金先生。你們外路人。不知道。我這女兒許配賈家大兒子。誰知去年。我這女婿死了。他有個姑子。賈大妮子。同西村吳二浪子眉來眼去。早有了意思。當年說親。是我這不懂事的女兒。打破了的。誰知賈大妮子。就恨我女兒。入了骨髓。今年春天。賈大妮子在他姑媽家裏。就同吳二浪子勾搭上了。不曉得用甚麼藥。把賈家全家藥死。却反到縣裏告了我的女兒謀害的。又遇見了千刀萬刀刺的個姓剛的。一口咬定了。說是我家送的月餅裏有砒霜。可憐我這女兒。不曉得死過幾回了。聽說凌遲案子已經定了。好天爺有眼。撫臺派了個親戚來私訪。就住在南關店裏。訪出我家冤枉。報了撫臺。撫臺立刻下了公文。叫當堂鬆了我們父女的刑具。沒到十天。撫臺又派了個白大人來。真是青天大人。一個時辰。就把我家的冤枉全洗刷淨了。聽說又派了甚麼人。來這裏訪查這案子呢。吳二浪子那個王八羔子。我們在牢裏的時候。他同賈大妮子天天在一塊兒。聽說這案翻了。他就逃走了。老殘道。你們受這們大的屈。爲甚麼不告他呢。魏老兒說。官司是好打的嗎。我告了他。他問憑據呢。拿姦拿雙。拿不住雙。反咬一口。就受不得了。天爺有眼。總有一天報

應的。老殘問。這毒藥究竟是甚麼。你老聽人說了沒有。老魏道。誰知道呢。因為我們家有個老媽子。他的男人叫王二。是個挑水的。那一天。賈家死人的日子。王二正在賈家挑水。看見吳二浪子到他家裏去說閒話。賈家正煮麪吃。王二看見吳二浪子。用個小瓶。往麪鍋裏一倒。就跑了。王二心裏有點疑惑。後來賈家廚房裏讓他吃麪。他就沒敢吃。不到兩個時辰。就吵嚷起來了。王二倒底沒敢告訴一個人。只他老婆知道。告訴了我女兒。及至我把王二叫來。王二又一口咬定。說不知道。再問他老婆。他老婆也不敢說了。聽說老婆回去。被王二結結實實的打了一頓。你老想。這事還敢告到官嗎。老殘隨着歎息了一番。當時出了魏家。找着了許亮。告知魏家所聞。叫他先把王二招呼了來。次日。許亮同王二來了。老殘給了他二十兩銀子安家費。告訴他跟着做見證。一切吃用都是我們供給。事完。還給你一百銀子。王二初還極力抵賴。看見桌上放着二十兩銀子。有點相信是真。便說道。事完你不給我一百銀子。我敢怎樣。老殘說。不妨。就把一百銀子交給你。存個妥當鋪子裏。寫個筆據給我。說吳某倒藥水確係我親見的情願。作個干證。事畢。某字號存酬勞銀一百兩。即歸我支用。兩相情願。決無虛假。好不好。

呢。王二尙有點猶疑。許亮便取出一百銀子交給他說。我不怕你跑弔。你先拿去何如。倘不願意。就扯倒罷休。王二沈吟了一晌。到底捨不得銀子。就答應了。老殘取筆。照樣寫好。令王二先取銀子。然後將筆據念給他聽。令他畫個十字。打個手模。你想鄉下挑水的。幾時見過兩隻大元寶呢。自然歡歡喜喜的。打了手印。許亮又告訴老殘。探聽切實。吳二浪子現在省城。老殘說。然則我們進省罷。你先找個眼線。好物色他去。許亮答應着是。說老爺。我們省裏見罷。次日。老殘先到齊河縣。把大概情形告知子謹。隨即進省。賞了車夫幾兩銀子。打發回去。當晚告知姚雲翁。請他轉稟宮保。并飭歷城縣派兩個差人來。以備協同許亮。次日晚間。許亮來稟。已經查得。吳二浪子現同按察司街南胡同裏張家土娼。叫小銀子的。打得火熱。白日裏同些不三不四的人賭錢。夜間就住在小銀子家。老殘問道。這小銀子家還是一個人。還是有幾個人。共有幾間房子。你查明了沒有。許亮回道。這家共姊妹兩個。住了三間房子。西廂兩間。是他爹媽住的。東廂兩間。一間做廚房。一間就是大門。老殘聽了。點點頭。說此人切不可造次動手。案情太大。他斷不肯輕易承認。只王二一個證據。鎮不住他。於是向許亮耳邊說了一番詳細。

辦法。無非是如此如此。這般這般。許亮去後。姚雲松來函云。宮保酷願一見。請明日午刻到文案處爲要。老殘寫了回書。次日上院。先到文案姚公書房。姚公着家人通知宮保的家人。過了一刻。請入簽押房內相會。莊宮保已迎至門口。迎入屋內。老殘作揖坐下。老殘說。前次有負宮保雅惠。實因有點私事。不得不去。想宮保必能原諒。宮保說。前日捧讀大札。不料玉守殘酷如此。實是兄弟之罪。將來總當設法。但目下不敢出爾反爾。似非對君父之道。老殘說。救民卽所以報君。似乎也無所謂不可。宮保默然。又談了半點鐘功夫。端茶告退。却說許亮奉了老殘的擘畫。就到這土娼家。認識了大金子。同嫖共賭。幾日工夫。同吳二擾得水乳交融。初起。許亮輸了四五百銀子。給吳二浪子。都是現銀。吳二浪子直拿許亮當做個老土。誰知後來漸漸的被他撈回去了。倒贏了吳二浪子七八百銀子。付了一二百兩現銀。其餘全是欠帳。一日。吳二浪子推牌九。輸給別人三百多銀子。又輸給許亮二百多兩。帶來的錢早已盡了。當場要錢。吳二浪子說。再賭一場。一統算帳。大家不答應。說你眼前輸的還拿不出。若再輸了。更拿不出。吳二浪子發急道。我家裏有的是錢。從來沒有賴過人的帳。銀子成總了。我差人回家取去。

衆人只是搖頭。許亮出來說道。吳二哥。我想這們辦法。你幾時能還。我借給你。但是我這銀子。三日內有個要緊用處。你可別誤了我的事。吳二浪子急於要賭。連忙說。萬不會誤的。許亮就點了五百兩票子給他。扣去自己贏的二百多。還餘二百多兩。吳二看仍不够還帳。就央告許亮道。大哥大哥。你再借我五百。我翻過本來。立刻還你。許亮問若翻不過來呢。吳二說。明天也一准還你。許亮說。口說無憑。除非你立個明天期的期票。吳二說。行行行。當時找了筆。寫了筆據。交給許亮。又點了五百兩銀子。還了三百多的前帳。還賸四百多銀子。有錢膽就壯。說我去推一莊。見面連贏了兩條。甚爲得意。那知風頭好。人家都縮了注子。心裏一恨。那牌就倒下霉來了。越推越輸。越輸越氣。不消半個更頭。四百多銀子。又輸得精光。坐中有個姓陶的人。都喊他陶三胖子。陶三說。我上去推一莊。這時吳二已沒了本錢。乾看着別人打。陶三上去。第一條拿了個一點。賠了個通莊。第二條拿了個八點。天門是地之八。上下莊是九點。又賠了一個通莊。看看比吳二的莊還要倒霉。吳二實在急得直跳。又央告許亮。好哥哥。好親哥哥。好親爺。你再借給我二百銀子罷。許亮又借給他二百銀子。吳二就打了一百銀子的天上角。

大家通同  
一氣這就  
是老的教  
許亮的如  
此這般

一百銀子的通。許亮說。兄弟。少打點罷。吳二說。不要緊的。翻過牌來。莊家却是一個斃。十。吳二得了二百銀子。非常歡喜。原注不動。第四條。莊家賠了天門下莊。吃了上莊。吳二的二百銀子不輸不贏。換第二方。頭一條。莊家拿了個天杠。通吃。吳二還賸二百銀子。那知從此莊家大炊起來。不但吳二早已輸盡。就連許亮也輸光了。許亮大怒。拿出吳二的筆據來。往桌上一擱。說。天門孤丁。你敢推嗎。陶三說。推到敢推。就是不要這種。取不出錢來的廢紙。許亮說。難道吳二爺騙你。我許大爺也會騙你嗎。兩人幾至用武。衆人勸說。陶三爺。你贏的不少了。難道這點交情不顧嗎。我們大家作保。如你贏了去。他二位不還。我們衆人還。陶三仍然不肯。說。除非許大寫上保中。許亮氣極。拿筆就寫一個保。并註明實係正用情借。并非閒帳。陶三方肯推出一條來說。許大聽你挑一副去。我總是贏你。許亮說。你別吹了。你擲你的倒靨骰子罷。一擲是個七出。許亮揭過牌來。是個天之九。把牌望桌上一放。說。陶三小子。你瞧瞧你父親的牌。陶三看了看。也不出聲。拿兩張牌看了一張。那一張却漫漫的抽。嘴裏喊道。地地地。一抽出來。望桌上一放。說。許家的孫子。瞧瞧你爺爺的牌。原來是副人地相宜的地杠。把筆據抓去。嘴裏還



說道。許大。你明天沒銀子。我們歷城縣衙門裏見。當時大家錢盡。天時又有一點多鐘。只好散了。許亮二人回到小銀子家敲門進去說。趕緊拿飯來吃。餓壞了。小金子房裏有客坐着。就同到小銀子房裏去坐。小金子捱到許亮臉上說。大爺今兒贏了多少錢。給我幾兩花罷。許亮說。輸了一千多了。小銀子說。二爺贏了沒有。吳二說。更不用題了。說著。端上飯來。是一碗魚。一碗羊肉。兩碗素菜。四個碟子。一個火鍋。兩壺酒。許亮說。今天怎麼這們冷。小金子說。今天刮了一天西北風。天陰得沈沈的。恐怕要下雪呢。兩人悶酒。一替一杯價灌。不知不覺。都有了幾分醉。只聽門口有人叫門。又聽小金子的媽張大脚出去開了門。跟着進來說。三爺對不住。沒屋子囉。僱請明兒來罷。又聽那人嚷道。放你的媽的狗屁。三爺管你有屋子沒屋子。甚麼王八旦的客。有膽子的出來跟三爺碰碰。沒膽子的替我四個爪子一齊望外扒。聽着。就是陶三胖子的聲音。許亮一聽。氣從上出。就要跳出去。這裏小金子小銀子姊妹兩個拼命的抱住。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十章 浪子金銀伐性斧 道人冰雪返魂香

却說小金子小銀子。拚命把許亮抱住。吳二本坐近房門。就揭開門簾一個縫兒。偷望外瞧。只見陶三已走到堂屋中間。醉醺醺的一臉酒氣。把上首小金子的門簾往上一摔。有五六尺高。大踏步進去了。小金子屋裏先來的那客。用袖子掩着臉。嗤溜的一聲。跑出去了。張大腳跟了進去。陶三問兩個王八羔子呢。張大腳說。三爺請坐。就來就來。張大腳連忙跑過來說。你二位別只聲。這陶三爺是歷城縣裏的都頭。在本縣紅的了不得。本官面前說一不二的。沒人惹得起他。你二位可別怪。叫他們姊兒倆趕快過去罷。許亮說。咱老子可不怕他。他敢怎麼樣。咱說着。小金子小銀子早過去了。吳二聽了。心中捏一把汗。自己借據在他手裏。如何是好。只聽那邊屋裏陶三。不住的哈哈大笑。說。小金子呀。爺賞你一百銀子。小銀子呀。爺也賞你一百銀子。聽他二人說謝三爺的賞。又聽陶三說不用謝。這都是今兒晚上我幾個孫子孝敬我的。共孝敬了三千多銀子呢。我那吳二孫子。還有一張筆據在爺爺手裡。許大孫子做的中保。明天到晚不還。看爺爺要他們。命不要。這許大却向吳二道。這個東西實在可惡。然聽說他武藝很高。

手底下能開發五六十個人呢。我們這口悶氣，咽得下去嗎？吳二說：「氣還是小事。明兒這一千銀子筆據怎樣好呢？」許大說：「我家裡雖有銀子，只是派人去，只少也得三天。遠水救不着近火。又聽陶三嚷道：『今兒你們姐兒倆都伺候三爺，不許到別人屋裏去。動一動，叫你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小金子道：「不瞞三爺說，我們倆今兒都有客，只聽陶三爺把桌子一拍，茶碗一摔，『玳瑁價一聲響，說放狗屁。』三爺的人，誰敢住？問他有腦袋沒有，誰敢在老虎頭上打蒼蠅？三爺有的是孫子們孝敬的銀子，預備打死一兩個，花幾千銀子，就完事了。放你去，你去問問那兩個孫子，敢來不敢來。」小金子連忙跑過來，把銀票給許大看。正是許大輸的銀票，看著更覺難堪。小銀子也過來抵抵的說道：「大爺二爺，你兩位多抱屈。讓我們姊兒倆得二百銀子。我們長這們大，還沒有見過整百的銀子呢。你們二位都沒有銀子了，讓我們掙兩百銀子。明兒買酒菜請你們二位。許大氣急了說：『滾你的罷。』」小金子道：「大爺別氣，備多抱屈。備二位就在我炕上歪一宿。明天他走了。大爺到我屋裏趕熱被窩去。妹妹來陪二爺，好不好？」許大連連說道：「滾罷，滾罷。小金子出了房門，嘴裏還嘟囔道：『沒有了銀子，還做大爺呢。不害個臊。』」許大氣白

了臉。呆呆的坐着。歇了一刻。扯過吳二來說。兄弟。我有一件事同你商議。我們都是齊河縣人。跑到這省裏。受他們這種氣。真受不住。我不想活了。你想你那一千銀子還不出來。明兒被他拉到衙門裏去。官兒罵不着。私刑就要斷送了你的命了。不如我們出去找兩把刀子進來。把他剝掉了。也不過是個死。你看好不好。吳二正在沈吟。只聽對房陶三嚷道。吳二那小子。是齊河縣裏犯了案逃得來的個逃凶。爺爺明兒把他解到齊河縣去。看他活得成活不成。許大那小子是個幫凶。誰不知道的。兩個人一路逃得來的囚犯。許大跼起來就要走。吳二浪子扯住道。我到有個法子。只是你得對天發個誓。我纔能告訴你。許大道。你瞧。你多們酸呀。你倘若有好法子。我們弄死了他。主意是我出的。倘若犯了案。我是個正凶。你還是個幫凶。難道我還跟你過不去嗎。吳二想了想。理路到不錯。加之明天一千銀子。一定要出亂子。只有這一個辦法了。便說道。我的親哥。我有一種藥水。給人吃了。臉上不發青紫。隨你神仙也驗不出毒來。許亮詫異道。我不信。真有這們好的事嗎。吳二道。誰還騙你呢。許亮道。在那裏買。我快買去。吳二道。沒處買。是我今年七月裏在泰山窪子裏打生。一個山裏人家得來的。只是我給你。于

萬可別連累了我。許亮道。這個容易。隨即拿了張紙來寫道。許某與陶某嘔氣起意。將陶某害死。知道吳某有得來上好藥水。人吃了立刻致命。再三央求吳某。分給若干。此案與吳某毫無干涉。寫完。交給吳二。說倘若犯了案。你有這個憑據。就與你無干了。吳二看了。覺得甚爲妥當。許亮說事不宜遲。你藥水在那裏呢。我同你取去。吳二說。就在我枕頭匣子裏。存在他這裏呢。就到炕裡邊取出個小皮箱來。開了鎖。拿出個磁瓶子來。口上用蠟封好了的。許亮問你在泰山怎樣得的。吳二道。七月裡。我從墊台這條西路上的山。回來從東路回來。盡是小道。一天晚了。住了一家子小店。看他炕上有個死人。用被窩蓋的好好的。我就問他們。怎把死人放在炕上。那老婆子道。不是死人。這是我當家的。前日在山上看見一種草。香得可愛。他就采了一把。日來泡碗水喝。誰知道一喝。就彷彿是死了。我們自然哭的了不得的了。活該有救。這內山石洞裡住了一個道人。叫青龍子。他那天正從這裡走過。見我們哭。他來看看說。你老兒是啥病死的。我就把草給他看。他拿去笑了笑。說這不是毒藥。名叫千日醉。可以有救的。我去替你尋點解救藥草來罷。你可看好了身體。別叫壞了。我再過四十九天。送藥來。一治就好。算

計目下也有二十多天了。我問他那草還有沒有。他就給了我一把子。我就帶回來。熬成水。弄瓶子裝起頑的。今日正好用著了。許亮道。這水靈不靈。倘若藥不倒他。我們就毀了呀。你試驗過沒有。吳二說。百發百中的。我已說到這裡。就噙住了。許亮問你已怎麼樣。你已試過嗎。吳二說。不是試過。我已見那一家被藥的人的樣子。是同死的一般。若沒有青龍子解救。他早已埋掉了。二人正在說得高興。只見門簾子一揭。進來一個人。一手抓住了許亮。一手捺住了吳二。說好好。你們商議謀財害命嗎。一看正是陶三。許亮把藥水瓶子緊緊握住。就掙扎逃走。怎禁陶三氣力如牛。那裡掙扎得動。吳二酒色之徒。更不必說了。只見陶三窩起嘴脣。打了兩個胡哨。外面又進來兩三個大漢。將許吳二人都用繩子縛了。陶三押着解到歷城縣衙門口來。陶三進去。告知了稿簽門上。傳出話來。今日夜已深了。暫且交差看管。明日辰刻過堂。押到官飯店裡。幸虧許大身邊還有幾兩銀子。拿出來打點了官人。到也未曾吃苦。明日早堂。在花廳問案。是個發審委員。差人將三人帶上堂去。委員先問原告。陶三供稱。小人昨夜在土娼張家住宿。因多帶了幾百銀子。被這許大吳二兩人看見。起意謀財。兩人商議要害小人性命。

適逢小人在窗外出小恭聽見。進去捉住。扭稟到堂。求大老爺究辦。委員問許大吳二。你二人爲甚麼要謀財害命。許大供小的許亮。齊河縣人。陶三欺負我二人。受氣不過。所以商同害他性命。吳二說。他有好藥。百發百中。已經試過。很靈驗的。小人們正在商議。被陶三捉住。吳二供。監生吳省干。齊河縣人。許大被陶三欺負。實與監生無干。許大決意要殺陶三。監生恐鬧出事來。原爲緩兵之計。告訴他有種藥水。名千日醉。容易醉倒人的。并不害性命。實係許大起意。并有筆據在此。從懷中取出。呈堂。委員問。許大昨日你們商議時。怎樣說的。從實告知。本縣可以開脫你們。許大便將昨晚的話一字不改說了一遍。委員道。如此說來。你們也不過氣忿話。那也不能就算謀殺呀。許大磕頭。說大老爺明見。開恩。委員又問吳二。許大所說各節是否切實。吳二說。一字也不錯的。委員說。這件事。你們很沒有大過。吩咐書吏照錄全供。又問許大。那瓶藥水在那裡呢。許大從懷中取出呈上。委員打開燻封一聞。香同蘭麝。微帶一分酒氣。大笑說道。這種毒藥。誰都願意吃的。就交給書吏。說這藥水收好了。將此二人并全案分別解交齊河縣去。只此分別二字。許大便同吳二折開兩處了。當晚。許亮就拿了藥水來見老殘。老



不欲吃足  
見凡香甜  
人者俱能  
毒

惟能安貧  
纔有點來  
歷能與高  
士常相往  
來

殘傾出看看。色如桃花。味香氣濃。用舌尖細試。有點微甜。歎道。此種毒藥。怎不令人久醉呢。將藥水用玻璃漏斗。仍灌入瓶內。交給許亮。凶器人證俱全。却不怕他不認了。但是據他所說的情形。似乎這十三個人。并不是死。仍有復活的法子。那青龍子。我却知道。是個隱士。但行蹤無定。不易覓尋。你先帶着王二回去。稟知貴上。這案雖經審定。不可上詳。我明天就訪青龍子去。如果找着此公。能把十三人救活。豈不更妙。許亮連連答應着。是。次日。歷城縣將吳二浪子解到齊河縣。許亮同王二兩人作證。自然一堂就訊服了。暫且收監。也不上刑具。靜聽老殘的消息。却說老殘次日。雇了一匹驢。馱了一個被搭子。吃了早飯。就往泰山東路去行。忽然想到舜井傍邊有個擺命課攤子的。招牌叫安貧子知命。此人頗有點來歷。不如先去問他一聲。好在出南門必由之路。一路想着。早已到了安貧子的門首。牽了驢。在板凳上坐下。彼此序了幾句閒話。老殘就問。聽說先生同青龍子長相往來。近來知道他雲遊何處嗎。安貧子道。嚟呀。你要見他嗎。有啥事體。老殘更將以上事告知安貧子。安貧子說。太不巧了。他昨日在我這裡坐了半天。說今日清晨回山去。此刻出南門怕還不到十里路呢。老殘說這可真不巧了。只

履走道珠入天之雪里道云玄仙玄可按曰轉也霞者也丹黃  
道正不但而便工由始傍黃珠成珠以法紫丹道霜反白雪初嘴  
坦路易是至是升九至又芽也探者成霞成家之映雪胎者  
坦則若求玄十九轉白九在故喻仙之霜名九名紫塢者

是他回甚麼山。安貧子道。裏山玄珠洞。他去年住靈岩山。因近來香客漸多。常有到他茅蓬裡的。所以他厭煩。搬到裏山玄珠洞去了。老殘問玄珠洞離此地有幾十里。安貧子道。我也沒去過。聽他說。大約五十里路不到點。此去一直向南。過黃芽嘴子。向西到白雪塢。再向南。就到玄珠洞了。老殘道了領教。謝謝。跨上驢子。出了南門。由千佛山脚下往東。轉過山坡。竟向南去。行了二十多里。有個村莊。買了點餅吃吃。打聽上玄珠洞的路徑。那莊家老說道。過去不遠。大道旁邊。就是黃芽嘴。過了黃芽嘴。往西九里路。便是白雪塢。再南十八里。便是玄珠洞。只是這路狠不好走。會走的呢。一路平坦大道。若不會走。那可就了不得了。石頭七大八小。更有無窮的荆棘。一輩子也走不到的。不曉得多少人送了性命。老殘笑道。難不成比唐僧取經還難嗎。莊家老作色道。也差不多。老殘一想。人家是好意。不可簡慢了他。遂恭恭敬敬的道。老先生恕我失言。還要請教。先生。怎樣走就容易。怎樣走就難。務求指示。莊家老道。這山裏的路。天生成九曲珠似的一步一曲。若一直向前。必走入荆棘叢了。却又不許有意走曲路。有意曲便陷入深阱。永出不來了。我告訴你個訣竅罷。你這位先生頗虛心。我對你講。眼前路。都是從過

一步走錯。不但是處。荆棘不能。終身自誤。求得自誤。求道不知。者多害性。命矣。所云一轉。一曲一轉。直向前進。一蹶一蹶。為道家所。忌入荆棘。走中又棘。叢中有不。許有者謂。曲路者謂。不循正道。也。猶入邪。道。猶入邪。深。其不。出。其不。竊。乃虛心。以求之耳。

去的路生出來的。你走兩步回頭看看。一定不會錯了。老殘聽了。連連打恭。說謹領指示。當時拜辭了莊家老。依說去走。果然不久。便到了玄珠洞口。見一老者。長鬚過腹。進前施了一禮。口稱道長。莫非是青龍子嗎。那老者慌忙回禮。說先生從何處來。到此何事。老殘便將齊東村的一樁案情說了一遍。青龍子沉吟了一會。說也是有緣。且坐下來。慢慢地講。原來這洞裏并無桌椅傢具。都是些大大小小的石頭。青龍子與老殘分賓主坐定。青龍子道。這千日醉力量很大。少吃了便醉。一千日纔醒。多吃就不得活了。只有一種藥能解。名叫返魂香。出在西嶽華山太古冰雪中。也是草木精英所結。若用此香將文火慢慢的炙起來。無論你醉到怎樣田地。都能復活。幾月前。我因太山坳裏一個人醉死。我親自到華山找一個故人處。討得些來。幸兒還有些子在此。大約也敷衍够用了。遂從石壁裏取出一個大葫蘆來。內中雜用物件甚多。也有一個小瓶瓶子。不到一寸高。遞給老殘。老殘傾出來看看。有點像乳香的樣子。顏色黑黯。聞了聞。像似臭支支的。老殘問道。何以色味俱不甚佳。青龍子道。救命的物件。那有好看好聞的。老殘恭敬領悟。恐有舛錯。又請問如何用法。青龍子道。將病人關在一室內。必須門窗不

眼前從過去路是路生因出的便果是前兩步回頭不看忘即本意雖段用言求喻却言明求道却立明脚勸人既又不要正人既不競走進又不可競走進道宜得莫因後果前忘本來全程自來然誠是坦途誠有功德於世作人也心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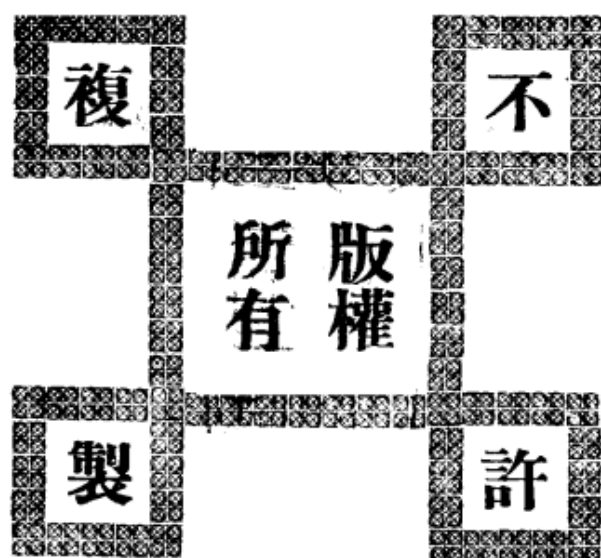
透一點兒風。將此香灸起。也分人體質善惡。如質善的。一點便活。如質惡的。只好慢慢價熬。終久也是要活的。老殘道過謝。沿着原路回去。走到吃飯的小店前。天已黑透了。住得一宿。清晨回省。仍不到已牌時分。遂上院將詳細情形稟知了莊宮保。并說明帶着家眷。親往齊東村去。宮保說。寶眷去有何用處。老殘道。這香治男人須女人灸。治女人須男人灸。所以非帶小妾去。不能應手。宮保說。既如此。聽憑尊便。但望早去早回。不久封印。兄弟公事稍閒。可以多領些教。老殘答應着。是。賞了黃家家人幾兩銀子。帶着環翠先到了齊河縣。仍住在南關外店裏。却到縣裡會着子謹。亦甚爲歡喜。子謹亦告知。吳二浪子一切情形俱已服認。許亮帶去的一千銀子。也繳上來。接白大尊的信。叫交還魏誠。魏誠抵死不肯收。聽其自行捐入善堂了。老殘說。前日託許亮帶來的三百銀子。還閣下收到了嗎。子謹道。豈但收到。我已經發了財了。宮保聽說這事。專差送來三百兩銀子。我已經收了。過了兩日。黃人瑞又送了代閣下還的三百兩來。後來許亮來。閣下又送三百兩來。共得了三分。豈不是發財嗎。宮保的一分是萬不能退的人瑞同閣下的都當奉繳。老殘沉吟了一會。說道。我想人瑞也有個相契的。名叫翠花。就是

解毒必於雪中  
方冰雪於西  
尋命之好的  
件那有的好  
看那開的好  
故云良藥  
苦口也  
逆耳也

同小妾一家子的。其人頗有良心。人瑞客中也頗寂寞。不如老哥竟一不做二不休。將此兩款替人瑞再揮一斧罷。子謹拍掌叫好。說我明日要同老哥到齊東村去。奈何呢。想了想。說有了。立刻叫差門來告知此事。叫他明天就辦。次日。王子謹同老殘坐了兩乘轎子。來到齊東村。早有地保同首事備下了公館。到公館用過午飯。踏勘魏家的墳塋。不遠恰有個小廟。老殘選了廟裡小小兩間房子。命人連夜裱糊。不讓透風。次日清晨。十三口棺柩。都起到廟裡。先打開一個長工的棺木看看。果然尸身未壞。然後放心。把十三個尸首全行取出。安放在這兩間房內。焚起返魂香來。不到兩個時辰。俱已有點聲息。老殘調度着。先用溫湯。次用稀粥。慢慢的等他們過了七天。方遣各自送回家去。王子謹三日前已回城去。老殘各事辦畢。力欲回城。這時魏誠已知前日寫信給宮保的。就是老殘。於是魏賈兩家都來磕頭。苦苦挽留。兩家各送了三千銀子。老殘絲毫不收。兩家沒法。只好請聽戲罷。派人到省城裡招呼個大戲班子來。并招呼北柱樓的廚子來。預備留老殘過年。那知次日半夜裡。老殘即溜回齊河縣了。到城不過天色微明。不便往縣署裏去。先到自己住的店裡來看環翠。把堂門推開。見許明的老婆睡在

外間未醒。再推開房門。望炕上一看。見被窩寬大。枕頭上放着兩個人頭。睡得正濃呢。吃了一驚。再仔細一看。原來就是翠花。不便驚動。退出房門。將許明的老婆喚醒。自己却無處安身。跑到院子裡徘徊徘徊。見西上房裡家人正搬行李裝車。是遠處來的客。要動身的樣子。就立住間看。只見一人出來吩咐家人說話。老殘一見。大叫道。德慧生兄。從那裡來。那人定神一看。說不是老殘哥嗎。怎樣在此地。老殘便將以上二十卷書述了一遍。又問慧兄何往。德慧生道。明年東北恐有兵事。我送家眷回揚州去。老殘說。請留一日何如。慧生允諾。此時二翠俱已起來洗臉。兩家眷屬先行會面。已刻。老殘進縣署去。知魏家一案。官保批吳二浪子監禁三年。翠花共用了四百二十兩銀子。子謹還了三百銀子。老殘收了一百八十兩。說今日便派人送翠花進省。子謹將詳細情形寫了一函。老殘回寓。派許明夫婦送翠花進省去。夜間託店家雇了長車。又把翠環的兄弟帶來。老殘攜同環翠并他兄弟。同德慧生夫婦。天明開車。結伴江南去了。却說許明夫婦送翠花到黃人瑞家。人瑞自是歡喜。拆開老殘的信來一看。上寫道。願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屬。是前生註定事。莫錯過姻緣。

中華民國五年八月原本初次印刷出版



(定價大洋八角)  
(老殘遊記上編一冊)

原 著 者 洪 都 百 鍊 生

一 批 閱 者 膠 州 傳 幼 圃

校 閱 者 澄 江 徐 鶴 齡

印 刷 者 百 新 公 司

總 發 行 部 上海英界三馬路新聞報館對門 百 新 公 司

總 編 輯 部 上海英界新馬路福海里 百 新 公 司

代 發 行 本 埠 各 書 店







欲知未來之結局不可不看

老殘遊記  
下編

上海英界三馬路新聞報館對門

百新公司印行

欲知未來之結局不可不看

# 老殘遊記 下編

賁禺何慶元題



## 下編序

洪都百鍊生所撰老殘遊記始披露於天津日新報報陸  
綏登載自刊詠春梨園此爭贈經價為之頓增奇又欣其  
賞或為此書詠也數年來風行日遠幾遍環球其書之  
佳不惟可以賞心悅目尤足以資人考證曩此余從事律門  
偶得是書上編披閱之下見其於筆記敘事之中具有推測步  
算之妙較推背篇燒餅歌諸最書尤見明晰不禁拍案稱  
奇故於公餘之暇詳加批點而終以未窺金豹石憾至子游滬

得与百新公司主任徐君订交谈及是书未得现今全集徐君笑而言曰敝公司竟有原稿係上下两编今上编已通行中外生下编前虽登报出版因南北交通道北以察、为政故未敢遽付手民也余索而读之翻阅一遍见其记载详画衍算精当且供将来之参考展一卷而卷、不忍忽披一章而章、都有味余因乐而忘情又为批点亟勸徐君付诸剞劂以供爱读诸君先覩之顾是为序

民國元年歲在壬子嘉平月望日  
膠州傅幼圃識於滬廬

# 老殘遊記下編目錄

- |       |          |          |
|-------|----------|----------|
| 第二十一章 | 攜眷回鄉路逢故友 | 勾留逆旅巧遇姑娘 |
| 第二十二章 | 老夫人訓姪敍家常 | 祝清虛遊山邀益友 |
| 第二十三章 | 招商店至親惜別  | 黑龍潭逆旅留賓  |
| 第二十四章 | 求其友聲訂交傾蓋 | 巧譬物理垂釣涿潭 |
| 第二十五章 | 黑龍潭邊風雲變色 | 蒿里山內賓主偕遊 |
| 第二十六章 | 訪古蹟相偕遊岱廟 | 理行裝乘興登泰山 |
| 第二十七章 | 葡爪寺和尚待茶  | 斗姆宮淫尼宴客  |
| 第二十八章 | 探真相巧入眠雲閣 | 遊極巔借住碧霞宮 |
| 第二十九章 | 登絕頂五更觀日出 | 會方丈三教縱談鋒 |
| 第三十章  | 黃華洞內快觀仙踪 | 碧霞宮前暢談大道 |
| 第三十一章 | 世局變遷高僧先覺 | 感恩附報魏氏傳書 |



第三十二章

魏誠報恩贈駿足

老殘遊歷進燕京

第三十三章

徐子平慨贈昇元帖

鐵補殘移居稽古齋

第三十四章

翁尙書抑鬱染沈疴

鐵先生展才施國手

第三十五章

託庇居停神醫發達

談論朝政尙書自危

第三十六章

感羣鳥避患京城

贈古書多情餞良友

第三十七章

太原府仗義救難士

條梅樓無心遇故人

第三十八章

鐵補殘受聘爲經理

王興漢張筵悅嘉賓

第三十九章

受職還鄉闔家歡聚

購機聘匠親泛重洋

第四十章

傷黍離感通警夢

寫懷抱慷慨吟詩



計老攜春回鄉以正  
在歲久不游  
在外必不  
在人天寒  
之於人  
肯於人  
地凍其  
歸去其  
避名可  
始而然  
傳書平  
冤獄繼  
慨然訪  
救活多  
見義勇  
施不求  
其義胆  
腸已活  
紙上至  
功者退  
求聞達  
及爲人所  
不尤不

## 老殘遊記下編

### 第二十一章 攜眷回鄉路逢故友

#### 勾留逆旅巧遇姑娘

說話老殘瞞着王子瑾。與德慧生結伴回鄉。帶了環翠。同他兄弟。於黎明時開車上路。當日住雒口。次早渡過黃河。由白馬山過黨家庄。至泰安住宿。一路夜住曉行。飢餐渴飲。順着江南的大道按站而行。這日到了滕縣地界。忽然天氣漸變。陰了上來。既至趕到滕縣東關。住在泰興客棧內。房屋尙極寬大。兩家行李。俱卸在上房。店小二送上面水。沖了茶來。大家淨過了面。收拾停當。已是四點多鐘的時候了。當在臘月天氣。本來日短。况又陰天。更覺黑的早些。轉眼之間。黃昏已近。店小二掌上燈來。請示點菜。各人遂便要了幾樣。無非是肉魚鷄子等類。又要了幾兩高粱。分付店小二每房生上一盆炭火。以逐房中寒氣。住不多時。店小二逐一送了進來。大家裡用過酒飯。揩了揩面。忽聞車夫在院中說道。看這個樣子。怕明天要走不成了。老殘一聽。便走出上房一看。只見濃雲密布。天色如墨。西北風瑟瑟有聲。砭人肌膚。遂叫了一聲慧生。你來看看。這天

借環翠態一問引  
起老殘不  
當回南的

一定是耍變了。慧生應聲而出。抬頭一望。說道：「這怎麼了呢？再有五六日的好天，就能到家。看這光景，怕要來了大雪。一定是在半路過冬了。這可如何是好呢？」老殘道：「這就是起早的壞處。若走水路，落雪倒還不礙行舟。怪不得古人歌行路難，非身歷其境者，不知此中的苦況。」兩人談了一回，覺着寒風透體，身冷如冰。這纔各自回房安歇。一覺醒來，已是四更天氣。聽的外面朔風怒號，窗上的紙刷拉刷拉的亂响。頓覺衾裯單薄，毫無暖氣。就知是下了大雪。到了次早，老殘起來，先到外邊一望，見院內積雪已經三四寸厚。滿天上如鵝飛舞，漫漫不絕。遂將小二叫來，吩咐籠上兩盆炭火，在火上坐了一把水壺。小二送上面水，就要茶壺到前頭沖茶。老殘道：「水壺一刻也就要開。我自己沖罷。這個大雪，怕今日不能走了。你們這裡野雞甚多，你給我買兩隻來，再買個幾斤羊肉，照呼厨上，把羊肉紅燒紅燒，將野雞片成薄片。我要吃燙鍋子呢。花錢多少？先由櫃上替我墊付。一起算賬。」小二答應一聲，回身而去。住不多時，水也開了。老殘拏過茶壺，下了葉子，將茶沖上。水壺內又添了些冷水，坐在火上，獨自一人圍爐品茶。環翠醒來，就火上的水梳洗已畢，問道：「今日不能走嗎？」老殘道：「傻孩子，這般大雪，車轍全已漫。」

悔心全爲  
阻雪度歲  
遇祝清虛  
邀遊秦山  
伏綫慧生  
寫德慧正  
裕達處寫  
爲老殘寫  
照

當年總理  
衙門係慶  
邸總辦其  
權勢之赫

了。怎麼着走呢。豈但今日不能走。怕的是頭年沒有走的日期了。早知如此。倒不如回濟南度歲的好。剛說至此。忽聽德慧生在堂前說道。補殘兄你不用悔。多年故交。久不晤面。若非大雪介紹。那裡能在一處度歲呢。若是你不同行。我一人阻雪於此。聽着滿街的臘鼓鼕鼕。豈不要更着急嗎。老殘聽說也就走出房來。向外一望。見那雪如粉蝶一般。在長空亂撲。嘴裡不住的念道。奈何奈何。我們在外邊慣了。倒也尋常。只是他們女眷。在路上過年。殊難爲情。慧生道。這有何難。君子隨寓而安。況他鄉遇故知。乃是人生的幸事。你我知己相對。有的是詩酒琴棋。可以消遣。倒勝似在熱鬧場中。手販脚靴的應酬勞神呢。老殘道。我一早起來看看天氣。知道這雪必無住時。心裡只是悶悶。便叫店家替我買了兩隻野雞。三斤羊肉。叫他紅燒羊肉。燙野雞片。我們好圍爐賞雪消遣。旅況。慧生道。甚好甚好。兄弟情願奉陪。說話不已。慧生的管家打了面水。伺候主人梳洗已畢。沖上茶來。慧生吩咐。叫店家在堂屋內又添上一架火盆。兩人對坐吃茶。談了回京城裡的新聞。總理衙門的交涉事件。及某部上的權勢。無非是上下朦蔽。固位希寵。官場之濫。無一事不令人可恨。老殘道。朝政日非。交涉棘手。把一個四千餘年的

赫大傾動朝  
野之門所  
賂屬員不均  
有賄進之不  
以人財遇之  
計何事東  
如涉不  
交不  
既法不  
西折衝又  
無不  
略從得  
服令外  
命事以  
了官地  
升於損  
至權遺  
主患則  
後計也  
暇云四  
內年大  
除被這  
國肯官  
不輕送  
輕重  
列強並  
過激之  
詞

大國。被這班不肖的官吏。輕輕的就送到列強去了。說罷相對太息。忽見管家上來請示道。菜已好了。在那裡開呢。老殘道。今日是我請你老爺賞雪。就叫他把酒菜自做兩分。一分開在這裏。一分開在我房裏。請你太太到那邊去吃罷。管家答應了一聲。便走了下去。不一刻店小二送上四個小碟。拭抹了桌椅。管家燙上酒來。兩人入座。房內也擺了一席。德太太上座。翠環下邊相陪。內外兩席。對着漫漫大雪。頗饒清興。倒忘了客中的寂寞。吃了兩杯。羊肉也就爛了。店小二端將上來。二人吃了幾塊。只覺香美無比。且無羶味。慧生讚道。京城裏的羊肉。從來有名。不料這個小小縣城。竟能烹調如此之美。尤勝於京城多多呢。老殘道。你弄錯了。這裏邊還有一個道理呢。京都係平原之地。風高草瘦。此地盡是山嶺。水暖草肥。所以這羊肉的味氣格外的肥美。並無羶氣。何嘗是烹調的手段呢。少時上來山雞。你還要讚美呢。這兩樣東西。係此處著名的美品。正在講着。店小二已將火鍋子送來。反身出去端來四盤雞片。慧生一看。紅白鮮艷。其薄爲紙。若不留心。直看成滿盤的桃梨花瓣。老殘吩咐先送兩盤到房內。又親自端起盤子。用筷子撥到鍋裡。燙了半盤。遂照呼德慧生道。請嘗嘗如何。這椿東西。燙着吃

他鄉遇故知。事而清。幸。之。則。極。其。清。虛。則。殊。屬。不。近。人。情。不。知。其。人。正。淡。之。處。其。熱。血。不。湧。其。時。也。肝。胆。不。愧。友。朋。

兩。人。放。量。吃。山。傾。大。玉。止。處。乃。五。花。有。金。出。呼。千。將。與。兒。酒。爾。美。消。萬。同。之。概。愁。何。等。來。脫。寫。

是最鮮脆的。然可是要嫩。火候一過。就索然無味了。德慧生遂箝了兩片。送在嘴裏。嚼了咀嚼。說道。果然是異常鮮脆。名不虛傳。遂吩咐管家重燙熱酒。放量的吃喝。直吃到玉山傾頤而止。當晚仍是連風攪雪下了一夜。次日起來一看。地下足有一尺多深。話休煩絮。一連就下了五日。天始轉晴。那來往的行人。全已斷絕。沿途雪深三尺。深溝陡澗。填爲平陸。漫山遍野一望全白。猶如琉璃世界一般。兩人無法可施。只得奈着性子。在店內等候度歲。幸賴兩人相伴。不是賦詩。就是對奕。因此尙不寂寥。不料雪大天寒。直過燈節。路上纔漸漸的溶化。到了二月初旬。天氣溫和。山陰澗谷。積雪雖已消盡。沿途泥水。仍然不能行車。這日下午。老殘悶甚。信步走出店門。站在門前眺望消遣。忽聞有人在對面叫道。補殘兄久違了。老殘抬頭一看。喜出望外。原來是自幼的契友祝清虛。站在對門一個小客店門口。遂緊走了兩步。上前握手。寒暄訖。清虛問道。聽說你在濟南很得法的。爲莊撫軍的座上客。言聽計從。東南盡美。將來登庸有日了。如今有何公幹。要到那裡去呢。老殘道。傍人嘲笑我倒還罷了。你我總角至好。難道還不知道我嗎。那宗齷齪事。我可能幹的來呢。遂將自己在濟南遇莊宮保的事情。原原本本的

說了一遍。直說到齊河訪案事竣。適遇德慧生携眷回鄉。因此同他結伴。將小妻送回  
家去。不料至此阻雪四十餘日。清虛聽說笑道還好。我擬了一篇北山移文。尙未脫稿。  
若不是在此相遇。此稿一就。定要呈政文壇。那不要冤屈了你嗎。說罷兩人一齊大笑。  
老殘遂問清虛因何到此。清虛答道。素聞泰山三月三日。爲碧霞元君聖誕。香火最勝。  
海內士女。有不遠數千里而來者。較之朝南海九華的尤勝數倍。弟因此假朝山爲名。  
思一覽其勝概。不期得遇故人。這也是善緣結定。兄盍偕如夫人同一遊乎。老殘道。婦  
女進廟燒香。兄弟每每訾爲惡俗。方思化之而未能。豈肯自蹈陋習嗎。若無小妾相累。  
却是一准奉陪的。清虛聽了這番議論。倒也不好相強。便問德慧生也在這店裡嗎。老  
殘答應道是。兄一人旅况蕭條。何不移寓一處。以便暢談呢。清虛道。暢談則可。移寓倒  
要不必。說罷拉了老殘的手。走過這邊店內。老殘高聲叫道。慧生。有客在此看望你哪。  
慧生聽得出房一看。笑道。我當了是誰。原來是清翁。久違了。不但是客。且是喜客呢。遂  
彼此施禮就座。德慧生便問清虛到此何故。清虛遂將假託朝山遊泰岱的話。說了一  
遍。慧生道。清翁以陵霄聳壑之材。猶如閒雲野鶴。高尚氣節。何啻義皇上人。較弟輩之

清廉愛民。虛心下士。勤果公之。照然公又。在事却字。惟此廉始。靡幣費因。愛民纔求。急治虛心。

心爲形役的。真有雲泥之判。相形之下。令人自慙。清虛道。士各有志。趨向不同。甘露嘉禾。未聞巢許能以致之。聞慧翁在都有國士之譽。將來雲程萬里。不可限量。爲何又携瀛眷回南呢。慧生道。明年東北恐有兵災。故送賤內回鄉。免的累人。兩人扳談之時。老殘已吩咐店家備辦餚酒。送了上來。店小二搬開桌椅。擺好杯箸。先端上四碟冷葷。乃是松花蛋。金華腿。醬肉滷鷄。一壺白玫瑰酒。德慧生遂讓祝清虛上坐。清虛道。邂逅相遇。同爲過客。怎好打攪呢。老殘道。慧生也不是外人。況我們也要吃飯。不過多添一副杯箸而已。大家談談倒免的冷清。老哥莫要客氣。清虛也就不好再辭。便入了座。老殘慧生相陪。談了一回都下的新聞。又談了一回山東的事情。清虛問道。聽說山東撫軍莊某。清廉愛民。虛心下士。其政事必有可觀。補殘兄想必知其底蘊。請言大概。以廣見聞。老殘道。莊公清廉愛民。謙恭下士。並非諛詞。惟政事却無甚可傳。其病正在謙恭下士裡來的。只以求治太急。側席求才。不免薰蕕雜進。不肖官吏。揣摩其求治之心。或誣陷平民以博治盜之名。或竭民脂膏以銜理財之術。再賄通司道大員。於公前揄揚。不濫邀優獎。黃河工程弊端尤甚。以清廉愛民之心。爲率獸食人之政。全吃了求治太



下士又自清廉愛民而得士以爲多。可以佐治。吾民即不能得所初。料良莠。齊勢必小。人日進而君如日進。剛如日進。廉非乘公。而進者之。以廉愛也。病民爲公。一生憾事。

急不學無術的虧了。令人不能不代爲惋惜。遂將玉賢以慘酷而得密保的話。畧言概。祝清虛聽了說道。如玉守之有心爲惡。自然必殃天譴。但莊某之濫用匪人。亦不得無罪。說罷。互相嗟歎。清虛又問老殘道。補殘回鄉之後。還遊那裡呢。老殘道。弟有心先遊京城。次至山陝四川。折回由湘鄂。再返江南。不知老哥遊過秦岱。還有他處之行否。清虛道。我兩個雖同爲遜世。而志趣不同。你是到處考察政治。以利濟爲懷。猶不失宣聖周遊列國之意。我是放情山水。嘯傲烟霞。侶魚蝦而友麋鹿。甘與草木同腐者也。此後行踪。連我自己也無定見。但總角至好。相見無期。心中未免悵悵。可否爲我作三日之留。以盡故人之歡乎。老殘不便遽應。因目視慧生。慧生素知老殘與清虛爲忘形交。礙難推却。遂說道。既是清翁待朋友如此情重。詎可拂其熱心。補殘兄就逗遛三日。小弟情願奉陪。老殘道。既慧兄不嫌耽誤路程。小弟回南本無早遲。樂得盤桓數日。以罄離懷。慧生說道。清翁來時。還有同伴沒有。清虛道。弟疏懶成性。興至所之。朝山而不禁葷酒。行路而不計站頭。遊山玩水。到處留連。誰肯爲我伴侶者。隨身只有殘書數本。行李一束。黑衛一頭而已。德慧生道。如此孤身逆旅。未免寂寥。何不移來同寓呢。老殘道。

老殘說湖  
但上事不  
途上事不  
盜又何必  
不識何嘗  
談諧然說  
時與江湖  
並出官卑  
薄當時官  
見當官已  
途之官行  
爲之卑誠  
不之及湖  
之走卒誠  
夫有甚盜  
也洋大盜  
於

不必。一則今已天晚。再則逆旅主人。最忌過客移寓。以爲招待不恭。得罪行旅。與招牌名譽有碍。候明早同主人說明。再搬到這邊。彼此免的誤會。慧生笑道。你可爲三教九流無所不通。連開招商店規矩。你也熟悉的很呢。老殘道。豈但江湖上的事。懂的就是連你們官途上不操弧的大盜。我又何嘗不懂的呢。說罷。三人一齊大笑。祝清虛道。夜已深了。酒也穀了。請吃飯罷。各人也好歇息歇息。明日再談罷。於是叫店小二添飯。此時兩家眷屬。早已用過晚飯。闔店的客人。大半息燈安寢。德慧生從懷內拏出表來看。已經將近十二點鐘。三人匆匆的將飯用完。清虛先告辭。仍回對面店內歇息去了。兩人送客回來。也就各歸房中安寢。只因多吃了幾杯。心裡又是高興。不以躡店爲悶。一直睡至次日十二點鐘。方纔起身。梳洗已畢。店裡夥計問道。開飯。老殘道。別忙。還有一位客哩。一邊說着。遂即走出店門。到對門店中問道。有一位江南姓祝的客人。住在那邊房裡。店小二笑嬉嬉的說道。在東廂房內還沒起來呢。你老找他何事。待我去叫他。老殘尚未回言。早聽的清虛在房內叫道。補殘兄。請房裏來坐。老殘遂進了廂房。見清虛已經披衣而起。連忙讓老殘坐在坑沿。小二送上面水。清虛又吩咐沖茶。老殘道。

寫小人之  
情形如畫  
然非熟練  
於江湖者  
却不能道  
隻字

小人般勤  
處可厭亦  
可惡

忙止住道。不必沖了。到那邊再吃罷。清虛遂洗過了臉。將小二叫來說道。我等是自己兄弟。昨晚在此相遇。意欲同伴回鄉。故而移過對門那邊。歸併一處。遂將一應的房飯驢子麩料等費。歸算清楚。本來小店內的規矩。每人一日房飯錢二百。牲口草麩子錢。騾馬每頭係一百五十。驢子一百。共計該京錢三百文。清虛一餐飯未用。也就照算。那小二臉上却現出了一般不暢快的模樣。嘴裏噤哩咕嚕的。不知說些甚麼。清虛爲人豁達。知是因移寓不快。並不與他計較。從被套裏掏出一吊京錢。放在桌上說道。你把這錢拏去。付了櫃上的正項。下餘的就給你作酒錢罷。從來住單行人小店。每人不過一二十文的酒錢。並沒有整百個給的。小二見這個客人。這等的大方。一給就是七百。不由的眉開眼笑的說道。謝謝你老。我先去沖壺茶來。你老吃着。再把你老的行李送到那邊去罷。清虛道。我並非移寓。因是自己的兄弟俱住那邊。歸併一處。諸事就便些。茶也不必沖了。我就要過去。小二道。這有何妨。兩邊俱是一樣。既是你老不要吃茶。待我把行李送將過去便了。說罷遂登坑將行李捲起。抗將起來往外就走。老殘道。清兄你在此檢點檢點。莫遺忘了東西。候小二回來牽了驢子。你再過去。我先去替你點收。

行李去。遂即起身回店。見小二已將行李放在櫃上。反身出門去了。泰安棧的夥計。見老殘走來。便笑嘻嘻的問道。鐵先生。這副行李搬到那房裏去呢。老殘道。廂房空着。就搬到那裏去罷。店小二便抗將起來送進廂房。連忙的掃地抹桌。忙了一會。對門的夥計。已將驢子牽來。到了院中。小二急急接過。說道有勞了。那人笑了一笑。就回身而去。小二便把驢子牽進棚去。拴好拌上剉草。這纔將鞍轡擎進廂房。到前邊去泡了一壺茶來。遂請示老殘怎樣開飯。老殘道。還是要四碗四盤。兩壺白玫瑰酒。共開兩桌上。房女客一桌。我們的一桌。就開在這裏罷。小二答應一聲。走向前邊去了。清虛說道。補殘兄離家未及二載。聞聽已寄回二千餘兩之多。諒是醫道大行。這位如夫人是在何處納的。嫂夫人素善持家。姪輩已皆成童。可無內顧之憂。你大可以將如夫人帶在身邊。早晚扶持扶侍。在外行幾年道。多救幾條性命。也是一樁爲善最樂的事。昔范文正公微時。有不能爲良相願爲良醫之志。在公曩時。雖抱救世之志。而未敢決其必行。於今你的大道已行。聲名已震。可謂不負所學。正宜具菩提之心。力行不倦。因何廢然思返。而中輟呢。老殘道。弟之送小妾回鄉。正爲行道起見。弟非登徒子。且無伯道之憂。浪跡

清虛明老  
殘說因方  
龍原友未  
知良心故  
改初妾入  
云納事不  
幕爲人所  
能爲者於  
此中境遇  
乃見太悲  
大覺心力  
其爲心折  
盡在言外  
峭是筆孤

天涯。豈宜置姬。此女實因拔之於火坑之中。無從安置之耳。遂將贖環翠的始末說了一遍。又說道。此女隨在身邊。十分累贅。所以纔將他送回故里。清兄倒錯會了意了。清虛道。我也疑及客中納寵。不像你的脾氣。就如傳聞已入莊公的蓮幕之事。幾令人疑爲心隨境遷。改移節操。誰知於此種境遇。乃見大悲大覺之力也。既是因如夫人在身邊累贅欲送還鄉。又何必親自回去。徒勞往返。大可託德慧翁帶回南去。不甚便嗎。老殘道。凡事總要前後想到。無違人情。纔能行的。德慧生住江北。我住江南。相距五六百里。他已離鄉十有餘年。於今回去。諸事蠅集。況他只請了三個月的修墓假。爲期甚促。若託他將小妾帶回。要他親身送去。勢所不能。若差人送去。似乎又對不起我。這不是叫他作難嗎。所以這踟往返。我萬萬也是脫不了的。兩人正在閑談。小二送上菜來。先擺上四個盤子。一壺玫瑰。放下杯箸。恰好德慧生也走了進來。說道清翁早已搬過來嗎。兄弟倒好睡失陪了。若不是上房裡開飯。我還在華胥國樂而忘返呢。清虛道。春日遲遲。已覺乏人。況昨宵酒已過量。睡的又晚。焉得不困。我在對門店裡睡興方濃。補殘兄過去同店小二說話。我纔醒的。不然此時還不是正在睡鄉嗎。一面說着。三人遂一

齊入座吃酒談心。十分高興。直吃至四點多鐘方纔用飯。飯罷。店小二撤去碗盞。送上面水。三人揩過了面。閑坐啜茗。忽見外邊進來一個帶紅纓帽的人兒。手裡提着一支馬鞭。問店小二道。我們的人多。必須要有寬大的上房。纔能住的下去呢。但聽店小二連聲應道。有有有。不知來者是甚麼官長。且聽下回分解。

祝清虛與老殘總角之交。數年不晤。他鄉相遇。不知該何等的忻幸。乃見面無片言寒暄。遽以撫軍上客。登庸有日爲賀。直以老殘爲不肖。大有割席之風。迨聽其剖析分明。始笑曰。還好。幾爲我北山移文所屈。無限深情。盡在言外。有友如此。烏得不令人進德。故君子取友必端。

店小二聞客移寓。則現鬼臉。見了厚賞。立開笑顏。寫盡小人反覆情狀。的是白描妙筆。

老殘遊記

下編

第二十一章



新學堂



老殘好四房舍  
雖處世充名  
言不虛但旅  
店郵亭即  
子生玉帛  
一幾許哉

## 第二十二章 老夫人訓姪敘家常

祝清虛遊山邀益友

話說那人要寬大的上房。店小二連聲答應有有有。說是這前面三間。已有兩位老爺佔了。後院還有一明四暗的五間上房。比這房子又高又大。兩邊俱有廂房。牲口棚就在上房後面。算有二三十人也住的下。可不是小人誇口。南北道上。誰不知小棧的名頭。滕縣地面。除了小棧。怕難找這樣的寬大房屋呢。一邊說著。早同那人往後面去了。老殘自言自語的說道。房舍雖寬。只眠七尺。郵亭雖好。不過一宵。又何必這樣的講究。一定又是個闊老官了。不由的立起身來。走至店門口一站。只見那人已從後院轉來。嚙裡咕咕嚙嚙的說道。也還將就用的。灶頭可寬掇嗎。我們自己帶着廚房。上頭不用你的飯菜。一樣給錢。店小二滿口答應道。諸事就便。你老請管放心罷。那人猛一抬頭。看見老殘。說道。喂呀。鐵少爺怎麼在這裡呢。便急走兩步。至老殘面前。請了個安。問道。你老人家。這兩年可好麼。老殘一看。原來是文章伯的老家人文福。遂問道。你不在京裡伺候你們少爺。來此何幹。你們公館裡可都好麼。太太在北京不在呢。文福道。我們少爺自在翰林院供職以來。年年請太太進京。太太不肯。說是北京的水土。他老人家

服不下來。一生在北京住過兩次。就病了兩次。去年家人回南。太太想念少爺。家人纔伺候着進了北京。果然是不服水土。到京月餘。就得了下利的毛病。請了多少的有名郎中纔醫好了。誰知從此留下了病根。一見天氣寒涼。就要發作。以致怯弱的了不得。都說是風寒入肺。失於宣洩。寒伏肺俞。鬱爲假熱。再遇風寒外襲。寒熱相持。絡脈閉塞。肺移熱於大腸。便爲殞泄之病。雖然看的不錯。總是不能除根。少爺無法。現已告了終養。全眷回鄉。命家人先來打店。不久也就到了。鉄少爺爲何在此呢。老殘道。我同德老爺結伴回南。被雪阻隔。在這裡過了年至今未走。又遇見祝先生要到泰山。只因幾年沒見。故而在此再多盤桓幾天。你主人來了更好。這伴就更多了。文福道。那個德老爺。老殘說是揚州的德慧生老爺。也是你少爺的朋友。文福道不錯。他老人家是請的修墓假。我們少爺同他打伴。他說是要走水路。早已出京上了天津。怎麼又走到這裡來了。說罷又道。家人暫請告辭。去接太太。回來再見罷。遂匆匆出店上馬。加了兩鞭。如飛的向北跑去。老殘纔漫漫踱回廂房。德慧生問道。剛纔同你說話的。不是文章伯的家人文福嗎。老殘道是的。慧生說道。章伯已告了終養。伺候着老太太回里。怎麼他也到

不寫老福太  
不改稱以勞  
不忌其等  
要知此道  
作法並非  
開筆正極  
寫之良家  
教之能如  
子而且况  
丁耶男

了此地了嗎。老殘說剛纔就是文福家看宿棧他又迎接去了。車子不久就到了。慧生笑道我知道你與章伯是姑表兄弟。我有一事甚不明白。章伯的老太爺久已去世。文福却仍稱老太太爲太太。稱章伯爲少爺。已經詫異。適纔又稱你爲鉄少爺。你也直受而不辭。世間那有這等稱呼。這個家人也太不懂事。了老殘說道這個話其中本有個理由。文福本是先姑丈的家人。在兩廣總督任內。他伺候簽押房。兼管內賬房之職。爲人忠直不欺。任勞任怨。先姑丈故在任所。章伯尙幼。全是文福照應一切。搬柩回籍。真堪稱爲義僕。太太少爺原是從來叫慣。我幼年因無人照看。遷至蘇州。依姑母成人。所以也稱少爺。後來章伯雖然發迹。別的家人俱改稱呼。惟令文福仍舊。這是家姑母吩咐過的。不准更改。以示不忘其勞之意。剛說至此。只聽的店門外車馬之聲。鱗鱗聒耳。諒是章伯的車子到了。老殘連忙走出店門迎接。見前面有三乘駝。轎後面跟着四五輛雙套轎車。俱在門外站住。老殘在門口一站。文福看見。便跑到第三乘駝轎傍邊。不知說了幾句什麼。忽然轎簾掀起。文章伯跳下轎來。上前與老殘握手。笑道表兄久違了。又急急走至頭一乘轎前。把軟簾一掀。叫聲母親。補殘哥哥在這裡呢。老殘緊

寫老殘迎  
接一層井  
井有條一  
筆不亂

借小兒應  
對進退以  
點老太人  
家教令太

走幾步。來至轎前朝上請了个安。老太太從轎內探出頭來。叫聲鉄英姪兒。你從那裡到此。你可想煞我了。我去年纔進京去。就怕不服水土。要生病灾。想着叫你到京寫了好幾封信。總不見你的回覆。後來姪媳去信。纔知道你在外行道。並無一定的地方。我纔不寫信了。不期能在此處見你。老太太刺刺不休的儘講。文福上前說道。請太太進店下轎。再漫漫的同鉄少爺談罷。早見軍包的擎着鞭子一撓。老殘往傍邊一閃。兩個騾子把頭昂起。兩耳齊豎。噹啷噹啷的走進店去。三乘駝轎進了店門。章伯讓老殘在前。自己在後。一齊跟了進來。到後院內。騾夫上前將轎子抗起。牽開牲口。轎子落平。文章伯過來掀起轎簾。纔扶老太太下轎。老殘連忙過來請了个安。老太太笑容滿面的說道。想不到在這裡骨肉相聚。真算天大的喜事了。說着話時。早已進了上房。老太太坐定。老殘又跪倒座前。撲撲撲的叩了四叩。老太太連忙拉起。吩咐看座。接連着少太太帶着一個小小少爺。有三四歲的光景。走進上房。少太太原與老殘見過。便走來道了萬福。老殘還了一揖。又命小小少爺過來給表伯叩頭。果然是官宦人家。自幼受過教育。嫻習禮儀。小小的年紀。舉止大方。走至老殘面前一站。遂跪了下去。恭恭敬敬的叩了

叩。慌的老殘用手來攙。老太太說道。他小孩子家與表伯初次見面。理應叩拜。你不要折罪了他。那个少爺叩罷立起。又請了个安。呼的聲就躲到老太太懷裡去了。把个老殘喜的眉開眼笑。遂向順袋內掏出了一个四兩重的鍍子。走至小孩子身邊說道。這個窮表伯沒有什麼好人事把你。你這點東西去買菓子吃去。遂往他袖裡一塞。那小孩子將手一捧。說道不要不要我爹有呢。雖是口裡這樣的說。却抬頭只是望他祖母。老太太道。你表伯賞你。你就收下謝謝賞罷。小孩子這纔伸手接過。朝着老殘請了个安。喜喜歡歡的跑進房中去了。老殘笑道。這個姪兒真是乖巧。令人痛愛。今年幾歲了。老太太道。纔四歲耳。却還機靈。早晚之間。老身教他認幾個字塊子。已經認識了一千餘字了。只是養的太亦嬌慣。玩心過重了。老殘道。此兒風神秀徹。他日必爲國器。朝夕教授。更是老人家的含貽樂事了。老太太道。也不過是眼前戲罷了。將來我還能看見他長大成人的嗎。我且問你。這幾年沒曾回家。是在何處。有甚麼事業呢。近中我聽着你兄弟說是你在山東。很蒙莊宮保垂青。請你入幕。你不肯就。定要在外搖你的串鈴。又何必這樣矯情呢。我家世代衣冠。至你身上。這是一定要不能繼續的了。

偏以不敢  
濫求富貴  
有玷家聲  
將矯情二  
字輕輕解  
釋乾淨不  
煩要言不

老殘遊記、下編 第二十二章

六

老殘說道。姑媽訓教的極是。但我家詩書門第。清白傳家。既不能爲國柱石。斷不可有玷家聲。孔子云。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爲姪的並非矯情。實在是不敢濫求富貴。遂歷述河工上的弊政。及吏治之竄敗。卽如玉賢以慘酷而得密保。剛弼以殘忍借博清名。政界這等黑黯。還可存干祿的想念嗎。老太太道。聞聽莊公撫魯。孜孜求治。清廉愛民。聖眷甚隆。官聲頗好。這樣看來。豈不是名實不符了嗎。老殘歎了口氣說道。此公正吃了這個清廉愛民求治太急的虧了。霍子孟不學無術。未免爲盛德累耳。老太太問故。老殘道。昔葉公好龍。特好似龍而非龍者。故見真龍而喪其魂魄。孟嘗君好士。雞鳴狗盜之徒。麕集其門。而正士不至。此無他。實心好之而不辨真僞之故耳。此公也犯了這一個毛病。幕內招致名流一二百人。隨公差遣書又數百人。真有牛溲馬勃盡收藥籠之槩。此中非無賢者。但不肖者多。結黨營私。交相稱美。而莊公素性耳軟。如此則小人日近。君子日疏。公固清廉。而民脂膏剝削。公固愛民。而民疾苦日深。延攬人才而正士裹足。孜孜求治而寇盜充斥。此皆公求治太急用人太濫之所致也。爲姪的不敢側足龍門。正以此耳。老太太聽了。不禁惋惜者久之。因說道。我固知你並無矯傲的性情。其中

老殘方欲  
去叫環翠  
早知聽  
以已聽  
其待也  
有所言  
有意若  
意態無  
憐憫真  
可憐者

必有別故。今果然矣。你在這裡可是要回鄉嗎。老殘答應道是。姪兒本想由山東再遊都下。因為時勢所迫。做了件累身的事情。只得是回鄉安置安叶。再返征鞍便了。遂把在齊河縣阻雪。遇着黃人瑞。因如何搭救落難妓女翠環。納為側室。又因仗義救賈魏氏父女一案。如何平反。如何改委。並自己如何調查。救了十三條生命。前前後後細說一遍。只因這一件事。鬧的聲名過大。斷不好再到濟南公留了。若到濟南。一定要進了黑暗地獄無疑。所以定案之後。留了幾封書信。託送眷為名。就與德慧生結伴南來的。說罷立起身來言道。待姪兒到前邊去叫環翠。來給姑母磕頭。遂走出後堂。向前邊來叫環翠。到了房內一看。見環翠已經粧飾停當。油頭粉面。穿了件天青褂子。綠袄紅裙。手裡擎着一條繡花手帕子。在床邊上呆呆的坐着那裡等候。老殘笑道。你這是何事。環翠道。我聽着德太太說。方纔住店的是姑老太太全眷回鄉。僑已到後上房請安去了。我所以纔梳洗梳洗穿上个外褂子。伺候着好去行禮呢。老殘道。沒瞧起你這鄉下的孩子。却還很知禮儀呢。遂帶着他逕至後上房來。與姑老太太磕頭。姑老太太坐受全禮訖。環翠起身站在傍邊。老太太將他頭上脚下細細看了一遍。見他雖芳澤無加。



背以珍物  
猶復親爲  
寫於見上  
之切大愛  
我兒猶有  
何况男子  
之味

鉛華不御。而眼含秋水。眉列遠山。膚若凝脂。腰如束素。嫣然作顰齒之笑。別具一種媚態。令人見而生憐。遂顧謂老殘曰。此女雖出自小家。而秀麗端莊。舉止嫺雅。且眉宇間隱隱有一股紫氣。必得亢宗之子。吾姪物色詢不俗也。遂以自己鬢邊珠花賜之。可值數千金。並親手替他插於髻上。笑道。老身贈兒此物。雖非珍品。乃取抱珠之義。要兒抱如千數之珠。以廣大吾宗。那絕對的起老身呢。說罷大笑。幾句玩笑的話。倒把環翠弄的兩片紅露泛出臉際。脈脈盈盈。似拜叩謝而已。此時行李已經安置停當。隨身的丫鬟送上面水。請老太太淨面。老殘說道。姑媽一路風塵。也要歇息歇息了。叫他先去給表姊妹請安去罷。老太太遂吩咐傍邊一個老媽道。你就領着鉄姨太太去見見你們太太。大家敘談敘談。就留鉄姨太太在這邊開飯。我略略歇息歇息。還要同姨太太閑談呢。老媽答應道是。環翠遂向老太太請了個安。跟着老媽向裏邊房內走去。老殘也就立起說道。姑媽請歇歇罷。姪兒到外邊與表弟敘談敘談去了。說罷出了後上房。來至前院。見文章伯同德慧生。俱在廂房與祝清虛促膝暢談。老殘走進房來。三人一齊站起。章伯的家人搬過一張柳圈椅子。大家就座。章伯道。表兄這幾年的行踪。兄弟已

見濁世之  
不可有之  
放浪形影  
者古之隱  
君子多矣  
然立志遍  
游大海內  
山原自不  
負其憤懣  
凡俗之心  
正未忘以  
利濟世  
也清虛戲  
謂其矯情  
假冒放逸  
真不愧己  
老殘知已

經略知梗概。但是既不欲置身濁流。兄弟幾次函請北遊都下。說是母親思念亟切。何不就近至京。以慰老人家想望之懷。而必欲南歸呢。老殘笑道。愚兄因見世事如此。名利之心俱淡。立志遍游海內名山大川。以曠幽懷。只因在齊河拯拔環翠。弄假成真。累贅不便。所以打算送他還鄉。修修坟墓。看看家裡的事情。小住三兩個月的工夫。再理行裝。首先至都看看姑媽。住到開年。會當西遊。訪石室。登華嶽。歷峨嵋。浮沅湘。窺九疑。探禹穴。北折而返。必欲覽盡天下之奇。方竟吾志耳。祝清虛從傍插言道。這一會可有妥當人替你帶家眷了。可以不須親身回去。徒勞往返。就此同遊泰岱。以遂初志而豁胸襟如何。老殘還未回答。章伯問道。這是何說。清虛遂將兩人在此相逢。約補殘兄同遊泰山。他託辭如夫人無人伴送。我叫他託慧生兄帶回鄉去。他又說慧生假期迫促。未便強人所難。如今姑母表弟俱在這裡。章伯又是告的終養。同伴還鄉。這可不強人所難了。老殘還想推辭。總欲分辯。清虛搶着說道。你若立志老於溫柔鄉則已。若還矯情假冒放逸。志在山水之間。就當同我前往。幾句話說的老殘回答不出。遂向章伯說道。表弟你可肯與我帶回嗎。章伯道。至親兄弟。那講的肯與不肯。但是表兄數年未歸。

也要回家看看纔是。且如嫂初次進門。表兄不帶他同歸。也覺難以爲情。老殘道。這却無妨。愚兄雖離家年餘。然銀信不斷寄回家去。頗無凍餒之處。你那兩個表姪俱已成童。你那表嫂又非胭脂虎。況我納環翠。原爲拯拔於水火。並非眷戀於枕席。只要衣食豐足。他也就如願以償了。表弟如把他帶了回去。倒省了愚兄的跋涉之勞呢。章伯素知老殘的性情放浪江湖。在家裡是住不慣的。因累贅送環翠回鄉。確係真情。兼之祝清虛在傍相勸。遂說道。表兄吩咐。兄弟無不從命。要表兄與母親當面說明纔好。老殘道。這是自然。德慧生聽的他們已經商議妥叶。這纔說道。你們這夥人正經事不理。只顧咄咄嗒嗒的令人叵耐。老殘不知就裡。忙問何事。慧生向清虛說道。剛纔我們說的甚麼呢。清虛笑道。該打該打。真是短禮。便向章伯說道。有勞老弟代稟一聲。小兄同慧生要上去給伯母請安呢。章伯說道。不敢當。擋駕罷。慧生清虛一齊說道。那怎麼使的。通家至好。忝列子姪行。又在客路相逢。那有不登堂拜母之禮呢。章伯不好再辭。遂吩咐家人到後上房間問老太太睡醒了沒有。家人領命去不移時。回來稟道。老太已經起來。同鉄姨太太那裡吃點心呢。章伯遂起身向兩人說道。待兄弟先去稟明家母。再

老殘太視妻  
老殘如敵  
無室家之  
好以爲無  
情却是不  
知其於夫  
朋友之妻  
無處不間  
往情深一  
欲送環翠

來恭請便了。說罷便走向後院而去。到了上房。環翠正陪着老太太吃過點心。在那裡閑談。見了章伯進來。急忙站起。請了個雙安。章伯還了一揖。說道：如嫂請坐。環翠不肯。就避入裡房去了。老太太道：你不在外邊陪他們敘談。敘談進來何事？章伯這纔回道：德慧生祝清虛兩個一定要上來給母親請安。老太太說道：客廡裡窄房窄屋的。連個坐處也沒有。怎麼叫人家進來。快快的擋了駕罷。章伯道：駕是已經擋過。無奈他們不肯。定要上來請安。也只得請了。並且補殘哥哥還有一事。也要稟明母親。老太太問道：他有甚事？章伯便將祝清虛勸老殘同遊泰山。老殘託他將環翠帶回家去的話。告訴了一遍。老太太縐眉道：鉄英這孩子。父母早亡。失了教訓。任性遠遊。直視妻子如敵。見他討了這位姨奶奶。倒喜的了不得。以爲他改換了性情。有室家之好。不料他還是這樣無情。你剛纔可答應他沒有呢？章伯道：兒子起初本不肯應。無奈祝清虛在傍邊勸擾不休。補殘哥哥又諄諄的懇託。兒子不好過拂其意。只得允許了。雖然小兒子允從。但也得母親應了纔能算數。他們上來必提此事。請母親拒絕他們便了。老太太沈吟了半晌。說道：既然你已經答應了他。又礙着祝先生的顏面。我怎好反悔呢。也只得

回家正其  
多情處耳

敍清虛品  
學兼優處  
乃反映朝  
廷不能得  
士之失

老殘遊記 下編 第二十二章

十二

由他罷了。原來祝清虛世居蘇州閭門。生而穎悟。七歲能作文。下筆千言。有如宿構。九歲以神童入泮。十二歲食餼。從此每試輒冠其軍。博聞強記。淹貫古今。時人呼之謂祝萬卷。其父爲吳下名諸生。每作文有記憶不清的古典。必問清虛。清虛有問必答。溯流探源。百無一誤。其父嘗對客戲指之曰。此吾之書厨也。由此聲名大噪。吳中縉紳。咸欲納交。大府皆思羅致幕下。雖然名震一時。無如文章憎命。困頓場屋。自知數奇。亦卽不思進取。又苦於應酬。遂卜居鄧尉山下。種梅百株。以詩酒自娛。大有和靖逸風。與補殘章伯俱係總角之處。章伯未發之先。清虛有事入城。必假館文府。兩人得以朝夕過從。以是三人之交情獨厚。其爲人之品端學粹。素爲老太太所器重。所以老太太說碍着祝先生的顏面不好反悔者。蓋以此耳。且說章伯見老太太已然應允。遂說道。請母親出堂。兒子去陪他們進來了。老太太便換了一套衣服。預備停當。章伯遂到前邊邀請二人。自己與老殘奉陪。來至後上房堂前。只見老太太一手扶着一個丫鬟。從房內走出。兩人搶步向前請了个安。老太太也還了一拂。章伯連忙讓坐。兩人坐了客位。老太太主位奉陪。老殘章伯坐在老太太的下首。丫鬟端上茶來。章伯起身送茶畢。老太太

清虛後謂不情合形自別  
宜懶致於應時  
酬以城足  
不履年大市  
者世二  
有我獨  
之濁築

向慧生說道。德老爺不是已經上了天津。要搭輪回南嗎。怎麼又改途至此呢。慧生笑道。凡事愈急則愈緩。小姪因假期迫促。想着由水路回去較快。不料到了天津。連日颶風大作。內人身體素弱。又最暈船。一遇風浪。就要嘔吐。故此不敢上船。直在棧房內住了十來天。風暴不息。不得已纔改爲起旱的。到了這裡。又遭了大雪。一住四十餘日。倒是伯母走的遲些。却也到了此地。可見大小事情。俱有定數。概不由人的了。老太太笑了一笑。又問祝清虛道。祝先生有好幾年沒見了。府上可好嗎。現在是到那裡去呢。清虛欠身答道。託伯母的福庇。舍下也還安適。惟小姪性情迂拙。不合時宜。如今更懶於應酬。自章伯補殘出門後。小姪足不履城市者已二年矣。今聞泰山。於三月開山。香火最盛。朝山進香的。各省的人俱有。山會之盛。甲於海內。小姪想去遊覽。遊覽開開眼界。到了此地。適與慧翁補殘相逢。他鄉遇故知。爲最不可得之事。彼此不忍遽別。所以在此逗遛了兩天。想不到伯母也到了這裡。更是欣幸的事了。老太太道。先生高蹈不羣。放懷山水。眞所謂冥心物表。介然離俗者矣。老身素聞泰山娘娘靈應卓著。有南天門捨身臺諸勝蹟。齋戒不潔。心不誠敬者。不敢朝山。先生雖爲遊覽。但至彼也要熬一瓣

心香。感格神明纔是。清虛唯唯。老殘忽然從傍插言道。姑媽你老人家不要勸他燒香。又要觸起他的感慨了。老太太不知就裡。急問所爲何事。不知老殘說些什麼。且聽下回分解。

老太太責斥補殘。不入蓮幕附鳳攀龍。而搖串鈴矯情傲世。是不能繩其祖武閥閱世家。坐令式微。不但可恨。亦甚可哀。聽其所云我家世代衣冠。至你身上是一定不能繼續的了。想作此二語時。一定是聲淚俱下。所以老殘不遽置辯。先說姑媽訓教的是。世間不肖子弟。讀此亦動心否。

莊公之接魯也。孜孜求治。清廉愛民。誠如老太太所問。而老殘謂其不學無術。爲盛德累。直似老吏斷獄。無從辯駁也。其所設葉公好龍。孟嘗好士。二喻。尤中公病公之耳軟濫用匪人。實由急於求治而來。是故愈愛民而民益苦。愈求治而亂彌深。公卒以此抑鬱而死。哀哉。

久違之骨肉至親。不期而遇於他鄉。離情別恨。紛至沓來。正不知從何處訴起。乃藉文章伯問南歸一句。輕輕引起老殘暢談遊覽之志。一落千丈。頓令人心曠神



怡。閱者必以爲故作跌宕之勢。殊不知此正作者苦心。暗用移花接木法也。蓋老殘送眷回鄉。以十餘齡之幼女。初見大婦。必不至爲遊山之故。半途託人帶回。不但多情如老殘。斷不爲此忍事。卽山野愚夫亦不至此。故必以言志引起視清虛的激動。因激動始按到正題。轉筆處方不露痕跡。

---

老殘遊記

下編

第二十二章



借迷信之  
話宏議可  
篇當時作  
見當時事  
者鑒非民  
日非民教  
齟齬外有  
交涉外定  
家先媚洋  
壓民媚無  
宗旨解決  
之可解必  
抑壓過甚  
反動仇作  
始爾排教  
泊爾排外  
甚則謀爲  
不軌已當  
亂機此伏

## 第二十三章 招商店至親惜別

黑龍潭逆旅留賓

話說老太太方與祝清虛講話。勸他到泰山時當燒香敬神。老殘忽然叫聲姑媽。你老人家不要勸他燒香。又要惹起他的感慨來了。老太太甚覺詫異。急問爲的甚麼。老殘道。這幾年清虛不入秋闈。姑媽可知道他爲的甚麼呢。老太太說我不曉的。大概是不務浮名。高尚其志。老殘笑道。他那裡是不務名。一心要作中國的伊藤博文。想立大名。於不朽呢。他近來見時事日非。洋商西教遍於海內。強賓奪主。民氣不伸。抑壓過甚。則反動力作。故每每有仇教之案發生。外交家又不得法。凡有交涉。莫不損失主權。將來疆域日削。漏卮日重。必致亡國之禍。他有鑒於此。遂專心西學。立志維新。於算學化學。格致之理。頗有心得。他常常勸人不要修廟燒香。求籤問卜。中國上古並無廟宇神像。除皇天后土之外。亦無祈禱。而世風淳朴。人無機心。民享上壽。中古聖人雖言鬼神而不屑媚。孔子云。如其媚於奧。寧媚於竈。足徵除應祭之外。並不濫敬。迨漢明帝後。佛教流入中國。始有經卷寺院神像。並塑刀山劍樹各地獄種種現象。揆厥初心。是以神道設教。爲下愚說法。而無知愚民。遂有上廟燒香求福解罪之說。從此我國迷信成風。牢

頭變亂之方  
舍變法之  
他術矣故  
隱然以伊  
藤博文點  
之變是戊  
之亂庚子  
見及也此  
書固長於  
數然此篇  
却未嘗不  
是言理不

神道設教  
未嘗不是  
獨恨黃冠  
縉衣之流  
故神其說  
借鬼神以

老殘遊記 下編 第二十三章

二

不可破。咸謂雖有惡孽。多焚香楮虔誠頂禮。可以免罪。於是乎黃冠縉衣更神其說。誦經禮懺超拔亡魂。藉神鬼騙取民財。以有用之財。供這般不耕而食不織而衣的游民揮霍。且還要焚化無數的香燭紙錠。豈不是糜費嗎。國家之貧實根於此。若能化除迷信的頹風。變黃冠縉衣之徒爲平民。或爲工爲農。不但節省糜費。且出產日增。安知非富強的根基。所以他存了這個意見。每每對人演說。勸人不要上廟燒香的。老太太聽了此論。說道祝先生天資明敏。識見過人。所論何嘗不是。卽如燒香求福。許願免罪。本來不近情理。神若無靈。固是徒費資財。神若有靈。更不近情理了。蓋聰明正直者爲神。代天宣化。體察人間善惡。作善者降祥。作惡者降殃。是人之休咎。視其人之善惡而與之。豈有爲善的。因其不來燒香許願。而降以災殃。作惡的。因他常來敬我。而予以禎祥。如此黑白溷淆。何足以彰善癉惡。在陽世之貪官污吏。尙且報應不爽。豈神明可以招權納賄而無忌憚的嗎。這猶是粗率之說。其實禍福並無神司。種瓜得瓜。種豆得豆。這是釋民的眞諦。和氣致祥。乖氣致戾。此乃儒家的性理。蓋災祥與人之善惡同氣相感。不期然而然耳。老身却也常評論這個理由。勸人不可迷信。無奈中國人習俗太深。不

世論強產費可爲徒變益爲業之思不里於食財甚衣耕取售  
道有之誠而可以工爲繼書國游財以爲之南肉者有食不民其  
非功道爲增節爲平黃中家民養有怪間村冶衣雄自織財好  
淺於此富出壓農民之欲之實無用試恬北遊錦於給而騙

易化除奈何。言罷不住的長歎。德慧生從傍說道。補殘兄。你不要只顧說篇子。忘了賣藥。既應了清翁作伴遊歷秦嶽。你要稟明伯母。替你把如夫人帶了回去纔是。老殘接着這個口氣。纔把清虛邀他同遊秦嶽。託章伯將家眷帶回。章伯不敢專主的話。說了一遍。老太太說道。既是你同祝先生約就。我也不好阻攔。就把環翠交給我替你帶了回去。我看這個孩子。倒也很得人痛的。我正是無人陪伴。寂寞的很。就不必送他家去。先留在我那裡過个一年半載。候你回來。再叫他家去罷。但是你遊山之後。還到那裡去呢。老殘道。姪兒想到京城走走。再由山陝四川折回。順長江回家。也不過年餘的耽擱罷了。老太太道。你外行道。既到處能以濟人利物。這却是極好的一件事情。我倒也甚爲喜歡。但是你秉賦的身體怯弱。山陝風霜嚴厲。可不必去。出京後。即由河南逕至兩湖。再由閩浙回鄉。不好嗎。老殘一連答應了幾個是。慧生向清虛丟了一個眼色。一齊立起告退。老太太送至堂門口站住。老殘章伯。遂陪着兩人仍回前院而去。接連就是德太太過來拜謁。彼此謙遜了一番。不必細表。老太太遂吩咐自己的廚房。備辦兩桌八大八小的便飯。前邊男席一桌。後院女席一桌。棧房的菜。叫他不用預備。但用

途間尚帶  
着廚房並  
有發好的  
乾菜隨帶  
乾菜酒極  
力的形容  
家之容宜

環翠不克  
殘回可家  
伴煩敢阻  
愁不列  
但謂忝當  
下陳禮  
拜見主  
令其自  
投到殊  
爲情且  
當伺候  
主不逸  
求主暇  
人親

他兩個人在廚房幫忙。飯賬一樣照算。厨子答應下去。立時與櫃上說明。撥了兩個夥計打雜。滕縣原是小站。無甚菜買。不過是雞鴨魚肉。幸而有自己帶來發好的乾菜。並帶來的山西汾酒。因而兩桌酒席。咄嗟立辦。老太太與文章伯商議。請德慧生祝清虛再盤桓一日。叫文福和車夫驛夫說明。包他一天的喂養。後天再行起身。當晚各脚夫俱賞酒飯。前後兩席。開懷暢飲。盡歡而散。各自歸寢。環翠聽說老殘要返山東。叫他跟着姑老太太回南。就留在姑老太太身邊伺候。老殘回鄉再接他到家。心裡未免愁煩。又不敢阻擋。不由的眼含痛淚說道。備既拯我於火坑之中。何敢以男女私情。悞備四方之志。但是忝列下陳。還沒拜見主婦。備不克帶領我以禮參謁。叫我鄉下孩子自行投到。殊難爲情。且是既已回家。分當伺候女主。分操井臼。住在親戚家中。自圖暇逸。亦不合理。備何不救人救徹。把我送回家去。見過主婦。再整行裝。那時節我也就腳踏實地。備也可以免得記罣了。老殘聽罷。也覺近理。但已說妥。不好改口。遂安慰道。你所慮的也是不錯。我已應許了朋友。又懇託了姑媽。萬無反悔之理。我家裡的事你還不知。也難怪你多慮。你的正室。爲人最是賢惠。御下頗寬。我已有信回去。把你落難的情形

送回家實  
已脚踏且  
地主聖至  
免記聖至  
情至理講  
來楚楚可  
憐

環翠一聽  
老太太恩  
及弟便  
倒地頭  
有聲純是

訴過。原因爲救你出苦。纔成了這段姻緣。早遲把你送回家去。再擬北遊。我既不能親身回去。就再寫封家信。將祝先生強邀遊山。託姑媽把你帶回的話敘明。我明朝再懇請姑媽。親自送你回家參見正室。這不就情理俱周到了嗎。環翠道。還有我那個累人的兄弟。怎麼安置呢。老殘笑道。這更容易。自然叫他隨在你的身邊了。兩人談了一回。未免惜別情深。一夜未能合眼。次日起身。老殘又向姑老太太說。環翠還有六歲的一個兄弟。孤苦伶仃。姪兒所以把他也帶了回南。如今姪兒不能回去。未便令此子獨回姪家。還求姑媽憐憫。賞他碗飯吃。叫他姐弟住在一處。還可以早晚教訓教訓。老太太道。昨日環翠已經對我言過。我叫他把那過孩子帶來我看。却也機靈。你表姪正沒人陪伴。叫那孩子陪他玩耍。倒也很好。豈但吃飯。身上衣服。我也替他置辦。來年請教讀先生。就叫他跟在書房伺候。也帶他念幾句書。識幾個字。豈不甚好嗎。這件事倒不用你操心。那孩子就交給我罷了。老殘謝道。姑媽這麼着慈悲。倒是他姐弟的造化了。正在談論。恰好環翠進來問安。老殘便將方纔的話對他說明。喜的環翠爬倒地下。一連給老太太磕了三個响頭。說道。蒙姑老太太這等恩典。俺那死去的爹娘。也要銜環結



天真爛漫

老殘安置  
環翠處正  
不可少

環翠臨別  
之言惟願  
丈夫身體  
平安不要  
累家勞傷  
精神雖只  
數語却有  
無限傷心

老殘遊記 下編 第二十三章

六

草的圖報了。老太太連忙拉起笑道。這點事情。乃是我小費之惠。也算不了甚麼。老殘又把環翠回家。還得求老人家領他拜見大婦的話說明。老太太滿口應承。忽見跟老太太的一个老媽。來請老太太到堂前吃早飯。老殘也就起身到前院而去。當日開飯。仍是內外兩桌。無非把酒暢談。無甚話說。晚間談至夜深方散。文福早把清虛老殘的店賬結清。老殘回房。寫了一封家信。交給環翠。又給他一百銀子。以備用度。這纔安寢。一夜無話。次早起來。各理行裝。坐車的坐車。乘轎的乘轎。老殘伺候老太太上了駝轎。請了个安。說道姑媽前途保重。恕姪兒不能遠送了。老太太眼圈通紅。叫聲鉄英。你千萬不要遠遊陝甘。還是早些回鄉。在外要自己珍重身體。常常寄信回來。免得老身挂念。老殘連忙應了幾个是。老太太駝轎出店。他這纔照應環翠姐弟上車。又囑咐了幾句言語。環翠早已淚流滿面。哽咽而言道。但願傭身體平安。早早回家。不要記挂着我。勞傷精神。我自能盡心伺候姑老太太。得他老人家的憐愛。說至此處。早已就涕淚縱橫。幾乎失聲。一个字也說不出來了。老殘此時也覺心酸。幾至滾下淚來。只得勉強說道。你不要難受。致傷身體。我年內定可回鄉。你去罷。接着又與德慧生文章伯周旋了

烏得幾  
淚縱橫  
至失聲  
至情真  
不覺老  
聞之酸  
我讀之  
欲泣下

未遊秦山  
先訪關里  
其適不  
心猶忘  
寫國之志  
列沿途風  
景處如畫  
點明清  
時節

幾句。即請兩人升車。兩人謙讓。步行出店。這纔彼此作了一揖。慧生上車。章伯上了駝。轎。四人相對把手一拱。掌包的將鞭子一撓。但聽的車聲鑼鑼。馬鳴蕭蕭。攬和着那駝。轎牲口的响鈴。噹啷噹啷的响成一片。直撲徐州府的大道而去。老殘見衆人去後。遂叫店小二給僱了一頭驢子到兗府。祝清虛也將被套裝好。將自己的小黑驢上了鞍轡。搭上被套。老殘此時隨身行李。也只有被一個被套。脚夫將牲口備齊。老殘走到櫃上。又格外賞了一兩銀子的酒錢。店夥們喜喜歡歡的送出店門。清虛老殘上了驢子。復奔兗府而來。當晚到了兗府。住在東關店內。開發了牲口。次早起來。又另僱了一頭驢子抵曲阜。兩人商議在曲阜逗遛了一日。遂訪關里。謁孔林。觀古楷。瞻仰孔子故宅。至晚方纔回店。天明起來。梳洗已畢。算還店賬。仍僱牲口至大溫口。由大溫口而抵泰安。在路五日。將屆清明時節。一路上柳綠桃紅。春光旖旎。村姑野婦。聯袂踏青。紅杏村中。風飄酒幟。綠楊烟裡。人戲鞦韆。或有供麥飯於墳前。焚紙錢於陌上。兩人雖然胸懷曠達。但爲節序移情。不覺的也就黯然魂銷。頻吟杜牧路上行人欲斷魂之句。這日將到泰安。老殘對脚夫說道。我們都是朝山進香的香客。你領我到僻靜的去處住下。先在

俗者古謂一德中在  
者不怪其篇先爲脚  
不交富性小生葉夫  
接租貴情傳立名口

城裡的廟上燒燒香。再去朝山。找到好幽雅的下處。我就多把你幾個酒錢。腳夫聽說加他酒錢。立時滿面生喜。笑嘻嘻的說道。二位先生。要找僻靜處。倒要多走幾里呢。泰安西關。有名的黑龍潭。潭深無底下。邊通着濟南府的泡突泉。潭內出一種時鱗魚。肥美無比。釣者絡繹不絕。潭上有亭。亭內有石桌石凳。可以憩息坐觀垂釣。凡屬遠近香客。莫不到此遊玩。潭邊酒館飯店。也有幾家。內中有一家姓葉的酒館。名悅來店。裏邊房屋寬敞。却也幽雅。外邊賣酒。裡邊可以住客。但是這店裡的老掌櫃的名叫葉明德。性情古怪。聞聽說他還是個有名的京官呢。不思上進。在此開個酒館。裡邊雖也住人。但須合了他的心思纔可。老殘笑道。開店下客。只要有房飯錢就是了。怎麼還得合他的心思呢。這却真是古怪。甚麼樣的人他纔肯住呢。腳夫道。先生你說只要有房飯錢就是他。他却志不在此。有錢的闊客。他却不留。說是甚麼富貴驕人。粗鹵人他也不留。說是俗氣侵人。單單只住那一般咬文嚼字的窮酸。同他能談得來的。在此遊山玩水。住上些日子。往往房飯錢不能照付。他也並不計較。有時兒碰着他合意的客人。盤費不足。不但房飯錢不要。臨走他還要送上個三千兩吊呢。老殘道。他既開着客寓。客人

專好文嚼一般  
咬文嚼字與  
的窮酸是  
之交遊  
其所謂  
怪者亦  
雀之笑  
鳥也鵬

以齒得兼  
優鄉紳着  
檳鼻樞以  
當墟其爲

投止。他不肯留。人家豈不與他瀝氣嗎。脚夫道。他外面開個酒館。就是爲的這個道理。如有不合式的客人。強要止宿。他便說我係酒店。不能容留行旅。客人也就無可如何了。說着說着。早已到了泰安南關。老殘說道。你就領我去到悅來店。看看他可肯住。我不肯。脚夫道。他那裡地方雖好。但是如不肯留。往返又要多走上十里的路程。馱子也走乏了。我也餓了。不如就在南關住了罷。此處市面也還熱鬧。到岱廟進香又近。那不甚好嗎。老殘笑道。你不必裝腔做勢。你送我們到悅來店。我自然是多多的給你幾百酒錢就是了。脚夫道。既是先生多賞酒錢。我也只好格外的出點力了。說罷將牲口往左首裡一帶。順着向西的小路行去。穿街越巷。走了不過三四里路。早已到了。只見一個深潭。方廣有十來畝地之大。潭邊圍以石欄。欄外垂柳扶疎。柳陰之下。有多人在那裡把竿垂釣。潭上有涼亭一座。爲遊人憩息之地。亭之左側。茅檐櫺比。有幾家茶館酒肆。走至盡頭。單單的有一所坐北朝南的房子。竹籬茅舍。十分幽雅。門前兩樹垂楊。蔭可數畝。三間門面。懸着一塊招牌。大書悅來館三字。真是座客常滿。樽酒不空。有一老者。龐眉皓齒。鶴髮童顏。着犢鼻褌。當墟而立。脚夫將牲口拴在垂楊之上。說道。請先生

阮步兵之  
可觀其物  
開店擇客  
而厲即亦  
善作青白  
眼者

老殘遊記 下編 第二十三章

十

在此少站。我先去同老掌櫃的說說。看是如何。老殘點頭。腳夫遂進店至老者身邊。指手畫腳的不知說些甚麼。但見那老者望着柳下注目而視。腳夫招手叫道。請兩位先生這裡坐坐。老殘清虛一齊舉步。走至店內。向着老者把手一拱。說道這位就是葉老先生嗎。老者連忙還禮道。不敢當。老漢正是葉明德。沒請教兩位先生尊姓台甫。仙鄉何處。到敝邑貴幹。說着話便讓兩人坐下。夥計送上茶來。老殘答道。在下姓鉄名英。草字補殘。這位姓祝號清虛。同是蘇州人氏。特地來朝山進香。因開山在即。行旅維艱。各客厲譴聒耳。聞聽老先生這邊房屋寬敞。且又雅潔。特來拜訪。借住幾日。房金從厚奉贈。不識肯容納否。老者見老殘舉止大方。吐屬風雅。因含笑說道。老漢不才。却好交天下朋友。舍下閒房儘有。如不嫌狹陋。即請下榻便了。至於房金一層。老漢又不開客厲。那倒勿庸計較了。說罷吩咐堂倌。快把先生們的牲口牽了進去。把行李安置在北上房裡。回頭問腳夫道。這馱子都是你的嗎。腳夫答道。這個白驢是我的。那個黑馱。是先生自己騎來的。老者又叫好好把先生的小黑馱子。牽到後槽喂養。堂倌答應。走至柳下。把韁繩解開。牽着黑驢。腳夫從白驢上把被套掀下。扛在背頭。相隨進店向後面

觀其門聯  
已知其與  
之高尙與  
老殘等自  
然臭味相  
投

走去。老殘清虛也就立起說道。且待安頓了行李。再來領教。老者說道。請便。兩人遂出了酒館後門。見裡邊極大的一個院落。中間裡一排五間上房。左右兩邊配廂十餘間。雖然是土階茅茨。却修整的十分雅潔。上房後邊另是一院。靠北有十來多間羣房。兩邊俱是敞棚。牲口棚就在上房後面。原來是一所四合頭的房子。倒也甚是嚴緊。老殘立在院內。看着把行李卸下。搬進房內。這纔跟了進來。見是一明兩暗。兩頭俱有套房。堂屋門上一副對聯。寫的是。懸榻每因佳客下。柴門不爲俗人開。房門上對聯。東邊是。願交天下士。笑讀古人書。西邊是。室有芝蘭臭。門無車馬喧。老殘向清虛笑道。此老位置之高。如此可見一斑。清虛點頭心許。老殘遂打開被套。掏出錢來。開發了腳錢。格外又加給四百錢的酒資。喜的個腳夫滿面陪笑。謝了又謝。向外去了。接着堂倌送進面水。泡上一壺雨前大葉茶來。說道。先生若要甚麼。請在堂門口高叫一聲。小人就來伺候。老殘道是了。你到前邊照應生意去罷。堂倌去後。兩人揩了面。吃了回茶。正在收拾鋪陳。忽聞有人在門外叫道。兩位先生安置好了嗎。未知來者何人。且聽下面分解。

祝清虛以時事日非。版圖日削。皆由民智不開。當軸頑固所致。故慨然棄其舊業。

專心科學格致之理。其醉心西學。乃取人之長。矯己之短。吾道一行。可以圖富強。伸民氣。杜亡國之漸。非爲箇人計也。是真愛國志士。非攻乎異端者可比。可惜末世時代。豺狼當道。排轂無人。致令懷才不遇。放浪形骸。甘與草木同腐。哀哉。

老殘代述祝清虛勸人破除迷信一層。已覺十分透澈。誰知老太太講善惡災祥。非神所私。理明詞達。尤爲痛快。至論禍福並無神司。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和氣致祥。乖氣致戾。同氣相感。不期然而然者。直是現菩提身。說上乘法。頑石尙可點頭。何吾民迷信之深而不知悟耶。



## 第二十四章 求其友聲訂交傾蓋

### 巧譬物理垂釣深潭

話說老殘清虛正在安放行裝。聽得門外有人打話。連忙出房一看。原來是逆旅主人。遂帶笑說道。老先生快請房裡來坐。我兩個正想安置安置。到前面陪老先生談談。這會得閒進來。想是遊客稍散了嗎。葉老道。此地並非通衢官道。市面甚小。不過因這個黑龍潭爲名勝之地。潭內出一種時鱗魚。味頗肥美。垂釣的人多。所以遊人不斷。一到日西的時候。遊人散去。市面就清冷的很了。老漢設肆於茲。也只爲的地方清幽。聊爲市隱而已。豈真以釀酤爲業學崔太守嗎。兩人一面走着。一面講話。早已進了房門。清虛連忙站起。照應讓坐。老殘送茶。葉老謙讓道。老漢還未盡東道之誼。這倒反賓爲主了。彼此一笑就坐。葉老說道。二位是從府上來嗎。到此有兩千餘里呢。老殘答應道。是。葉老道。數千里虔誠朝山。可稱信士了。但不知專爲朝山。還有別的事呢。老殘漫應之道。朝山之後。也還打算到傍處走走。請教老先生高壽。在此設肆幾年了。生意却十分興隆的很。葉老笑道。老漢虛度六十五歲。涸跡市廛已十年於茲矣。老殘道。觀老先生舉止軒昂。一定是士林碩望。爲何隱身釀酤而不出爲世用呢。崔老聞言歎道。不才弱

中國大士之而從始交譚於來權其自演又望在於國舉法權李中  
家之有之提有事毀章然所處損由桂許之法法主安人大相法  
乃功攻是基干草攻朝舉未爲失行等其在並希已讓全和與全  
業於許朝隆戈約之士國有從主動省在並希已讓全和與全

冠食餽。屢困棘園。後以選拔朝考用七品小京官。在部當差。只因朝政日非。當道者賄賂公行。老漢家寒又不善奉迎上官。以致數年不得遷轉。已經就將功名看淡。後來因法軍攻陷北甯。朝廷命李鴻章與法國議和。鴻章舉安南全國讓與法人。並准法人在雲南廣西諸省自由行動。一時輿論大譁。朝臣交章劾鴻章。老漢亦聯絡同志。上疏條陳得失。請毀草約。專責彭左諸公再見干戈。疏成請本部堂官代奏。詎意堂官乃鴻章私人。不但不肯代奏。且當面申飭越職言事。希圖邀名。記大過一次。老漢既痛世局之危亡。又憤當道黑白之不分。因此請假回籍。永不出問世事。在此開設這座酒店。並寓幾位遊山的客人。雖然生意清淡。却勝似在名利場中終日氣悶。我看二公丰神秀逸。吐屬風雅。不像迷信之流。一定不是朝山。或者是遊山的嗎。兩人聞言大笑道。老先生賞鑑果然不錯。老殘遂將自己及清虛的行藏。並相約遊山的始末。略言梗概。葉老自負道。老漢一見面就知非流俗。果然是高蹈不群。既爲遊山而來。此時尙早。請在敝廬寬住幾日。候至四月八天下香客俱到。那時進山。不但山會熱鬧。還可遇見幾位高士。庶不負此一行。城內有座岱廟。祀凍嶽大帝。廟內有金鑾殿。太和保和等殿。東西華門。

之堂官猶  
以越職言  
事爲過一  
記大不可  
次真不謂  
皂白不分  
矣清政如  
亡此烏得

葉老出藏  
釀敬客可  
爲一見傾  
心爲敬

俱做大內規模。倒也算的大觀。候至三月三日。廟裡香火極盛。待老漢奉陪一遊。兩人連忙稱謝道。只是就誤了生意不當。葉老笑道。這有何妨。說罷告辭出去。住不多時。只見堂倌手裡擎着一個託盤。內有兩把酒盞。二分杯箸。還有三個醬油碟子。到了堂前。把桌子拭抹干淨。擺下杯箸。又出去端進四個冷葷盤子。擺在桌上。隨後葉老也就進來。叫道。小店倉卒無以應客。請兩位先生吃幾杯薄酒。就便敘談。敘談。兩人聽說。走出房門說道。家常便飯。足可充飢。何必過於費事呢。葉老道。無甚好餚。不過山肴野蔕而已。遂讓兩人上座。自己在下邊奉陪。葉老舉杯敬酒。兩人端起杯來吃了一口。只覺味醲如醴。香浸心脾。老殘道。這樣旨酒。自來不曾吃過。老先生藏此佳釀。勿怪座客常滿也。葉老道。小店酒雖醇厚。然也不是此味。此酒名松花四季春。乃以松花醅釀。經歲方成。所以醇醲異常。老漢所藏無多。自己無故也不肯浪飲。如逢知己的朋友。騷人韵士。始一獻之耳。兩人立起稱謝。堂倌又端上菜來。頭一碗就是三條炸魚。魚長四五寸。其形如鯉而稍扁。像是只用油烹。並無別的作料。兩人心中正在誹笑。忽見葉老用筷子拈起兩條魚來。恭恭敬敬的佈在兩人面前。說是倉卒主人。別無可敬。這就是黑龍潭

肥桃之美  
固爲珍品  
然經彩筆  
一寫更格  
外生色矣

內的時鱗魚。爲這一方的美味。請二公嘗嘗看是如何。兩人遂卽箸起從頭上咬了一口。纔經着齒。香脆無倫。一經咀嚼。骨肉融化。並無渣滓。又吃了一口。尤覺肥美。兩人一齊讚道。美哉美哉。名不虛傳。嘗聞西南丙穴出嘉魚。柔脆無骨。不俟加油而可烹。其肥無比。較之此魚。恐未必過也。葉老道。此魚也不須油烹。只用先將魚破去肚腸洗淨。用好醬油略浸片時。將鍋燒紅。投魚在內。翻三五翻卽速取出。味已香脆。若是火候太過。便盡化爲油。連骨頭都不見了。確是鱗類中一件罕物。可惜出的不多。終日在潭邊垂釣。未必準釣得一條兩條。所以纔視爲珍品。兩人齊道。物以罕爲貴。此物不但難得。就是出的極多。也應當珍貴的。今日叨飫旨酒嘉肴。均是生平未嘗之味。抑何幸也。清虛又道。聞貴處還有兩種珍品。一名桃花雞。味極香脆。一名肥桃。甘美異常。想與此魚可爲鼎足矣。葉老尙未回答。老殘插言道。珍物顧不多得。名實不符者多。桃花雞不過是因食松子而得美名。其實並沒什麼異味。肥桃却是珍品。葉老問道。補翁到過肥城嗎。老殘答道。肥城却是沒到。是在濟南吃過的。葉老道。此桃未熟之先。堅硬如木。已經八九分熟。卽宜速摘。不然至夜就自己墮落。成熟之桃。大似鉢盂。皮薄如紙。食時必先將

前代貢品。實爲病民。唐政即可見。此桃雖見。一斑語直。寥寥數語。抵禦柳州。一抵禦柳州。作者說足見。作者說足見。

葉老開老。殘立以白。幕加以並。眼問其淵。不問其淵。源乃不若。與語也。非清虛。幾令履羞。

桃放於簍內。用筷子在桃的上面戳一小孔。以口就孔吸之。液汁甘芳。直透胸臆。吸盡時只餘指頂大桃核一枚。棉紙厚一張。桃皮而已。真仙菓也。所以從來此桃進貢。年年桃將成熟之時。縣官派差下鄉採辦貢品。以五六成熟之桃。一枚重二斤者爲合。給價極廉。必須辦過貢品。給與執照。始准開園售賣。不然就要捉將官裡去。相沿成例。園戶小民。只得忍而受之。所以貢桃雖然表面好看。而氣味不醇。因俱是生摘者。不惟貢品如此。就是省城裡賣的也都是不熟。補翁在省城吃的。怕是還未得真味呢。老殘道。兄弟是在莊宮保幕中吃過。其桃之熟。其味之佳。以及吃法。俱如老先生說的一點不差。聞係自己差快馬到肥城買就。連夜赶回省城。所以纔能得十分熟的。葉老聽了。強作笑容說道。不知補翁係撫軍的上客。恕老漢失敬了。說罷又斟了巡酒。便低頭不語了。老殘見此情形。自知失言。又不好意思。疏通直羞的面紅過耳。清虛在傍邊看的明白。因而笑道。老先生不要錯怪了好人。補殘雖曾至莊公幕下。却未應其聘。與補翁歡。醕者不同。弟與他爲總角之交。去年聽說他與莊公往還。兄弟也甚鄙薄之。還擬了篇北山移文。決意與之絕交呢。這回子在滕縣遇見他送眷回南。問其所以。纔知道是屈

怪了他。他不但是不肯趨炎附勢。並且在貴省還做了兩件驚天動地的事情。遂將老殘因看病。怎麼結識撫院文案高紹殷申東造等。衆人在莊公面前讚美他的人品學問。莊公一心羅致他入幕。還要替他保舉功名。他只見到撫署去過一踰。力辭不允。他就假託回籍有事。事完趕回濟南效力。莊公當時甚爲快快。後來補殘在曹州見玉賢慘酷。怎樣函達莊公。在齊河又一封信把賈魏氏的案子反了。救了魏謙父女的性命。怎麼設法破案。又醫活了十三條人命。如何救拔落難女子。贖了環翠。因賈魏氏案子鬧的聲名太大。復回濟南莊公一定逼令出山。所以纔留信辭謝。回南送眷。再着征鞭遊歷山陝。先生以他認識當道便爲不肖。嚴子陵也曾與光武抵足而眠。又何嘗損其高風呢。葉老聽了。急急問道。救魏謙父女的就是補翁嗎。清虛道然也。葉老連忙站起。朝着老殘深深一揖。說道老漢函莽。有眼無珠。險些委屈了恩人。賈魏氏就是老漢的甥女。聞聽說案完之後。賈魏兩家重謝。補翁絲毫不受。不得已留補翁看幾天戲。到省城將班子叫來。補翁却半夜逃走。以此看來。不但是高尙其志。到處濟困扶危。直是俠義人物了。能不令人五體投地嗎。說罷吩咐堂倌洗盥更酌。又談了回莊撫軍的政



庸臣誤國殃民甚矣。此義尚無。有人道破。宋清有張公。果荆兮是。剛復自慢。勤果乃慢。無主見受。人唆使離。俱無私心。而害民則。而古黃。河古今對。

最易收效。自能簡在。最易收效。自能簡在。

事。說到築大堤廢民。忿的事情。葉老不由的歎流涕說道。自古庸臣誤國殃民。更甚於貪官污吏。王安石行青苗法。與莊撫治河廢民堤。忿。雖然俱不存利己的私心。却已害盡蒼生了。卽如莊撫廢民。忿一事。十餘里寬。四五百里路長的河身。何止傾了幾十萬家的產業。害了幾百萬生靈呢。老殘道。莊公心術確是好的。全吃了不學無術。耳根太軟的毛病。就是密保玉賢一節。他但信人說。全不留心體察體察。便貿然的保奏。後來我去信把玉賢的劣跡揭明。聞說莊公甚是追悔自己做事冒昧。咳聲長歎的。幾天吃不下飯去。因是纔經密保。又不便繫鈴解鈴。無可如何耳。葉老道。補翁所論。也未爲的評。他既是心術無虧。見了補翁的信。深自愧悔。縱然顧忌自己。不便撤任。也不當再蹈覆轍。聞說刻下玉守已補了。竟沂曹濟道了。這是甚麼道理呢。老殘道。這也難怪莊公。他密保。專摺說的太也浮誇。直是當世沒有的人才。因此蒙軍機存記。適遇該道出缺。皇上以爲玉守在曹州政績卓著。所以纔簡補斯缺。不然也沒有這樣快的。總之此君以殘酷爲能。到處可博虛聲。既已簡在帝心。功名正未可限量。官階益高。百姓受害益衆。這也是國家的氣運使然。將來天道好還。也必有請君入甕之期。惟出虎兕於



帝心不可限量。顧然位愈。高而民害。益衆難云。國家氣運。亦粗舉者。之粗舉者。然也。天心。好還。出爾。反爾。終有。請君。日庚。之役。王。賢之。殺。幾洋。教。不。忍。聞。卒。至。就。戮。於。市。是。好。道。也。

老殘遊記 下編 第二十四章

八

柙。不能不爲莊公究。也說罷不住的太息。適堂倌又送上酒來。清虛道。酒也穀了。請餐飯來罷。葉老還要再吃一巡。老殘道在此還要有些日子的盤桓。何必定在今日呢。葉老也不再讓。便叫堂倌端上飯來。三人用罷。揩過了面。又坐談了幾句。葉老起身說道。二公今日。到。風塵勞苦。也要早些安置纔是。老漢告辭了。兩人齊道。老先生請便。葉老遂向前邊而去。兩人吃了回茶。也就安歇。一夜無話。次日起身梳洗已畢。用罷早飯。鎖了房門。走到前面櫃上。見店中甚是清閒。葉老也纔用過早飯。含了一枝三尺長的斑竹桿。老翠嘴子白銅頭兒的旱烟袋。在店門外當街而立。見了兩人。笑道。二公。用過飯了嗎。兩人道。偏過偏過。說着話也就走出店門。見來來往往的人不少。多有一手執持釣竿。一手提着漁籃。直向潭邊而去。也有士類中人。叫人挑了火爐小鍋。一頭是蘆蓆短脚小桌。也帶着釣竿。直詣柳陰之下的。還有一班富貴人家。帶領婦女。乘着二人小轎。向涼亭去的。後邊跟隨着男女管家。並帶着火食挑子的。僮僕攙携。往來不絕。老殘問葉老道。來者多把漁竿。能有多少魚兒上鉤呢。葉老道。貪餌者上鉤。不貪者香餌雖多。何礙其游泳自適也。兩人點頭者再。清虛笑道。柳陰垂釣。倒是一樁雅事。惜無稚

先以道  
失道一  
次以求  
於朝求  
於市爲  
再轉至  
取喻利  
冒名

子敲鉢作鉤耳。葉老道清翁既有羨魚之意。店中有的是釣竿。就請垂綸如何。遂向店內高聲說道。速取兩根釣竿。一個魚籃來。說聲方完。早見堂倌送出兩根漁竿。一個魚籃。並用菜葉包了一裹香餌。來至面前。清虛接過。說道老先生不去嗎。葉老道酒客漸漸的也就要上人了。老漢還得留此照料照料。恕我失陪了。老殘道我等無事消遣。豈可攪擾老先生的正事。且請便罷。說着話便提起魚籃。拏了香餌。清虛手持釣竿。相隨走至潭邊。見沿岸把竿垂釣的已有多人。他便找了一株極大的垂柳之下。放了籃子。各取釣鉤穿了香餌。席地而坐。將鉤拋下水去。釣了有幾點鐘的工夫。並無一魚上鉤。望見傍的釣者。多少總得幾尾。清虛說道。這也作怪。難道魚兒有知也。欺負生人嗎。怎麼人家就皆能釣得。獨不吞我們的鉤呢。忽聽後邊有人發笑說道。天下事俱有個道理。如得道。則無往而不利。苟失其道。事事不能行的。兩人急急回頭一看。原來是葉老站在身後。清虛遂問道。倒要請教請教。沿岸釣者甚衆。這魚兒單單不上我們的鉤。是個甚麼道理呢。葉老道。此理甚明。我先說个比喻。清翁就明白了。求名者必趨於朝。逐利者必趨於市。因士商聚集各有其處耳。取魚者亦猶是理。水在地下。冬則上寒。

魚則理明  
辭達矣至  
講陰陽浮  
沈之理更  
了如指掌

柳陰下  
無一點日  
光何處魚  
兒肯活冷  
處竟有生  
縱然有隊  
樂遂隊於  
熱間焉者  
必是清性  
清性又清  
之性何何  
能貪香餌

而下暖。暑則上熱而下涼。是陽氣升沈的至理。凡有氣血之物。莫不喜陽而惡陰。以陽氣和煦其象應春。能生萬物。陰氣嚴肅其象應秋。能殺萬物。故正月東風解凍。蟄蟲始震。草木萌動。是陽氣上升也。至十月則草木黃落。蟄蟲咸俯。虹藏不見。乃陽氣潛伏也。魚在水中。喜暖而惡寒。隨陽氣以浮沈。故冬日取魚施網罟。無垂綸者。因魚就陽氣。俱潛伏于深淵之底。不上浮矣。迨春來凍解。日麗風和。陽氣上達。即有鱗類羣游水面。其爲喜暖可知。所以春日取魚者。必在上午。因魚性就暖。曉日和煦之故。過午陰氣上升。故魚隨陽而伏矣。請翁試看所有釣魚的人。俱在有日光之處。諒是其下有魚。故能釣得。惟二公卓爾不羣。翳身繁陰之下。水無日光。毫無一點暖氣。何處魚兒肯向清冷處覓生活呢。縱然有三丑游鱗不逐隊熱鬧之場。悠然自適於清冷區域。這等性淡的魚兒。猶如避世之士。不貪香餌。豈能強令上二公之釣嗎。說罷用手提起漁籃。嘴裡說道。來來來到這裡下釣。我保能釣得幾尾。兩人也就站起身來。擎着釣竿香餌。跟在葉老背後。來至潭的西面淺水向陽之處。放下漁籃。又替兩人把釣鉤上掛好了香餌。說道。下釣罷。准有魚來。兩人遂將釣竿下水去。可也作怪。清虛纔經下釣。即見剽筏往下

而羅鼎錢  
之災哉  
篇寓言足  
見此老位  
置之高

沈去。葉老叫道：魚吞鈎了。快揚釣竿。清虛急將釣竿向岸上一挑。只見鈎上掛住六七寸長的一尾時鱗魚。映着日光。如銀頁一般明亮。潑刺刺的亂跳。葉老連忙取將下來。放在籃裡。重掛香餌。尚未掛完。老殘也鈎上一尾。自己脫了鈎。落在岸上。不住的跳躍。老殘拋下漁竿。上前去捉。岌岌乎被他迸下潭去。撲了兩手的泥。因而笑道：此魚太不自量。貪餌受困。事急思逃。似這等調鼎美材。肯聽其遁跡江湖嗎？葉老聽了。不覺掀髯大笑。兩人正在談諧。清虛又釣得一尾。不數刻的工夫。兩人接連不斷的。就釣了七八條之多。清虛還要掛餌。老殘連忙止住道：有七八條足敷下酒的了。若不是老先生來。怕不空手而回嗎？凡事要知足。不可過貪。魚以貪而被獲。我等當以爲戒。庶可潔身遠害。永不受名利束縛。葉老讚道：旨哉言乎。三人遂提籃的提籃。持竿的持竿。一齊離了潭邊。回轉酒店而去。未知回店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葉老憤時嫉俗。雖已達於極點。然于世道人心。未嘗不時時在念。觀其留心俊傑之士。即可窺見隱衷。所以見兩人丰神。已知必非流俗。立出家藏美釀。以飲之。與訂交杵臼之間。何異。及聞其曾爲撫軍座客。便垂頭欲睡。不屑與語。又與割席絕。

交者略同。洵爲血性男子。

清冷處必然無魚。以性貪者決不向冷處覓生活也。卽偶有之。性既能耐清冷。豈香餌所能致之者哉。至理名言。可爲世法。

柳陰觀漁。頗饒逸興。俗人紛擾。繁囂聒耳。最煞風景。出也。鐵笛吹。之。顛。色。令。天。地。變。色。遊人。誠。駭。老。殘。以。法。也。人。老。殘。以。法。

## 第二十五章 黑龍潭邊風雲變色

蒿里山內賓主偕遊

話說葉老提着漁籃。三人同回店中。堂倌接去。將魚放在一個水甕之中。數了數共是七條。在甕內擺尾搖頭。潑刺刺的亂竄。兩人放下釣竿。見各座上酒客已經不少。葉老忙着照應生意。他二人遂走進後邊。開了房門。老殘親自提了一把茶壺。到前邊泡了一壺滾茶。各人吃了幾碗。躺在床上畧歇片時。堂倌送上飯來。兩人用罷午飯。又踱到前邊。在臨街的一張小桌上坐了吃茶。看着街上的人來來往往。全是遊黑龍潭的。便起身到街頭逛了一回。見各茶館酒肆。俱已坐滿。潭邊釣者漸稀。也有釣得魚兒。即在柳陰之下烹而下酒的。或有在涼亭圍坐品茶的。紛紛擾擾。囂聲聒耳。遙望一個道人。危坐楊柳之下。袖出鐵笛一枝吹之。纔一發聲。羣動皆息。及數奏。清風颯然而至。潭波沉瀾。游鱗盡出。三弄未終。其音清冽。聞者皆有怨嗟之色。忽然潭中陡起一陣狂風。波濤激盪。天地異色。遊人大恐。如鳥獸散。笛聲亦止。兩人也就避入酒店。霎時風止天朗。老殘獨自一人踱至街頭一望。潭中波平浪靜。潭邊寂然無人。遍覓道人。早已不知去向。心中想道。這個道士。能作穿雲裂石之音。必是異人。可惜未與問訊。失之交臂。因

人道士爲異  
人恨失交  
臂已爲二  
十九章日  
觀峯開笛  
伏線看莊  
老殘看莊  
子想是看  
的道遙遊  
無道遙遊  
葉老論魚  
性質偏有  
如許的玄  
理是長於  
格物之學  
者老殘頓  
悟物無大  
小適性則  
謂道遙是  
老殘悟是  
過人處此  
段可謂老  
殘說法也

老殘遊記 下編 第二十五章

不勝嗟歎而返。此時已經夕陽在山。酒客亦漸漸散去。見廚司務正在那裡烹魚。老殘站在傍邊看了一回。這纔走到後邊。見清虛歪在鋪上那裡假寐。老殘也不去驚動與他。遂由行囊中取出一本莊子。坐在窗前看了一回。天色亦漸漸的黑上來了。忽見堂倌點上燈來。說道請開飯了。說罷向前邊而去。老殘這纔放下了書。把清虛喚醒。不一刻外邊酒菜已齊。葉老也進來了。兩人走出房來。一同入座。葉老道。請嘗嘗今日的魚。當比昨日更肥數倍。老殘笑道。自己釣的。應該有點異味。葉老道。不是這個道理。嘗一嘗自有辨別。說着便舉杯讓酒。又擎起筷子。箝了一條魚送至老殘面前。說道請細品一品。果是如何。回手又箝一條送給清虛。自己也箝了一條。兩人各咬了一口。漫漫的咀嚼了一回。初時香脆溢於齒頰。繼則滿口甘芳。津生舌本。如食諫菓。甘回齒牙。如飲早茶。香沃肺膈。因讚道。異哉。同是鮮鱗。何自釣者風味獨殊也。葉老笑道。非也。凡動物各有性情。適其性則真氣淳。逆其性則本氣失。此潭下通濟南。泉脈溫和。以數百里溫和之氣。產這一種鱗類。受地脈之全氣。自異乎尺澤之鱗。所以新得之魚。骨柔而肉脆。這是此魚之本質。若不卽食。養過一天兩天。則逆其本性。便骨梗而肉糜。如過三五日



後。卽與凡魚不殊矣。老殘歎道。恰適自得。是之謂逍遙。物無大小。莫不皆然。豈謹此魚而已嗎。說罷彼此歎息了一回。又談了些世風不古。人人以戕賊眞性爲能事。勿怪不得永年。談的投機。不覺的酒已過量。各有醉意。老殘道。天不早了。吃飯罷。堂倌連忙端過飯來。三人用罷。聽了聽街上已交三鼓。這纔各自歸寢。次日起來。用了早飯。老殘與清虛商議到城內一遊。遂向葉老問明了進城的路徑。兩人便緩緩的向城中走去。到了西門城外一望。見這座城是緊靠山根築的。北城門外。就是上山的正路。步步登高。沿路廟宇極多。遠望之重疊樓閣。碧瓦雕甍。參差掩映於蒼松翠柏之間。盤紆而上者數千仞。危峯疊嶂。林木葱籠。如觀李營邱春山圖。令人神往。西門外三里許也有小山。於樹木叢雜之中。露出絕大的一所寺院。老殘指道。想來這必就是岱廟了。說着話便走進西門。見街市雖也齊整。然而十分冷談。清虛道。一座有名的府城。這市面却不見佳。老殘道。北方風俗淳厚。民性儉樸。不同我們南邊競尙奢華。況他這邊市面。並不是天天有的。大概是五日一集。遠近的人俱到集上買賣。市面格外的熱鬧。趕集的男男女女。倒也十分的稠密。確有古人日中之市交易有無的遺意。今日一定不是趕集的。

日期。所以冷談。此處還是南北的大道。若是不衝大道的城池。還更是冷談不堪呢。兩人一邊說話。一邊閒遊。歷過府縣衙門。學宮貢院。俱修整的規模宏大。到了南門大街。生意鋪面却甚齊整。人烟也甚稠密。並有幾處旅店飯館。房屋寬敞。裝修華美。清虛道。此處街面。却有點南邊的風景。老殘說。你不見這裡的街道極寬嗎。這就是南北的通衢了。所以纔有這些旅店飯館。因是專做過往客商的生意。自然與別處不同了。兩人留心細看。各旅店住的朝山客人。也就很不少了。逛了一回。時將近午。這回纔轉原路。出了西門。緩步歸來。到店中。已經半點多鐘。堂倌說道。先生們到那裡邊來。老掌櫃的叫我請先生吃飯。我到城內找了半天。也沒找到。想該飢餓了罷。我去開飯去。老殘道。却還不餓。倒是渴的很。煩你先泡壺茶來罷。葉老方在招呼生意。不暇細談。只照應了一聲。回來了嗎。請用飯罷。兩人也就順口答應了一句。便向後邊走進。到了上房。開了房門。堂倌早提着一壺開水跟了進來。先沖過了茶。又拿過面盆倒了兩盆面水。回身走去。兩人揩過了面。便對坐吃茶。住不多時。堂倌送上飯來。兩人畧吃了幾杯。也就用飯。飯罷。俱躺在床上休息。休息只因跑的乏了。又吃了幾杯。纔一就枕。使呼呼的睡。

恐登山脉  
絡間阻借  
此一抖

點蒿里山  
七十五司

點出三月  
三日

去。堂倌過來收拾傢伙。見兩人睡着。便輕輕的將房門帶齊。向前邊去了。既至醒來。已是黃昏時節。走到前邊一看。見酒客將近散盡。葉老道睡醒了麼。老殘道。跑了並無多路。竟然如此困乏。一覺便睡到這怎晚呢。葉老笑道。二公這樣健步。還要想去遊山。山上道路崎嶇。更是累人呢。說罷親手倒了兩盞清茶。遞與兩人。兩人便在櫃台前邊桌上坐了。葉老問道。今日都是到甚麼地方去的。老殘遂把進城一路所經的去處說了一遍。復問道。西門城外小山上。有一所極大的寺院。可是岱廟嗎。葉老搖頭說。那不是岱廟。岱廟在城內呢。這座小山。名蒿里山。山上的廟。有酆都城。鬼門關。內有森羅殿。七十五司。種種地獄的現象。維妙維肖。令人見之。真能驚心動魄。工程極其浩大。塑的那些鬼卒犯人。諄諄欲活。不逢香火日期。三五個人。並不敢到裡邊去的。恰好明天初一。燒香的甚多。老漢奉陪。先到那裡遊歷遊歷。三月三日。再遊岱廟便了。說着說着。天已黑了。堂倌掌起燈來。酒客也就散去。偏僻之區。沒有夜市。葉老吩咐上了店門。就在前面開飯。堂倌答應。先把店門上好。纔到爐子上。燉了兩壺玫瑰露。又到廚下。端了餚來。擺在桌上。放下杯筷。不。一刻酒也熱了。拿到桌上。斟了三杯。便向廚下用飯去了。這邊

鬼神之說  
原爲下愚  
人設教以  
其言禍福  
報應俾愚  
氓易於感  
化也

主客就座。吃了幾杯。老殘道。日裡吃的多了。有點不勝酒力。明早既要去遊蒿里山。還得起的早些。請端飯來罷。葉老聞言也不相強。便叫堂倌添飯。飯罷。又吃了幾杯茶。兩人告辭。各自安寢去了。到天亮各人起來。梳洗已畢。仍到前面一同用罷早飯。葉老拿了幾百銅錢。裝在褡連之內。邀着兩人一齊出門。向西門而去。在路上見燒香的男男女女。扶老携幼。俱提着香紙。絡繹於途。老殘道。古語吳人信鬼。以此看來。貴處的風氣。較敝省殆有甚焉。葉老道。這些人也不盡是土著。遠方朝山的香客。倒居其大半。鬼神之說。原是爲下愚人設教。補翁沒看着這班燒香的善男信女。大概都是莊農人家。及村姑野婦。士大夫中人。一個也沒看見。老殘留神前後一看。果然不錯。遂道假鬼神彰善罰惡之道。設種種現象。令人觸目驚心。感化愚氓。使其不敢爲非。誠易於談忠說孝。真是無量的功德。三人一邊走着。一邊閒談。不消片刻的工夫。已來至蒿里山下。相隨香客步上山來。轉過兩個松林。到了廟前。見肩挑貿易的排滿道傍。還有癩的瞎的。以及老幼殘疾的人。當着路跪在地下。截着香客叫化。香客又多。道路又窄。十分擁擠。不開。兼做小生意的人。高聲叫賣之音。乞丐叫化之聲。攪成一片。喧囂聒耳。葉老遂從褡

老殘見行乞人不忍心發不使人一在位。失所之一。夫足見病之。言在抱肥。心豈比其。遜者已哉。身而混雜。男婦背。摩肩擦背。寫盡婦女。進廟燒香。之陋習。是。留作心治道。

極力形容  
香客之多

連內掏出一把錢來。讓兩人上前。自己在後。一面走着。一面施舍。每人三文。好歹擠至山門。裕連內的五六百銅錢。已經告罄。老殘嘆道。賢人在位。不使一夫失所。無告窮民。何其多也。說着話。便抬頭向上一望。見山門上犬書「酆都城」三字。進了山門。二道門上寫着「鬼門關」三字。進了鬼門關。路傍俱是賣香燭紙錠的。兼寫疏文。香客雖有自己帶來的香紙。也要找這般人書寫疏文。所以此處的人特多。加以兩邊小生意攤子。買賣香燭紙錠的人。男女混雜。摩肩擦背。三人由人叢中挨了進去。就是第三重門。門上橫匾一塊。有方桌大的四個金字。寫的是「你可來了」。走進門內一望。地方極其寬敞。中間一條蠅路。直通五開間的一座正殿。東西兩廊。直至殿後。環列七十五司。各司燒香的人。紛紛擾擾。猶如市場。三人遂順着蠅路。走至正殿。見門額大書「森羅殿」三字。其大逕丈。殿勢巍峩。高出雲表。殿內雕樑畫棟。金碧輝煌。門內塑着兩員神將。金盔金甲。手持戈矛。立於門側。正中塑着一尊冕旒黼黻執圭的神聖。據案高坐。左右兩個判官。懷抱簿籍。神台之下。有四員金甲神將。持戟侍立。香案之上。燒巨燭如臂。鑪內香烟靄靄。濃如雲霧。神台下無數的燭籤香爐。俱已插滿香燭。密如列星。案前跪拜的男男女女。幾

只數語已  
寫盡地獄  
現象

世人之專  
用心計者  
亦知懼否

無隙地。殿上匾額甚多。不能多記。但憶正中懸掛赫聲濯靈四字。還有青天白日。臨下有赫。鐵面無私等匾。看了一回。遂出了大殿。向左廊南頭走去。到了近前一看。見門上牌子。標着是第一司。進內細看。係每司三間。有賞善。罰惡。速報。現報。拘魂。還魂。查察。各等司名。神台上塑着主司的冥官。狀貌不一。大抵凶惡者多。貌善者少。台下侍立着牛頭馬面。黑白無常等鬼卒。俱是獠惡異常。令人見而生畏。下邊塑着男女老幼僧道之流。並各種地獄的現象。大抵地獄之設。即各司應理之案。三人挨次看去。第一賞善司內。並無兇惡鬼卒。所塑男女鬼魂。俱是善眉善眼。第二是罰惡司。就有夜叉鬼卒。持叉執錘。所塑鬼魂。荷枷帶索。環跪台下。聽受發落之像。三人順着遊廊次第而進。到了孽鏡司內。見主司冥官據案而坐。案頭設簿。判官作檢閱之狀。案前牛頭馬面鬼持叉而立。下跪男女甚夥。案邊有座高台。台上邊架着一面大鏡。邊鐫孽鏡二字。台下跪着多人。最前跪着中年夫婦兩人。作舉頭對鏡之狀。鏡上畫着夫妻兩人。正在宰牛。男子執刀。婦人以盆接血。兩人身傍。塑着一個獠惡鬼卒。手持蒺藜骨朵。照定兩人作欲打之勢。兩人現出顛顛的光景。老殘忽然嘆道。人生如寄。瞬息光陰。又何必智取豪

老殘論可爲一篇  
議論身說法  
現身迷津  
指示破愚  
當不點破  
豪不點破

地獄上種種各  
現象俱足  
令人驚心  
動魄不欺  
爲暖昧敢  
心之味一  
片婆心事  
功於世道  
不淺

奪瞞心昧已。造如許惡孽。爲子孫作馬牛。到了這個地方。智力全無所用。明明白白。把生前的劣跡和盤托出。果報昭彰。出爾反爾。本爲子孫而造惡孽。如今身受冥罰。而子孫不但不能替代。且將酌旨酒擁豔姬。淺斟低唱於紅羅帳下。又何嘗一念及此呢。無智無愚。到此地位。莫不痛哭流涕。悔恨不遑。惜已晚矣。說罷不住的嘆息。說着話時。又走至一司。見有冰山地獄字樣。向內一看。神台前塑的一座冰凍堆的山形。冰楞如刃。有幾名惡鬼。驅逐一班犯人上山。犯人作畏葸之形。鬼卒以蒺藜錘從後擊之。有方登山麓而思下者。則彎弓擬之。有少壯步健至半山而墮者。有老弱無力登未數武而踣者。裂腹穿胸。破頭爛額之形。目不忍睹。緊挨一司。內有烈火地獄。塑的尤覺驚人。係一座高山。絕壁懸崖。下臨深澗。澗內烈火飛騰。出於石縫巖穴之間。山頂有幾名猙獰鬼卒。用鐵練牽着一夥犯人在懸崖之上。一個個向火中亂投。有手足被焚的。有半身燒殘的。有皮肉焦黑如炭的。甚有全體灰燼的。令人驚心動魄。三人略一顧瞻。又到一司。係銅柱地獄。塑主司神發怒之狀。下跪罪犯多人。作哀懇狀。傍邊有判官檢開簿子。用手指定簿上。目視主司。爲分說之形。台下立着一條空心銅柱。柱上縛着幾個囚犯。有



老殘見種  
種罪囚苦  
惱之狀而  
曰善哉善  
哉是教發  
天眞處葉  
老乃如來  
法爲所化  
迫出老殘  
非崇佛教  
以不忍其  
發棘一語  
適引入三  
教同源之  
義筆勢何  
等曲折

兩名惡鬼。在下邊熾炭於銅柱之內。柱頂烟火冒出。柱色發紅。柱上犯有作咬牙縐眉。忍痛狀者。有作已死形者。有骨肉塊塊墮落於地者。接連就是五叉地獄。係將囚犯用五把鋼叉。釘於一塊木版之上。鮮血流溢。木版盡紅。地下有幾隻狗爭着飲血。一帶立着幾頁木版。有已釘人的。有未釘人的。有鬼卒手探囚徒。向版上按的。還有身帶刑具。跪在木版傍邊看的。那一般畏懼情形。令人可憫。老殘見了。不覺失聲說道。善哉善哉。葉老回頭朝着老殘一看。笑道。果然是佛法無邊。夫釋氏十八層地獄之說。本藉此以警愚氓。所以婦女鄉愚信者居多。士夫嗤以爲妄。如今僅見過幾層地獄。竟能化及先生。大有舍其所學而從我之概。豈不是我佛如來的法力使然嗎。說的老殘清虛全都笑了。老殘道。是誠何心哉。我非崇其教。惟不忍其骸骸耳。葉老道。我固謂三教同源。俱是與人爲善之意。不過勸導之法異耳。先生說不忍其骸骸。這就是觸目驚心了。先生猶然。何況下愚之人呢。老殘清虛俱點頭稱是。三人一面談着。一面緩緩的走。又至一司內。塑金橋。卽所謂奈河橋。橋上用金色的雕欄。光可鑒影。上有縉紳士女數輩行走。俱合掌作向下看視之態。頭前有金童玉女。持旛引路。旛上寫着接引西方。橋下卽所

謂奈河。水作赤色。水內有無數的龜鼈蛇虺之類。圍繞着一般淹沒的罪犯。嚼其體膚。並浮着數十骷髏。岸上塑着幾個鬼卒。正在擒着囚犯向水內拋擲。又歷過剖心挖眼拔舌抽腸各種地獄。無非各盡其慘酷形容。俾人觸目驚心。可以改過向善之意。惟油鍋鋸解刀山車鋤各地獄現象。最爲難堪。油鍋地獄。係一大鼎。鼎下熾炭。鼎內作油沸之形。裏邊有人露着半身。似負痛欲跳出之狀。鼎傍有厲鬼用叉叉之令伏。另有厲鬼提着一囚手足。向鼎內拋擲。鼎下還跪着幾個手拷腳鐐的死囚。俱作戰兢之形。鋸解地獄。係將囚犯背綁在椿橛之上。將頭髮挽在一個鐵環之內。令人身吊起。兩鬼共擊一鋸。從頂心下鋸。將人身解爲兩片。刀山地獄。係塑一小山之形。滿山遍立刀尖。長有尺餘。其上有貫胸穿股透面裂腹之屍。山傍塑數鬼。將囚身舉起作向山上猛拋之勢。車鋤地獄。乃作一石道。兩邊俱有短牆。其道甚窄。僅容一四輪鐵車。車駕五馬。在道中來往馳驅。有鬼卒在短牆內拋下囚徒。經車一過。便已鋤爲數段矣。既至看過一週。已至右邊極端。乃是第七十五司。各司現象俱已看罷。無一非傷心慘目之象。然也有見最慘現象。尤能令人慶幸的。卽如岳王父子成神。在雲間監視秦檜及張俊萬俟卨羅

汝楫等。受種種形戮。王氏拔舌等事。未知遊至七十五司。還有何說。且聽下回分解。

柳陰觀釣。最爲韻事。而酒人喧嘩。實煞風景。殊令人叵耐。彼道人厭其聒噪。故出鐵笛奏至音而驅逐之。一聲入破。風起水湧。世俗人非知音者。烏得不紛紛如鳥獸散。是誠摺斥流俗之良法。道人其仙乎。

葉明德論魚之適性氣淳。逆性氣失。純是見道名言。猶如老僧說法。乃老殘竟於言下覺悟。推而至於物無大小。莫不宜怡適自得。是爲老殘過人處。

老殘見孽鏡台現象。有所感而發宏議。以人生有限光陰。何苦爲兒孫故造惡孽。迨自受冥罰。兒孫不但不能替代。且將以造孽金錢。致成喪行敗德與破家亡身之事。是其智取豪奪爲子孫者。實足以自害害子孫耳。奉勸世人。慎勿到孽鏡台前。始痛哭流涕也。

## 第二十六章 訪古蹟相偕遊岱廟

### 理行裝乘興登泰山

話說三人遊遍七十五司。一同出廟。在茶棚內歇息了一回。這纔緩緩的走回酒店。已是一點餘鐘的時候了。三人進店坐定。堂倌連忙送上面水。泡了茶來。問道：請開飯罷。葉老道就開在這裡一同吃罷。三人吃了一盞茶的工夫。飯已擺上。各人略用了兩杯羹頭。也就用飯。飯罷。老殘清虛到後邊而去。葉老又照應了一回生意。時間在上房用過夜膳。葉老道今日遊的乏了。早歇息罷。明朝再歇一天。後朝就去遊岱廟。說罷向外走去。兩人也就安寢。次日起來。吃罷早點。兩人仍取魚籃釣竿到潭邊垂釣消遣。釣至晌午。堂倌來請用飯。將魚籃提起一手擎着釣竿。兩人隨在後邊。來至店內。把魚籃放在甕中。魚兒得水。全行出籃。數了數。倒有十來條之多。堂倌笑道：先生們纔釣過一遭。就得了漁人的秘訣。今日釣的。真正不少呢。老殘道：美味不官多用。我們三個晚間只要六條。其餘的就送你夥計們下酒罷。堂倌喜道：如此就謝謝先生領情了。說罷。兩人便向後邊用飯去了。到了晚間。堂倌進來抹了桌子。送進肴酒。葉老仍是在後邊相陪。不必細表。且說老殘清虛。次日絕早起來。梳洗用飯已畢。遂帶上幾百銅錢。鎖了房

門。來至前面。葉老方纔起牀。一見便笑道。二公遊興勃勃。連覺也不能睡了。起的如許之早。今日是三月三日。敝處的鄉風。家家戶戶要到岱廟燒香。登城遊覽。兼之朝山香客。必候是日朝過東嶽大帝。然後上山。所以今天香火最盛。自晨至暮。遊人如織。我輩既不爲進香。即不須去的過早。且吃幾杯茶再去不遲。遂吩咐堂倌泡上兩碗茶來。兩人遂坐了吃茶。候着葉老梳洗用飯畢。也泡了一碗茶。坐在一處吃了兩開。便向堂倌說道。我們的午飯不要預備。不能回來吃了。說罷隨身帶了二兩紋銀。幾百銅錢。遂向兩人道。我們去罷。於是一同出店向西門而來。一路上香客紛紛不絕。進了城門。走無多路。向北一拐。早望見岱廟的正門。滿街上小本經營的人。或擺攤。或挑担。叫賣之聲。不絕於耳。燒香的善男信女。扶老携幼。手提香包。途爲之塞。他三個因人勢過衆。恐被擠散。遂聯袂緩緩隨衆而行。到了門前。東西一望。見係一帶城牆。修的極其齊整。其牆連垛口高有一丈五六。中間城門。匾釘如孟。上有城樓。共約三四丈高。門上嵌着一塊石版。大書正陽門三字。左右各開便門兩個。上無城樓。燒香的人全由便門行走。正陽門非有大典不開。老殘道。怪不得俗呼謂皇城。真有內城的氣概。不過稍矮耳。葉老道。

何城東以西  
皇門保和殿  
太和殿  
名及金鑾殿  
殿品級附  
等名以之  
會大皇帝  
說殊屬不  
經之至

葉老之敬  
神爲秦山  
乃五岳之  
長五祀之  
尊故祀之  
媚神求福  
者也老殘

豈但是城。裡邊的宮闕殿廷。無一不仿內廷規則呢。彼此談談講講。已隨衆進了東闕門。仍由正中大門而進。即俗所謂午朝門者。門上一塊立匾。題着岱廟二字。進了此門。堦路極寬。高三尺有餘。順着堦路走去。有一座大殿。雲棟虹梁。窮極壯麗。鴟吻鴛瓦。俱以黃琉璃爲之。殿上金所玉階。參差光潔。正中高懸一額。題曰太和殿。字大徑丈。由殿後再進。又經一殿。規模與前無異。題曰保和殿。兩殿前各塑把門的神將。法身丈六。戎裝執戟。氣象威嚴。過保和殿。便望見正殿。即俗呼爲金鑾殿者。殿前有品級臺。漢白玉石欄圍繞。臺上光潔如鑑。台前左右列巨碑二。高可數丈。兩邊古柏夾階。大二十餘圍。東西有鐘鼓樓。俗傳樓懸金鐘玉磬。其實鄉愚訛傳。不過較尋常鐘鼓稍大耳。正殿九間。階九級。丹墀朱檻。畫棟雕梁。極其宏麗。正中暖閣內塑東嶽大帝之像。冕旒黼黻。執圭而坐。御案儀仗。全用帝王制度。前設極長的一張香案。案上燒巨燭無數。大者拱把。小者如臂。鑪內御煙裊裊。香氣襲人。葉老說道。秦嶽爲羣岳之長。五祀惟尊。不可不敬。遂從搭連內掏出了一把銅錢。約有百餘文。放在案上香盤之內。廟祝拿起信香三炷。在神燈上點着。遞於葉老。葉老恭恭敬敬的插在鑪內。跪拜如儀。老殘清虛也只好隨

清虛目不  
能不虔誠  
參拜矣  
嶽帝巡狩  
圖出自宋  
元人手筆  
洵爲大觀

漢柏唐槐  
更爲岳廟  
生色

着跪拜。禮畢站起。又在殿上瞻仰了一週。見東西壁上。俱畫着東嶽大帝出巡及返蹕圖。人物以千計。無不神采飛舞。狀貌如生。誠丹青中之巨擘也。道士謂出宋元人手筆。想亦非謬。由殿後繞出。即是後殿。修的十分壯麗。正中塑着一尊女像。鳳冠霞帔。貌極端莊。土人稱之曰正宮娘娘。其傍有寢宮。並無神像。虛設床帳而已。兩廡之後。另有庭院。宮殿巍峩。俱扁銅未開。不知所祀何神。據道人云。是東西兩宮。俱有娘娘的聖像。三人遂回身。仍出前殿。至東華門。見一古碑。高丈餘。厚尺許。光潔如水晶。隔碑能見人形。名透玲碑。又有漢柏兩株。雙幹並立。雖老柯半枯。而新枝競茂。相傳爲漢代遺植。又折回走至廟西。有西華門。見有古槐一株。幹已半枯。空心處能容方桌。枝葉却極蔥蘢。其盤鬱之勢。足壯觀瞻。下有石碑。題唐槐二字。洵古物也。看罷古槐。葉老道。岱廟的风景。大致如此。這個時候。大約也發一點多鐘了。我們且到外邊找點飯吃。歇息歇息。再去登城眺望。眺望便了。說罷復回身出東華門。在北門大街。揀了一處乾淨的酒館。名杏花村。到了裡邊。僧堂認的葉老。就來招呼道。老先生也來燒香嗎。葉老道。倒不是專來燒香。有兩位外省的朋友。初到此地。特爲陪着來遊玩遊玩。你這裡可有雅座嗎。我們



還沒吃飯呢。堂倌連忙應道。有有有。遂領着三人到了後院。另有一堂兩房。兩邊各有三間廂屋。葉老向堂屋一看。見裡邊已有幾桌的客人。回頭看左手廂房。尚有一間空着。門上題着雅座二字。遂用手指道。就在這房裡罷。舉步進門一看。正中一張方桌。牆上掛着一張中堂畫。李白醉酒。上懸一塊小橫匾。題着坐花醉月四字。鑲着一副對聯。上聯是把酒澆胸神益健。下聯是吟詩入醉夢猶香。上款題着杏花村主人正囑。下款是小夢松年醉後書。筆力遒硬。書法高古。遂一齊坐下。堂倌送上面水。三人揩過了面。堂倌道。先生們要甚麼酒菜呢。葉老向二人道。請點一點罷。老殘說。遂便吃點罷了。何必點菜。葉老道。不要多菜。我們各點一樣如何。老殘遂口就點了一個炒腰花。清虛點了個軟炸雞。葉老見兩人不肯點貴菜。便說。二公總是客氣。老漢可要吃點新鮮口頭。就與我來一盤桃花雞片。一個燙鍋子罷。老殘道。我等無事閒遊。老先生何必要這樣珍貴的菜呢。葉老笑道。却也不算珍貴。不過是我們這裡的土產之中。此物浪得虛名。補翁是吃過了的。清翁尚未嘗過。老漢以此稍盡東道之誼耳。堂倌又問要甚麼酒。葉老道。先來兩壺饕餮頭春。遂後添罷。堂倌轉身走出。到前邊吆呼了幾聲。便聽得炒杓

桃花難得此固  
美然爲此揚  
一足爲此  
難長價恐  
此後遊山  
者人思  
一嘗風味

拍拍的响了一陣。只見堂倌從外走來。放下杯筷。醬碟子。兩把酒壺。返身出去。端了兩個盤子進來。擺在桌上。一盤是炒腰花。一盤是軟炸雞。葉老拿起壺來斟了兩杯。送到二人面前。二人連忙站起說道。不敢當。請巡壺罷。葉老道。只敬一杯。下不爲例了。三人一齊就坐。舉杯暢飲。纔吃了一壺。堂倌端着一個托盤。進來放在桌上。先將燙鍋安放中間。又將一盤桃花雞放在傍邊。問道。先生還要酒嗎。老殘道。纔吃了一壺。不忙。要的時候。再招呼你罷。堂倌答應一聲。也就出門應酬別處的生意去了。清虛見盤內雉片。紅色鮮艷。如新開桃花瓣一般。遂說道。此物之美。不但以桃花山產而得此佳名。以其肉色論之。亦當謂之桃花雞也。葉老遂用七箸撥了一少半放在鍋子內。攪了幾攪。說道。燙雞是要吃脆。火過了就沒有鮮味了。說着便箝了幾片。送在清虛面前。醬油碟內。又敬了老殘幾片。自己也就箝了幾片。在醬油內一蘸。吃到嘴裡。略一咀嚼。柔脆芳香。莫喻其美。清虛讚道。美哉。猩脣熊掌。殆無以過也。誠不負此佳名。遂各人吃了一杯。就鍋內箝着雞片。吃了個罄淨。又撥了一半燙着。吃的高興。又要了一壺酒來。葉老還要添菜。老殘道。我們還想去逛逛城牆。酒也不可多吃。就叫飯來罷。葉老道。要吃米飯。他

這裡未必能有。麪飯可吃的來嗎。老殘道。兄弟倒是能吃的來。但不知清虛兄可能吃不能呢。清虛道。吃的來。吃的來。葉老笑道。吃的來倒還很好。不然到山上可是買不到大米飯吃。我們就炒麪如何。兩人齊道。甚好甚好。遂把堂倌叫來說道。酒也穀了。與我們炒三分麪來。堂倌答應了一聲。到了前邊。片刻的工夫。端進一大盤的炒麪。這裏酒也告罄。遂一齊吃麪。纔吃了半盤。已經飽了。清虛道。北方的麪食。比江南好而且多。江南每人一分麪。不足者多。我們三人纔吃了不到二分呢。老殘道。這邊盡是旱糧。小麥爲春季的大宗。自然公道。若要大米。又比南方珍貴了。說着話。堂倌送上手巾。各人揩了兩把。老殘道。我到外邊解解手就來。說罷便走到櫃上會賬。共算了二吊六百制錢。合八錢幾分銀子。老殘取出銀包。檢了一小錠紋銀。放在賬桌之上。掌櫃的稱了稱。重九錢五分。還長着不上一錢。隨手抓起一把散錢。纔待要向外找。老殘道。不必找了。餘着的就算小賬罷。話猶未完。葉老清虛已經走至面前。葉老問櫃上道。算了多少錢呢。掌櫃的道。二吊六百五十文。合銀八錢八分。這位先生給了九錢五分。多着的他已給了小賬了。葉老道。你把原銀給我。掌櫃的便把原銀遞過。葉老遂向搭連內掏出一個

小鏢說道你秤秤這塊。掌櫃的接去一秤。剛剛一兩。葉老道正好。再多給他們幾分小賬罷。遂回頭向老殘說道。補翁你太瞧不起人了。多了老漢却担不起。這幾錢銀子。難道說我就這樣吝嗇嗎。你快快的把銀子收回。不然就是拿着我不當人了。老殘看他這個情形。收也不好。不收也不好。倒覺的進退兩難。清虛在傍邊看明其意。說道既是老先生如此認真。我們就謝謝罷。老殘只得將原銀收回。說道叨飫了。葉老道。朋友相交。貴在知心。若專拘拘於小節。那就毫無真氣了。我們再找兩碗茶吃。好去逛城呢。說罷。出了杏花村。走至北門裡一個小茶館內。吃了回茶。見來往的遊人紛紛擾擾。絡繹於途。三人也就開發了茶賬。同至北門。由馬道上。了城牆。俯瞰城中。歷歷如畫。但見甲第雲橫。茅檐梳比。街衢市肆。粲若列眉。復回首向北瞭望。全山景象。俱歸眼底。猶如翠屏橫列。近處風景固佳。尤不若自一天門以上。盤路迂紆。遊人雜沓。時出沒於蒼松翠柏之間。最高處。則有奇峰壁立。懸瀑奔流。隱現於烟雲斷連之際。直入畫境。足豁胸襟。站了一回。見燒香的男女老幼。接踵而登。笑語喧囂。敗人清興。三人這纔順着城堞。緩緩的向東走去。一邊看着山景。一邊閒談。老殘問道。自古九州之內。以泰山爲之長。但

數語包羅  
衆山足抵  
一編泰山  
記是之謂  
大手筆

將黑龍潭  
勝概補敘  
於此却毫  
無痕跡筆  
至法齊特  
之

不知此山究有多大多高呢。葉老道。泰山之大。古說週迴千餘里。是以脈絡而論。石閭。梁父。徂徠。龜魚二山。皆在其內。即今本山而論。以映山爲前頂。以千佛山爲後頂。豈不是也有二百餘里嗎。其高數之足考者。漢官儀載。泰山東上七十里至天門。是以盤道。屈曲而上。凡五十餘盤之多。始達天門。老夫曾用勾股測量。自平地至絕頂。勾數三千六百八十餘尺。絃數五萬九千八百餘尺。是登頂纔四十一里餘耳。但山頭之寒。雖六七月時。夜間就得穿棉衣的。老殘道。然則此時上山。還要帶冬衣嗎。葉老說是自然。那可少不掉的。說着說着。已到東門。又眺望了一回。仍是峯巒環抱。巖壑爭奇。既至南城。遙望郭外。始見平疇泛綠。隄柳垂金。畊夫牧豎。信口謳歌。又是一番景象。轉至西門。舉頭一望。纔得了黑龍潭的妙處。原來潭水之源。來自西山幽巖深谷。水溜涓涓。匯爲一處。奔流而下。至潭上斷崖。激爲懸瀑。遠望之如千尺白練。高掛雲霄。真大觀也。老殘指道。我們在潭邊住了數日。尙未盡潭水之妙。若不是今日登城。豈不令名勝負屈嗎。方知古人遊覽奇山水。必窮搜極索。以盡其妙者。誠恐率意疏略。不能得其真趣故耳。葉老道。黑龍潭本以澗水奔流激浪如雪而得勝名。補翁自不在意。何嘗非遠望不得呢。

你看太陽已經不高了。我們回去罷。遂由馬道下城。轉至大街。出了西門。由原路而回。到了店中已是黃昏時候。堂倌道。先生回來了。飯早好了。開飯罷。說着話的工夫。便把面水送過。老殘道。却還不餓。你先泡壺茶吃吃罷。遂一齊洗過了面。堂倌送上茶來。三人吃着。他便去掌燈上門。忙了一陣。葉老吩咐開飯。酒飯中間。老殘說道。城內的景致。俱已看過。我兩個打算明朝進山。驢子不能上去。這行李如何攜帶呢。葉老道。行李不要多帶。只帶着鋪蓋寒衣就可。把別的事物。並驢子寄在這裡。顧人不便。我差個夥計。把行李送上山去。就叫他伺候着一同回來。老殘道。那如何使的。此時農事已動。老先生這裡。那能還有閒人。且遊覽山景。也不必有人伺候。葉老道。一則二公到此生遊。況山上亂雜人極多。下處不謹。却是非人照呼不行的。老漢舍下長工頗多。此刻農事也並不忙。這倒是易盡的人情。二公不要多心。老漢並無假意。老殘知其秉性直爽。也不再推辭。遂道。如此又承老先生的關照了。飯罷。兩人告辭。自回後房安歇。一夜無話。次早起身梳洗已畢。各人將鋪蓋棉衣理齊。裝起兩個被套。用繩捆了個結實。腰裡帶上十幾兩散碎銀子。又到店裡兌了幾吊銅錢。裝在捎馬連子之內。將其餘衣服等件。全

送至櫃上收存。老殘還有一百多兩紋銀。清虛也有四五十兩。當面交給葉老代放。葉家的長工也就來到。葉老帶他來至上房。對老殘說道。此人名叫王三。係五里鋪人氏。在我家打雜已經五六年了。爲人誠實可靠。且山上的路還甚熟。二公帶他到山上去。至於尋寓處。看行李。引路買辦東西。一切俱可叫他充當。足以勝任。是萬無一失的。老殘一看。見此人生的軀幹脩偉。黑面無鬚。年約二十四五。像是有些氣力的樣子。遂笑說。承老先生格外關心。不勝感激。這一回有了攸導官了。搜奇探幽。可無遺漏矣。王三你就把行李挑子收拾好了。我們吃了飯就要動身呢。葉老遂囑咐王三道。你跟先生們上山。要用心伺候。不准託懶貪酒悞事。跟着先生們回來的時節。我還重重的有賞。若惹的先生們道出一個不字。我也是不肯輕恕的。王三唯唯聽命。遂把被套網籃。用繩網牢。插上扁担。挑起試了一試。說道斤兩不大。容易挑的。遂向前邊用飯去了。住不多時。堂倌送上酒菜。葉老也就進來相陪。飲酒中間。葉老又關照了許多的話。如斗姆宮尼僧賣淫不可寄寓。捨身台險峻。遊侶人格不齊。在在俱宜留慎。兩人唯唯就教。略飲了兩杯。也就端上飯來。未知飯後如何上山。且聽下回分解。



岱廟規模宏麗。建造精工。誠非尋常廟宇所可比擬。然必須謂外垣爲皇城。襲正陽門東西華門之名。以附會嶽帝之尊。未免不經。鄉愚陋習。殊不可解。

漢柏在廟之東。俗傳爲漢武帝手植。兩株並立。鉄幹虬枝。勢欲凌雲。老枝雖有枯朽之處。而新枝競秀。蔥蒨異常。顧不必信如俗傳。然一望而知爲數千年物。唐槐在廟之西。幹可合二人抱。垂蔭畝餘。幹已中空。而皮則堅厚且肥。樹頭極盤鬱之勢。枝葉蕃茂。花時其白如雪。真奇觀也。

老殘商議登山。志在覓妥實人送行李。詎意葉老竟派自己的長工。且令隨身照應。臨別更有許多關切之處。卽此可見老殘之爲人。久爲葉老所傾心矣。

## 第二十七章 葡爪寺和尚待茶

### 斗姆宮淫尼宴客

話說老殘清虛吃過了飯。王三挑起行李。葉老送出店門。說道前途保重。恕老漢不能奉陪了。一拱而別。兩人跟着王三。一直向東。繞至北門城外。便是上山的正路。俱以青石板鋪道。其平如砥。纔一里許。至岱宗坊。坊用白石構造。高數仞。上鐫鴟吻飛魚。桃角飛檐。雕鏤工巧。凡列三門。一高兩低。坊址築石台。高四五尺。階凡七級。台之東西。列大小碑碣各二。繁林夾道。山鳥和鳴。拾級而上。由坊下經過。步步登高。又數里經王母宮。內塑西王母像。前列女仙無數。大抵不離乎董雙成。許飛瓊。王子登。婉凌華等。俱侍立於兩傍。配像塑上元夫人。太乙夫人。也是仙女侍立。廟內有王母池。平地石隙湧泉。其水清冽。傍有萬仙樓。樓係跨道建造。高數十丈。凡三層。上祀列仙。其下通行人。此處地勢頗高。凡歷階二十餘級。始至樓底。樓之左右。山勢嵯峨。林木蓊鬱。故行人捨此更無可通之路。樓上懸一橫匾。大書萬仙樓三字。題明萬歷年號建。由此始登山麓。經關帝廟。玉皇閣。有仙人洞。洞內泥首肉身道士。手足骨俱露洞外。額記孫君直隸人。學道於此。年九十五歲。蛻化於清康熙二十五年云云。由廟向東轉三里許。有白石牌坊。坊有

五始大皇封松。即開三處呼。萬歲之也。所封者。想五松在。當時必繁。茂異於他。樹自脈之。得山脈既。厚者既見。盤屈欹斜。形質蒼古。即爲原松。無疑又何。得因其猶。榮而議之。也。向因泉水。而講山理。通氣之理。暗感咸卦。天地感而。萬物生焉。虛而有澤。道此通之。自非凡僧。惜亦之。

四字曰五大夫松。坊後只有老松一株。盤曲欹斜。形質蒼古。然不像數千年之植物。問之王三。據說曾聽老年人講過。秦松久已枯盡。後人特植一株以點綴勝蹟的。此說似非無因。復回原路。又登高而上。歷匍匐寺。寺內有巖泉。甘芳清冽。可以烹茶。三人剛進廟門。即有僧人出迎。兩人進了大殿。見中間塑着如來佛聖像。兩邊是文殊普賢。和尚獻上茶來。兩人正走的渴了。端起來一氣而盡。頓覺甘芳之氣。直入丹田。灌溉臟腑。立時津液泛溢。煩渴全消。老殘問道。大和尚吃的是甚麼茶葉。有這等的好處。一盞入口。便令人迴津益液。立解渴煩呢。和尚笑道。此非茶葉之力。乃水之能耳。寺後巖下有洞。上通南天門。及玉女池。得全山之血脈。此水自洞中涓涓而出。故味極芳冽。異於凡水也。凡遊山者。至此必要吃茶。無論人渴到什麼田地。只須一盞即解。所以每年夏天。近處有名人物。來本寺避暑的甚多。本寺並無廟產。香火也不甚盛。全靠這點泉水過活呢。兩人此時也都歇過來了。遂取了兩百銅錢。放在案上。說道。區區微意。聊助火香。和尚合掌道了佈施。送二人出廟。王三挑起行李。向紅門而來。到了跟前一看。見額書泰山娘娘行宮。進了山門。有王靈官聖像。赤面紅鬚。金甲紅袍。揚鞭作欲擊之勢。裝塑

老殘疏忽  
未與論道  
據此一端  
可見名山  
高人之多

選佛場中  
幾曾無座

的十分威嚴。正殿塑着娘娘的聖像。鳳冠霞帔。秉圭端坐。座傍侍立女童兩尊。案上點着神燈一盞。案前列着香鼎一座。惟見繡煙裊裊。燈火熒熒。時聞檐頭鉄馬丁東之音。令人塵心頓寂。有出世之想。遂步出正殿。殿後有樓三楹。空洞無人。亦無神像。據王三云。每屆此廟會場。燒香的人勢極衆。叫化的人也甚多。當年總是有人在這個樓上向地下撒錢施捨過的。以此相沿成風。凡屬香客。俱要在樓上朝下撒錢。看那些叫化子們在地下亂搶亂奪。以此爲樂。所以這座樓的名。就叫撒錢樓。老殘笑道。苦人討錢。這是最可憐的。凡屬燒香的人。總是要存善心。纔能感格神明。降祥錫福的。量力施捨。猶恐不及。何忍令一般貧苦的人。互相爭奪呢。如此說來。豈不是恃財玩人。甘爲喪德的事嗎。倒成了有心爲惡了。還有甚麼好處。可見山僻陋習。到處不免的了。說罷下樓出廟。步步登高。向斗姆宮走去。到了廟前。見建造的十分壯麗。山門上大書斗姆宮三字。向裡一望。珠宮貝闕。規制恢宏。碧瓦雕甍。畫檐朱檻。於梵唄木魚聲中。雜以笙簫管絃之韻。引商刻羽。繞攔遏雲。其頓挫抑揚之處。雖然聲協風律。而雜以鄭衛之音。清虛素善音律。向老殘說道。嘻。怪呀。選佛場中。何來此靡靡之音呢。老殘道。不要管他。到裡邊

摩之音清  
虛所見猶  
呵未廣呵  
王三之忠  
誠可喜其  
述王靈官  
神異處又  
極可笑

老殘遊記 下 第二十七章

四

看看。自然就得其底蘊。兩人纔欲舉步。王三上前叫聲先生。天已過午。我們趕緊到二虎廟打尖去罷。還要走盤路登頂呢。這座廟裡的住持。全都不是好人。請不必進去。進去就怕走不了呢。臨起身的時節。我不是聽着着掌櫃的合先生們講過了嗎。此地不可留連呢。況且朝山最要潔淨。丁有不潔。王靈官就要攔阻。不准上山。爲的是怕污了洞天福地。這却是極有靈應的呢。先生不可不慎。老殘道。人身不潔。王靈官不准上山。他是怎樣的攔阻呢。王三道上盤的時節。坐着扒山虎兒。二人抬着橫行而登。險峻異常。若是燒香的齋戒沐浴誠心朝頂。轎夫抬着極其輕便。覺得似乎有人從上邊拉着的一般。乘頂毫不費力。一遇不誠的香客。轎夫抬着格外吃力。便覺像是有人在上邊朝下推的一般。轎夫知覺。立即抬回。若是強要再登。不是斷了轎杠。就是被山風撲下。跌傷頭面手足。這就是王靈官的顯應用鞭打下來的。老殘笑了一笑道。你放心罷。我們不過進去瞻仰瞻仰神像。還有甚麼潔淨不潔淨呢。說話之間。早已進了山門。迎門神台上塑着護法神將韋陀尊者的立像。金身持杵。氣象莊嚴。越過山門。便是正殿。殿上雕梁畫棟。金碧輝煌。供斗姆娘娘的金像。由殿之左側轉去。另是一院。又有一座宮。

禪房曲折  
幽雅而折  
紅樓微露  
春風滿座  
之可謂  
筆鋒犀利

殿。塑着釋迦佛丈六金身。土人稱爲三皇姑像。方在瞻仰之際。忽見一個中年女尼。滿面的邪氣。雖着大布僧衣。而絲鞋淨襪。却修飾的極其清雅。笑盈盈的走上殿來。合掌當胸。說道。不知檀越光降。小尼有失遠迎。望乞恕罪。請至禪房獻茶。老殘連忙還禮道。我等因欲朝頂。路經寶剎。順便瞻仰瞻仰。何敢再擾淨地。有悞禪工。況我等今日還要上山呢。改日再擾罷。尼僧道。那有此理。檀越徒步登山。小尼理應奉清茶一杯。以潤渴吻。目出家人托鉢十方。勿論遠近。俱是施主。更當稍盡敬意。況是文星光降。足令茅菴生輝。豈有不屈尊少坐。以結善緣之理。老殘素聞斗姆宮風氣淫濫。有甚北里。又見此尼伶牙俐齒。吐屬風騷。因有心探其究竟。所以也不再辭。向清虛道。既蒙這位禪師多禮。我等就優杯清茶。再走不遲。清虛會意。說道攪亂清規。有些不當。尼僧遂吩咐老道。預備王三的煙茶。這纔陪着二人出了佛殿。向後而去。歷過藏經閣。閣高數丈。上貯藏經一部。由閣後月門而進。一路松篁夾道。桃李成蹊。於花木扶疎之間。微露紅樓一角。迴欄曲逕。直抵禪房。尼僧讓二人進內坐定。但見滿室光潔。明牕淨几。几上架兩盆蘭草。花瓶內插杏花一枝。只覺着香氣襲人。春風滿座。忽有一個十二三歲的女童。托

兩房人當十  
五六名錢  
改爲搖錢  
樹十五六  
株而已  
笑

着個金漆茶盤。盤內放着香茗三盞。送至尼僧身邊。尼僧恭恭敬敬的端了兩盞。送在二人面前。自己也端了一盞。說道山野之地。無甚名茶。只有點粗的葉子。聊以止渴。請檀越莫嫌。勉強用點罷了。二人端起吃了一口。讚道。雪浪雷芽。入口卽如甘露灌頂。慧水沃心。眞足令人悅志益思也。可是還沒請教禪師的法號。座前有幾位法嗣呢。尼僧道。小尼兄弟二人。師兄慧空。早已圓寂了。小尼法名慧靜。現在菴內兩房的人。不過十五六名而已。適纔送茶的是徒孫輩了。請問檀越貴省尊姓。到此幾日了。老殘道。我姓鐵。這位姓祝。同是蘇州人氏。特來進香還願。到了十來天了。昨日纔朝過岱廟。所以今天要去朝頂。沿途謁廟。以致遲遲至一點多鐘纔到了寶剎。趕至二虎廟打尖。怕是要三點多了。不知還能到南天門不能呢。慧靜道。自城內至此。這一段路尙屬平坦。自此至朝陽洞頗覺陡些。自朝陽洞往上就是盤路。屈曲而上凡五十餘盤。十分險峻。所以香客上下。非坐扒山虎不可。那些抬轎的人。他是自幼走慣練出來的。但是走十五六里的峭壁。賈勇而上。也就很不易了。因此朝山的善男信女。俱是絕晨上山。在二虎打了响尖。好走盤路。下山的時節。再沿途遊覽。如今檀越們倒行逆施。先遊覽而後登頂。



就只一樣  
頗不潔淨

清虛亦頗  
談諧

那能來的及呢。你想壁陡的路徑。日行四十餘里。也就不爲少了。若再沿路耽悞。那裡有這麼樣的好脚步呢。老殘假意驚道。這便怎麼好。二虎廟的飯店。可還住客不住呢。慧靜笑道。那裡雖然住客。只是房屋窄小。土坑又不乾淨。實在不便息駕。小菴房舍頗寬。也還潔淨。就請兩位檀越屈住一宵。有的是素齋充飢。明早再走盤路。豈不是從容的嗎。兩人齊道。飫香積廚已覺不當。又何敢攪擾蓮界呢。慧靜道。這有何妨。出家人處處方便。何況是文星降臨。得近風雅。豈不是倒成了出家人的幸事嗎。說罷遂起身告便。出禪堂而去。清虛低聲說道。看他這個樣子。一定還要擺檯面呢。我可甚不在行。看你的本事要怎麼應酬罷。老殘笑道。我們不過逢場作戲。吃他幾杯薄酒。便可把妖尼的真相調查清楚。又不住他。還怕他拆梢不成。明日起來上他四兩緣簿。足以穀了。清虛哂道。倚翠偎紅的勾當。我原是門外汗。逢場作戲。全憑你這個名角。但是粉墨登場之時。可要有些定力。切莫再蹈齊河縣的覆轍。這一齣戲可就演成桃花菴了。兩人方在取笑。忽聽門外脚步聲音。也就不言語了。只見慧靜從門外走來。笑嬉嬉的說道。兩位檀越。想該餓了。齋飯即刻就好。這裡窄狹。且到後邊園裡去坐罷。兩人聞言立起身。

此鋪張極力  
之奢觀如  
遊大窺極  
莫不窮妙  
至多然其  
如兩情紅  
公雨怡解  
事何

雖不出外  
募化却只  
是在家貴  
是緣富貴  
夜緣多來  
人家家來  
此避暑當  
改爲浮浪  
子弟多來  
此火一  
笑

來。隨定慧靜。走出禪房。繞至屋後一個小小的角門進內一看。見係一所花園。就着山勢建築。俯視城池。仰觀盤道。頗極林泉之勝。薛荔牆外。綠柳舒金。亞字欄邊。碧桃破萼。石隙牆隅。遍栽蘭蕙。只覺着幽香沁骨。當逕立大石如屏。款款玲瓏。奇如雕琢。上鐫雲根二字。刀法古拙。蓋魏晉物也。石傍修竹數竿。青翠可愛。轉過石屏。始見高閣數椽。規模宏敞。綺窗繡幕。窮極奢華。閣前有海棠兩株。含苞欲綻。閣之兩傍。瓦房數十間。俱是粉牆朱戶。華麗非常。老殘故意問道。寶剎建造的工程浩大。這菴主必然是個富家大族。可是那裡人呢。慧靜道。小菴並無山主。是前輩老和尚募化而建。如今已傳及十餘世矣。這些房屋。是預備燒香的施主們住的。這座高閣。爲譙客遠眺之地。夏時城內及臨近縣分。富貴人家。多有來此處避暑的。小尼刻下也並不外募化。上上下下二十餘口。倒是全仗着這幾間屋子過活呢。兩人一面說着。一面緩緩的走至閣下。相隨一同登閣。二人留神一看。閣凡五楹。三明兩暗。正中懸一橫匾。大書眠雲閣三字。字徑二尺許。銀鈎鐵畫。筆勢縱橫。款書鐵保醉筆。屏風上有八大山人畫的天女散花圖。煙雲縹緲。狀貌如生。兩傍鑲着桂未谷的隸龍對聯一副。文曰。覺路達雲衢。心燈夜炳。菩提

樹。高樓聞梵唄。意蕊晨飛歡喜園。兩楹懸趙秋谷的草書長聯文。曰乘此四十撥纖絃。且放懷對月一彈。臨風三弄。考諸八百餘封石。誠不負齊煙九點海。日五更。閣門上額題着俯臨羣岳四字。楹聯是四圍黛色侵禪榻。萬頃松濤動畫檐。俱是南阜老人的左手書。正中間放着一張楠木榻。床上一張紅木坑桌。桌上供一盆草蘭花。香生四座。兩傍大墊靠枕。俱是緞底京繡。床前氈毼貼地。兩邊擺列着楠木椅子八張。茶几四個。左右牆下俱放幾方桌圈椅春檯之類。左邊几上擺一面古銅圓鏡。徑逾二尺。紅綠斑駁。光滑燦爛。上手一個膽瓶。插碧桃一枝。下手架着個白磁花盆。內栽曼陀羅一株。幹纔三尺。花大如盤。碧葉丹葩。洵稱絕豔。右邊几上供古鼎一座。內爇沈檀。透人鼻觀。傍列一架玉磬。長尺有咫。潔白無瑕。下手供綠石一塊。狀類雲頭。翠皴欲滴。高逾二尺。遍體玲瓏。真罕物也。窗下各有書案一張。一設文具。並泰山志一部。一邊放楸枰一具。棋子兩奩。擺設的極其風雅。老殘讚道。慧師可謂脫離塵垢。超出凡庸。相形之下。令人自慙穢濁。慧靜道。檀越謬獎。愧不敢當。且請座吃茶。遂手倒了兩盞香茗。送至坑桌之上。二人剛欲就座。早見一個道婆端着個金漆盤兒。內有四個菜碟。酒壺杯筷。並羹匙。

老殘問客還  
有別靜當  
否慧此處  
答道從來  
規矩不見  
客不與  
此段確與  
斗姆宮妖  
尼寫真形  
容逼肖並  
無一筆如  
是實錄被  
此名山人  
這班淫尼  
污穢殆盡  
有民責者  
推豎裝瞎  
何哉

醬油碟子等類。一直走來。慧靜幫他把桌椅調開。擺上酒餚。安放杯筷。遂與道婆耳語。移時。即令下梯而去。這纔走將過來。面帶笑容。叫一聲檀越。請吃一杯薄酒。那邊坐罷。二人立起。走至近前。見桌上擺着四碟冷葷。四分杯筷。老殘道。倉卒主客。便齋即已過望。何敢蒙此盛設。還有別客嗎。慧靜道。遠方名流。辱臨荒剎。愧無旨酒佳餚。以燕嘉賓。謹具薄酌。聊申敬意而已。惟小尼已受戒律。不便奉陪。殊覺不恭。幸有小徒二人。尚未摩頂。可茹葷酒。小尼已招之使來了。說話未已。聽得閣傍履聲細碎。走上了兩位少年。丰姿秀麗。舉止風流。年俱十六七歲。滿身絲綢。鑲鞋素襪。兩條髮辮。幾齊脚跟。走至兩人面前。深深一揖。笑吟吟的說道。不知二位文星光降。參謁來遲。請勿見怪。嬌嫩聲音。猶如新鶯百轉。清脆圓滑。聞之足能令人神蕩。兩人急急立起。各還一揖。口說不敢。尚未走謁。即荷先施。實覺短禮的很呢。說罷彼此讓坐。老殘又問二人的名號。慧靜代答道。這個高一點的法名叫了緣。他叫了凡。檀越不要客氣。這兩個小孩子。粗知文義。並解音律。吐屬亦頗不俗。小尼叫他們奉陪的意思。也是爲他們得親風雅。可以長長見識。結段文字因緣。只管叫他陪着吃兩杯敘談敘談。不妨事的。遂又囑咐兩個小尼好

可人見多矣  
以人漢俗  
高文士自  
人的托兩  
不奉承而  
奉承可謂  
善用人湯

好的陪侍檀越。我去前殿上香就來。便朝着兩人雙掌一合道。失陪了。老殘道。我們跟來的人還望賞他一餐。慧靜道。曉的說罷反身下閣而去。二尼這纔站起敬酒。問了兩人的籍貫名號。道婆送上熱菜。二尼陪着吃了幾樣。酒過三巡。齋登五味。了緣便使出拏人的手段。叫一聲師弟。我等跟隨師父十有餘年。所見往來的香客。真如恒河砂數。大抵不是鄉愚笨漢。就是市井富翁。俗氣侵人難耐。間有一二文人秀士。又高自位置。不屑平視。從沒見過如二位施主這樣風流蘊藉平易近人的。今既得親雅範。敢不竭誠奉勸嗎。我兩個更迭把盞。終嫌敬意不專。似乎不如各敬一位覺得親切一些。遂舒纖手斟滿了一杯道。我敬鐵施主。你就敬祝施主罷。說着話時。早已站起走至老殘身邊。一手搭着肩頭。一手擎杯。送至口邊說道。請施主乾這一杯。老殘一飲而盡。此時了凡也擎着一杯來勸清虛。清虛不飲。老殘連忙說道。小師傅你不必苦勸。祝先生秉性覷覷。酒量不佳。消受不了這個豔福。若論玩笑場中。在下雖不堪稱為健將。還可以敷衍應酬得過。此次雖為朝山。也是有心造訪。你這一杯。倒不如我一遭領了情罷。說着便伸過手去接將過來。一氣飲乾了。緣遂在他背上輕輕的拍了一掌。說道。你還想一

箭雙雕嗎。趁勢就往懷裡一坐。老殘用手推道。且慢。不知有何話講。且聽下回分解。

余曾訪五大夫松。僅餘一株。大可二人合抱。盤鬱屈曲。半就枯槁。偃蹇攫拏。形若臥龍。皴皮片片如鱗甲。洵數千年物也。今人以其較後石塢之秦松過小。目爲唐宋好事者所植。藉以點綴古蹟。乃妄言耳。殊不思後石塢山高土肥。得雲霧之滋榮。故其樹易長而極茂。此樹生於山麓斜坡石隙之間。土瘠水涸。故多枯枝而難長。若僅以其大小而辯之。未免失於格致之理。

王三阻二人進斗姆宮。不欲其近於狎邪。自是王三忠誠處。但演說王靈官顯應一層。未免令人捧腹。以致忠言難入。殊爲可惜。以是知古來良臣進諫。必以其道。諫失其道。又烏得而行焉。

不堪之至  
甚於娼寮

一言不合  
立時眼泡  
就紅楚楚  
的眞好工  
夫憐憫

## 第二十八章 探真相巧入眠雲閣

遊極巔借住碧霞宮

話說老殘見了緣要往他懷裡去坐。遂用手往外一推。說道且慢。我還有話說呢。了緣也就站住。一手扶着桌子。一手摩着胸膛。裝出那一般顰蹙的樣子。呻吟而言道。哎呀。你不喜歡人家罷了。就怎麼冷不防的推人一把。將人的氣都推汨了。老殘道。汨在那裡。搽摩搽摩也就好了。了緣越發的咬着牙齒。蹙着眉頭。用手拍着胸膛。說道就是汨在這裡。你來搽摩罷了。老殘笑道。論來我的不是。應該替你醫治好了纔是正理。在男女之間。體貼溫存。也當如是。但是還有一番下情。不得不當面說明。我也並非是不肯認錯。適纔我推你這一把。可也怨你太也毛失的緣故。了緣道。你把人家推汨了氣。倒反說人家的不是。未免太也的不近人情了。立時眼泡通紅。就像要哭的樣子。老殘帶笑說道。你不要着急。且聽我把這個道理說明白了。若是說的不對。情願認憑你或打或罰。儘法處置如何。了緣道。我也不敢打罰。只是要講個道理。該與不該。就讓你說明這個道理便了。老殘這纔說道。我與祝先生結伴到此朝山還願。一路櫛風沐雨。走了兩千餘里。在城內又住上十來天。齋戒沐浴。朝過岱廟。這纔登山朝頂。自然要虔誠潔



老殘的話極近  
緣被他瞞了  
過香回來到  
燒重感來  
你再重情多  
多的摩挲多  
幾把不甚覺  
不緣所答矣  
更了不堪矣

淨。因為聽說寶刹有幾位妙常師傅。故爾由此經過未能忘情。進來瞻仰瞻仰。本想立刻即行。燒完香下山的時節。在此盤桓幾日。慧靜說天色已晚。不得上山。如其在二虎廟住宿。不若在此方便。我兩人也就從實住下。你想我若是不爲看花。又何必天纔晌午。便在此投宿呢。但朝山要誠敬。不忌葷酒已經過分。豈有男女之間也不避諱的嗎。若待燒過香回來的時候。還怕這等戲謔。不足盡我的興呢。你汨了氣。原是我的不是。但是此刻我的手不便到你身上。對不住。請你替我揉摩揉摩罷。候我燒香回來。再重重感你的情。多多的摩挲幾把便了。一席話說的清虛了凡哄然大笑。了緣也就撲嗤的一聲。笑道油滑嘴。誰希罕你那賤手摩挲呢。於是各歸座位。又要叫道婆去燙酒。老殘道。酒也穀了。請拏飯來罷。明晨還要起早登山呢。兩尼見老殘說話在行。很像是鍾情的意思。也就不再攔擾。吩咐道婆端上飯來。大家用過。正在揩面。慧靜走上閣來。笑着說道。檀越吃了沒有幾杯。怎麼已經吃過飯呢。想是他們兩個小狐精伺候的不如意嗎。老殘說道。承他兩位的錯愛。無處不體貼盡善。但我兩個還未朝山。不便飲酒過量。有好酒暫爲收藏。候回時再領情罷。此時已近夕陽。慧靜道。天色也不早了。請下閣

管絃笑謔  
此何聲也  
粉何黛綠  
此何色也  
烟何酒氣  
此何臭也  
海錯珍也  
此何味也  
晨鐘暮鼓  
此何地也  
兩君謂選  
佛場尤甚

去。到他們兩個屋裡去坐坐。這裡清冷的很。就把檀越的行李拏到他那屋裡去歇罷。老殘道。這却不便。我兩個還要朝山。男女同室。怕要褻瀆神明。自干罪戾。我已與他們講過。回來還要多打攪幾天呢。慧靜見他說的有理。信以為真。遂把雙手一合。念一聲阿彌陀佛。檀越誠心朝頂。必然蒙娘娘保佑。小尼也不敢相強破戒了。遂吩咐道婆。去到前邊。叫菴主的跟人將行李挑到這裡罷。住不多時。王三將行李挑上閣來。就在左邊房內開鋪。安置妥當。王三下閣而去。慧靜師徒也就告辭說道。檀越還在齋期。不敢溷淆清神。暫且失陪了。老殘道。請便。請便。師徒去後。兩人又吃了回茶。起身走至晒台。凭欄晚眺。但見半規紅日。銜山欲墜。幾片飛霞。往來於翠屏丹嶂之間。絕壁斷崖。暮煙一抹。如觀郭熙春山落照圖。令人胸懷為之一爽。兩人正在指顧品評之際。忽聞閣下平屋之中。笙管競奏。歌聲婉轉。與喧笑謔浪之音。响成一片。兼之煙香酒味。臭氣薰人。兩人相視而笑道。素聞此地尼姑淫濫。猶如娼寮。每謂以告者過。自今看來。選佛之場。尤甚於北里多多矣。因而歎息了一回。又向城裡一望。但見晚炊凝煙。歸鴉滿樹。咩夫荷犁驅犢。牧童橫笛騎牛。俱由郭外而歸。霎時雲痕四合。煙樹暝蒙。時露雉堞樓閣於

於北里誠  
然誠然

道婆云如  
要用什麼  
第十門後  
就來一扭  
扭來一扭  
並囑莫錯  
兒生的鈴  
節可爲十  
二鈴爲十  
暗金銀之  
暗號也

此時兩位  
小師已  
入巫山

老殘遊記 下編 第二十八章

四

煙雲縹緲之中。隱約如畫。二人看了一回。天色也就漸漸的黑上來了。道婆上來點起燈燭。又沖了壺茶。遂說道。二位施主若要什麼。只用把後門傍邊的那第十三個鈴兒一扭。我就前來伺候。要緊記住。可別誤扭了傍的鈴兒。致生枝節。老殘道。我曉的了。你去罷。道婆遂下閣而去。二人吃了幾杯茶。商議明白。次早起行上山。也就睡了一夜無話。次早起來。梳洗已畢。吃過早點。叫道婆把慧靜請來。老殘取出四兩紋銀。放在桌上。說道。在寶刹打攪一切。心甚不安。聊奉些須香資。望祈笑納。慧靜笑道。一餐粗齋。自覺不恭。蒙檀越佈施如許之厚。小尼受之有愧。請暫收回。候下山時再開緣簿罷。老殘道。慧師如不肯收。想是嫌少。我就再加幾兩如何。這點區區之數。不過聊以見意。回來的時節。還想盤桓幾天。尙擬從豐補報呢。慧師過於客氣。我可就不好再來了。慧靜聽到這裡。不敢再推。說道。檀越光臨。小尼理當招待。並無邀賞的意思。既是這等說法。也只得從實謝謝了。遂合掌稱謝。念了聲阿彌陀佛。收銀包攏入袍袖之中。吩咐道婆把王三叫來。打起鋪蓋。挑了出去。二人把手一拱。道聲叨擾了。天時尙早。不便攪兩位小師傳的清夢。請爲代達。回時再見罷。遂一齊下閣。來至前殿。王三見了。挑起行李。頭前

二峯矣。雖  
欲攪其清  
夢不可得  
矣。一笑。

以上敘景  
亂一筆不

走。二人隨後。慧靜送出山門。珍重而別。且說老殘等出了斗姆宮。步步登高。不數里。即至二虎廟。此地距城二十里。爲登頂的半途。乃打尖之地。飯店甚多。三人遂覓了一個干淨飯店坐下。要了幾樣素菜。兩盤麪食。吃罷。會了飯賬。起身再登。進至朝陽洞。洞在道傍懸崖之下。有泰山娘娘的臥像。枕着一隻石虎。閉目酣眠。衣裳態度。詡詡欲活。據王三云。係當年娘娘下山。在此憩息。曲肱爲枕。突來一虎。伏於面前。因就而枕焉。由洞之東。有萬丈碑。高凌雲漢。字徑三尺許。惜剝蝕不可辨認。以字體揆之。似漢魏間物也。其上爲廻馬嶺。山腹脈絡盤紆。至此成一大折。當徑有石牌坊。題廻馬嶺三字。再上則馬不能行。故名廻馬嶺。左行里許。名御帳坪。相傳爲宋眞宗駐蹕處。石梁曲折。流泉環繞。境甚幽絕。坪前卽輦道。東有石坡廣畝許。刻八分書金剛經於其上。字大如斗。地名經名峪。其北曰水簾崖。崖旁有亭。題曰高山流水。其下有洞。由山坳出水如垂練。洞藏簾際。隱約可見。故以水簾名之。再上卽是盤路之始。有石坊跨道。行人出其下。坊額題曰一天門。門左右有屋數椽。爲遊人憩息之處。其下爲白鶴泉。泉水清冽。環以石欄。旁有石碑。題白鶴泉三字。字大徑尺。筆力古拙。洵爲魏晉人眞蹟。老殘清虛在此遊覽多。

時。纔欲坐在道傍平石之上。略爲休息。只見王三領着四個夫役。抬着兩乘小轎。來至面前說道。由此再上。就是漫十八盤了。不能步行。請上轎罷。兩人一看。見係一張柳圈椅子。下無椅腿。以細繩網兜住轎底。下有踏板乘足。用木杠二條。綁於椅圈兩旁。杠甚短。如肩挑之扁担彷彿。俗名扒山虎。老殘道。夫價若干。你可說明了沒有呢。王三道。此地轎夫原無定價。大概每乘一元二角至兩元不等。他們人尙壯健。業已講明。每乘一元五角。兩人遂上了小轎。轎夫抬起。王三挑了行李。順着盤路。一步一步的橫行而上。其始爲漫十八盤。尙不甚陡。繼而山勢益陡。名爲緊十八盤。直如壁立。險峻異常。前人之足。幾躡後人之頂。左右懸鐵練索牽引而行。兩人回頭略一俯視。見山下行人。長不容尺。立時覺着頭目眩暈。身搖搖如在雲霧之中。飄飄欲墜。遂急急凝神。仰面向上觀看。神雖略定。而終有戒心。戰戰兢兢。不敢傍視。行至盤路盡處。見一高閣。聳然矗立於烟雲之上。額題南天門三字。其大徑丈。下臨絕巘。怪石嶙峋。如人形。俱向天門作鞠躬之狀。名萬笏朝天。天門外有陡壁。曰捨身台。深數千仞。若人有善心。雖跳下能以不死。兩人至此下轎。開發了夫價。走過門外。見茶館飯店羅列如市。三人尋了一個茶館坐。

曲徑通幽  
處禪房花  
木深一聯  
又爲此處  
題詠

了歇息。茶博士泡上茶來。老殘問道。從此地登頂。還有多少路呢。博士答道。此處到玉皇頂還有五里之遙。老殘道。上去可有住的去處嗎。博士道。自此登頂。一路飯店不斷。俱住行旅。客人若嫌飯店狹隘。儘可到玉帝觀或碧霞宮。向住持借房居住。但是可得多給房金。他纔肯借呢。說罷。走開。到旁的座上照應去了。老殘等吃了回茶。惠了茶賬。王三挑起行李。直撲碧霞宮而去。此處石徑。較盤路頗平。易於行走。數里之遙。片時即到。一路香客絡繹不斷。紅男綠女。雜遝如雲。走至廟前一看。廟貌巍然。窮極壯麗。山門外東西列高閣三楹。碧瓦紅牆。規模宏敞。門前全是售賣香紙的攤子。男女香客。都在此地請香燭。購紙錠。擁擠不開。三人由人叢中緩緩挨進。見係五間正殿。殿前一座亭子。塑着王靈官的金像。戎服持鞭。形相威猛。正殿上雕梁畫棟。金碧光輝。當中神廚內供碧霞元君雕像。鳳冠霞帔。神彩如生。兩邊俱有神廚。畫幔半垂。銀鈎斜掛。一邊是娘娘的臥像。一邊是睡像。滿殿上香煙燭燄。障人眼目。進香的男女老幼。羅拜座前。幾無隙地。三人走出殿來。吩咐王三在左邊廊下等候。二人遂由殿角小門進去。尋訪禪堂。但見翠柏參天。白雲滿地。幽蘭芳草。香氣襲人。迎面一帶修篁。遮住去路。方擬迴步。忽

聞一聲清磬。透出林表。兩人遂由曲逕穿竹而過。始見檐宇連延。禪房幽寂。二人纔欲進前。突於藥欄邊躡出一隻小犬。狺狺狂吠。只見方丈內走出一個沙門。將犬叱退。各掌相迎。說道請檀越方丈待茶。兩人將手一拱。相隨來至經堂。見滿室光潔。中間供着一尊南海大士的小像。案上鑪內插着一炷信香。一個老和尚坐在案傍。敲着個小木魚兒。正在誦經。那和尚生的龍眉皓齒。碧眼方瞳。一望而知爲高僧。見二人走進。略一瞻顧。仍閉目朗誦不輟。老殘清虛不敢攪越。便輕輕的坐在門旁板櫈之上。相對默然。屏息以待。小沙門出去端了茶來。敬過二人。也不交言。便向內房而去。住不多時。老和尚經卷已完。立起身來。合掌道。勞檀越久候了。請到客堂吃茶。遂讓二人進內。到了客廳。見室內明窗淨几。書畫盆景。布置清雅。讓之上座。沙門獻茶。茶罷。老殘問道。不知大和尚法號。何處出家。今年高壽幾何。老和尚答道。貧僧法名普惠。乃直隸人氏。自幼在五臺出家。此處的方丈。原係先師兄主持。貧僧七十歲的時節。師兄圓寂。纔到這邊。屈指已三十餘年。如今一百零五歲了。請教二位檀越。仙鄉何處。尊姓台甫。老殘道不敢當。弟子姓鉄名英。號補殘。這位是祝清虛先生。同是隸籍蘇州。結伴來寶山進香。意欲



必先看人  
良否然後  
始允其寄  
廟與不姻  
宮大相

土三於香  
客擾攘之  
間歇下担  
子邊爾酣  
睡寫盡鄉  
態莽漢情

在此遊歷幾日。因嫌飯店不潔。妄冀下榻精舍。兼擾香積廚。別時從豐酬報。未識大和尚肯容納否。普惠將二人細細一看。但是滿面謙和。出言蘊藉。連忙答道。本寺屋宇頗廣。惟年來失於修理。漸就衰落。如不嫌荒涼。儘管屈駐文旌。不知可是願住前面廊廡。是願住此院閑房呢。老殘道。既蒙大和尚慨允。願近方丈。早晚得參禪理。庶可藉覺迷津。普惠見說。遂起身領着二人。出離方丈。由藥圃欄邊一條曲逕。繞出竹林之後。另有一個院落。內有一排瓦房。計十餘間。俱是一堂兩房。修整的極其清雅。桌椅床帳。一概俱全。其中已有人住。惟有廂房三間。尚無住客。老殘指道。弟子還有跟人一名。就住這三間罷。普惠隨身帶有鎖鑰。伸手從袋內取出。交給老殘。說道。檀越的行裝現放何處。老殘道。小价還在大殿廊下等候着呢。遂向清虛道。你且陪着大和尚敘談敘談。我到前邊叫王三去。說罷出門。走到大殿廊下。見王三正在倚裝假寐。遂走至近前。將他喚醒。說道。現已借好房屋。你快把行李挑到那裡去罷。王三聞言立起身來。揉了揉眼睛。打了兩個呵欠。伸了伸腰。自言自語的說道。好困好困。這纔挑起担來。跟着老殘來至內院。仍循竹林繞到原處。進了廂房。將行李卸下。搬放榻上。兩人同住一房。王三就在

對面房內打鋪。普惠見他們忙忙碌碌的安置鋪陳。遂站起說道。貧僧暫且失陪。檀越安置好了。請到貧僧那邊閒坐談談。老殘連忙答應道。請便請便。遂後就到方丈請教。普惠遂起身出門而去。老殘吩咐王三將行李打開。取出十兩銀子。說道我先去交他十兩的房飯錢。隨後再算。清虛道。他這裡雖無葷酒。要同他講明。茶水是要管的。老殘點了點頭。起身走至方丈。見了普惠。交過十兩紋銀。說道外邊賣的飯食。不甚潔淨。就請大和尚這邊代備三人的飯食。臨走的時節一齊扣算罷。普惠道。敝寺中僑寓的香客也還不少。大半俱是供給齋飯。但無葷酒。恐不適宜。老殘道。爲的是朝山進香。理應齋戒。素食甚是相宜。惟茶水一項。却要取擾廚下。普惠道。使的使的。彼此又談了些閒話。老殘告辭回房。晚間齋工點起燈來。送上飯菜。見是四盤兩碗。無非豆腐麪筋冬笋等類。外有兩盤蒸餅。潔白如脂。二人用過。王三遂撤至自己房內吃了。齋工打了面水。泡了壺茶。收拾傢伙而去。二人搭過了面。對坐吃茶。清虛道。聞說日觀峯乃泰山絕頂。夜半能見日出。可謂奇觀。明晨早些起來。先去看看如何。老殘道。我們纔到這裡。已覺身體困憊。且又路遠不熟。如何能以子夜出遊呢。明早起來用過早飯。先遊玉皇頂。將

日觀峯的路逕探明。然後夜遊就不難了。我看此處山景甲於羣岳。必有異人流覽。隨在留心物色。當必有遇。庶不負此一遊耳。兩人談了一回。老殘取出錶來一看。已是十點多鐘了。遂收拾安寢。未知天明如何遊覽。且聽下回分解。

了緣被老殘一推。便粧點出許多撒嬌的模樣。要想魔住老殘。其嬌憨情形。甚于娼寮。但不知此種工夫。從何處學來。以長齋繡佛之地。作行雲覓雨之鄉。直以神明爲狎邪護法。神而有知。必予創懲。神如無知。卽爲土偶傀儡。雖焚香拜祝。庸有益乎。好迷信者蓋鑒諸。

南天門爲泰山最險峻之處。在山顛兩峰之間。其下盤路屈曲陡絕。自山半仰視。狀若雄關。高插霄漢。上下行人如蟻沿壁。壁盡處卽至門下。如乘雲霧而凌碧霄。名曰天門。不亦宜乎。余嘗於四月八日登山。乘扒山虎至其地。始棄輿步行。廻顧山下。如臨萬仞深淵。遊人長不容指。若非見其蠕蠕而動。不能辨爲人矣。俯望群山。俱作朝拱羅拜之勢。杜工部會當凌絕頂。一覽衆山小之句。有以似之。時余已着衾衣。在此畧一眺望。頓覺冷風刺骨。粟起玉樓。猶如十冬月天氣。大有人間天

---

老殘遊記

下編

第二十八章

上之別。



## 第二十九回 登絕頂五更觀日出

會方丈三教縱談鋒

話說老殘等當晚安寢。次早起來。梳洗已畢。齋工將早飯送來。兩人用過。又叫王三吃了。齋工收去碗盞。遂吩咐王三道。我兩個要到玉皇頂遊歷遊歷。回來不定早晚。你要小心門戶。不可遠離。如要到前邊逛逛。務必想着鎖門。王三應道。曉得。先生放心去罷。我也不到前邊去的。兩人各帶上幾百銅錢。走出碧霞宮。轉了幾個山坡。見有登頂的一條小徑。石磴迂委。形若羊腸。循磴而上。遍山頂怪石竒立。參差錯落。形狀不一。或如龍盤。或如虎踞。或如夜叉之攫拏。或如人形之拱立。奇形異狀。擁護峯頂。若宿衛然。上了絕頂。有大廟一座。山門宏偉。題曰玉帝觀。到了門前。見傍邊牆上。以八分書題着天左一柱四個大字。院內有奇石十餘。嵯峨凸起。繞以朱欄。世稱為泰山絕頂。門外右邊有無字碑。高一丈五尺。相傳為秦始皇時物。兩人在門外遊覽了一回。這纔走進山門。到了玉皇殿。略瞻仰了瞻仰。忽見一個道人走進。單手當胸一擎。打個稽首說道。不知施主光臨。有失迎迓。且請至丹房獻茶。兩人連忙還禮道。初到仙觀。怎好打攪。道人笑說。德星下降。蕭寺生輝。貧道理應伺候一杯清茶。聊盡方外人一點敬心而已。二位施

主不要客氣。說罷讓着兩人出了大殿。從西邊月門進去。見滿庭花草。夾徑松篁。丹房門外有石屏一笏。高逾數丈。巖穴玲瓏。宛如雕琢。上題篆書靈巖字樣。筆力遒勁。刀工古拙。似是漢魏人手筆。石前時芍藥數十本。紅芽怒茁。色澤渾丹。外護以鹿眼短籬。籬下邊栽蘭蕙。香氣襲人。道者讓兩人進房。施禮就坐。即有個十四五齡的童子。過來送茶。茶罷。老殘說道。沒請教大煉師的法號。可是本處人嗎。道人說。且先請教。老殘通了姓名籍貫。道人聞言。帶笑言道。如此說是鄉親到了。貧道原是蘇州閭門人氏。在元妙觀出家。後以紅羊之劫。雲遊到此。已四十餘年矣。貧道俗家姓魏。法名雲岩。請問二位施主上山幾天了。僑寓何處。可曾遊覽了幾處名勝呢。老殘說。昨日纔到。住在碧霞禪林。今天特謁煉師。探明日觀峯的路徑。夜裡好上去觀日出的景象。雲岩說道。碧霞宮的住持方丈普惠。深通禪理。爲當代高僧。在彼處借寓甚佳。早晚可以聆其緒論。他與貧道教雖不同。却爲方外的益友。兩君想登日觀峯。倒也容易。就從大殿東面石逕上去。道傍石壁鑿有碑形。上鐫五嶽獨尊四個大字。由碑左拾級而上。即是本山的絕頂。上有平石。大可數畝。名望海石。夜半在此眺望。就可見東海浴日之象。也算得是大

此段乃非  
泛筆之專  
道人遊地  
示夜然路  
爲不游半  
步生滿路  
逕遊山必  
無是理

三月月初  
離天氣清  
朗却無月  
色若無前  
段伏筆此

觀呢。看過日出之後。曉色初晴。煙霏欲歛。四望如洪濤掀湧。萬峰僅露其尖。猶如海島孤立。更爲極宇之奇觀。凡遊山的。此處不可不到。來來來。貧道先把這裡的道路。指與施主看看。說罷。遂邀請二人走出廟來。向東南一個山頭指道。就從這條羊腸小道上。由那邊峭壁左側轉彎。循逕走去。可造絕頂。此時登頂却也無甚出奇。須待黎明方有奇觀。老殘道。多承大煉師指教。暫且告退。明早遊罷回來。還要到仙觀擾幾杯清茶呢。說罷將手一拱。循路而歸。其時日已過午。回寺用飯不便。二人就到飯店內。叫了幾樣葷菜。兩壺汾酒。飽餐了一頓。直遊玩到夕陽在山。方纔回寓。住不多時。齋工送過飯來。上下用罷。老殘清虛。議就夜裡去登日觀峯。看日出。觀雲濤。遂早早的安寢。睡至半夜起來。到廚房內打了一盆熱水。揩了搭臉。又把爐子通開。泡了壺茶。提到臥房。拏出幾色點心用過。叫起王三照應門戶。取出錢來一看。已是三點鐘了。老殘道。時候不早了。我們去罷。遂叫王三跟到前邊。把東角門敞開。放二人出去。王三復掩門歸寢。二人抬頭一望。見星光燦爛。銀漢橫斜。此時在三月初旬。並無月色。幸喜天氣清朗。山逕依稀可辨。因日間已留心看過。遂循石逕拾級而上。到了五嶽獨尊的碑傍。細辨方向。緩



處即無從  
右手矣一  
罅不滿足  
見文心之  
細

欲出雲鶴  
先以笛聲  
身之未出  
笛聲先出  
前聲先出  
後聲先出  
生勢曲折

鼓日井處  
不亂中云  
但見紅光  
閃爍不定  
不能遠升  
必待吞吞

緩而登。到了山頂。各處審察。見有一塊平台大石。高約丈餘。大徑數畝。四望夜色冥漠。明河皎潔。一陣陣寒風刺骨。繪繡無溫。東望並無光亮。老殘道。可見道聽途說。不足爲信。傳說半夜見滄海浴口。真不經之談。此時已四點餘鐘。還不見一綫微明呢。剛纔說罷。清虛向東一指。大聲說道。你且別忙。那不是看見東溟嗎。只這一句。說的聲音太高。將樹上的棲鳥驚起。滿山亂飛。格磔之聲。不絕於耳。移時方定。忽聽得數十步外。大樹下笛聲頓起。寥亮逸發。巖壑皆鳴。一弄未終。冷風颯然而至。及數奏。其音清壯。可裂山石。一聲變徵。令人悲從中來。滿山鳥獸。叫噪狂風驟起。天色陡然昏暗。笛聲亦止。老殘心中訝道。此黑龍潭所聞之音也。高人其在斯嗎。少時天漸清朗。東方亦漸漸的光明。一片白光蕩漾。漫無涯際。漸見於白光之中。現見黑雲一綫。過了些時。那黑雲漸漸的也就多了。一層一層的濃淡不一。此時滿山萬籟俱寂。老殘清虛。口不轉睛的觀望。黑雲漸高漸薄。變成一片紅色。半規紅日。大如山岳。從雲間吐出。纔一顯露。即復沈下。但見紅光閃爍不定。如吞吐戰搖似的。繼而星斗漸稀。東望平地天際已明。其下仍暗。久之。紅輪突然湧出。騰起數十丈高。大地山河。皎然分明了。清虛拍掌笑道。奇觀奇觀。真

老殘所論  
陰陽盛衰  
已覺十分  
透徹誰知  
二氣之說  
原是古人  
穿鑿不足  
爲據乎即  
此足徵之  
國文我

吐飛騰極  
力能分  
明皎然以  
爲奇觀我  
以書中用  
筆亦是不  
樣遠升必  
肯吞極吐  
待的極力  
吐吞極力  
飛騰極力  
皎然分能  
我亦呼之  
觀奇之奇

不辜負此行。不維日出竟如此費事。久已顯露。不能遽昇。必待吞吞吐吐的極力飛騰。纔能麗天。果真是羲和浴日於甘泉嗎。老殘道非也。山海經原不足據。郭璞又附會注之。故作欺人談耳。初見光亮。還在四點餘鐘。尙屬寅時。寅者姪也。陽氣始姪於此時也。陰盛。陽微。陽氣上升。陰氣下吸。一升一降。乃陰陽相戰耳。迨陽光漸盛。陰氣漸衰。故日輪也就漸漸的顯露了。此時已屆卯初。卯者茂也。謂陽氣生而孳茂也。陽旺陰微。故陰氣驟退。日光無所遮掩。若騰起的一般。其實陰翳驟去。纔顯出這般景象。又何嘗日能飛騰呢。剛說至此。忽聞有人在數武之外插言道。此說近是。然猶未盡其旨。起初之明。乃蒙氣傳光。非日景也。後來之吞吐戰搖。乃海氣掩映日光。迨至日光旭旭。海氛遽霽。始顯出日輪已昇數十餘丈。形若騰起。其實日輪本已昇至此數。因海氛開霽之速。纔有此象。這豈是陰陽相戰嗎。古人見聞未廣。只得由二氣解說。如今五洲通達。數理日精。識見愈廣。纔知古人立言多逞臆說。山海經全屬子虛。卽如先生這段陰陽盛衰的議論。似乎無懈可擊。殊不知我國日出。正是歐洲日落。豈陰陽東西不同嗎。一席話說的老殘無辭可措。仔細一看。數十步外松陰下。坐着一個道人。骨格清奇。目光如電。玉

進步其論  
先聞其人  
後見其龍  
此何龍潭  
正黑龍之  
開笛失之  
交臂之異  
人也發雲  
鶴之現  
處真有千  
鈞筆力

絃雲海洪  
濤變幻處  
勢亦變幻  
筆勢亦變  
幻不測

面長髯。飄飄然有淩雲之槩。正是在黑龍潭吹笛的那個羽流。邂逅相遭。喜出望外。急走幾步到了松下。掃地一躬說道。適聽大煉師妙論。理明辭達。俾弟子聞所未聞。頓開茅塞。敢請法號。在何處修真。道人見問。連忙站起。稽首說道。貧道祖籍江南。在茅山修養。道號雲鶴子。雲遊至此。借寓碧霞宮方丈之內。請問先生尊姓貴省。老殘通了姓名。祝清虛見兩人扳談。也就緩緩的走來與道人施禮。道人還一稽首。問了姓名。三人遂席地而坐。老殘說道。自黑龍潭一聆煉師的雅奏。至今猶念念不忘。今夜相遇。實愜素心。弟子等亦僑寓碧霞禪林。天假之緣。俾得朝夕就教。雲鶴子道。方外人無甚長處。不過會點子燒煉方術。並幾般樂器。蒙先生謬賞。豈不殊增愧怍嗎。老殘纔欲答言。雲鶴子指道。請快看雲海洪濤幻象。這也是日觀峯的奇景。比日出還要好看呢。老殘清虛抬頭四顧。只見煙波浩瀚。極目汪洋。峭壁奇峯。矗立於洪濤巨浪之中。無異海外島嶼。並聞濤聲澎湃。猶如萬馬奔騰。清虛詫異道。晨霏未斂。映着日光。其形似水。故曰雲海。但不知這個波濤之聲從何而來呢。此處真可謂奇景了。雲鶴子笑道。此景我們江南不多。所以先生以為出奇。其實北方山林。到處皆然。也算不了甚麼。這個濤聲理由。少

停自然領悟。住無多時。日光升高。煙雲漸斂。其始僅露峰頂者。已見山腰。漸而見及平巒低岫。無處不是翠柏青松。雲鶴子道。波濤之聲。先生悟否。清虛道。嘻。殆所謂松濤嗎。然而點綴雲海。非此不足以爲奇矣。兩人絮絮而談。老殘在傍邊說道。雲海已收。天時也不早了。我們回寓去罷。兩人四面一望。白氣全無。惟有青山萬疊。蒼翠插天而已。這纔聯袂下山。順便到玉帝觀吃了回茶。訪聞了後石塢的勝境。雲岩本與雲鶴子有舊。老殘等又是司鄉。遂留三人吃了中飯。大家談了回故鄉的风景。直至日色平西。方纔回寓。各自歸房。用罷晚飯。因夜間未眠。早早安寢。一夜無話。次早起來梳洗完備。用了早飯。老殘親到方丈。邀雲鶴子同遊北天門洗鶴灣。雲鶴子應允。遂同老殘到前院邀了清虛。一齊出廟。向後山行來。到了後頂北天門。仍是一座石坊。下臨絕巘。有古松一株。大可數十圍。垂蔭數畝。蒼翠蔥蘢。並無纖微枯枝。相傳爲漢帝手植。護守天門者。其樹雖大。然皮骨未甚蒼老。必非數千年故物。應是後世好事者。見其樹大。有逾秦松。故作此惑人之語。此地除大松之外。並無可觀。所謂北天門者。不過爲南天門之陪襯耳。三人也不留連。卽出天門。向左邊一轉。忽見兩崖陡立。險峻非常。老松一株。欹臥如梁。

以移情二  
字引出議  
篇修大道  
論藉大魄  
力一方丈  
惠一筆不  
苟自然脈  
絡貫串

由松上走過。有石潭廣畝許。潭水清澈。一望到底。雖鍼芥可見。潭邊護以石欄。欄邊一塊大石。上題洗鶴灣三字。據土人云。昔有仙人結茅於此。養兩鶴極馴。善解人意。能供驅使。每於此灣洗浴。故名。灣之上峰巒競秀。巖壑爭奇。野竹山花。燦爛如錦。頗極山林之趣。老殘道。此處雖無甚奇觀。然林壑之美。能移我情。對此清景。令人名利之心俱淡。雲鶴子道。人生勞逸。往往心隨境遷。求名者於朝。求利者於市。求長生者於巖壑。是謂境地適宜。故修養之人。必遁跡於窮山幽谷。與世俗不通者。正以其清幽之氣。能移性情。心定神怡。不爲外物所累。然後可以氣聚神凝。而達于至道。若夫有大魄力者。又不妨濶跡於塵俗擾攘之地。以其具有定力。外物不能移其心耳。如今先生情爲物移。尙嫌定力未足呢。老殘道。據煉師所說大魄力的。如今還有這等的人嗎。雲鶴子答道。方丈普惠。日處於冗雜塵濁之境。而靜默如無聞無見。非有定力能如此嗎。老殘聽罷。說道。小子前天乍到。只與他略談片時。就料他不同流俗。竟果然矣。說罷也就相隨回寺。天已過午。用了中飯。老殘對清虛說道。今早雲鶴子所說有大魄力的人。濶跡塵俗。外物不能移其心。是其自負之言。兼道及普惠和尚具有定力。諒其相知已深。所以他纔

以對奕無發  
端引起老  
益之辯謂  
殘可以喻  
奕政爲治  
王奕爲有  
國普惠先  
益但爭謂  
爲無益雲  
鶴又謂有  
廟堂爲在  
益然此辯  
駁到後纔  
上引去由  
天運

在方丈下榻。便於傾談。據我看來。這兩個僧道。俱非凡庸之輩。你我何不到方丈與他們談談。以廣見聞呢。清虛欣然應諾。遂相偕來至方丈。叫道雲鶴師用過中膳嗎。雲鶴子在內應道。剛纔偏過。請裡面坐罷。二人走進禪堂裏屋。見普惠雲鶴方在對奕。一齊站起。照應讓坐。沙門獻茶。老殘說道。我兩個今天不能出遊。進來敘談。敘談。倒阻撓了。二師的清興。莫要拘禮。照應。且請終局。普惠道。飯後無事。藉以消遣。聊驅睡魔。既承二位施主枉顧。座有佳客。正可淪茗暢談。飽聆雅教。又何必以無益之事。開爭勞神呢。老殘道。雖云開爭。聖人且云爲之猶賢。況方圓正直。動靜陰陽。法天則地。故可以譬王政。喻治國。一杯十訣。戒慎克當。眞能令貪廉懦立。何爲無益。普惠又道。此但爭先耳。又何足謂之益呢。雲鶴子接口道。如碁象之方圓動靜。方曰行義。圓曰用智。動曰騁材。靜曰得意。在我輩誠爲無益。然在廟堂之上。又何嘗無益呢。普惠道。就在廟堂之上。也不必定能有益。道友說的是盡人事。然而治亂興衰。究得講天運如何。不必遠考前代。且就近處取譬。如明朝思宗皇帝。非亡國之君。而社稷傾覆。本朝高宗皇帝。無雄才大略。而開闢邊疆。此何理呢。卽如臣下而論。後漢武鄉侯鞠躬盡瘁。六出祈山。不能得魏尺土。

運而轉至  
人歷舉  
古事興廢  
以證之始  
收束一二  
教歸一上  
去文法何  
等曲折筆  
力何等跌  
宕

雲鶴舉梁  
武帝奉佛  
困死臺城  
而難普惡  
普惠崇宋  
徽宗被擄  
教而擄道  
宋襄公喪  
仁義而行

鄧艾行險倣倖。一戰綿竹而屋蜀社。此又何理呢。豈智力所不逮。人事有未盡嗎。可是天運有定。人力不能勝天呢。一席話說的雲鶴無從駁詰。老殘從傍說道。孔聖言理不言數。老子道法自然。釋氏專講循環。大禪師自然以天運立論。在雲鶴法師。又必以無爲致一爲辭。儒者總不外乎盡人事之說。若人人不盡人事。一一委諸天運。勢必百廢不舉。四民失業。那還成個甚麼世界呢。普惠笑道。先生是個明白人。是怎麼越說越迂了。貧僧所說天運。仍不離乎人事。亦不外乎無爲致一。如無人事。勢將不成世界。若非無爲致一。則自生紛擾。然無天運以限之。卽無以窒人欲。彰勸懲矣。這就是三教歸一的原理。所以伊家講出爾反爾。釋家謂因果循環。道家則說動作觀復。這不是殊途一致嗎。雲鶴子道。如師兄所云。釋教專尙因果以昭勸懲。貧道有一事未明。倒要在師兄跟前請教。梁武帝信心奉佛。何困死於臺城呢。普惠笑道。雲鶴。你也故意來同我舌戰爭立門戶嗎。我且問你。王弼好談黃老。而亂天下。宋徽宗崇信道教。自稱道君。而城破被擄。這也是道教能害人嗎。卽如宋襄公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而喪師辱國。這也是仁義的錯處呢。總之不論何教。不可泥於偏見。一成不變。纔能致用呢。孔子問禮於



師難之反  
是相稽然  
是好看

老聃不失爲大聖。韓愈畫佛而友和尚。亦不失爲大什。此無他。破除意見。不分畛域。舍其短而取其長。合三教而一之。足見聖賢大公之心。若論因果循環之理。有最彰明昭著載在典冊者。莫如魏晉遞禪。依樣葫蘆。宋取天下於孤兒寡婦。亦失於孤兒寡婦。本朝以武力弱明。歲取金帛無算。明以是亡。如今外洋亦以武力弱我中華。歲取賠款數百萬。這又是變本加厲了。老殘纔待插言。視清虛坐在傍邊。揆不住了。說道且住。但不知他突於其來的要說甚麼。且聽下回分解。

余昔與趙君夢鶴偕遊秦俗。曾於三月中旬夜半。登日觀峯觀日出。其時月明如晝。銀漢橫斜。星辰可摘。顧而樂之。夢鶴素善音律。因出所携鳳尾笛。奏余所製寄衣曲。纔一發聲。則山谷皆响。曲中有可憐深閨縫衣人。金鍼一度一滴淚之句。其音哀怨悲切。如出金石。令人悽然欲泣。不忍卒聽。三弄未終。忽然冷風驟至。萬松謾謾聲如狂濤怒浪。棲鳥驚啼。山獸哀嚎。余肅然恐懼。急止其奏。萬籟亦寂。然而目眩肌粟。真不可須臾留。勉強候至四鼓。東方漸白。約五鼓時候。日輪已現。其升沈吞吐之象。與篇中所載無異。洵奇觀也。按讀此篇。覺當年之景物猶在目前。令

人不勝今昔之感。

敘雲海一段。如觀米南宮潑墨山水。極盡煙雲變幻之態。

普惠三教歸一之論。警醒透澈。如不可泥於一偏。要必破除意見。不分畛域。舍其短而取其長。纔是聖賢公心。洵爲見道名言。至彼因果一役。尤爲明析不爽。

## 第三十章 黃華洞內快覩仙踪

碧霞宮前暢談大道

話說老殘纔待講話。祝清虛在傍插嘴說道。且慢。修行的人。最忌勞神。大禪師粲花之舌。已經焦敝了。補殘兄你沒看看此時有幾點鐘呢。老殘向窗外一看。天色將晚。惟東廂房頂尚有些須日光。又從懷內取出錶來一看。已是五點半鐘的時候。遂立起說道。貪聆兩師的妙論。不覺夕陽欲下。大禪師高談雄辯。議論宏深。真令人五體投地。但已過于勞神。也該歇息歇息了。明日晚間再領教罷。又向雲鶴子道。明朝大煉師去遊後石塢嗎。雲鶴道。先生們若是往遊。貧道自當奉陪。老殘道。既是如此。明晨我再來敦請便了。說罷邀同清虛告辭回房。用罷晚飯。各自歸寢。次早起來。梳洗用飯一畢。纔想到方丈。忽聽雲鶴子在門外說道。兩位先生吃過早飯沒有呢。一邊說着也就走將進來。二人急忙站起。照應讓座。老殘道。剛纔放下飯碗。想去恭請。不料大煉師竟已光降。遂吩咐王三泡了一壺松蘿茶來。老殘親手斟上一杯。送至雲鶴面前。說道。先請吃兩杯茶再去。免得合昨日似的渴的要死呢。雲鶴道。今日却與昨天不同。後石塢距此不遠。且有寺觀。其地爲本山形勝之冠。遊賞的人極多。各寺觀中。必有預備的茶點。不過

後石塢外  
面景致直  
入畫境實  
地絕頂勝

漸入佳境  
漸盡塵凡

破幾文鈔。那裡還怕甚麼飢渴嗎。我們就早些去罷。各人吃了兩盞清茶。一同出廟。循着左邊圍牆。上了後山。向下一望。見對面一座奇峯。松石綺麗。岩谷清幽。于萬木陰森之上。露出嶙峋峭壁。瘦削孤拔。形如浮圖。遠望之極饒勝致。雲鶴指道。此即後石塢外面之景。已覺豁人心目。塢裡景致尤勝此數倍呢。三人一面閒談。一面遊賞。轉了兩個山窪。雲鶴道。前邊重巒疊嶂。于林木蓊鬱中微露殿角之處。就是黃華觀了。觀傍有黃華洞。極其深邃。幽險奇絕。饒有仙意。老殘等仔細一看。只見靈巖聳翠。老樹牽雲。及至近前。蒼松夾道。綠柳垂絲。一路柳浪松濤。時聞春禽對語。若以遊客路迷而爲之先導者。三人隨着鳥聲循逕走來。出了松林。豁然開朗。抬頭一看。見斷崖之下。一帶平岡。岡上有一寺院。殿宇雖不宏麗。却製造的參差有致。雲鶴指道。那邊樹木叢雜之處。就是黃華洞。爲後石塢的名勝之區。三人談談講講。來至觀前。見山門上題着黃花觀三字。對門巉巖陡立。儼若翠屏。雲鶴首先進了山門。二人隨後。來至殿前一看。原來只有五間正殿。兩廡內一邊作花廳。一邊就是丹房。住持道人見了。連忙走出。同三人稽首問訊。相隨進殿。見正中供的是孚佑帝君的出山相。雲鶴跪拜。兩人以相形見曲。也只得

寫仙境處  
如讀桃花  
源記令人  
塵念都消

陪着他拜過聖像。立將起來。住持道士邀請三人到丹房吃茶。三人坐了一會。雲鶴說道。我們先去看看黃華洞。回來再吃茶罷。道人遂陪着出廟。向右邊轉過一片松林。在半山中懸崖之下。露出一座洞門。門外山花爛熳如錦。洞傍怪石嶙峋。密排若筭。道人引路。由一條石磴扳援而上。陡峻異常。到了上頭。一片平陽。像是人工鑿成的。沿邊繞以鐵欄。凭欄下視。深逾百丈。但聞謦謦松聲。如江河鼓浪。不禁悚然。覺着身體搖搖欲墜。遂反身進洞。見有兩扇石門。分列洞口。門額篆書黃華洞三個金字。字大徑丈。上有懸崖罩下。勢若長檐。進洞路逕狹隘。兩邊怪石排列。奇形異狀。或如鳥獸飛走。或如夜叉作攫拏勢。無不詡詡欲活。令人畏怖。循逕行約里許。豁然開朗。仰見天光。乃巖穴透露之故。內有石室一間。大逾數丈。中有石榻石几。並碗盞之類。但在石几之上。如連几石琢就者。只可賞玩。不得取起。道士說道。當年祖師曾在此洞修過。所以去後留這些古跡。室內壁上刻着呂祖的聖蹟。傍邊另有一間石室。戶牖俱全。門上邊大書丹房二字。筆力縱橫。不類凡書。室內有石鼎一座。相傳祖師煉九轉丹於此室。洞內外奇麗幽邃的是仙境。況洞在半山陡絕之處。陟降俱不能達。其鐵欄石磴。均係後世人力爲之。

雲鶴極盛  
難繼一語  
實爲至理  
名爲不假  
自古賢士  
大勝於然  
即勝於人  
然可見否  
物有之傳  
亦有之幸  
不亦幸也  
寫秦松之  
奇特處筆  
勢亦勁至  
秀潤之至

非仙境何能如是。衆人遊覽了一回。相隨出洞。由原路下山。回至觀內。道童獻上茶來。三人吃了一回。向住持問明了秦松的所在。並去的道路。老殘送了一兩銀的香資。遂一齊出廟。道士親送至山腰。指明了道路。彼此作別。三人循着道士所指的路。逕向東山走去。剛剛走至兩峰對峙之地。向東一看。見重巒疊嶂。參差隱現於煙雲變幻之中。一望無際。大有方壺圓嶠可望不可即之勢。清虛說道。此處景致不亞雲海。何遊山者多不留意此景呢。雲鶴答道。凡類總以矯矯不群。纔能得名。如禽中之鵬雕。獸中之虎豹。非不碩大猛鷲。若遇鸞鳳狻猊。則又無足稱了。日觀峰之勝。是在夜觀日出。曙見晨氣。聯絡一氣。故得勝名。若在後右塢佳景最多處。又不足爲奇了。如黃華洞之幽險。洗鶴灣之奇麗。與夫秦松之盤鬱。無一不豁人胸臆。所謂極盛難繼。就是這個道理。清虛聽了。點頭佩服者再。三人迤邐前進。纔轉過兩個山頭。早望見東山之麓。一帶平岡。岡半有一株大松。虬枝鉄幹。勢欲凌雲。尋路下山。走至跟前一看。見此樹粗數十圍。高逾十丈。皮皴破裂如掌。片片若鱗甲。孤幹聳拔。枝柯盤屈。作老龍攫拏之勢。葉色蒼翠。黝糾秀潤。松玲子長大如瓜。仙品也。勿怪兩千餘年之植物。蔥蘢暢茂。並無半點枯槁。其

雲鶴酒後  
揮塵談  
天人理  
痛快無  
傍若無  
談者愈  
聽者多  
何物愈  
竟敢敗  
清興人

不爲凡種可知。相傳爲秦代遺物。可以無疑。三人在樹下盤桓了一回。各人由地上檢了幾顆松子。大如指頂。色深紫有光。嗅之香氣撲鼻。老殘道。這般大的松子。世所罕見。可以留着回南示於鄉里。俾廣見聞。說罷復回原路歸寺。一路上遇着好些遊後石塢的絡繹不斷。老殘見天色尚早。遂邀請雲鶴子到碧霞宮前酒店內。叫了四樣葷菜。一壺南酒。三人對飲談暢。漸漸的談至天人要道。世故變遷之理。雲鶴子微有酒意。議論風生。詞如倒瀉三峽。滔滔不絕。其於歷代興亡利弊。無不切中肯綮。講到痛快之處。猶如京都名角粉墨登場。口指手畫。維妙維肖。嬉笑怒罵。一時百態備具。傍邊桌上的酒客。此時俱已停杯側耳。漸漸的聽者愈多。圍繞的合汨突泉上白妞的書場子一般。連店裡的酒飯也不能賣了。酒保沒好氣的將衆人分開。走至近前。唱個大諾。說道請師父慈悲慈悲。少講幾句。讓小店好做點生意。老殘怕雲鶴面上不好看。故意的發怒罵道。放肆。你既開店賣酒。客人進門。就是你的衣食父母。理當由人自便。客人談心。你如何敢來干預。難道說你這裡是賣啞酒嗎。不叫我們說話。你好做生意。難道我們不是生意。可是吃喝了不要錢呢。酒保聽了。心裡雖然不悅。只是不敢連客。便強作笑容陪。



罪道。先生不要動氣。小人見聽講的太多。有碍生意。請這位師父暫歇一歇。候聽的人散散再講。那裡敢不容客人講話呢。老殘還要發話。清虛在旁早已會意。連忙攔住道。他既認錯。你也不必合他計較。我們的酒也穀了。叫他拏飯來吃了。我們晚上再談罷。遂吩咐酒保去速備四個中碗。兩盤饅饅前來。我們急等要回寓呢。酒保答應一聲。是。便走到廚上去了。三人又吃了兩杯飯菜已到。遂一齊用罷。老殘到櫃上把賬開過。這纔出了酒店回至寓所。已是黃昏時候。兩人也不回房。相陪雲鶴一直來至方丈。正值普惠在那裡吃飯。見了三人。連忙站起說道。今日出遊。爲何這早晚纔回來呢。可見什麼賞心的名勝嗎。便叫沙門速到廚下催飯。雲鶴說道。不須催飯。已經偏過了。却是叨飫了兩位先生呢。普惠道。和尚家的清苦。諸位一定是受不來的。烏得不在外面開齋。但是叫施主格外破鈔。貧僧倒覺心中抱歉了。老殘道。今日往遊後石塢。觀一切的古跡。直令人心曠神怡。因爲天時尚早。同雲師到廟前店內小酌。叫了幾樣粗菜。聽雲師縱談。頗極遊賞之樂。不料爲僧父敗興。倒是對不起雲師了。普惠急問何事。清虛代答一切。普惠笑道。這也難怪酒保。你想滿店裡是人。如書場一般。人家的生意還能做嗎。

借老殘口說興亡及歷代當時的弊政。論文勢曲。折之甚。普惠道。以劫數發端。以人事起。以會之變。易三才之盈虛消長。劫運隨形。劫可以末。猶回天。化一而成。聖賢無能。

但是能令多人環聽。必有出奇的高論。既被俗人唐突中輟。何不再請揮塵以畢其詞呢。此時普惠飯已用完。命沙門撤去碗盞。烹了一壺新茶。催着雲鶴重伸前論。雲鶴說。貧道不過信口侈談。並無可採。如今有大法家在座。必欲令班門弄斧。這不是糟蹋人嗎。叫我怎麼說呢。普惠道。你我出家人。不要沿習俗派。一味的作謙。令人難耐。縱有議論未盡之處。大家辯駁辯駁。也是好的。雲鶴終不肯承。普惠遂問老殘道。倒底他是講的什麼。老殘遂道起初說的歷代興亡。以後說到如今朝廷失政。用人過濫。無論走卒販夫。可以捐納前程。濫膺民社。將來天下怕不能保。普惠笑道。豈只天下難保。怕的是中原自此多故。但這個事理。也不能盡怨朝廷用人不當。也是劫數使然。老殘回道。自古興衰之理。固是然。天心有在。可也未嘗非人事不臧。普惠道。施主所論是事理之常。貧僧所云劫數。乃運會之變。天地變易之道。如影隨形。故天有寒暑晝夜。地有滄海桑田。人生于天地之間。而有禍福死生。是三才之盈虛消長。同歸一致。而國家治亂興亡。亦不外乎這個道理。天地之陰陽。即人生之禍福。亦即國家之盛衰。盈虛之理。無往不復。如日月之出沒。不易晨昏。譬海潮之漲落。又何嘗爽豪釐呢。如今清朝的國運。如日

爲力矣此  
理即死生  
不滅亦長  
不生亦長  
春秋生夏  
秋收冬藏  
之義也

老殘遊記 下編 第三十章

八

月之已西。海潮之將落。雖有拔山扛鼎之力。不能挽西者復東。使落者再漲矣。老殘問道。盛衰之理。固然如是。然而天眷有德。若當軸者能以勤政修德。獨不可以上回天心。奠定國基嗎。普惠道。天眷有德的話。也未必盡然。如漢末獻帝。並無失德。明季思宗。確是賢君。是怎麼俱致滅亡呢。人君敬慎修德。在中葉誠可以培植國本。化災爲祥。在末季無益也。譬如已枯的樹木。雖灌溉不得萌芽。垂死之人。服參苓又焉能續命呢。這個道理。就所謂急來抱佛脚。不中用的。此時的天下大勢。好比如九十月的氣候。天地的肅殺之令已嚴。非燭火所能禦。施主蓋觀夫冬之氣嗎。木歸其根。蟄壤其封。凝然寂然。不見兆朕。而造化發育之機。實已胚胎於其中。這就是闔者開之基。殺者生之漸也。歲無四時。不成天道。世無興廢。便不成人道了。老殘纔欲再問。忽聞祝清虛從旁插嘴道。禪師所論。即剝復之理。難道說致亂之道。就不能救嗎。俗語說的好。文官不愛錢。武將不惜死。無不可以立致太平的。看起來雖說是天道。也不離乎人事。若當今天子。誠能進賢退不肖。懲治貪官驕將。嚴仕官濫進之路。除蠹國病民之法。勵精圖治。與民相更始。如此則上下相安。君民一體。那裡還有致亂之人呢。普惠道。不然。夫聖人之治天下。

良醫治病。必知其原。又如良御之馭馬。必識其性。不然則病必弗瘳。駕必僨輾。施主只知朝政之失。尙未察及人心之壞呢。如今人心之壞。首在不相愛。墨子有言曰。人不相愛則亂。君臣不相愛。則國必危。父子兄弟不相愛。則家必敗。是何故呢。蓋不相愛。則各利其利。而忘其齷倫。互相戕害。不但不知愛羣。且不知愛家愛國。現在列強環伺。日思吞噬我土地人民。我國人人存自利之心。不知愛羣固本。無禦外侮之志。喪心之輩。且甘爲外人鷹犬。殘戕同類。而不知惜。此一亂也。民受外人抑制太過。反動之力興。不逞之徒。又從而煽惑之。以排外爲名。藉遂其自利之私。于是無知愚民。受其鼓動。咸欲排外以洩忿。又有不肖官吏主持其間。橫挑釁端。揭竿而起。此又一亂也。兩端全是中外媾釁。已足以亡國。然終能苟延殘喘。而不至瓜分者。徒以四五千年文化之邦。地大人多。民心詭詐。得易而治難。不若仍令自主。各攬權利之爲愈耳。迨經此挫折之後。人思自奮。革故鼎新。競尙新學。力圖自強。如是漸進文明而起種族之感。此又一大亂也。這些致亂之由。均非朝廷權力所能及。雖有先知亦莫如之何。而況不能先知呢。這豈非運會之變。劫數使然嗎。清虛聽罷。又問道。據禪師所論治亂之道。全由運會。不

人愛心。親不爲我。國不振義。大不義。貪利忘義。愛徒固本。專依外人。之勢殘戕。同類此戕。謂漢奸爲。我國一致。根之第一壞。

不肖官吏民  
無知外費  
橫挑國  
幾至亡  
乃庚子之  
亂也。不  
普惠早  
見。到彼  
未。推。瓜  
之。慘。者  
是。天。運  
關。故。鼎  
革。尚。新  
競。明。漸  
文。起。種  
而。感。此  
之。亂。乃  
大。之。役  
亥。以。緊  
所。上。致  
以。由。均  
之。廷。力  
朝。能。再  
往。下。必  
更。有。立  
如。推。背  
燒。餅。歌  
各。等。推  
解。之。圖

關人事。何上古朝代。若商若周。賢聖之君繼起。而國祚綿長。迨秦皇以橫暴混一天下。不二世而亡。漢高祖以仁伐暴。除秦苛政。與民約法三章。天下歸心。建四百年之基業。及魏武篡漢。晉亦因之。從此六朝隋唐五代以及炎宋。俱以權力篡取天下。而其間國祚之長短不一。其享國之久者惟唐與宋。然唐舉義旗。誅煬帝以拯天下。其心則公。宋取天下。雖不及唐之光明。而德實過之。這豈不是人事所關的道理嗎。一席話問的普惠半晌回答不出。遂徐徐而言道。這個理由。大抵不離我佛如來因果之說。國祚修短。也是天道福善禍淫的分別。雲鶴在傍說道。師兄錯了。普惠說何以見得。難道說我推演的不對嗎。雲鶴笑道。倒不是推演的不對。却是詳解的未曾透徹呢。天人之道。本不易解。數理二字。總不能離。推算則論數。解說却還得據理。成湯伐夏。實因夏桀無道。不得已而用兵。救民於水火。故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徯我後。後來其蘇。即此可見當時民不聊生之狀況。天下歸仁之真情。至於文王累世積德。殷紂心歸周。三分天下有其二。猶一服事殷。太公夷齊。聞西伯善養老而歸之。其仁德之博及可想。武王克承先志。興戎伐紂。孟津之役。不期而會者八百國。白魚躍舟。這不是天

惜被清虛  
一問空開  
未能即竟  
其說代國  
講歷短處  
祚長理明  
更覺達

與人歸的明証嗎。然而夷齊聖人。猶以爲非。不食周粟。餓死於首陽山。孔子謂韶爲盡美盡善。謂武盡美未盡善。此何故呢。這不是道祖所云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的意見嗎。當武王克商之時。微子雖去。而箕子猶在。誠能不取以自代。立二子以輔相之。其功業當不在唐虞以下。然周公準人情以作禮樂。成王紹祖德以撫兆民。治化隆如三代。功德垂於後世。實爲我國文化之祖。所以周朝享國最永。若湯武之革命以取天下。均有萬不得已的苦衷。並無自利的私心。故以臣伐君而不失爲聖人。其國運之長。正是天地惟德是親的道理。後世之學湯武的。不是竊取。就是力奪。甚有篡弑其君而滅其嗣的。純爲私利。毫無公心。其國又如何不促呢。其間惟漢高起於布衣。誅暴秦。滅強項。弔民伐罪。大度寬仁。所以能承厥天庥。至唐宋之永享。誠如祝先生之說。如秦亡之速。乃是代運。蜀漢不永。乃是餘運。總之運會也是天理。民心卽是天心。這纔算的天人要道呢。剛說至此。老殘在旁叫了一聲雲師。不知他要講什麼。且聽下回分解。

寫黃華洞景物之處。筆法清逸。如遊玉虛洞。得萬象羅列幽險深邃之態。直欲令人神往。其煙雲變幻松石離奇。又似讀李營邱之畫。莫不遂意寫出。曲盡其妙。是

老殘遊記 下編 第三十章

胸有邱壑之作。

新學  
好學  
新學





自戊戌變法以來，人心思治，政見紛紜，廷臣策士，各抒其說，以爲君立憲，出洋調查，漢人融和，意德心不，信爲太后，中把持，如冠人，示立憲，陰施壓，民此革，卒致清，改易書，化難司，信然家，然索晨。

老殘遊記 下編 第三十一章

二

愛戴其君。翦除羣小。這就是君子得與。但此番舉動。却不得成功。因本朝國祚已衰。不能再興之故。剛說至此。老殘忽然問道。這個志士。既要做這般驚天動地的事業。豈不要動兵嗎。若同漢末大將軍何進。想除十常侍故事。這不要天下大亂嗎。此事當在何時發現呢。普惠道。此事發現。却也不遠。不過三數年的工夫而已。然尙無大亂。只是不能成事。殺戮幾名志士罷了。老殘又道。不能成事。就算是君子未曾得與。小人也就不至剝廬了。普惠道。還早還早。這小人剝廬的應驗。並不在此事。將來朝政一變。小人日多。紀綱紊亂。民不料生。盜賊蠭起。國勢不振。歐洲列強。各欲收拾民心。無知愚民。奉其教者。彼即保護。可以不受朝廷壓制。抗違苛捐。於是縉紳士商。爭奉西教。依之爲護符。日久民教不能相安。輒生齟齬。凡有爭端。總是平民吃苦。積忿已深。即思報復。於是就有一般奸民。糾結八卦教遺孽。到處煽惑。辦團練。教神拳。用符法能擋槍刀砲子。北省子民。信從者十之六七。禍機已伏。五六年後。必然爆發。始而仇教。繼則揭竿而起。託保清滅洋爲主義。到處殺戮擄掠。且有一班無知將相主持其間。以國家爲孤注。利用這般亂民與列強開衅。不久即亦失敗。殺人如麻。幾至釀成瓜分之禍。這是北方的浩劫。

南方的一般志士英雄。有鑒於此。傷種族之淪亡。歸罪朝廷。發起一種湯武革命的義憤。專以排滿保種族爲宗旨。一唱百和。舉國騷然。將相士庶。無不嚮應。其發也漸。其成也速。而清社亡矣。老殘問道。但不知革命成功。當在何年呢。普惠道。以九宮轉運。三元會辰推之。時在午末。適在中中元甲子。紫道用事之會。當咸豐末年。刀兵四起。殺人如麻者。爲中中元甲子第二十劫數之收束。乃五百年三元正會之定數。故有紫微臨凡。二十八宿九曜星官隨降。掃蕩羣魔。所以同治三年甲子之後。海內太平。又見中興氣象。但這一興。係本朝的餘運。夕陽返照之象。自此又開三元變運。應該羣煞兆亂。歷第二十一劫。爲人事變遷國運改易之世矣。推其時。當應在甲辰旬內。一遇歲星冲激。則禍變勃然而至。然本朝非以戰爭而得天下。亦不以戰爭而失。社稷雖亡。却還有數年的餘氣未盡。猶如黃昏之時。尚有日光之餘亮。而不遽黑暗也。老殘道。那個時候。清社既移。則國家不可以一日無主。數年之間。又是甚麼人爲天子呢。普惠道。此劫爲三元變運。世事皆當去舊更新。從此國家大權歸之兆民。天子百官之名號。全行改易了。清代之數年未盡餘運。就是尙存這空頭帝號耳。待至金蛇當道。怕連這個虛名也要泯

講革卦一  
切中生其  
弊乎神

滅了呢。老殘說道。據禪師這等講法。想必是革命成功。實行革故鼎新之政。學那法美諸國。舉總統的制度。一變而成民主國了。若能如此。倒是革去數千年專制的積習。民氣爲之一伸。却勝於君民隔閡。君無惠政及民。民亦不知維國。將來人自爲計。不相親愛。必致滅亡。爲外人奴隸牛馬。既有這班英雄志士造成民主新國。人人得平權自由。即人人知愛羣維國。衆志成城。庶幾乎可以日見太平。而免瓜分之禍。我黃種人民。得於二十一世紀樹一幟矣。普惠道。這却未必。你想歷代易姓。尙不免遍地烽烟。天下流血。何況是天地大局一變。而革故鼎新呢。夫革卦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是謂變革之初。人心豈能便信。必俟終日而後信。信而後革。大亨又必得正而後悔亡也。蓋革命之義。因國家之變勢而爲之。以法久則弛。俗久則偷。因循積日。上下離叛。將釀成極弊而莫救。不得已因其變而用其權。與天下相更始。但變革之事極重。進取急則先後易舛。權獨任則謗讟易興。且有慮不周到。計不便民。豈有一革即定之理嗎。即如拿破崙革命成功。又思大權獨攬。民心不服。這就是革卦象辭。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之義。所以致成一革再革。直至十革而始定。況我國以四千餘年專制之政。更不以民主爲是。

混世魔王。乘總任性。所自而王。然以壓兆力。爲於億士。施志而起。勢必始而。反對政治。專則分黨。繼則同室。操戈不置。家於其願。私心快其。目達爲其。亡國之奴。亦所不之。若輩之居。哉。尚問。

初次當軸的人。又是混世魔王轉劫。尤難免那獨斷獨行的故習。因此又惹起幾次革命。結黨起兵。以討其專橫之罪。這當軸的人。大權在握。自然用武力制伏這一般人。革黨勢力不敵。遂迫出暗殺破壞主意。日尋仇隙。置國家於不顧。甚至藉外人勢力以侵漁祖國。當軸者見騎虎難下。便生自維之策。將新法一變而仍舊觀。規復君主。以思傳之子孫。而息若輩覬覦之心。這番舉動。又要刀兵四起。雖然是人的私心所致。可也是天數使然。全不想受命易世之初。皆由於上應天命。下順人心。故能一舉而移清鼎。他既以天下爲私利。誰肯甘心服從呢。豈知帝位未漸。邊徼風雲遽變。海內英雄羣起。響應人民。又歷一番浩劫。迨至魔王殄滅。世界重新。然當破壞之餘。百事凋弊。積弱益深。不免要遭外人凌虐。在爲政者雖竭力維持。已有才輕任重之虞。而散在朝野之羣魔。且百計滋擾。以致再起爭端。干戈擾攘。流血數千里。民不聊生。其間復有一般舊人。託復清名義起兵爲亂。於是攙槍西指。人民離散。刀兵水火頻仍。如江海波濤。前起後逐。幾無甯歲。直至再轉甲子。木火通明之候。纔能見太平景象呢。到了那個時節。天心厭亂。自有應運賢聖出來撥亂反正。掃蕩羣魔。黎民安堵。但彼時人類損傷。也要去其半。

偈語如今  
已驗前係  
德宗後係  
宣統入繼  
大統但白  
猪之一年  
尚有恐番  
更動一番

萬里流血  
路絕人稀  
之句殊令  
人可怖一  
元復始際  
會昌期明  
明是期明  
甲子不交  
太平也得

老殘遊記 下編 第三十一章

六

矣。這就是陰陽剝復之機。天地除舊布新之義。貧僧也不敢洩盡造物之秘。有幾句偈語。請檀越牢牢記住。以爲後日之驗。遂口念道。天開殺運莫如何。念六光陰不易過。地害人窮逢七煞。黃猿哀失舊山河。一枝方萎一枝生。共羨新條一本榮。可恨白猪能作祟。不堪回首望彤廷。老殘聽得。反覆吟誦了幾遍。詞義深奧。無從索解。遂說道。弟子愚蒙。不識玄機。還望大和尚略示奧旨。普惠道。奧旨玄機。難得前知。出爾反爾。天道無私。孫承祖業。誰曰不宜。戈操同室。百姓流離。萬里流血。路絕人稀。一元復始。會際昌期。天機不可預洩。後來自然明白。老殘半信半疑。纔欲再問。忽聽得大殿前的鐘聲。噹噹噹的响个不住。雲鶴子立起道。貪聽師兄說法。不覺得天已不早了。遂手掀起布簾。見堂屋裡的燈光半明半暗。照見屋門虛掩。兩個小沙門在壁下打鋪。只睡的鼾聲如雷。遂走出門外一望。但見月影銜山一綫。數點晨星。歷歷可數。東方已現白色了。便高聲說道。天要明了。請諸位安置罷。老殘清虛聽得。也就起身告辭。各各回房安歇。到了次日。老殘清虛起身。已經是十二點鐘的時候。吃罷中飯。兩人商議下山。叫王三收拾行李。王三道。今日下山怕來不及了。山路崎嶇不平。一晚便不好走。還是今晚把房飯錢算



寫老殘往  
別雲岩一  
段倒不可  
少足見筆  
墨之細

清。明日早些起身。倒是從容不迫。老殘點頭。遂向清虛說道。今天不走也好。我們還該到玉帝觀。辭別辭別雲岩。以盡鄉黨的情誼。纔是。清虛應道。我倒忘記了。不但理應辭行。並且還該上他幾兩銀子的緣簿。纔對得起他呢。老殘道。理當理當。就上他四兩罷。他們出家人。在這深山絕巘之處。廟上別無出產。惟仗着幾個香客佈施。還得照應茶水點心。可也算清苦的不堪了。況我們還擾了他兩回茶點。太少了。自己心裡倒過意不去。說罷。順手在行李內取出四兩的一錠紋銀。帶在腰裡。吩咐王三好好照應門戶。遂一同出了碧霞宮。到了玉帝觀內。說了明朝就下山的話。寫上了緣簿。雲岩再三謙讓。方纔收下。又留兩人在觀內吃過晚飯。始行作別回廬。又到禪房。將房飯賬目結清。老殘說道。弟子們在此打攬了這些日子。又常常領大和尚的教言。心裡倒十分感激。但是各人還有點俗務糾纏。不能久稽。明晨就要下山。遂取銀包照數償清。普惠又再三挽留盤桓幾日。兩人固辭。說道。弟子們沒有那般清福。不得常侍蓮座。深以為憾。只得改日再會罷了。說罷告辭。又到雲鶴房內辭行。說了回話。起身作別。回了自己的廬內。住了一宵。次日起个大早。叫王三把行李收檢齊備。用過早飯。普惠雲鶴俱來送行。



山前數回極力鋪敘。已於廢然思返。不肯輕以竹枝。託之生動。見顧筆墨。

彼此又敘了幾句套話。王三挑起行李。大家相隨出廟。一拱而別。主僕三人一齊上路。到了南天門。王三將行李放下。顧了兩乘山兜。兩人倒坐在內。轎夫抬起來循盤而下。清虛忽然向老殘笑道。嘗憶虎邱竹枝詞有句云。妾自倒行郎自看。省郎一步一回頭。每覺倒行二字費解。今日親歷其境。始語此詩之妙。老殘道。大凡下高山俱是倒坐。因為山高勢陡。坐轎的看著發暈。所以倒坐面壁而行。即無驚恐之心了。兩人談談講講。覺着不多時刻。早經下了盤路。轎夫將山兜放下。兩人走出一看。見已到了平地。舉頭向來路一望。峭壁插天。盤路紆曲如綫。上下行人如蟻沿壁。遠遠猶見南天門隱現於雲烟縹渺之中。真畫景也。老殘付了轎錢。王三挑起行李。循路下山。自上而下。沿路又無耽擱。自然走的更快。既至到了悅來館內。不過纔在兩點多鐘的時候。葉老一見。連忙迎出說道。兩君遊興真是不淺。一去半月有餘。山下的勝概。諒也全入奚囊了。兩人答道。山上景物。到處足以留連。豁人心目。雖然曠日頗久。仍不免滄海遺珠之憾。真不爲愧五嶽之長。葉老遂吩咐王三。將行李仍挑進後上房內。安置。老殘清虛也就跟了進去。照應安放行李。楷面吃茶。接連廚房預備中飯。兩人用罷。躺在床上歇息片時。不



屋未嘗非  
此輩所喪

政以賄成  
一段上下一  
交微利的一  
層說進的  
聯貫當年  
想見當思  
世道人之  
濁也

老殘遊記 下編 第三十一章

十

朝貴。朝貴則賄通近倖以爲耳目。於是則上下一氣。枉法營私。無所顧忌。君受欺蒙。莫知民隱。民苦虐政。呼籲無門。官民仇視。上下不親。積憤日深。必有暴發之一日。蓋壓抑之力愈重。則反動之力必愈烈。一旦決裂。其禍何可勝言。至如民氣鬱極思伸。不逞之徒。藉端煽惑。相聚爲亂。血性男子。倡義革命。除舊布新。俱爲意中之事。不但方外高人演數則然。就以我們推情斷理而言。亦何嘗不是如此呢。將來這個大劫。怕一定是不得免的。說罷彼此嘆息了一回。老殘說道。弟等在此攪擾的日子也不少了。如今遊歷已完。明朝就要告別回南。望老先生吩咐櫃上管事的。將一切賬目核算核算。就由存款內扣除便了。說着話時。順手向裕連內掏出一錠紋銀。約有四兩多重。雙手送至葉老面前道。王三跟隨上山。甚是得力。這點區區微物。聊作酬勞。望祈代交。葉老沈吟了一刻。這纔說道。舍親魏誠有信到來。已將二公的使費全行撥清了。遂叫堂倌到櫃上將信取來。遞給老殘一看。見信上寫的是。

承示恩人鐵公偕友遊山。弟理當趨陪。奈因杖創驟發。不能動移爲憾。伏思弟及女性命。及小女名節。俱蒙恩公成全。啣結之私。莫由得展。在施者固不求報。而受

者却感不去壞。茲幸天假之便。恩公適厲尊處。務乞鑒銘感之誠。代弟稍盡敬意。茲奉上紋銀五百兩。所有恩公一切用費。概由此欸支。取餘者即作恩公川費。非敢云報。聊表寸心。忝屬至戚。諒無不委婉代達也。

老殘看罷。說道。弟因見事不平。故爾憤然爲之昭雪。不過逞一時之憤激。幸而得手。初無偏私魏老之心。何以謂之恩呢。若是照他的信上辦理。豈不是爲弟的矯情。名譽攸關。實實日後受謝地步嗎。魏老倒是以不肖待人了。這件事非是爲弟的矯情。名譽攸關。實實不敢從命。還求老先生善爲我辭。並望把這點酌費代交王三。弟自己親到櫃上結賬。以免誤會。葉老道。補翁倒不必拘泥。魏舍親感恩思報。也是人之常情。既是不肯賞收。弟也不敢勉強。但是一切尊賤。仍不須核算。弟生平想交天下奇士。今遇二君皆當世俊彥。得以暫作居停。亦云幸矣。而猶斤斤然以房飯金是務。豈人情嗎。補翁不受魏姓酌報則可。難道連老漢這點薄意也不肯賞臉嗎。老殘一聽。倒覺很是作難。未知究竟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普惠演說三元運會之理。預測世事變遷。極其深奧。然所解剝卦爻詞。却句句與

時勢吻反。及釋革卦我辭。二女不同居。其志不相得之義。更覺明白通暢。無一句不切中時弊者。此僧必當深於易理。蓋三教中人。未有不互相融化而能成絕學者也。卽此可爲三教歸一之明證。

釋道論數。儒家言理。葉老一番議論。據理而斷。却與普惠推測相合。數不離乎理。信夫。

老殘不領情。葉老正得堂。却說老正堂。以葉老正。便相強示。意於清虛。也從中調處。

## 第三十二章 魏誠報恩贈駿足

老殘遊歷進燕京

話說葉明德說出不肯收受房飯錢的話。老殘頗覺作難。想了一回。遂說道。久聞老先生仗義疎財。廣交朋友。既蒙謬加賞識。訂杵臼之交。曷敢自外。但魏令親不以書來。弟無不拜領嘉惠。如今却令親之贐儀。而領老先生之厚情。相形見絀。與魏老面子甚不好看。先生盛情。弟已心領感謝之至。請勿多心。這條路弟往來不斷。後會方長。又何必定在今日呢。葉老見老殘十分認真。不好再加勉強。便目視清虛。清虛會意。說道。論來魏家的人情。有關酬謝之意。斷不好領受。老先生的高誼。是專講朋友的交情。似乎不當過拒。長者賜不敢辭。古有明訓。補殘兄不可太執。致負老先生的一番美意。老殘無奈。說道。如此說來。真算却之不恭。受之有愧了。但有言在先。魏老厚情。絲毫不敢領受。先生的嘉惠。弟即拜領便了。說罷立起身來。朝着葉老長揖道謝。葉老連忙還禮道。承補翁不棄。肯以友末相待。實愜素心。區區微意。何足言謝。老殘又取出四兩的一錠紋銀。送於葉老道。老先生的厚賜。弟已拜領。但堂倌廚房諸人。服役頗勤。不能不賞他們幾錢銀子。各人買雙鞋穿。仍請代爲開發。葉老說道。此事却也不必。老漢的好友。在此



魏氏次出  
作兩以見  
現者深知  
葉老梗受  
老殘不肯  
必不替己  
故名義以  
的諒老殘  
進達必不  
拒耳識

稽留幾日。他們也不敢生希望之心。補翁又何必如此呢。王三的賞錢已經就是過分。何況他們這一般人。在二公跟前並無微勞。何敢當此厚賞。王三的賞賜。老漢就替他代領。這一分快。請收回罷。他們萬不敢領受的。老殘道。這不過給他們幾個酒錢。並非耐勞。聊盡吾心而已。老先生不要阻攔。務望代為分散。葉老也就不好再辭。只得收下。此時酒也吃完。用飯已畢。葉老走到前頭。將王三的賞錢當面付給。又將四兩銀子換出銅錢。分賞店內夥計。把兩人所寄的銀兩取出。親自送到上房。交代清楚。兩人當面辭行。說是次日清晨就要起行。葉老道。傾蓋訂交。儼同夙好。遽然分袂。未免黯然。請暫緩一日。敬治杯酒餞別。以盡東道之誼如何。老殘不好推却。只得允從。到了次日。葉老從家裡牽來了一頭黑馬。全副鞍轡。請老殘出來觀看。牲口如何。老殘聽說。走出上房一看。見這一頭馬。生得渾身烏黑。惟腹下及鬃子眼圈。潔白如粉。兩耳直豎。形如竹筒。前夾膀闊有尺餘。腰細臂大。雖然不甚高大。而雄壯無比。老殘只當是葉老要買此馬。遂極口稱讚道。好馬好馬。不但是毛片上相。看他這蹄腿雄駿。一定是千里足無疑。不識係若干價買來的呢。葉老道。補翁的賞鑑真是不錯。此馬係舍下喂養的牝馬所



人之高用。心之細求。在言外。形之。清此反。材而能。老死忍令其。致國祚不。永惜哉。

葉老贈駒。節寫來。曲折之至。

事後受酬。固非俠士。所爲然。恩忘報。亦非人情。常以贈駒。

產頗有幾百里的脚程。現下尙未齊口。正在壯年。老漢愛其神駿。不許家人們亂騎。惟老漢出門。方纔一施鞍轡。前聞補翁有北遊之志。沿途車塵馬跡。不免勞人。願將此駒奉贈。可減長途之苦。老殘纔要推辭。葉老遽道。這個駒子。在老漢處本無甚輕重。在有志四方的得之。却大有裨益。老漢奉贈此駒。原是寶劍贈與烈士之意。補翁萬勿推却。如有煩言。就是瞧不起老漢了。這一席話。說的個老殘欲辭不可。欲受又覺着人情太重。遲疑不決。半晌無言。葉老早已明白他這番心思。笑着說道。補翁不要作難。這頭駒子。論來却也算的是匹駿足。但非老漢破重價購來。且老漢久已不履城市。留之並無絲毫用處。此畜得承足下鞭策。遍及天下名山大川。不負其材。也算是物得其主了。尙遲疑何爲呢。老殘元無從推却。只得承情道謝。吩咐堂倌卸去鞍轡。牽至後槽喂養。那知這頭駒子。原是魏誠因老殘不肯受謝。無從報恩。後來葉明德去信知會老殘尙未回南。料到贖送盤費。必不肯受。特由省城託人物色了這頭駿足。以八百金買來。專差送到葉宅。託他設法贈與老殘的。足見大德及人。真有啣環結草之報。且老殘收下駒子之後。仍到前邊閒坐了一回。見厨房裡忙忙碌碌。珍饈咸備。住不多時。上房裡已

經將席面擺設整齊。堂倌向葉老說道。酒席已備。請鈇先生坐罷。葉老遂邀着老殘來至上房。請出清虛。依次就座。老殘道。知己相逢。又何必拘拘於俗禮。盛設祖筵。使弟等心不能安。老先生未免太客氣了。葉老道。論二公品學。本不應循俗擺設場面。因為離別在即。後會難期。非此不足以表恭敬之心。說話之間。堂倌送上酒來。三人開懷暢飲。葉老問道。明朝二公起行。可是同伴回鄉呢。還是到何處遊覽呢。清虛答道。小弟有意相邀回南。補殘兄不允。一定要北遊都下。老先生想想。他已經三四年不曾到家了。況在齊河又新納寵姬。並不曾親身送其回鄉。如今倒忽然置之不理。何不情之甚也。葉老道。補翁納寵的情由。老漢曾聽得魏舍親提過。原是為救濟舍親之故。逗遛齊河。因而拯拔難女。純是一派俠義心腸。與尋常納寵者不同。只要把他送回府去。俾得溫飽。也就是了。但也當親身回去安置。纔是正理。況幾年不曾回府。更該回去一踣。料理料理家務。祭掃墳墓。安慰妻子。然後再理征鞭。邀遊四海。既不負素志。亦合乎人情。豈不是舉兩得嗎。老殘道。人各有志。境遇不同。老先生所論是人之常理。而弟則不然。弟幼怙恃。蒙姑娘撫養成人。完姻之後。便在家日少。幸內子善理家政。俾無內顧之

老殘遊歷之志與清虛負不同凡抱處於第仁甫章一七內如露圭盤托出和款服不令也

憂。後得二子。承宗祧有人。以是恒數年不歸。如今二子年近弱冠。均習舉業。弟在外銀信不斷。頗免凍餒之苦。小妾又是蒙姑娘帶回。諒有安置。故而今歸。舉不歸。無足輕重。惟弟賦性好遊。立志遍交海內豪傑。十餘年來。爲阮囊羞澀之故。不克遂志。自思馬齒加長。若再不自勉。勢必老死牖下。遞厥初心。所以不肯即歸者。原是爲的這個意思。並非欲蹈向平避世之高躅也。葉老聽罷。歎道。老漢當年也是抱此素志。惜因循自誤。終老林下。今聞補翁之論。眞眞令人慙愧。三人一面閒談。一面吃酒。談到權奸誤國。民心離散之處。各不勝憤恨之極。更兼分襟在即。別緒縈懷。以酒澆愁。不覺過量。尙未終席。全已玉山傾頽了。堂倌無奈。只得到前面叫來幾個夥計。將三人扶至鋪上睡倒。纔經就枕。即聞鼻聲雷。齊向華胥國遊歷去了。一夜無話。次早醒來。兩人將行李收拾妥當。喂飽了牲口。葉老進來送行。相陪用罷早飯。堂倌們把兩頭驢子牽到前面。上了鞍轡。被好了行李。牽出店外等候。老殘清虛與葉老作別。葉老諄諄叮囑後會之期。老殘說此去遍歷數省。大約得年餘的工夫。摠之不出三年。必有相見之日。說罷彼此一揖。走出門去。葉老讓二人上驢。二人不肯。說道在街面之上。騎在驢背。不但行走不便。且

送行一段  
只落數  
語抵得  
郎一篇  
賦別

述葉老  
立恨望  
句直是  
生之筆  
寫三

也難以爲情。待出了關廂再騎罷。葉老聞言也不再讓。遂吩咐堂倌送祝先生至南關頭。引上大道。纔准回來。三人又彼此拱手互道珍重。清虛向南。老殘向西。分別登程而去。葉老陪着老殘。由黑龍潭後面繞過一個山脚。入了南北的官道。老殘站住。叫了聲老先生請留步罷。古語說的好。送君千里終須一別。就此告辭了。說着話時便掃地一揖。葉老連忙還禮。把袂而言道。恨老漢衰邁龍鍾。不得奉陪覽盡海內名勝。但願前途保重。常賜尺緘。以慰拳拳爲幸。老殘見此光景。也覺黯然魂銷者久之。遂說道。以弟之不材。蒙老先生錯愛知己之情。感銘心版。敢不頻通魚素。以釋塵念嗎。說罷上了馱背。拱手而別。順着山坡。一直向西的大道超乘馳去。葉老佇立悵望了一會。直至望不見了。纔怏怏而回。且說老殘別了葉老。騎上馱背。將鞭一揮。那馱子把兩耳一豎。四蹄蹣跚。開順着德州的大道。如奔雷掣電一般往前飛跑。老殘騎在上邊。但聽得耳畔風聲呼呼的响。只見路旁的樹木。隨風披靡。阡陌禾稼。如風掃殘雲。過眼輒逝。此時欲止不能。欲下不得。惟有雙手抱住鞍橋。聽其奔馳而已。一路之上。並不敢稍有大意。只得緊持銜轡。用力駕馭。覺着雲裡霧裡的連東西南北全不知曉。去了不上半日。忽見前途

波浪滔天。謾無涯際。近前仔細一看。原來是到了黃河南岸。不由的又驚又喜。驚的是。一路奔馳。疾如飛鳥。登高臨深。險峻異常。偶一失足。性命攸關。喜的是。三百里程途。不消半日就到。真有日行千里的脚力。遂跳下馬來。緩緩的來至渡口。等候擺渡船過來。牽馬上船。渡過對岸。這纔重整鞍轡上路。來至齊河。見日色已經平西。自己一想。若在南城熟店住下。怕被衙門內的差人看見。必要報與王子瑾。又生出許多囉唆事情。耽擱了走路。不如直到北關頭找一所小店暫住一宵。倒也安然。想罷。遂牽了馬子。穿城而過。到了北關一個相熟的客寓門首站住。當槽的見了。連忙迎出。接住轡頭笑道。鐵先生今日來的怎麼這樣早呢。甚時候在省城起身。老殘含糊應道。天剛亮就起身。一路並沒住脚。此時纔到。還算早嗎。一邊說着。走進店內。店小二將黑馬牽到上房院裡。卸下行裝。牽進房去。將牲口栓在槽頭。拌上麩料。遂回上房。拏了面盆茶壺。到前面沖了水來。復進上房放下。遂問鐵先生要喫甚麼飯呢。老殘道。我還不餓。少停一刻再說罷。小二答應一聲。是。回身而去。老殘洗過了臉。取出錶來一看。纔在三點來鐘。遂把行李安置停當。取過茶來吃了兩盞。覺着身體十分困乏。便歪在鋪上朦朧睡去了。一覺

爲京城客  
寓內當槽  
的口聲逼

醒來。已是黃昏時候。恰好店小二進來掌燈。請示點菜。便胡亂要了兩樣葷菜。一壺高粱。一盤牛肉鍋貼。自斟自飲的吃喝已畢。吩咐小二到櫃上算清賬目。開了條子。照賬付訖。格外賞了二百酒錢。招呼小二好好照應牲口。多加麪料。夜裡早些起來。喂飽牲口。東方一亮。我就要起程了。小二唯唯聽命。到前邊去了。老殘又吃了兩杯清茶。持燈走至槽頭。見槽內麪料果然充足。這纔放心。回房而睡。次早起身。梳洗已畢。喂好牲口。自己吃了早飯。店小二牽出馬來。上了鞍轡。被好行李。送出店門。老殘執鞭在手。跳上馬背。緩轡出了北關。加了一鞭。那馬把頭項一仰。雙耳豎立。順着官道如飛鳥一般。疾馳而去。既至德州。不過在十一點鐘的時候。遂尋了一個小店。喂了喂牲口。吃了中飯。重復上路。渡過衛河。當晚住宿在河間府內。次日經任邱茂州。越琢州。良鄉縣。由蘆溝橋。進彰義門。順着大街。走有十來里路。兩邊的生意漸漸稠密。騾馬車來往不絕。抬頭一看。見路北一所高房。門前豎着一塊通天招牌。大書奎陞客棧。安寓南北仕宦行臺。老殘在門外略一停步。忽從門內走出一位伙計。帶笑說道。客人可是要住店嗎。我們小店之中。房屋寬大。飯菜講究。到前門又近。無論到六部衙門。各金店。戲園子。飯莊。

子大柵欄。十條胡同。無一不極其便當。老殘聽罷。不覺好笑道。我又不是捐官引見。管他金店各衙門遠近呢。但有一件。我不喜歡合人家同房。你可有單房沒有呢。店小二應道。有有有。管保遂你老人家的意思。說着話。早將韁繩接過。牽着馱走進店內。越過兩層院落。到了後院內。一排五間俱單房。其中只有一間已經住客。餘者均無人住。房屋倒也清潔。老殘一看。却也中意。遂走了進去。嘴裡說道。這裡倒也清閒得很。就把行李拏到這裡罷了。小二一聽。將馱子拴在涼棚柱上。卸下被套。送進房去。便將牲口牽至後面。敝棚槽頭栓牢。拌上麩草。將肚帶鬆開。掀起皮韁。搭在鞍上。把鞍子活動了活動。暫不卸下。回身來至上房。取了茶壺臉盆。到廚房。驢子上沖了開水。送了進來。這纔仍回棚內。將鞍子揭下。搬進房去。安放停當。遂問道。老爺要點心嗎。老殘說。我這會還不覺餓。待一刻再講罷。小二答應道。是。請問老爺尊姓官印。貴省那裡。來京是甚麼貴幹。請老爺勞神開個條子。好照條子掛號。老殘道。以前沒聽得說住客棧還有這許多的囉。咍。究係何故呢。小二道。自從去年。慈甯宮門內。發生攔御狀的。辦了幾個侍衛。九門提督。巡城御史。俱得了交部嚴加議處的處分。因此都察院啓奏皇上。說是京城旅



館客寓。酒館飯店。往往容留來路不明之人。以致變生意外。防不勝防。請旨飭下五城。嚴加稽查。着各業戶認真盤詰。所寓客商。隨時注冊。將姓名籍貫年貌行業。紀載清楚。訂爲循環號簿。每晚送各該管兵馬司查驗。如有面生可疑之人。立報該司提案詢問。如該店有意玩忽。隱匿不報。一經發覺。除治以應得之罪外。立予封閉。累令歇業。所以自此纔添上了這些囉唆呢。老殘聽罷。笑道。只等政事。真算是庸人自擾了。遂抽出筆來。將自己的履歷。寫了一個條子。交給小二帶去注冊。當晚無話。到了次日。用罷中飯。老殘招呼小二鎖了房門。問明上琉璃廠的道路。小二說道。出了店門。向西行去。走不多遠。有往北去的一條胡同。地名鉄門。進胡同一直往北。就是琉璃廠的正路。但是先生初到這裡。不甚好走。問人又不懂話。還是在門外叫個車去的好。大凡初次來京的。路逕不熟。往往都是用這個法子。老殘道。從這裡顧車到琉璃廠得幾個錢呢。小二道。大約得一吊大個錢的光景。老殘聞言。就差小二到外邊去叫車。自己隨後也跟了出來。到門外一站。見小二向門傍站口的車子一招手。車夫走來問道。到那裡去。小二道。有位客人。要到琉璃廠閒玩。只用你送他到楊梅竹斜街的西頭。指明路逕。就得了。你

要幾個錢呢。車夫道。二吊大個。小二笑說道。你真也敢要。也不少給你。就是一吊票罷。客人在我棧內。向後生意多得呢。車夫不肯。遂又加了二百。小二遂向老殘說道。鉄先生請上車罷。到了楊梅竹斜街西頭。就是琉璃廠了。叫車夫指明了去路。就給他一吊二百大個錢便了。老殘點頭。上了騾車。車夫跨上轅子。把鞭一撻。照着前門大街而去。不知到琉璃廠又有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葉明德志交天下奇士。一遇老殘。便傾蓋訂交。即無魏誠一節。亦必不受耐無疑。何況是魏誠託其代報活命之恩。能不慇懃盡情乎。無如老殘磊磊落落。一毫不肯受謝。言辭決絕。殊難爲情。觀其委曲贈駟一層。立言有則。詞意慷慨。令老殘無從推辭。可爲善於詞令。

老殘不受魏誠絲毫贖儀。是寫老殘豪俠之處。其領葉老之情。又係寫其胸懷爽朗傾心名流。是受與不受。均不失爲名士行爲。若遇其人。吾當買絲繡之。

老殘遊記

下編

第三十二章



新學堂  
十二  
PDG

### 第三十三章 徐子平慨贈昇元帖

鉄補殘移居稽古齋

話說老殘上車。車夫把鞭一揚。但聽得磷磷之聲。照着前門大街如飛而去。到了東口折而向北。走無多路。又朝西一轉。過觀音寺。入了楊梅竹斜街。走到西頭。車夫跳將下來。說道。請先生下車罷。老殘聽說。也就跳下問道。這就是琉璃廠嗎。車夫道。這還不是。此地係楊梅竹斜街西頭。順着這個拐角向西一轉。纔叫琉璃廠呢。東西大街極長。中間路北。有個土地祠。後邊極其寬敞。內有山水花木。各樣生意頗覺熱鬧。名爲廠甸。乃是前朝燒琉璃磚瓦的廠子。前面就是監都衙門。爲大城內遊覽之地。士女如雲。先生若怕路生。請坐車去罷。逛完了我再拉你回去不好嗎。老殘道。那到不必。我原爲閒遊而來。必須緩緩步行。纔相宜呢。車夫聽了。遂驅車自去。老殘遂照着指引之路。信步而來。進了琉璃廠東口。見市面猶屬平常。向前走無多遠。漸漸的生意稠密。市面繁華。各書坊古董南紙等店。莫不規模宏麗。貨色充盈。如入五都之市。令人目爲之眩。老殘性情淡泊。見了這般繁盛之區。全不留意。惟有幾家古董店內。掛着收買宋板書籍。名人字畫。原揭法帖的牌子。適觸所好。遂挨次走進店去。逐一細看。並無出奇之件。不但並

因看招牌  
書法引  
徐子平  
話以客  
知書法  
非谷物  
寫手平  
力之高  
伏後文  
醫之線  
耳

老殘遊記 下編 第三十三章

二

無宋書宋揭。連一幅古人真蹟書畫也沒從見。一氣走了幾家。大致相同。最後有一小店面。招牌上寫着稽古齋三字。藏鋒斂鐸。書法高古。下款係翁同龢題四字。老殘仰面注視多時。忽聽裡邊有人說道。先生你看這塊招牌。寫的如何。老殘聽說向裡一看。見一老者。鬚髮皓然。眉宇清秀。遂舉步進門。將手一拱說道。這塊招牌。不但是翁六先生的真筆。且是其得意之書。剛健婀娜。兩盡之矣。那人見說。連忙讓坐道。先生眼力果然不錯。想必是大方家了。遂親手送烟倒茶。問道尊姓貴省。台甫怎麼稱呼。老殘道。小弟姓鉄名英。草字補殘。敝處係江南蘇州府元和縣。沒請教老先生尊姓台甫。老者道。弟也是祖籍蘇州崑山縣人。自幼隨先君遊宦京師。先君見背。無力歸葬。因而流寓於此。弟姓徐名衡。草字子平。在此開了這座小店。請教先生貴幹。老殘道。小弟讀書無成。棄而習醫。只因性情好動。所以在家日少。終年在外遊覽。適自濟南到此。冀瞻金台風景。昨日纔到。聞聽琉璃市面之大。甲於海內。收藏之家。異書墨寶。莫不備於鄰架。特來訪求訪求。以闊眼界。已歷數家。未愜素願。子翁可有甚麼宋版書籍。原揭古碑。令小弟一飽眼福嗎。子平又將老殘細細的看了一看。說道古碑宋版。於今盡爲至寶。市廛之

老殘求書  
宋板字帖  
原稿平先  
徐子其談  
細看接人  
然後當此  
者諒物色  
凡物必非  
品者珍玩  
爲供作行  
大抵用耳  
賄平之細  
老子已視  
其不識個  
中秘訣故  
以時當情  
形詳告之  
也惟若輩  
之貪法彌  
高而計兆  
促生之計  
人傷心令

中那得見此奇珍。偶爾見之也。並非出售之物。乃權貴聚斂之媒。其價之高昂。視買者事之大小而定。若欲買回而藏之。雖十倍其價不可得也。老殘急急問道。這是甚麼緣故呢。子平歎道。世道衰微。權奸當國。上自太后。下及臣庶。無一不貪利營私。賄賂公行。如某親王。某中堂尙書。內結宦豎。外倚洋人。攪權納賄。勢傾中外。不肖疆吏。趨之若鶩。仰承意旨。甚於詔書。以致熱中計路之士。貪墨不法之徒。百計鑽營。互相援引。非求濫登於荐牘。即求緩頰於疆臣。夫人不言。言必有中。以其靈應如响。而奉之者惟恐不謹。有勢者。則剝民脂膏。以饜其饕餮。貧寒者。則賣妻鬻子。以充其貪囊。於是苞苴不絕於道途。八行遍流於寰宇。私門如市。公道無存。銓曹疆吏。盡爲若輩賬房。荐牘彈章。可名詐贓發票。上下交征。恬不爲怪。而黠者復狐假虎威。以圖中飽。因之有掮客之說。出納贓私。掮客分肥。有一定的成頭。近來若輩以苞苴盈門。恐招物議。又想出了一个無上的妙法。勿論何等人情。概不受金帛之贈。惟收受書籍字畫古玩而已。故凡有奇書墨寶。希世珍玩之品。列於市肆者。原是若輩家藏之物。爲某某買主所擺設的。其價目之低昂。係若輩之預定。少一分亦不肯售。在買主急待此物辦事。捨此再無從物色。誰敢

子平概出  
家藏古本  
以示老殘  
足見識人  
之明

不唯命是從嗎。故凡購此物者。但能得之。即已幸甚。贈品朝入。所謀夕遂。其價值之多。寡。又何暇計較呢。這猶是權貴恃以詐贓之品。自然無事的人。不能購買。縱然偶有式微舊家。以一兩件珍品出售的。亦立被若輩以重價收去。以備他日詐贓之用。所以都中這般物件。永遠不得見了。徐子平講罷。老殘說道。廟堂之上。猶如肆塵。當此列強環伺之時。朝廷全不以愛民衛國爲心。任用這般市儈之徒。魚肉良民。將來國家的事。還堪設想嗎。兩人相對太息不已。住了一會。老殘忽又說道。宋板古碑。晉唐墨寶。乃是吾國的精粹。不料被這班無賴小人。用作釣利香餌。已屬可惜。且令騷人韵士。永不得瞻仰前代風徽。更爲可恨。從此我國精華。漸成廣陵散矣。說罷。不勝扼腕。子平見老殘豪爽之氣。現於言詞。知非庸俗之流。遂說道。先生不要忿恨。文章爲國光華。有鬼神暗中呵護。秦劫雖酷。六經尙不能滅盡。何況是若輩搜羅。豈能令國粹無遺嗎。不才尙有家藏數種。從不肯出以示人。既見君子。不敢終秘。願奉一觀。但非賣品。不過聊以洗眼塵耳。老殘道。但得以廣眼福足矣。何敢再存非分的。妄念呢。言罷立起。讓着老殘走至後邊房內。見收拾的十分雅潔。壁上懸着幾張古畫。有唐伯虎。文徵明以及蔣南沙。陳老



老殘眼力  
甚高故子  
平心折出  
其從不示  
人之本以  
壓良友之  
目耳乃老  
殘見昇元  
帖無心一

蓮等。山水人物花鳥等軸。無一非世所寶玩。其最出色的。惟趙子昂仿甯王六馬滾塵圖。其中寫玉面花驄。真所謂風鬃霧鬣。神妙變化之筆也。還有幾副對聯。兩張條幅。俱是宋元墨跡。桌上擺着幾件古玩。無非銅玉窯石。率皆斑駁陸離。欸識古拙。大抵非世上常見之品。老殘急於看書。也無暇細辨。急向兩邊書架上一看。但見玉軸連雲。牙籤壓架。遂走至近前。抽出幾卷。略一檢閱。見多係各叢書中原本。及本朝殿板。宋板書一本也無。又抽出幾塊字帖看過。雖摹勒精緻。墨色黝濃。似非近代之物。細然辨欸識。均非宋人原本。老殘略瞻數頁。即已放置原處。子平問道。先生看過這幾種。並不讚一詞。難道說俱不堪遊目嗎。老殘答道。美則美矣。然尙未足爲弟澆胸中塵俗耳。子平笑道。先生精鑒果然不錯。弟猶有數種。藏之久矣。再請先生賞鑒。賞鑒看是如何。遂起身入內。住不多時。搬出一個樟木箱子。打開一看。內有幾部舊書。幾軸字帖。請老殘觀看。老殘細細看過一遍。見那幾部書。真正是宋人原本。有鄭箋毛詩一部。左氏春秋。公羊穀梁等傳。並漢書若干卷。俱是世所罕有之本。看過書籍。又看字帖。第一部就是昇元帖。檢開細閱一過。見鐫刻之工。異於淳化淳熙等帖。而精緻過之。老殘讚道。真至寶也。今

讚引起子  
平根問詳  
細老殘致  
據歷平故  
爽子歷不  
佩服舉以  
相贈耳寫  
名士行爲  
何等慷慨

老殘遊記 下編 第三十三章

六

日眼福真不淺哉。子平道。此本乃弟祖傳之物。但知其好。而不知其所以好。世傳唐太宗徵求二王之書。及張芝等書。凡二三百種。命褚遂良書小字以影之。並有歐陽詢臨本。勒石留之禁中。其拓本分賜近臣。及太宗疾篤。詔以魏晉墨蹟殉葬。前代墨寶。世不復見。迨唐末之亂。昭陵爲溫韜所發。其所藏書畫。皆取其裝軸金玉而棄其軸。於是魏晉諸賢墨蹟。遂復流落人間。宋太宗時。購摹所得。用棗木板刻置秘閣。首尾俱篆書。題淳化三年壬戌歲十一月六日。奉聖旨摹勒上石。用澄心堂紙。李廷珪墨拓打。以手摹之。墨不污手。無銀錠紋。初搨者上也。有銀錠紋而墨濃者次也。淡者又次之。今世所有。皆轉相傳摹者。後有太清樓帖。又有淳熙秘閣續帖。並有二王府帖。新絳帖。南宋寶晉齋帖。獨未知昇元帖之出處。先生見此帖而讚爲至寶。必知其詳。願請賜教。老殘道。昇元者。乃南唐徐誥紀元之年號也。江南李後主好文。嘗詔徐鉉。以所藏前代墨蹟。古今法帖入石。名昇元帖。然則在淳化之前。當爲諸帖之祖。豈非至寶嗎。子平驚爲博識。遂舉此帖相贈。老殘請問價值。子平說道。這些書籍法帖。俱是先君所藏。並非售品。弟自愧不知寶貴。今先生既能識其出處。卽堪爲其主。弟佩服之至。奉贈則可。不敢受值。

老殘道。子翁家傳之寶。賤值相讓。弟還可拜領盛情。若不取值。斷斷不敢領受。子平再三推讓。老殘只是不肯。子平無奈。只得以二十金估值。老殘仍不肯領。子平道。先生再要推辭。就是以弟爲不肖。拒人太甚了。老殘不得已。這纔從打連內取出二十兩的一張銀票。雙手遞過。笑道。萍水相逢。遽受厚贈。未免太覺傷廉了。子平道。寶劍贈於烈士。纔算物歸其主。先生過於狷介。倒顯得弟以財爲德。心甚不安呢。說罷。把昇元帖用紙包好。放在桌上。將箱子鎖了。仍舊搬進後房而去。老殘此時心滿意足。子平出來。重復沖了一壺新茶。彼此就座。各詢邦族。始知徐子平以蔭生起家。官至戶部郎中。因觸犯朝貴。藉事落職。所以灰心仕路。甘爲市隱。在此開設這座稽古齋。專爲購買古書有名字畫起見。與翁同龢爲莫逆之交。凡所購書畫。俱仗同龢辨其真偽。如遇真正好物。不惜重價購而藏之。以其收藏甚富。在京城頗有名望。時人見他性情執拗。不肯爲權貴折服。因此送他個綽號。叫南州高士。老殘也素耳其名。兩人談到這裡。老殘肅然起敬。道。弟久聞大名。每以不得識荆爲憾。今日得登龍門。復拜嘉惠。何幸如之。子平謙遜不遑。問明老殘由山東進京緣故。也狠讚揚不置。遂說道。我們誼屬桑梓。一見如故。既是

補殘兄藉行道以遊歷。獨居逆旅。未免岑寂的狠。就請住在此處。早晚可以談談。弟既得飽聆雅教。兄住這裡也可多交幾位朋友。彼此兩有裨益。豈不好嗎。老殘道。只是無端打擾。何以克當。子平道。古人傾蓋訂交。何況你我原有鄉誼。何爲無端呢。補翁胸懷磊落。怎麼也沿習這套俗派嗎。天也不早了。請在此吃了晚飯。弟派人隨補翁回店。將行李一起搬到這裡便了。老殘本來爽快。他見子平這個說法。也不好再辭。只得說道。既蒙垂青。弟從命就是了。子見說大喜。遂叫了一聲來。只見一個家人走進門來。兩手向下一垂。迎面站住。子平說道。你去到福隆堂叫四樣菜。一斤汾酒。叫他快點送來。吃過飯。你好跟着鉄先生到驛馬市大街魁陞棧去取行李。那人答應了一聲。是。回身而去。兩人又談了幾句閒話。那天色也將向晚。忽聞前面有人說話。但聽得柜上的夥計說是。你直然挑到廚房裡就得了。轉瞬之間。那個家人進來回道。菜也來了。請示老爺。在那裡坐呢。子平道。就在東客廳坐罷。家人領命出去。住不多時。回來說道。酒菜已齊。請鉄老爺那裡坐罷。子平聞言。起身相讓。出了後堂。向東一拐。有個月門。進門一看。見係一所小小的花園。也有亭臺池館。假山花木。局面雖不寬展。而佈置却極幽雅。正北

寫徐子平  
花園佈置  
幽雅用竹  
裡館名義  
尤覺脫俗

客自故鄉  
來當知故  
鄉事可見  
久客他鄉  
者乍遇鄉  
人無不絮  
語切切者  
也

有五間草廳。四面松篁圍繞。曲逕迴欄。儼如仙境。子平讓着老殘走進竹林。惟見籊然解甲。倦鳥呼晴。那一般清幽之氣。令人塵襟頓豁。穿過竹林。另是一個院落。竹籬茅舍。滿院遍葺芍藥。嫩紫嬌紅。爛漫如錦。進了草廳。見係三明兩暗的屋子。正中懸着一塊橫匾。題竹裡館三個大字。雖係抄襲唐人陳跡。然用之適宜。反覺得分外清雅。牆上掛着文與可的一幀風竹。鳳尾斜拖。勢如飛舞。傍邊鑲着黃山谷的一副長聯。精勁絕倫。氣脉通暢。除此之外。並無別的字畫。室內桌椅。俱是用紫竹造成的。愈形脫俗。當中桌上已經擺着四個冷葷盤子。兩分杯箸。子平讓老殘坐了客位。自己在下首相陪。家人送上酒來。子平親手斟了一杯。送至老殘面前。然後纔斟了門杯。老殘站起說道。辱蒙高誼。不敢自外。但過於費事。倒使弟跼蹐不安了。子平道。不要客氣。本無甚麼好菜。不過聊備幾樣酒餚。談談故鄉風景而已。遂舉杯讓酒。子平問了回江南的年成。及近來的風土人情。民俗澆樸。老殘一一對答。又問道。聽說山東莊撫官聲甚好。可能名實相符不能呢。老殘答道。此公真正是實心爲政。惟嫌耳朵太軟。心無成見。用人濫雜。賢愚不分。以致功過相半。爲可惜耳。子平點頭說。此論甚是持平。卽於治河廢民墾一事。足

徵是輕聽忘動之過。但是他這一錯。遂令數百萬國帑虛糜。數十萬生靈流亡。傷心慘目。甚於屠伯。雖出無心。其罪已不可追矣。朝廷薄予處分。尙非公允。至其檻保匪人。更屬不當。補翁你還不知呢。此時曹州府的玉賢。已經補了兗沂曹濟道了。從先只有一府遭殃。如今四郡的百姓。還不知是怎樣受塗毒之苦呢。推原禍首厲階。還能爲此公寬嗎。老殘道。平心而論。此公坦白無私。勤政愛民。可也稱的起當代名臣。惟薰蕕雜處。未免爲盛德累耳。說罷相對歎息不已。兩人只顧談心。竟忘了天時早晚。忽見家人掌起燈燭。又燙上一壺酒來。老殘一警。始悟天已昏黑。遂說道。天不早了。酒也發了。小弟還要到魁陞棧去取行李。請拿飯來罷。子平道。取行李却並不晚。不知補翁酒量如何。如其雅量宏深。何妨再吃幾杯。去也不遲。老殘道。弟酒量本來有限。況吃的已經就少了。既是託依仁宇。叨擾的日子多着呢。何必定在今日。子平聽了。遂吩咐家人端上飯來。彼此用罷。盥漱已畢。家人將傢伙撤去。到前面吃罷了飯。稟明主人。到街上叫了車來。請老殘坐了。自己跨上車轅。一同驅車向驛馬市大街飛奔而去。不知老殘回店有何話說。且聽下回分解。



老殘一見稽古齋三字。便注目仰觀。是愛其書法。徐衡見此情形。遽以書法如何問之。是愛其爲知書之人。在老殘爲無意。所以先聞其聲。後見其人。在徐衡爲有心。故讓座送烟倒茶。且以眼力不錯。必是大方家許之。其心折可想。至於展詢邦族。片言訂交。萍水相逢。遽成莫逆。寫盡徐衡好客之豪。全爲後來荐醫關鍵。謂宋版書籍。古人字畫。盡爲權貴聚斂之媒。可謂創聞。直令人無從索解。不但老殘急問緣故。我亦急欲問之。

所述某某權奸。攬權納賄。及不肖疆吏。仰承意旨情形。一篇議論。無一句不切中當年積弊。至其形容若輩詐贓之法。愈出愈奇。可爲權奸實錄。爲官場攝影。在作者當時洞悉其鬼域伎倆。慨然振筆發其隱私。俾貪墨之徒。知所警懼。謹飭之士。不屑附從。庶幾乎稍挽頹風。以維廉恥。誠有益於人心世道不淺。寫子平贈法帖請移寓一段。大有平原公子之風。



老殘遊記

下編

第三十三章



新學堂

以老殘之  
醫道無一  
存舉一人  
除無過  
問世態  
情爲之  
歎一

## 第二十四章

翁尙書柳鬱染沈疴

鐵先生展才施國手

話說老殘帶領徐府家人。坐車來至驛馬市大街魁陞棧內。其時剛交初鼓。老殘親至賬房將賬算清。又賞了一兩銀子的酒錢。這纔回房把行李收拾起來。叫店小二將黑驢牽出。背好鞍轡。吩咐徐府家人。把行李送上車去。老殘自己坐車。叫家人騎了小驢。一同轉回原路。到了稽古齋門外。將車站住。卸下行李。送到東客廳裡間放下。開了車錢。家人將驢子牽回宅去喂養。轉來又給老殘安置牀鋪。從此老殘便住在此處。在門外掛了一塊鐵補殘醫厲的招牌。京城醫道。非有人荐舉不可。老殘又是初到。並無朋友。一直住了月餘。並無事事。不是在前門看戲。就是進內城閒遊。都中雖是繁華。但日日遊玩。却也毫無意味。這天吃了午飯。纔待出門。忽見徐子平從外邊走了進來。老殘連忙站起照應。彼此就座。老殘道。數日未晤。真令人卑吝復生。不知連日有何公幹。子平說道。弟賦性迂拙。不善酬應。以致罪誤落職。自知不合時宜。所以在此開了這座小店。隱身市廛。誓不與朝士交遊。惟翁師傅不拘形跡。照常往來。略分言情。遂成刎頸之交。前幾天不知因何事召見。回家忽然覺着頭目眩暈。誤認爲身體勞倦。服了二錢參

以肝鬱之病而服參病乃自致之參病也遂至醫士接踵藥餌雜投各得臆下勿得愈而治不起也富貴之家也往貴如家可歎

膏。從此漸覺胸膈痞悶。氣不宣通。飲食不下。請假五天。延醫調治。或說是風寒凝鬱。腠理不通。或云勞瘁過度。中氣虧虛。不能轉運四維。將成關格之象。紛紛聚訟。莫衷一是。因之攻補汗下之劑。雜進亂投。不但毫無效驗。病勢反增。又續假三天。皇上遂命太醫診視。力矯前方。說是脾濕痰凝。中焦閉塞。又用瀉脾之藥下之。孰料此藥一進。大瀉不止。更添了肚腹脹脹。哮喘不止。日夜不得安眠。因此添上急燥好怒。家眷不敢近前。無奈將兄弟請去。朝夕相陪。同他談談。倒覺見輕一些。他見衆醫無效。現已不肯服藥。惟日進稀粥兩甌而已。據弟看來。雖然病勢頗重。而精神却不衰敗。因與其嗣君商議。請補翁前往一診。茲已與病人說妥。託弟代爲延請。望卽枉駕前去。一看如何。老殘應諾。遂相偕出了店門。早有家人招呼車夫伺候。兩人升車。家人上了頂騾。車夫將鞭子一甩。車馬如飛。奔翁府而來。大鞍車走的本來就快。兼以車夫鞭不停揮。轉眼之間。卽已趕到。家人棄鐙。通報進去。子平同老殘這纔下車。一齊走進大門。到了花廳。早見翁少爺迎下階來。彼此一揖。讓進廳堂。延升大炕。子平下邊相陪。家人獻茶。少爺親手送過了茶。彼此就坐。遂說道。不知老鄉長到京。未及躬謁。不恭之至。近因家嚴抱恙。徐老伯

纔題起老鄉長精通醫理。着手成春。鄉晚因侍疾不得漸離。只得求徐老伯代屈尊駕。老殘說道。本擬造府給大人請安。因知尊軀違和。不敢晉謁。也就抱歉的很。剛說至此。忽見一个家僮。走至少爺身邊。附耳說了句話。少爺立起向子平說道。就請老伯陪著上頭去坐罷。子平站起邀著老殘先行。少爺跟隨在後。走出客廳。來至簽押房內。只見翁師傅倚着一个靠枕。坐在坑上。老殘深深一揖。翁師傅兩手一拱。說道恕我不能還禮。請坐罷。子平讓老殘在對面坑上坐了。自己坐在傍邊相陪。小僮捧過兩本書來。放在坑儿之上。病人將手伸出。老殘調勻氣息。將三部九候之法。仔細推求。切脈已罷。又看了看舌苔。及臉上的氣色。遂問道。大人的貴恙。起初本不甚重。不過因思慮傷脾。肝木抑鬱不舒。怒而乘之。木氣上逆。則見頭暈眼花。胸膈不舒等病。若以疏木建中之品。稍佐以行氣之藥。一劑即可痊愈。如今以汗下失治。陰液枯槁。木氣失榮。則鬱勃而爲怒。戊己受制。肺金失養。中氣不能轉運。必至下脹而上滿。其下脹者。乃土敗不能制水。則壬癸泛濫而寒沍。其上滿者。以甲乙挾相火飛騰。阻肺胃下行之路。濁氣填塞於上耳。肺金受相火刑尅。不能布氣。且要哮喘不得偃息呢。況火上水下。成未濟之象。一定

老殘講出  
病原已令  
病人心服  
又焉得不  
藥到病除  
也

老殘遊記 下編 第三十四章

四

見寒熱往來。似瘧非瘧的毛病。拙見如此。不知大人的貴恙。可是這個樣子不是呢。翁師傅道。誠如所言。但不知先生何以見得。老殘道。大人的脈象。寸關脈弦而大。兩尺沈緊。經云。寸口脈弦而大。弦則爲減。大則爲亢。減則爲寒。亢則爲虛。虛寒相搏。此名爲革。革者。中空外實之象也。大人之脈。蓋以中氣虛弱。不能運化。故見亢象。肝木失榮。鬱而制土。故見弦象。土氣自固不暇。失其制水之權。則寒水泛溢。失其閉藏之職。致令坎陽飛升。而下爲寒水。故尺脈獨見沈緊耳。此症之起。必因於有關緊要之事。莫能措置。日夜憂思。致傷脾臟。又因有觸動忿氣之事。不得發洩。致成木鬱尅土之症。再經失治。纔釀就眼前的病勢。若欲除之。仍須挈領提綱。先從肝脾入手。以疏木達鬱。建中爲主。佐以清上溫下之品。俾令木氣條暢。不思尅土。土氣鬆和。陡防堅固。則水不濫行。清上則肺胃復其降斂之權。溫下則蟄其逆行之火。中氣運化。四臟轉輸。而諸症已矣。但治之太晚。頗費時日。若初病時治之得法。不過數劑即愈。如今須服三十劑方得除根也。老殘說罷。翁師傅面有喜色。用手將坑儿一拍。讚道。眞神醫也。見的到說的出。病原病情。一絲不錯。就請先生賜方罷。但得病愈。縱服三十劑藥。有何難呢。老殘起身走至書案。

桌前坐下。案上早已備就蠟箋一張。遂提起筆來。不加思索。先照以上的議論寫了病原。用逍遙散減去薄荷。重用苓朮。加搖桂三錢。鮮橘皮二錢。木通澤瀉各一錢。絲瓜絡橘絡爲引。將方子開罷。遞與少爺。送至給其父過目。六爺本來知醫。看了一遍。不住的點頭稱善。老殘便起身告退。六爺向子平說道。煩賢弟陪先生出去。就用我的車送回廬所便了。你還得在這裡同愚兄談談。候我服藥之後。你再回去罷。子平應了聲。是。遂陪着老殘。仍到客廳。少爺也跟來照應。住不多時。家人來回。車已套上。請鉄老爺坐罷。老殘聽說。跟定家人走出大門。子平與少爺隨後相送。只見一輛紫油脚子紅拖泥布的大鞍車。駕着个五尺多高又肥又大的棗驢走驪。十分雄壯。車夫頭帶紅羽纓的涼帽。拿着鞭子。站在轅邊伺候。老殘回身向兩人彼此作了个揖。車夫照應着跳上車去。子平與少爺又是深深一揖。老殘把手一拱。車夫跨上車轅。家人打了頂馬鞭子一揚。車馬如飛而去。且說兩人送老殘走後。回到簽押房內。子平問道。六哥你看鉄補殘這个單子如何。六爺說道。脈理精詳。論病透澈。用藥切當。乃岐黃高手也。此公不但是深於醫理。一定還是抱負非凡呢。我見他雖然滿面謙和。而眉宇間露出一股的英氣。必

翁師傅一見老師殘就識其抱負不凡懷才不仕真力

子平述東殘在山東所為之事翁師傅已動憐才之心誠不為失之夾袋藥籠

然是懷才不仕。隱於醫者。賢弟你同他可是舊交是新交呢。子平應道。六哥的眼力果然不錯。此人豪俠性情。世罕其匹。若問我們兩個的交情。却是真正好笑。也不是甚麼新交舊交。乃萍水相逢一面之識耳。遂將老殘逛琉璃廠。因看招牌接談。又看法帖略露頭角。因此訂交的話。說了一遍。六爺說道。愚兄於把脈之時。細審其氣概。即知非凡。但你剛纔說他豪俠無匹。何所見而云然呢。子平道。他之來京。原是為的逃名之故。便將老殘在山東。受莊撫軍知遇。迫令出仕。假託回家。到曹州訪查玉守的惡跡。回省至齊河縣。路見不平。一封書平反了魏誠父女的大案。又代當局訪出案內真情。設計拏獲正兇。又救活十三條人命。因聲名太大。怕莊撫強迫出山。這纔翩然遁去。就他這一件事。豈不是世罕其匹嗎。六爺聽了。讚道。俠肝義膽。人不可及。但這等人材。聽其老死巖穴。殊為可惜。候我好了。再漫漫的想法成全於他。豈不是一件美事嗎。子平道。那是六哥的栽培了。兩人正在談的高興。藥已煎成。少爺親手倒在盞內。送到炕兒之上。家僮倒了一盞漱口水放在傍邊。住了一回。藥氣微溫。少爺雙手捧過。請父親服藥。六爺接過。一氣吃完。漱過了口。倚在靠枕上閉目休息。衆人不敢驚動。屏息以待。漸漸的聽



藥到病除  
雖仙丹何  
以過之於  
若者圖子  
何等光彩

得他氣息停勻。似乎像是睡着了的光景。少爺悄悄的與子平說道。老伯你看我爹爹吃下這帖藥去。豈是安穩。一定可是有轉機了。我想人生在世。有緣無緣竟是不同。往日的醫生進來看脉。他老人家從無喜悅之色。吃下藥去。總是煩燥不舒。所以永無效驗。今日鉄先生診罷了脈。他老人家又同先生談了幾個鐘頭。毫不知倦。且是面現喜容。服藥後遽然這麼安穩。想來是有緣人嗎。或者該在此人手裡除病。也未可知。子平道。那是自然。俗語說的好。藥治有緣人。這句話頗有道理的很呢。兩人只顧講話。忽聽坑上有駒駒之聲。走至近前一看。見六爺正在熟睡。彼此大喜。少爺道。我爸爸十數日來未得穩睡。這劑藥纔經下咽。就有這樣的效驗。豈不是同仙丹一般嗎。鉄補殘真神醫也。且說翁六爺自兩點鐘吃下藥去。便覺得胸臆間豁然通暢。氣不上逆。哮喘頓止。心裡也就無甚煩懣。遂斜倚靠枕沈沈睡去。一覺醒來。已是上燈時候。纔一欠伸。家僮卽倒了一盞參水。雙手捧上。六爺就他手中啜了一口。把頭一擺。家僮便端了下去。倒在罐內。忽聽六爺問道。徐老爺呢。可還在這裡嗎。家僮叫道。徐老爺。我們老爺問你哩。子平聞言走至近前。叫聲六哥。恭喜。病勢大減了。六爺道。多謝賢弟荐賢之德。愚兄這

个毛病。活該好了。自吃下這帖藥去。就覺着心裡通快的很。稍微閉了閉眼。竟是就睡着了。此時身上也覺鬆快了一些。氣息稍稍還有點不順。只是肚腹毫未見輕。脹滿如故。總而言之。也就算見效得很呢。子平道。這樣大病。縱然是藥王再世。也不能一藥而愈。鐵補殘剛纔不是已經說過了嗎。須得三十劑方能除根呢。六哥不要心急。俗語說的好。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只要醫治得法。自然一天輕似一天。漫漫的也就好了。你既是心裡覺得痛快。何不少吃一點東西試試呢。六爺聞言。自己一想。若能得進飲食。病勢自然可望痊愈。遂說道。論來還是不想吃麼。但心裡這回却甚空快。吃點試試倒也極好。遂吩咐家僮。叫廚房快沖一碗杏仁茶來。不要過甜。家僮答應去不多時。端來一碗稀稀的杏仁糊。雙手呈上。六爺接將過來吃了一口。覺着又香又甜。一氣就吃了半碗。依着他那心裡。還想要吃。又怕吃多了停住更不得了。遂將碗放下。把頭一擺。家僮撤了下去。擰了一條手巾遞上。六爺揩了揩臉。子平一看。見他臉上的色氣。頓覺好看了許多。遂說道。六哥纔吃這點東西。有味沒有呢。六爺道。倒也還好。只是不敢多吃。怕脾胃虛弱。不能磨化。更要脹滿了。正在兩人相談。忽見家人來請徐子平用飯。子

子平老  
殘復用  
心者乃  
熱心交  
之處非  
勢利之  
也所有  
所希冀

平道。六哥你且請歇歇罷。我要出去吃飯呢。六爺道。請便請便。子平這纔走出簽押房門。同少爺吃罷晚飯。又到房內一望。見六爺歪在炕上沈沈而睡。子平不敢驚動。遂與少爺說明。吩咐自己的家人伺候。出了翁府。一直走至稽古齋。與老殘相會。說明六爺服藥已經大見轉機。明朝一定是差帖再請。兄弟可就不能奉陪了。他這個病。補翁務必要格外的費心。如得痊愈。所有的滿漢當道。無不踵門求教。補翁的大名。從此定可以傾動朝野。這却是絕好的機會呢。老殘道。但願如此。尚不負子翁的待友熱腸。不然豈不成了不舞之鶴。貽誤羊公嗎。說罷彼此一笑。子平道。連日在他那裡同他作伴。連個圖圖覺也不得睡。今日稍得空閒。反覺着困乏的了不得。我可要告辭回寓歇一歇了。說罷站起身來。走出鋪門。升車回府而去。次日清晨。老殘起來。梳洗未完。忽有翁府的管家。手擎紅帖。給老殘請了一個安。站起說道。家老爺給鉄老爺請安。昨日吃下那劑藥去。大見功效。命家人伺候鉄老爺再勞駕一踰。老殘道。你且請坐一回。待我收拾收拾。一同前往。家人那裡肯坐。說道老爺只管收拾。家人站站不妨。老殘道。官家太亦拘泥了。並沒有貴上的人在此。你再拘拘于禮節。叫我也難以爲情呢。家人聽了笑道。

鐵老爺如此謙光。家人只得放肆了。說着話便拉過一張小橈。在門口傍邊坐下。候着老殘梳洗已畢。吃了杯茶。擦上衣服。收拾清楚。遂說道。我們去罷。家人答應。先行出門。照呼車夫伺候。老殘走至車傍。車夫服侍上車。家人乘驢。一齊來至翁府。老殘下車。家人引導進了客廳。仍是少爺出來奉陪。將服藥後的一切情形。細細說明。自昨晚徐子平去後。一直又睡至四更多天纔醒。又吃了一盞葛粉。渾身病症俱已見好。惟腹脹如故。好不好再加上幾味消導之品。疎通疎通脾氣呢。老殘道。腹脹之故。本以土受木邪。虧虛已極。所以建中的藥力一時不能奏效。再用消導。是虛虛也。中氣還有復元的時嗎。只求他上焦氣化宣通。再以培土溫中重劑投之。腹脹可以立消。且看看脈象如何。再議罷。剛說至此。家人端上點心。老殘一看。見係兩盤燙麪餃兒。兩碗香粳稀飯。四個小菜碟兒。兩個醋蒜小碟相對擺下。兩雙象箸。兩個盤子。布置已畢。少爺立起說道。尋常粗飯不恭之至。請老鄉長遂便用點罷。老殘並不推辭。走至跟前略一謙讓。就入座吃喝起來。未知用罷點心怎樣看病。且聽下回分解。

徐子平因不善應酬。累誤落職。輒爾隱身市廛。誓不與朝士交接。大有翟公書門。

孝標作論之槩。其忿時嫉俗之情形可想。其於失意之時。受盡勢利小人之冷落。亦可知矣。而翁師傅以太宰之顯。國師之尊。總握樞機。權傾中外。獨能不拘形跡。略分言情。照常往來。遂成莫逆。在施之者固無成見。而受之者能不存知己勝感恩之念哉。所以因其抱病。情願朝夕陪侍。代延名醫。不辭辛苦。不計利害。終令知己藉起沈疴。其報友亦云厚矣。如子平者。可謂篤於交情者焉。以此卽是其不合時宜處。斷不容於仕途。惜哉。

人生於天地之間。外而六氣。內而七情。偶一不慎。則致疾病。凡人皆然。而富貴賤則又迥乎不同。富貴之家。養尊處優。三因病少。七情內傷者多。以其表面保衛講究。而內裡私欲較多也。貧賤之人。易於生病。亦易於治療。所以易生病者。以其不能講究衛生。易治療者。則以其欲心較淡。內傷不重也。且富貴人家。不病則已。病則多致不救。蓋富貴人飲食起居。無不適宜。偶有微恙。本不甚重。在貧寒之人。卽可占勿藥有喜。而富貴人處之。則到處請醫問卜。藥餌雜投。祈禳亂施。前醫用藥本合。但未能沾唇卽愈。而病家以爲無功。又延他醫而至。後之醫者。見服過某

藥無功。勢必力矯前非。愈治愈壞。于是則展轉更醫。攻補汗下。次第試嘗。以氣中致耗傷。營衛不治。而不起矣。然其親丁猶曰。經過某某名人。用過某某治法。而毫無微效。乃命數使然。人顧不能爲力也。此等愚頑性質。牢不可破。疾病本不足以傷生。因其富貴而致之死地。可不哀哉。不意翁師傅道學先生也。沿此惡習。悲夫。

立方之能  
早已故能  
純熟到說  
見的譬解  
病的原瞭  
指掌真不  
生也扁重

## 第三十五章 託庇居停神醫發達

談論朝政尙書自危

話說老殘同翁老爺吃罷早點。相邀來至簽押房內。見翁六爺依然斜倚靠枕。面上帶着笑容說道。先生來了嗎。昨日蒙賜一方。賤恙大減。只是腹脹如故。再祈先生費心。但得除去這個毛病。那就好了。老殘道。容易容易。鄉晚可以效勞得。說罷仍在對面坐定。凝神切脈。診罷了脈。又看了舌苔。見苔色白膩。沿邊絳色無苔。遂說道。大人的貴恙。鄉晚幸已得其要領。今日的脈息。比昨日好的多了。兩寸關弦大之象。已經不見。尺脈也不甚沈緊。是木鬱已大見條暢。心腎也稍欲交通。惟土氣虧損過甚。非三兩劑藥所能挽回。尚須緩緩的調理。若欲急于見效。就怕病勢更變。那不是欲速則不達嗎。六爺點頭稱善。老殘立起。走至書案傍邊。提起筆來。仍照前方加了兩味建中的藥。重用參苓。稍增化氣之品。又送給六爺看過。六爺道。一味溫補。不怕氣道壅滯嗎。老殘道。脾爲生血之本。胃爲化氣之原。脾以陰土而主升清。脾土左升。而化肝木。肝木南行而化心火。象虛春夏。胃以陽土而主降濁。胃土右降。而化肺金。肺金北行而化腎水。象應秋冬。五藏之義。陰陽互相交感。皆賴土氣以轉輸。如環無端。晝夜不息。土氣一敗。則四維停滯。



功成不伐  
且云偶見  
幸中可爾  
凡有真本  
自誇者必不

而陰陽混淆矣。大人的貴恙。有似此理。非脾胃健旺。何能痊愈復元呢。六爺道。先生此論。理明詞達。猶如盧扁再世。和緩重生。兄弟受庸醫以病試藥之害。自覺不久人世。已經忿不服藥。聽天由命。魂遊墟墓之間了。蒙先生毅然拯救。何啻起死人而肉白骨。再生之恩。存沒均感。無以為報。惟有逢人說項。揄揚盛德。以示不忘耳。老殘謙遜不遑。說道大人獎飾太過。鄉晚何以克當。這不過偶然幸中。並沒甚麼一定把握過人的灼見。這又算的甚麼本領呢。說罷。站起告退。仍是少爺送他出去。用車送回寓所。六爺當日服藥。腹脹亦覺減輕。喘滿全無。次日照舊請去診脈。改方。如此連服十餘劑藥。他症皆愈。腹脹也消。漸漸的飲食大進。精神日增。服至二十餘日。早已寢食如故。起居照常。因已請了一月延醫調治的病。假在家無事。殊覺悶甚。因與子平商定。請老殘住在府內。便于診治。早晚談談。彼此也免得岑寂。子平受了囑託。回去同老殘照實說了。老殘本不肯應。無如子平再三懇懇。不好過拂其意。只得允從。子平回復了六爺。立差家人放車到稽古齋。將老殘的鋪蓋行囊。全行搬來。從此老殘便住在翁府。除診脈立方之外。談談醫理世務。彼此投機。恨相見之晚。原來翁六爺長于金石之學。老殘偶與談及漢

一危即當延是本是運人必藉  
愈疾大爭雖可先領致可之有而  
貴聲想憑也奪見時亦託行也

碑隸法。六爺考據精詳。謂隸書始自秦代。下邳人程邈。邈嘗爲縣吏。得罪繫雲陽獄中。覃思十年。益大小篆方圓而爲隸書三千字。奏之始皇。善之。擢爲御史。因其字隸人佐書便捷。故名隸書。自程邈以降。謂之秦隸。賈訪三倉。蔡邕石經諸作。謂之漢隸。鍾王鑾體。謂之今隸。合秦漢謂之古隸。庾元威造爲散隸。謂以散筆作隸書之故。又秦人王次仲作八分書。隸從小篆廻鋒。故遲。八分從大篆出鋒。則加疾矣。其法險峻。健筆鋒橫出。故結體宜偏鍾繇善八分書。有準尾波。泰山銘及魏文帝受禪碑中有此體。今人不辨出處。率以八分隸書爲一。真陋極矣。老殘以此更是佩服。竟成莫逆之交。過了一月。六爺銷假。因此鉄補殘之聲名大譟。各當道處爭相延請。本來老殘醫理精奧。也是先聲奪人。但非已入膏肓之病。莫不奏效。因之聘者愈多。謝儀萬計。大有應接不暇之勢。這日翁師傅下朝。面有不豫之色。老殘問道。大人爲國事勞瘁。奮不顧身。倒是令人可敬。然貴體新愈。尙未復元。斷不可過於思慮。致傷脾氣而動肝火。還是撙節精神。珍衛身體。好翼贊朝廷大計。豈可以關乎國家安危之貴體。常此鬱鬱以自賤伐的嗎。六爺歎道。時事多艱。兩宮不協。郡小構釁。將來國事不堪設想。兄弟忝居師保。必不免失

當年德宗與太后溫氣嘗不出西宮感志妃狐媚宮內小命監及演太監化裝荒劇日夜並淫酒色亦不臨朝慈寧宮不於太失歡此太起翁師事起翁此太起翁師事起翁師事起翁得國師身急自危也

職之譴。後患方長。能不叫人悶悶欲死嗎。說罷不住的哀聲長歎。老殘道。今日廟堂之上。又有甚麼新聞嗎。六爺將眉頭一縐說道。群小構釁。各爭門戶。讒譖蠱惑。唆使兩宮失和。一邊是皮小。李恃寵擅權。目無君上。一邊是志妃子與高老公。狼狽爲奸。招權納賄。佛爺那邊。是不敢置喙的。只有在主子跟前。屢屢諷諫。以孝爲治道之本。自古聖帝明王。未有不能盡孝而能致臣庶盡忠的。且母子天性。孝慈亦自天性中流出。天性偶乖。則障礙乘隙而起。婦寺性最陰險。利於離間人的骨肉。藉以邀寵營私。南內無人。南城多樹。毀鑑不遠。不可不察。無奈屢進忠言。主上不悟。仍縱容妖妃。閹豎大膽妄爲。前次竟有溫廷式越禮犯分。函達宮闈託情之事。致生松筠庵的參案。在主生似已燭照羣小之姦。定有大振乾綱以警將來之舉。不料自護其短。事後並不追問。禍由。因比太后心懷忿怒。密派皮小。李等。暗裡伺察。而妖妃等肆無忌憚。賄賂公行。竟敢鬻官賣爵。枉法祚賍。誰知前數日硃筆簡放道員三名。俱係以重價購買的呢。老殘一聽甚覺詫異。遂說道。但不知這錢是向着那個花的。縱然就是賄賂。也得皇上答應。難道說皇上也要錢嗎。六爺道。皇上雖不曾要錢。然而比他親手要錢也差不多呢。老殘驚道。這

臣下通函  
妃嬪爲千  
古未有之  
奇其越禮  
犯分下刑  
當按律明  
正典刑爾  
乃掩耳盜  
鈴假以誹  
謗驅逐回  
籍治非其  
罪自壞國  
法何以服  
天下臣民  
乎太后干  
預朝政實  
之也有以  
啟也

是何說。六爺道。這可是主上的不是了。他因聽信了志妃的蠱惑。說是慈甯宮常下條子。要求簡放大員。俱係李蓮英在外邊招搖撞騙。受賂賣缺。事成之後。卽要脅太后遞條子硬要。這豈非以朝廷官祿。爲若輩賺騙的招牌嗎。聽說皮小李家私已有數千萬之多。尙自貪得無厭。藐法貪財。奴婢等終日伺候聖駕。辛勤供職。從不敢稍存奢念。倒落了个囊空如洗。苦不勝言。在奴婢門固不敢覬覦。在聖心竇忍令向隅嗎。奴婢如今一則貧窘情急。一則氣他不過。故敢冒死啟奏。懇恩留一二簡缺。賞奴婢等稍裕囊橐。也算奪他一筆生意。出出這口不平的惡氣。老殘聽到這裡插話道。他這等胡言亂道。皇上就不見怪嗎。六爺道。豈但不曾見怪。竟然是着照所請了。老殘道。如此真算是不近人情。但不知賣的是何處道缺。若干賍銀。究係何人買去的呢。六爺道。主上一時昏迷。允其所請。其中原有个道理。只因太后把持朝政。被御史安維峻參了一摺。內有諸事把持。置社稷於不顧。何以對祖宗天下臣民之句。主上見了這個摺子。雖是心許其奏。但是無法處置。只得留中。誰知佛爺耳目極多。早已知曉。候了一天。沒見此摺。遂把主上宣去。厲聲責罵。主上不得已纔託詞說是怕太后見此摺生氣。故而不發抄。佛

安侍御參  
太后爲國  
忘身雖充  
邊遠之軍  
終蒙賜還  
國家又何  
負忠良哉

縱盜搶劫  
出於國母  
清季政事  
尙可言乎

爺當面諭道。安維峻離間至尊骨肉。教君不孝。冀成已忠直之虛名。立予格職。交刑部嚴審。是否受人主使。訊明按律重辦。主上心中不忍。欲從輕處置。又不敢開口。以此母子瀰氣。現已半月餘未朝慈寧宮了。這些天數俱在西宮。日夜吃酒尋樂以洩鬱懷。所以志妃高老公諸人。乘隙而入。纔能立邀恩准呢。他們得了這個口氣。倒發了一注大財。豫寬本是庫兵出身。冒名捐納候選道。以十七萬巨款。買得四川鹽法道缺。松壽以十二萬得江蘇蘇松泰道。吳家驥以三萬得淮揚道。這夥宵小。揚揚得意。方且競誇門戶。毫無慎密之心。不料李蓮英早已調查清楚。某日在驛馬市大街瑞隆金店兌銀。他遂密奏佛爺。想法阻止。佛爺說必須賍證並獲。纔能制伏其心。不然他必不承認。礙着皇帝的面子。又不好無故拏辦。爲今之計。只有將兌銀的日期探訪確實。你去請幾位地面上有字號的人物。帶个百十多人。在該金店左右預備。候他將銀項兌出上車的工夫。發个暗號。一齊動手。搶他个淨光。他若追究。我再出頭同他講話。那時真賍實犯。他就無得抵賴了。皮小李領了懿旨。遂到前門外茶館內。找了幾位著名的青皮。說道。今天兄弟有點子小小事情。要煩諸位弟兄們幫一幫忙。這裡不便說話。咱們且到福

載銀之車  
至多招  
搖無乃太  
甚即此足  
證若輩肆  
然無忌之  
情形也

隆堂去坐坐罷。幾位頭目。見皮小李有事相煩。先要請吃酒飯。無一不興高采烈。巴不得同他來往來往。從此可以誇耀同儕。永作泰山之靠。遂齊聲說道。公爺有事差遣。何妨就此吩咐。我們素常屢屢蒙公爺的照應。理當竭力報效的。怎麼敢領公爺的酒飯呢。皮小李說道。咱們弟兄的感情。非比尋常。即無事相煩。吃幾杯也是理當。何況我還

有秘密的情節。必須大家商酌。並非專爲吃喝。不過是借他個僻靜地方。好議論機密的事情呢。當時有幾位青皮頭兒。跟着皮小李去到福隆堂議定。於後天在驛馬市大街。瑞隆附近會齊。預備擄掠。可恨志記這邊的人。果於後天清晨。叫了百餘輛車。到瑞隆運載銀兩。該金店門外人多如市。異常擁擠。自早八點多鐘點起。直兌至下午兩點餘鐘。纔只兌過了一半。忽見自有人從金店走出。向幾個內監招呼道。今天不兌了。開車罷。車夫們搖動鞭子。車馬走開。魚貫而進。前頭的車剛走至菜市口。纔待轉彎。忽聽得兩邊一聲呼哨。拍拍拍一排的手槍亂响。搶出來無數的彪形大漢。各執利刃。在車前一字擺開。大聲喝道。好漢爺們。是特爲前來起贓。不與傍人作難。你們掌鞭的速速閃開。讓好漢爺們查點贓款。如敢違拗。定殺不饒。說罷發一聲喊。向前就奔。車夫看事



強盜已去  
始派兵追  
擊蒙混上  
京。據時有  
事。方之責  
地。概有可  
者。積習可  
等。可歎。

不好。各人跳下車來。向兩邊鋪戶檐下站住。瞪着眼睛看他搜括。那幾個押解的內監。早已下車躲藏去了。此處雖有巡查的街卒。因見匪勢過衆。也不敢出頭。各將號衣脫下。充作平人。站在路傍。瞧看熱鬧。衆匪一齊動手。將賍銀一概劫盡。打一個號。結隊逃逸而去。街卒這纔穿上號衣。報告南城指揮。帶了幾名弓兵。前來查勘。強盜早已不知縱影。當即稟報巡城御史。提督衙門。這纔派兵追趕。鬧了半天。軍隊回來。蒙稟說道。訪查匪黨有一百餘人。劫掠之後。直出西便門逸去。隊下尋蹤追趕。有五十餘里。沿途訪問。同口一詞。羣匪想已逃往西山。追趕不及。只得回稟大人。請示辦法。你想這些地面。官遇事顛預。卒伍窳敗已極。釐穀之下。白晝搶劫。一匪不獲。只以空言搪塞了事。這還成個甚麼體統呢。且說那幾名內監。躲在路傍。見匪徒已去。這纔叫了兩輛車。急急進城。飛奔西華門。開了車錢。跑進宮去。見了高老公。將盜匪劫銀的情形。一一稟報。高老公大驚。當場回明志妃。志妃立奏皇上。皇上下硃筆。召見九門提督。問道。朕聞驛馬市大街。兩點鐘的時候。有匪徒成羣。搶劫銀兩二十餘萬之多。你可知道不知道呢。提督回奏。實有其事。及奴婢得信。群盜已得賍逃逸。奴婢趕即親督馬隊二百名。跟蹤追出。



帝怒責提督。此不是但。安案匪首。然處於。深宮又烏。得而獲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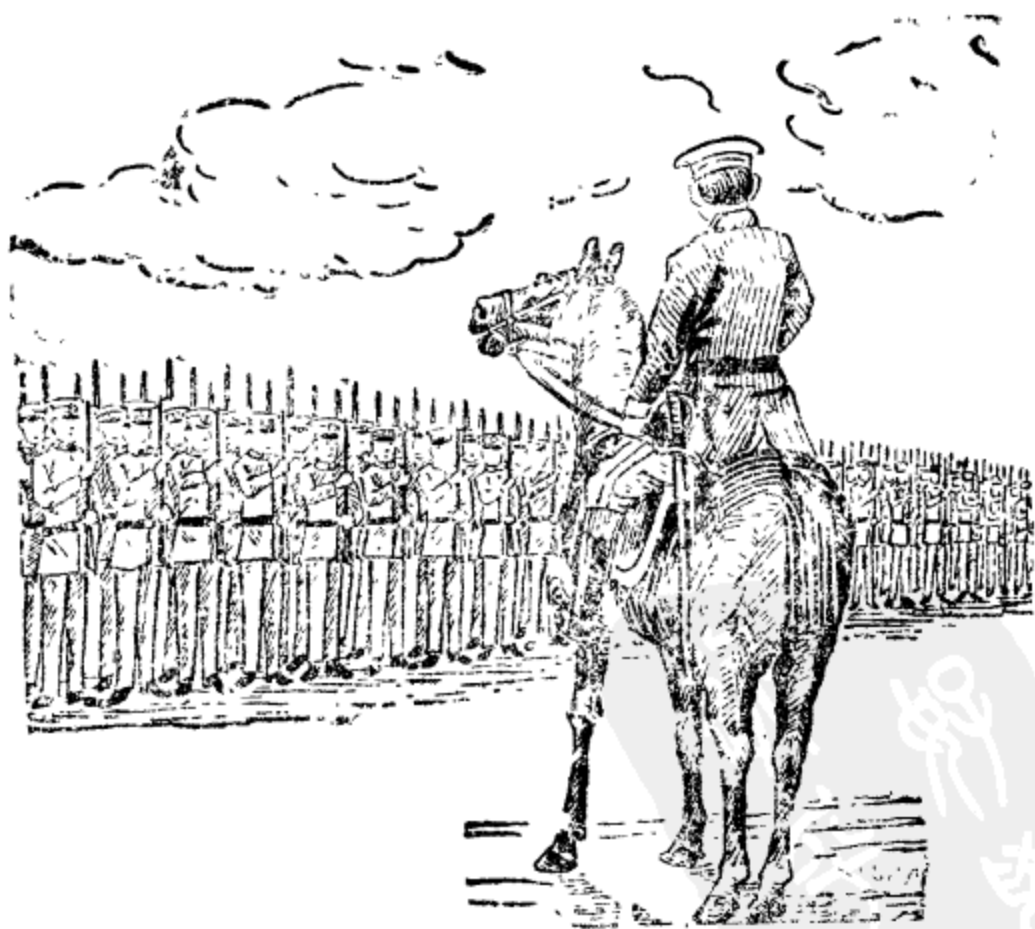
西便門。迤邐追至五十餘里。不見蹤影。據沿途民人所說。這夥人早已去遠。諒係逃往西山。奴婢無奈。只得暫回。再派兵赴西山訪拏。務獲究辦。決不任其漏網。皇上怒道。你們這班官兒。只會虛糜國家的俸祿。遇事即以敷衍搪塞爲能事。大城以內。竟致白晝搶劫。一犯不獲。難道你在任內。只知道吃飯睡覺。別的都不管嗎。罵的个提督閉口無言。但以頭搶地連稱死罪死罪。皇上一怒。吩咐限以三日。務擒匪首。違限交部嚴議。又傳旨五城一體嚴拏。你想這些強盜。恃仗皮小李爲護符。也不須逃逸。定是得了巨贓。與皮小李分肥快樂。各衙門明知底蘊。那裡有人敢捋虎鬚呢。誰知人沒辦到。禍生眉睫。次日清晨。太后將皇上傳去。盛怒詰責此事。皇上仍是含糊奏對。太后道。輦轂之下。出了這樣大案。還成个甚麼事體呢。究竟失主是誰。報案來沒有。你也該叫上來問問。纔是。皇上猶復支吾。太后拍案罵道。都是你這個昏君幹的好事。還要瞞着我嗎。我早已探得實情。原是你這昏君。寵倖志妃子那个妖姬。受了他的蠱惑。聽從賣官鬻爵。任意妄爲。這回簡放的三个道員。就得了三十二萬。係高內監拉的捐。今日在驛馬市大街兌的贓銀。二十餘萬。俱被強盜搶去。可是與不是呢。我把祖宗的江山託付你手。你

太后的幸而  
擎着德宗將  
的短處一切  
從前借題切  
發揮所業云  
祖宗基業似  
斷送帝手  
申飭是然  
天送清代  
不在下者却  
在太后何  
責人則明  
乎視已則黯

却這樣的昏庸無道。豈不要把祖宗二百餘年的基業。斷送了嗎。還說是我把持朝政。何以對祖宗天下臣民。你如今亂政胡爲。可能以對的過祖宗天下臣民呢。你要知天下原不是你的。由不得你任意糟蹋。皇上以自己虧理。竟被太后罵的一言不發。太后遂命宮官。速去把妖姬閹豎拏來。待我親自審訊。又惡狠狠的向皇上說道。你且回去。等我訊明了這兩個惑君不法的東西。再聽我發落。皇上無奈。只得唯唯行禮而退。聽說當時把志妃子高老公。拏到慈寧宮內。太后親自刑訊。志妃與高老公寧死不招。直打的身無完膚。仍無口供。且反唇相稽。太后一怒。立命把男女二人。用亂棍打死。還不知皇上要受何等的處分呢。兄弟輔翼無狀。怕也不得安然無事。況兄弟不善趨炎赴勢。與羣小冰炭以此尤屬難免了。不知老殘聽了有何話說。且聽下回分解。

今人作隸書多不考究。往往雜秦漢今古各體。及八分書法。萃於一幅。並不考其用筆之法。結體之意。甚至一字之中。迴鋒出鋒合而用之。但取其字形之似。則自誇謂得古人三昧。真不置識者一笑。茲觀篇中所論。隸法之難。較大小篆尤爲不易。

賄買三道缺之案。爲德宗一代慚史。太后既知。卽宜嚴加訓誨。俾知警戒。不當授意閹豎。糾匪行劫。志妃等固有惑君亂政之罪。而太后亦有勾結盜賊之非。勿怪審訊時志妃不服。反唇相稽也。以此看來。朝廷之上。甚於市井。不亡何待。翁先生切切自危。可謂知幾。



枉法懲治  
從嚴懲治  
白晝搶劫  
怎樣辦理  
此話問要

因私而致  
陰謀死罪  
非其罪則  
死亦不難  
矣將來陰  
曹對簿時  
尚有爭辯  
也

## 第三十六章 感羣鳥避患離京城

贈古書多情錢良友

話說老殘聽得此言。說道。若事果屬實。死于棍下。還算便宜。但這等大案。沒有招供。遽置死地。似不足爲信讞。其中恐有委曲之處。且枉法詐贓。既已從嚴懲治。那白晝搶劫。不知怎樣辦理呢。六爺道。老同鄉的明見。是照常理而論。此刻的世道。那裡還講的甚麼理情呢。志妃取死之由。皆因性情強硬所致。並非盡爲枉法。審訊之時。若能平心靜氣的認罪服輸。求恩矜恤。倒可以不至致死。因礙皇上的聲名。不好照例懲辦之故。不料他不肯認過。反託出太后鸞爵。皮小李過付的某某贓款若干項。均有贓證可指。故太后惱羞變怒。胡亂用棍打死。不成信讞。以免累悞多人。所以連搶劫的案子。也置而不問了。老殘聽罷說道。一國之主。猶枉法營私。且猶爭奪權利。不恤人言。縱盜劫奪。廉耻盡喪。國家前途何堪設想。大人既不能激濁揚清。何不急流勇退。明哲保身。免彼宵小嫉忌。爲衆矢之的呢。六爺沈吟半晌。漫應道。先生講的甚是。其如君恩深重。奈何。老殘見勸之不醒。知其不能免禍。也是運數使然。因交情未深。不便苦勸。也就不復進言。六爺又談了回別的事情。起身回內宅而去。老殘送他去後。一人坐在房中無聊。信步

老殘遊記  
急退保身  
可謂忠告  
之言因不  
能入不醒  
勸之不再  
即爲忠告  
斯爲忠告  
而善道止  
不可則止

因見籠禽  
而感網羅  
之設悠然  
遠逝其知  
幾平

走出大門。意欲進城一逛。到了宣武門外。見雀子市上遊人甚夥。也就挨至近前。看了一回。見架上有五色鸚鵡。八哥。四喜。芙蓉鳥。翡翠各種珍禽。老殘忽然感觸。心中想道。這些禽鳥。均是產自遠方。爲人羅致至此。雖然飲食不缺。但幽閉樊籠。何如在故土山野之適性呢。又見翡翠頰翼青羽。啄食不輟。遂自言自語的道。禽經謂此鳥有文而貪。信然。既已因貪食爲人羅致入籠。猶不知戒而恣意飽食。貪心不饜。何其愚哉。怪道釋氏以貪爲戒。儒家以不貪爲寶。看起來無論人畜。這個貪字。是斷斷犯不得的。適纔居停說的志妃。若是不貪。何至斷送紅顏。居停亦因貪戀祿位。而不能潔身遠害。一朝身入樊籠。雖奮六翮。豈能任其高舉嗎。我在此雖非干祿。然往來於縉紳之門。也是賈禍之道。此地斷不可久居了。想到這裡。也就無心再進城去。遂反身到琉璃廠稽古齋。尋着徐子平。託辭說山西有个至好的朋友。有病頗劇。延請本處醫生調理無效。今天接到來函。邀弟速往。只因交情過深。不便推諉。明朝就要首途。待他的病症痊愈。重返都門。再見罷。翁師傅處待弟極厚。無從報答。深以爲歉。即請子翁代爲道歉。改日再辭謝罷。子平見他有朋友邀請。雖然不忍分離。可也不好挽留。遂邁着到前門飯館子內。吃

以名器而廷送  
人得美官優  
等年朝內官  
貴官莫不  
視爲故常  
而賢者亦  
哉不免惜

了晚飯。各回寓所。到了次日午飯時候。子平親到翁府。與六爺說明老殘要到山西給朋友醫病的話。六爺說道。昨天我還到他房裡。與他談了半天。他並沒曾向我提起這話。怎麼他竟到你那裡說出要來呢。莫不是舍下有得罪他的去處嗎。子平道。六哥莫要多疑。他是昨日進城。纔接到朋友的信。因請本地醫生調治無效。纔來請他的。他因朋友情重。不忍推辭。又因受六哥待遇之厚。無從答報。所以託弟代爲轉達歉懷。並無別的意見。還說是待他的朋友病好。重到京城。再報大德呢。六爺笑道。我有何德可報。他替我治愈沈疴。尙未酬謝。至于逢人說項。不過口角春風。不費之惠。也算不了甚麼。賢弟你快同他說去。且不要出京。現在劃一傳將近告成。我已託了人情。替他填上个名子。待開保的時節。定邀優獎。再尋機會得个保舉。府道功名。可以到手的。我因爲事尙未就。不欲先向他說知。怕他多心。疑我賣弄人情。如今不得不同他說明了。賢弟你去見他。就說是愚兄感他的大德。無以爲報。纔想了這個法子。他若出京。不但是失了機緣。且辜負了愚兄的一番苦心。只用在住上三兩個月的工夫。保案下來。那時再去不遲。子平道。據小弟看來。這件事可以不必。其人性情高尙。絕非熱中仕宦之流。



先工常貞今優立即素視矣謂矣速  
生保不士以保得志老即之故  
以案足大之操案操案其甚得  
河尋移案勞府小其得己殘尤

他曾在濟南受魯撫特達之知。欲由河工案內替他保舉功名。力辭不就。又欲延就幕賓。也是不肯。託辭回家。遁出省城。在齊河縣見事不平。毅然替人伸冤。致函撫院。該撫因重其爲人。立派委員到齊河覆讞。將冤獄平反。救活了十三條性命。事主重謝不受。又防該撫強致入幕。連夜逃回鄉。此次來京。並不肯由濟南經過。本爲避名來京。他可能前倨而後恭嗎。六爺道。我看此人滿懷經濟。絕不像無心世事的人。或者他見河工保案微末。不足以展其抱負。故而不屈。愚兄這個辦法。道府之職如操左卷。可以展其驥足。不負所學了。也許就忻然相從的。賢弟不須多言。快去同他說說看是如何。子平聽了。只得來見老殘。住了多時。始回簷下房內。一見面便高聲說道。事不諧矣。六爺急問怎麼。子平道。小弟把六哥的話告訴與他。他說是蒙大人的抬舉。感激之至。但賦性疎懶。自知非吏治之材。且有烟霞痼疾。故自幼未曾一應童試。既蒙見愛。作一個車笠之交則可。若必欲拔登仕版。直欲逆其性而戕其生。雖死不敢從命。弟再三開導。總是不允。弟看他一派游俠之氣。也不是此道中人。倒是聽其自便的好。六爺道。可惜此人懷才不仕。可謂危行言遜者矣。既是如此。也不可相強。但相交一場。後會無期。請他

爲我作平原十日留以盡朋友之誼。再分袂如何。子平道。這却使得。我去說來。遂走出往見老殘。遲了一會的工夫。回來說道。鉄先生深感六哥的盛德。無不從命。六爺說道。明天去叫幾個班子。請幾位南方同鄉官。大家陪着盤桓幾日。賢弟務必早來。照應照應。愚兄也請幾天的假。在家相陪便了。計議停當。子平告辭回府。翁府衆人。叫戲班子的。寫請帖的。請客的。定酒席的。各自分頭辦理。忙了一晝夜的工夫。方始就序。到了次日午後。子餘先到。代主人檢點一切。哺時後班子已到。賓朋漸集。館子酒席也就送來。安了廚房。煎熬燂炙。水陸俱陳。少時安了席面。共計賓主八人。除主人及老殘子平外。還有西席一位。其餘俱是江南生意中人。並無一位官寮。這是子平知道老殘的脾氣。不喜歡勢利。所以與六爺計議。迴避官場習氣。免得專客不快。且說酒筵已張。六爺送酒安席。首座老殘。西席陪座。其餘四客挨次而座。子餘坐了末位。六爺在主位相陪。主賓纔一舉杯。早有戲班子裡班頭。帶着一個相公走到席前。請了衆賓的安。呈上戲單。請專客點戲。老殘道。叫他們遂便唱一齣罷了。我是不懂。子平道。這點戲的意思。原是主人敬客。補翁如何能以推辭呢。老殘道。既是這等說法。我就回祝主人。點一齣清官。

老殘見已居停積習救深不點清藥故一冊以官冊之乃翁先為生不悟以維主係恭維思萊殊不盡心王公終彼王去職貶竄以死耶當然者迷信

當年朝貴之勢全在入行誠能為人行造命故臨別持贈此靈符討錢人替我令醉情耳

冊罷。班頭聽了。又把戲目送至二座。西席先生不肯竟點。即讓三座代點。三座仍是不肯。正在你推我讓之際。忽聽徐子平說道。衆位不必推諉。誤了看戲。我倒有個法子。免的耽誤工夫。大家問其所以。子平道。今個謙虛。那待推到幾時呢。既是專客已經點過。我們連主人翁還有七位。統不必點。就教他門檢吉慶戲。遂便演唱不好嗎。大家聽了。一齊贊道。甚好甚好。翁六爺說道。諸位均可。我可不能從命。鉄先生點清官冊。是照應我的。我就不好不回敬了。遂向班頭道。你們不是有折柳送別這齣戲嗎。班頭應道。是。這可是崑腔。六爺道。不論是崑腔皮簧。就唱這一齣罷。班頭答應下去。家人斟酒上來。賓主互相勸酬。台上遂開了鑼鼓。挑過加官。大家吃酒觀劇。開懷暢飲。當晚席散。老殘告辭。次日就要起身。翁六爺道。兄弟已魂遊墟墓。蒙先生活命之恩。刻不去懷。滿思替先生圖謀功名。先生又高尚其志。不肯溷跡濁流。兄弟別無可報。祇有以曹邱生自任。逢人說項。佐成我先生大名而已。晉撫胡君。乃兄弟門下之士。茲已函致彼處。囑其奉賜仁風。應無不盡力。先生到彼。務必往見。以先生之高蹈。顧無藉於彼。然與先生之義膽俠腸。未始非他山之助。本當再修一函。先生親自帶去。恐損盛名。不敢冒昧。高明

收書不受  
老殘之敬  
銀老可  
處事敬

以爲如何。老殘聽罷。深深一揖道。蒙大人諸事關照。何以克呢。說罷。又向子平道。明朝小弟就要首途。還要檢點檢點行李。恕我不能久陪了。子平道。何妨再看兩齣呢。老殘道。酒也穀了。回房收拾收拾。還得稍睡片時。免得路上困乏。子平也不固留。遂說停一會我還到你那邊去呢。老殘站起。與六爺等作別。道謝打攪之情。彼此謙讓了一番。辭了衆人回房而去。這裡專客已去。住不多時。戲也收場。單說老殘回房。理了理隨身行李。要打包裹。尙未理齊。子平帶着一個書僮。手裡捧着一部書籍。走進房來。老殘連忙站起照應。子平就坐。從懷內掏出了五百兩一張的兩張銀票。雙手遞與老殘說道。這是翁六先生感補翁的大德。奉贈幾兩路費。又命書僮將書放在案上。指着說是六先生深知補翁喜歡古書。特送這部宋版蘇集。帶在身邊。早晚可以消遣消遣。老殘打開一看。果是宋人的原板。直喜的色飛眉舞。連忙說道。小弟在此並無微勞。蒙六先生以桑梓之故。謬加賞識。鼎力吹噓。推解相待。方愧無從答報。遽蒙厚賜。更難爲情矣。然長者賜不敢辭。弟斷非矯情。這部蘇集。敢不拜嘉。餘者不敢奉命。子平道。六先生素以誠心待士。與足下之交。更是推心置腹。今以補翁遠行。囊橐不裕。沿途飲食歇宿。在在

需財。所以聊助行裝。因恐補翁拘泥。故不便當面持贈。囑弟代達衷曲。如補翁處已太高。相形見絀。與六先生面上却不甚好看。請平心細想。還是收下的好。老殘道。小弟一生作事。從不高自位置。令人無地。這等辦法。正爲是却之不恭。受之有愧。所以想到這个半受半却之法。兩方面俱佔有地步。如必欲相強。小弟豈不成了市儈之行嗎。弟意已決。請子翁善爲我辭。若六先生以爲阮囊羞澀而有是舉。則弟受先生嘉惠已經逾分了。此去不及千里。諒無途窮之虞。子平見他執意不收。也不好過于相強。遂說道。兩邊俱是好友。當彼此曲全顏面。補翁處置。倒也是平允適宜。我且返命去來。說罷便回。簽押房覆了六爺。六爺心裡。倒覺得好不過意。子平當晚也沒回家。就留在老殘房中同榻而睡。次早起來。翁府家人。早將驢子喂飽。牽了出來。背好鞍轡等候。老殘梳洗已畢。用過早飯。纔待拏帖子上去辭行。忽見六爺帶領少君走進房來。深深一揖。說兄弟凡事疎略。多有簡慢。深知先生高雅。或不見怪。且道義之交。亦不當拘於形跡。兄弟薄具贐儀。聊備途次茶水之費。而先生不肯賞臉。未免過于狷介。見外太甚了。老殘連忙道謝贈書之情。又說道。不是鄉晚自外。因蒙大人春風拂囑。各處酌金。已多至一二三千

願子猶心脫  
閉神怡飛  
暢適性何  
奔人先知  
大不禍以  
則遠年也  
身無他食  
享餘年也  
是重耳可  
不念哀歟

兩。除寄回舍下外。現存四五百金。鄉晚到處以術謀食。本勿顧囊橐充裕。多擔心事。致歌行路難也。倘到彼遇有緩急之處。容當專函通融。也不爲晚。言次即吩咐書僮。將被套扛出。搭在驢子背上。用繩索繫牢。朝着六爺父子與徐子平。掃地一躬說道。後會有期。就此告辭了。說罷往外就走。三人送出大門。一躬而別。老殘牽了驢子。順着驛馬市大街。出了彰義門。跨上走驢。加了一鞭。那匹驢在大城內幽閉的日子過久。乍到曠野之外。心胸暢快。兩耳豎起。將頭一昂。尾巴一擺。連聲大叫。四蹄蹬開。直撲官道。如閃電一般。瞥然飛去。轉眼之頃。經蘆溝橋。過良鄉縣。到了涿州地面。纔止步緩緩而行。只這一轡。竟走了一百五六十里。老殘心裡也覺甚是高興。並未離鞍。攬轡徐行。一直走至涿州城外。方纔勒住轡頭。跳下地來。找了一所茅店住下。打中火喂牲口。歇息了一點多鐘。那天纔交正午。遂親手給驢子上了料豆。飲過了水。背好行李。算還店賬。牽着轡頭走出店來。穿城走過到了關外。跨上驢背。順着山西的大道。得得而去。當晚住在保定府城內。次日起个一大早。至晚又住平定州。離省城只有二百餘里路程。第三日清晨。卽至太原。一直牽着驢子。尋到撫院大街。一所極熱鬧的客寓門首。店裡當槽的連忙

出來照應道。客人可是要住店嗎。小店內有的是寬大房屋。明窗淨几。桌椅床帳無不乾淨。茶水方便。槽頭寬綽。同伴幾位。請進來看如何。老殘道。我並無伴侶。僅只一身。倒不用甚麼寬房大屋。只要有兩間小房。一間會客。一間作臥房。儘也彀了。但是可要屋子潔淨纔好。垃圾了我可不住。當槽的應道。有有。遂伸手牽了牲口。拉進店來。到了院內。把驢子拴下。先帶老殘去看屋子。由上房傍邊一號角門走進後院一看。見正北有五間台房。隔爲兩段。上首三間。是一明兩暗。下首兩間。是一明一暗。走進一看。收拾的也還齊整。粉白墻壁。毫無半點灰塵。方磚鋪地。明牕淨几。床榻清潔。布置的井井有條。心中甚是喜悅。遂說道。就把行李搬到這裡來罷。還有我那條驢子。從來不合人家的牲口同槽。可是要拴在个僻靜去處纔好呢。那人答應了一聲。說是客人只管放心。小店內槽頭甚多。既是如此。就牽在後院內小棚裡去喂養便了。說罷即出去搬移行裝。將驢子牽入後院。老殘遂寓于此。不知在這裡還有什麼遇合。且聽下回分解。

當日此案發決。西太后在慈甯宮親自審訊。志妃承認不諱。太后責以惑君亂政。罪在不赦。喝令內監用大杖擊之。志妃受刑不過。將死生置諸度外。連訐太后賣



官藏姦二十餘款。俱有賍證可稽。且云上行下效。自古皆然。昔唐有則天皇帝。而後纔有韋后。臣妃步武懿行。而獨受極刑。雖死不服也。太后因羞成忿。立命亂棍擊死。聞高老公亦因訐李蓮英致死。同時死者尙外宮女內監十餘人。外間名姓無傳。當時並非因礙皇帝的聲名。不肯明降懿旨。其實爲曖昧事耳。志妃之胞兄志銳。以懿親故。簡任奉天將軍。亦被革職。上諭內並無宣明得罪之由。書中謂其廉耻盡喪。誠然。

翁尙書不負君恩。是其過人處。但不聽忠告。卒爲羣小排擠。褫職回籍。着地方官嚴加管束。情同監禁。未免可惜。

老殘遊記 下編 第三十六章



山西地高  
山多氣秋  
金水相生  
金泉脈甘  
故燒茶異  
於他省

## 第三十七章 太原府仗義救難士

條梅樓無心遇故人

話說老殘進了太原。問至撫院大街。住在東轅門晉升棧內。當晚無話。次日用罷早飯。到大街上閒逛了一會。見來來往往的轎子不斷。也有步行跟個長隨。提着衣包的。向撫衙走去。老殘知是衙期。也不去管他。見西轅門有一所茶樓。尙屬清潔。便信步走進。檢了一副座頭坐下。堂倌過來打過手巾。問道先生的葉子呢。拏來沖茶。老殘纔曉得此處茶館與京城是一樣的風俗。各人自帶茶葉。遂口說道。葉子忘了帶來。你替我來一壺六安。雨前壽眉罷。堂倌答應了一聲。立時將茶送來。倒了一盞。老殘一嘗。甘芳清冽。比京城的茶葉殆勝數倍。自思道。怪不得傳說山西人講究吃茶。果然異於他省。遂問堂倌道。這葉子可是六安壽眉嗎。堂倌應道。是的。先生吃着如何。老殘道。甚好。甚好。似比京城的葉子高的多呢。堂倌道。先生可爲善於品茶咧。其間的好處。有個來歷。先生還不知呢。京城的茶葉不甚講究。茶客到了六安。大半住在山外。收的是山邊的葉子。雖然也分花色。也是雨前。但是產茶的地勢低下。土鬆風暖。茶芽易茂。故氣薄味澁。價值便宜。我們敝省人人講究吃茶。各庄的客人進山。係住霍山縣內。霍山縣在萬山

博之理山  
別以山外  
氣暖易茂  
者下氣高  
土發者清  
遲發者上  
誠爲至理  
名爲直抵  
得一言茶  
經等不於  
此等筆鋒  
其來利  
何等上  
絳張門  
極力爲  
人疎通  
機之反  
惡胡撫

之中。衆山環抱。三四十里不見平陽。到處奇峰陡立。峭壁插天。漫山全是茶科。其地土緊而肥。山高得雲露滋潤。受春氣猶早。所以茶芽飽含生意。而不遽吐。迨至穀雨。一發難遏。一夜工夫。能長三四寸長。故必在雨前採之。正是十足的時候。但是這般葉子。雖與山邊的一樣花色。價值却高出一倍。京城內自然是沒有這樣的茶葉了。且京城裡是吃井水。味鹹而微澁。此地燒茶是用潤河的水。源出壽陽李家山。味甘而輕。京城是燒煙煤。此地是燒木炭。比較起來。高低奚止倍蓰呢。兩人正在說的高興。忽見從外面進來了一位後生。身上衣服襤褸。滿面的病容。走至對面一張桌上坐下。咳了一聲。那眼裡的淚。點點滴滴的滾了下來。先有一位五十來歲的老者。在桌上吃茶。見了那人這般情形。便問裡頭不肯見嗎。門上的人可傳稟來沒有呢。那人見問。揩了揩眼淚。哽咽而言道。沒傳稟到還好受。倒是傳稟了。纔惹出這場羞辱來呢。老鄉長費了回心。竟白費了。鄉晚也難得回家。只好做異鄉孤鬼。來世再報答你老人家的恩情罷了。說罷嗚咽不已。那老者急忙問道。你不要哭。倒底裡頭是講的甚麼話呢。那人道。他說沒有這門世交。既敢在本院冒充官親。胆大已極。斷不可容留在省。招搖撞騙。爲害匪淺。着

施老遠聞  
此言忿恨  
現於辭色  
大罵之良  
絕情動人  
也憤可憐  
義是感惜  
力能綿薄  
不羅脫人  
於網羅必  
待呼助可  
將伯始願  
遂我志願  
甚矣哉

首縣驅逐出境。不准逗遛。當時門房就叫了幾箇衛隊上來抓我。還虧了傍邊一位張大爺。是我們的同鄉。從傍說情。說是人不親土親。聽他的口音。確是鄉里無疑。無論是騙子不是。却還無有贓證。有官卽有私。我們賣個人情。把他放了。叫他到傍處想個法子。弄兩個盤纏。趕緊的離了這個地方。豈不甚好嗎。上頭若有話說。有我一面全管。看光景這位張大爺很有點力量。門上諸人俱唯唯聽命。他還幫了一吊大錢給我一個名片。說叫我到湖廣會館裡去。求求賬房。請他替我想法子呢。他當時又從腰裡掏出了二兩銀子給我好買飯吃。我纔能安然無事的回來呢。若不遇着這位大爺。怕此刻已經被押在陽曲縣了。那位老者聽了這番言語。面上現出一般忿恨的顏色。怒髮衝冠的罵道。世間那有這等忘恩負義的人。全不知飲水思源。他這乘大轎是怎麼來的。竟這般的昧良絕情。老同鄉你也不要哭了。你總哭死也是無濟於事。那位張大爺就是我的朋友。我就託他替你疎通的。看這個光景。以定是上頭昧了良心。他也是無從爲力。纔送你二兩銀子。叫你到湖廣會館。想法張羅幾兩路費。好在有他的名片。還可以不至落空。我就同你去到會館走一躑看是如何罷。你如今料也餓了。先叫兩盤



人為善之  
難也

張門上任  
怨濟人難  
得

點心吃吃。我們再去。遂招呼堂倌去端了兩盤包子。兩人同吃。尚未吃完。忽見從樓梯上走來一個十五六歲的童子。生的眉目如畫。其時正在七月天氣。身上穿一件雪青紡紬大衫。套着個鉄綫夾紗的背心。緞鞋白襪。匆匆而來。見了那位老者說道。施大爺還在這裡甚好。張大爺叫我來送個信兒。說是若不在此處。還叫我趕急到貴寓去找呢。老者急問可有甚麼要緊的事嗎。小童指着那個少年道。大約是爲的這位的事。有信在此。一看就明白了。說着話時。從懷內掏出一封書信。遞與老者。老者拆開一看。臉上的顏色遽然改變。說道你回去上覆大爺。就說我知道了。這件事不但本人感激大爺再生之恩。連老漢也感佩不盡了。我這裡趕緊想法打發他速出太原便了。那小童說道。你老人家不可遲疑。愈速愈妙。我要回去了。說罷下樓而去。那個少年見小童已去。便問老者道。他這信上說的甚麼呢。老者歎了一聲說道。他那裡一派陰毒。要做那下井投石趕盡殺絕的事情。你看看就知道了。說着話時。已將原信遞過。那少年接去一看。登時唬的面無人色。跪在老者面前。求他搭救性命。兩眼淚如湧泉。只得是未放悲聲。那老者着急道。你快些起來。這是個甚麼地方。若是走透了風聲。那還有你的命

老殘此時  
更耐不得  
觀其概然  
出頭不計  
利害雖古  
來無使老  
士無以老  
也寫的更  
有聲有色

嗎。我此時心亂如麻。並無想出甚麼善法。只得你先起來。我們再慢慢的想辦法子。了他的範圍就好辦了。那位少年只管跪着哀求。不肯起來。老者更是着急。此時傍邊吃茶的人不知何事。俱過來圍觀。老殘素性豪俠。見義勇為。觀此情形。已知這人負屈危難之事。像是那老者力薄不能護庇的光景。不覺感動了自己的義膽俠腸。便走至近前向那個少年說道。你這位少哥。有何事情。且起來再講。何必叫這位老人家着急呢。你看看這個地方人眼過多。不知是為的甚麼。大家難以為情。那少年哭了一聲道。先生救命呀。老殘不知就裡。慨然道。有話起來商量。但有能為力之處。我也情願帮忙。那老者將老殘看了一眼。說道。老同鄉。你起來罷。這位先生也是南省人。諒來可以濟困扶危。此處非說話之所。且同到我的寓處。再拏主意救你便了。少年一聽。給老殘磕了個頭。站將起來。請問老殘的姓名。老殘道。你且不要性急。到了老先生那裡。我告訴你不遲。又問老者道。尊寓到這裡有多遠呢。老者答道。不遠不遠。遂會了茶資。邀着老殘要走。老殘也就會了茶錢。隨着下樓出門。少年跟隨在後。出了茶樓。一直往西。到了十字大街。向北轉彎。又向東一拐。一條小巷內。走無多遠。有一所小小的院落。老



者向前叩門。內裡有人應道來了。只聽得呀的一聲。柴扉雙闢。一個年老的婆婆走出問道。陳少爺的事情辦好了嗎。老者道。媽媽不要多言。有客在此。遂邀請老殘進門。少年隨後。老婆婆把門拴好。向後邊走去。老者讓着老殘走進草堂。彼此施禮就座。各通姓名。原來這個老者。姓施名尚義。湖廣人氏。在山西省開了座藥店。後來生意閉歇。並無子女。老夫妻兩個。仗着行醫度日。那位少年。姓陳名紹先。與施尚義同縣。其父曾做過山東登萊青兵備道。頗有家私。當日山西撫軍胡公未第時。從陳觀察受業。胡家寒其師不受束修。且常助其膏火。後胡發跡。陳正在道任。胡在京供職。每每仰給於陳。後來陳觀察去世。家亦中落。陳紹先其時尚幼。因無父失學。如今家道日見式微。知胡由閩藩升任晉撫。紹先之母。親書一函。命紹先來投。託其借數千金捐納個佐貳前程。指分山東。有其父的舊友可以照應。詎料紹先年輕。初次出門。途中遇了拐騙。行李一空。心裡一急。病在半路。及至病愈。身邊一貧如洗。討飯到了太原。到院上投信。被門上罵出。施老與簽押房的爺們張某。係同鄉熟人。因此常進院衙與張某往來。那日在內正遇着此事。心中不平。故出來把紹先領回家中。細細盤問。係觀察的少爺無訛。他纔力

寫胡撫恩  
將仇報毫  
無其人很毒  
形情者乃陰  
之容當時陰  
仕途即此陰  
險耳作此陰  
足微作此陰  
忿時嫉者此  
之藉俗之  
也發洩之

託張某爲之疎通。孰料胡公昧良不認。張某放紹堯走後。胡怒氣不息。必欲銷陽曲縣。竿回重辦。張某來信招呼。速打發紹先離開太原。免遭不測。施老又把張門上的來信。遞給老殘看過。老殘發恨道。這樣負義的人。世間少有。據兄弟看來。還是打發陳兄離開此地。免生意外方妥。不知老先生是何主見。施老道。誰不是這個主意呢。但兄弟兩手空空。又不敢到湖廣會館想法。如何能走的了呢。老殘道。這倒不難。兄弟本意是想。到院上去拜拜這位胡君。託他照應照應。在此行道。今知其爲勢利小人。實不欲與其周旋。明早兄弟就要速離此地。去到西安。兄弟孤身一人。又無侶伴。陳兄如願回鄉。就與兄弟做伴回南。豈不甚好嗎。一切路費全不用陳兄費心。一待到陝之後。至多住上兩月。就要回南。趁便帶他回鄉。並不費事。陳兄你可願不願呢。紹先聽了。連忙跪在地。下。磕了三個頭。說道。蒙鐵先生救我的性命。此恩刻骨難忘。老殘急急扶起說道。順便攜帶。算不了甚麼。遂從腰裡掬出來四兩餘重的一個錠子。遞與施老說道。還得請老先生費心。替他買兩件粗布衣服。仍留他在尊處再住一宵。兄弟寓在東轅門外晉升棧內。你老明日頂早。領他到那裡。一齊動身便了。天也不早了。我要回棧房去呢。施老

藉施老道  
謝之反  
禮胡撫  
惡筆錄  
畏之可

巨靈擘山  
之說甚屬  
不經遺意  
竟有造跡  
可尋造物

老殘遊記 下編 第三十七章

八

謝道。補翁慷慨好義。萍水相逢。竟然拯他於水火之中。老朽忝與桑梓。却絲毫不能爲力。真是愧慙無地了。老殘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濟人之急。何在同鄉不同鄉呢。老先生非不重義。但心有餘而力不足。無可如何耳。遂起身告辭回寓。當日晚間算清房飯賬目。一夜無話。次日黎明剛纔起來。施老帶領陳紹先已經來了。老殘梳洗已畢。一同用罷早飯。當槽的牽出馱子。背好行李。出了客棧。施老諄諄囑託。送出城門。作別而去。老殘一想。自己騎馱。叫紹先步行。覺得難以爲情。遂用馱子駝了行李。兩個隨着緩步在後。直奔西安的大道走去。走了兩天。到了絳州地界。漸漸的山勢險峻。道路崎嶇。步下十分吃累。便僱了一頭馱子。叫紹先騎坐。一來可以省力。便藉趕脚的引道。也免得走了差路。如是夜住曉行。一路遊山玩水。經天柱山。登太華少華。遊老君洞。蓮花峯。峯頂有池。生千葉蓮花。服之可以羽化。因名華山。又有玉女祠。祠前有石臼。號曰玉女洗頭盆。臼中水色碧綠澄澈。相傳雨不加溢。旱不減耗。誠仙跡也。其山下臨黃河。與河東首陽山對峙壁立。世傳兩壁原本一山。當河之衝。河水過此曲行。河神巨靈以手擘開其上。以足蹈離其下。分而爲兩。以通河流。今觀其手跡於華嶽上。指掌之形。具在。足跡

之形。則在首陽山下。亦甚顯然。殆非人力所能摹仿。可見古書所傳。未必盡屬子虛。惟其理不可解耳。在山廬雲臺峯雲臺觀。住凡四日。卽下山前進。路經一處。地名天井。係穿洞口而過。其路之狹。僅容人行。迂迴盤曲而上。可高六丈餘。山上有涓滴細水流入井中。亦不露濡人衣。出井望空視明。猶如在室內窺窗一般。由此前進。道經秦嶺。地東接潼關界。懸崖疊嶂。徑多紆曲。頗有歌行路難之概。過此道路稍覺平坦。其時方屆中秋。因地近沙漠。天時比關裡迥異。早晚之間。須著絮衣。這日到了西安城裡。但見六街三市。人煙稠密。街衢寬闊。肆廛連雲。長安爲累朝建都之地。果然是風俗華美。人物富饒。市面非常熱鬧。老殘性情。不愛繁華。遂叫陳紹先牽着驢子。自己跟在後邊。越過生意繁盛之區。覓了個清閒地方。尋得一所客棧。在門外問明裡邊有清靜房屋。纔將牲口牽了進去。當槽的急忙照應生意。卸下行李。牽到廂房之內。將牲口牽進後槽棚內。拌上麩草。反身回來。沖茶倒水。預備點心。老殘用罷。見天氣尙早。遂走出店外。順着大街閒逛了一回。見路傍一個茶館。坐北朝南的五間高樓。招牌大書條梅茶樓四字。老殘一想。塞北風高。故樓閣甚少。此處獨有高樓。且以條梅名之。必是取秦風終南何有

老殘吟詠  
以口起衆  
清誤會却  
人明知而  
又明之趣  
是故抖人  
事趣真

有條有梅之義。樓上定可以覽盡終南勝概。遂信步走上樓去。見四面俱是玻璃窗。桶子。桌椅乾淨。細磁壺。座客如雲。茶香撲鼻。便挨至南窗之下。檢了一副座頭坐下。茶博士過來問道。先生可是吃南茶吃西茶呢。老殘道。南茶是什麼。西茶是什麼。茶博士說是南茶各種俱有。大概關裡的人。是吃慣的。如福建的鶴嶺。陸州的鳩坑。浙江的龍井。徽州的祁門烏龍。六安的兩前。西茶有蒙頂火前茶。綠昌明茶。武夷茶。俱出蜀地。本處人多嗜之。老殘道。南茶是我常用之品。就與我沖一壺綠昌明罷。博士答應一聲。沖了一壺茶來。放在桌上說道。此茶採自清明之前。亦名火前。因清明禁火故名。得春氣最早。比南茶性堅而味苦。必須沖上悶一點鐘的工夫。色味纔足。請問一悶再沖罷。老殘點頭。站起走至玻璃窗下。向南一望。遙見千峯壁立。萬壑雲橫。巍峩崔嵬。儼若翠屏。遂不知不覺的信口朗吟。唐太宗終南山句云。疊嶂朝若夜。複岫缺疑全。三復不絕。此時吃茶的客人。見老殘在窗子前呆呆的站着。口裡不住的念念有詞。俱誤認爲瘋魔。呼的聲圍上多少的人觀看。因老殘吟詠詩句。是蘇州口音。陝西人一字不懂。致有此誤。老殘見了。已知其意。故意的洋洋不睬。搖頭晃腦的高聲吟哦。引的衆人歡呼喧嘩。

茶客一時大亂。老殘正在揶揄大眾。忽聞人叢中有人大聲叫道。哎呀。補殘兄你從那裡來哪。不知此人爲誰。且聽下回分解。

異鄉落魄。最是可憐。在施尙義貧寒之人。只有盡力託情。爲作引綫。照應鄉誼。可謂盡情矣。偏是有權有勢之人。且受人恩德者。只須略一引手。卽可以出人於水火之中。而登諸祗席之上。却偏偏的不肯援手。且更昧良。作以怨報德。下井投石之行。喪心負義。聞者傷心。老殘賦性豪俠。又豈肯與勢利小人周旋哉。其慨然救拔難人。不脫冕而行。固意中事耳。可見當年仕途之黑黯。非瞞心昧己者。不能作官。非毒如蛇蠍者。且不能作大官也。有此大吏。而欲得正士助理。不亦難乎。可歎。寫一路遊山暇逸之至。

老殘遊記

下編

第三十七章





移花接木  
毫無痕跡  
文思之巧  
令人無從  
捉摸

少見多怪  
徒落個好  
無意思堪  
戒爲輕桃  
之

## 第三十八章 鐵補殘受聘爲經理

王興漢張筵悅嘉賓

話說老殘因望終南山的景致。一時高興。朗誦了兩句唐詩。土人不懂江蘇口音。誤認爲瘋顛。一時茶客哄然聚觀。圍繞多人。喧嘩之聲。震動滿屋。忽從人叢內揆進一人。招手大叫道。補殘兄何以在此呢。我到處通函相邀。未得復音。今日却不期而遇。可爲巧極了。老殘抬頭一看。不覺大喜說道。他鄉遇故知。幸甚幸甚。振華兄幾時來的。貨物可辦齊了嗎。那人道。兄弟來的却是不晚。已經到此兩月有餘。只是貨物不能應手。還不知何日纔能發貨呢。老殘遂邀他走至茶桌跟前。對面讓坐。端起壺來。斟了兩盞綠昌明茶。那人道。且慢。還有一位朋友。坐在那邊待我去招呼過來。在一處坐罷。遂站起身來。向人叢中揆了出去。茶博士也就過來沖茶。說道。先生因爲何事惹的衆人聚觀。老殘道。我却不知。你去問道。他們便知明白。看的衆人。見他說話清清白白。精神爽朗。自知誤會。覺得好無意思。俱一哄而散。老殘不覺好笑。端起盞來一看。甌浮綠乳。香薄幽蘭。啣了一口。只覺得一縷清香。浸人心脾。舌本回甘。津生滿口。遂極口讚道。真奇品也。名不虛傳。說話未已。只見那位朋友相偕一人向這邊走來。原來那位朋友。也是蘇州

雖有才非管樂  
之勇不能奮  
綠所以得  
士灰心  
古云失人  
者亡清祚  
有之不永  
良

老殘遊記 下編 第三十八章

二

人氏。姓管名斯立。字表振華。在蘇州開辦。開了一座皮貨店生意。甚是發達。近年來。又在上海設了一座分店。也是十分興隆。此人與老殘性情相似。頗留心時事。當年老殘與劉仁甫等結交海內志士。以備國家緩急。他也在內。後來見權奸當國。雖有管樂之才。賁育之勇。非賁緣倖進不能上達。所以志士灰心。解體渙散。各歸鄉里。擇業謀食。劉仁甫隱於農。老殘隱於醫。管振華隱於商。他雖則廢然歸隱。而愛國之心。猶不去懷。年來以生意發達。便想出一個振興實業挽回利權的法子。同了一個大富的朋友商議。集股開辦紡織公司。仿造外洋法子。改良國貨。本金一百五十萬。如今股本集成。在上海開辦。房子尚未造成。而出洋定辦機器。調查工藝。以及辦理章程。聘請外洋教習。各等事件。最爲要緊。必須有精明幹練之士。纔能充當此職。無奈各處物色。未得其人。後來文章伯回南。彼此會晤。始知老殘與祝清虛偕遊泰山。寓於悅來店內。專函相邀。未見回覆。後來到文宅問信。說已進京。館於翁府。去信仍是杳然。他這皮貨生意。年年六月就得到口定辦貨物。本號內俱是管振華親身作客。論來如今他有這個公司的事體纏擾。本不便出門。他因慎重生意起見。不肯換人。仍是親身前往。不料於無意之

中。竟得會晤。自然是喜出望外。當時邀着他的朋友來會老殘。老殘一看。見那人年約三十餘歲。生的方面大耳。鼻直口方。相貌極其厚重。老殘連忙站起。與那人彼此一揖。各歸座位。管振華說道。你們二位諒不相識。待我來引見。引見。指着老殘向那人道。這位就是我常說的那位鉄補殘兄。由山西遊歷到此。那人笑道。久仰久仰。不期而遇。可爲天從人願了。老殘道。豈敢豈敢。請教尊姓台甫。振華代答道。也非外人。本來同鄉。他乃徽州人氏。在此地開設了一座菸行生意。十分興旺。他姓王名興漢。號國輔。近來與兄弟發起了一行生意。業已成局。尙未開辦。今日得見補殘兄。這事情就有了把握了。老殘一聽。糊裡糊塗的不知所云。遂問道。你們兩位合夥生理。與我有甚麼相干。怎說見了我就有了把握。這是個甚麼理由呢。倒要請教請教。管振華道。自然要把此事的內容與你說個明白。但此地非講話之所。待吃罷茶。我們三個同到輔國賢弟那裡。再細細的談論不遲。遂又問老殘由京至山西所遇如何。幾時到的。此地住在那裡。老殘便將到京以後的事。略談梗概。兩人一齊讚道。補殘兄任俠發于天性。真是人不可及。管振華又問道。這位陳君。現在那裡。其人品性情如何。老殘道。就在寓內。因到的時候

管振華先聽  
得陳紹由  
落難之愛  
即動仁心  
爲老殘故  
交

老殘遊記 下編 第三十八章

四

天氣尙早。兄弟偶出閒步。怕他困倦。沒肯邀他出來。他的品學性格。還不失爲舊家子弟。行爲尙不苟且。管振華向王興漢說道。補殘素以俠義爲重。我想救人須救徹。他之到山西借助這位不義的胡君。原是爲家貧無路。指望山東還有故舊。想在仕途湊碗飯吃。其情也甚可憐。補殘兄已救了他的性命。若是僅僅把他帶回家去。不替他謀個衣食之道。還算是一件憾事。何不就成全他到底。我們直截了當的把他帶到上海。派他在公司裡辦辦事情。豈不更好嗎。王興漢道。大哥所見甚是。就是這樣辦罷。此時茶也吃了幾開。遂付了茶賬。一同下樓。走無多遠。已到王家煙店。門口裡豎着一塊通天招牌。黑底金字。大書王泰興專辦蘭州露葉。自造黃絲青條各種名菸發客。臨街一排五間門面。櫃上的人。忙忙碌碌的裝箱的裝箱。打包的打包。還有掌秤的。用紙包的。號箱好的。來往搬移的。報數目的。記賬的。上上下下。不下一二百人。果然是生意興隆。局面宏大。王興漢將兩人讓至後面客廳之內。早有店裡的小官過來照應。送煙倒茶。張羅了一回。管振華纔把集股一百五十萬。在上海開辦紡織公司。現在股本已齊。房子尙未造成。惟有出洋定辦機器。聘請教習。調查工藝。及辦理的章程。各等事件。非有精

無精明強幹之能辦事誠不能

以愛國急公之義託諸良友不允其決無相交之足見相知之有素也己謂知已之性

明強幹的人物。不能充當此事。這個生意。是爲愛國開化之舉。必須辦理發達。我國之人。纔能信服振興實業。可以抵制洋貨。杜塞漏卮。從此不再利權外溢。中國庶幾乎日見富強。若是辦理不善。虧損本金。我國人風氣未開。勢必視爲畏途。豈非於實業前途。反添了一層障礙嗎。故斟酌聘請此人。極爲緊要。兄弟曾與章伯商議。欲請吾兄屈就此席。章伯恐兄不允。未敢專主。小弟素知吾兄關心時事。愛國急公。這件事情實以公義爲懷。與強鄰商戰。吾兄聞之。必然贊成。所以抖膽專函寄泰安府西關悅來店相邀。未蒙賜復。既詢章伯。纔知吾兄已至京城。館於翁府。去信仍是浮沈。不期今日相遇於此。這可算是天從人願。所謀順遂了。兄弟與輔國賢弟爲發起人。集股章程。已經抖膽借重大名爲總經理了。我弟兄知心有年。或不怪小弟做事擅專嗎。老殘聽了。遲疑了半晌。說道振華兄。雖然是熱心公義。但這件事做的未免有點毛失。我們弟兄素知性情。固無不可商量的事。然也要候我個回信而後列名。這個紡織的工業。兄弟一毫不懂。如何能以經理。就是出洋採辦機器。聘請工師。調查一切。全行茫然。這不是強人所難嗎。據弟看來。此席爲第一要義。不可不慎。以美錦令人學製。可使得嗎。還請慎重纔

既經舉凡百總  
庶務聽其  
平章雖東  
家不能挽  
越是能威  
立信而行  
有為高直  
如漢將登  
臺拜將相  
似可為善  
於用者矣

王興漢也  
極慷慨可  
謂方類

好。振華道。此事已經生米做成熟飯。還有甚麼說的。總而言之。泰山可移。此事不能更改。既是推兄為總經理。一切庶務。全仗大才布置。兄弟們不敢攪越。吾兄縱然賜怪。也要看往日的交情。委曲俯就。況兄素以急公好義自任。尤不當推諉。老殘見推辭不掉。且振興實業的事。也正合其心意。遂說道。既是承諸位兄台謬加賞識。我也不敢過於自外。唯恐材不勝任。貽誤匪輕。何如。管王二人見他已允。遂一齊說道。吾兄不要過謙。既蒙俯允。還須請早日言旋布置一切。不知此地還有甚麼公幹。可能從速了結嗎。老殘道。兄弟今日纔到。却也無甚事情。原擬在此小住兩月。即赴四川遊歷。再折回東。由湖廣把陳君安置妥當。順長江返里。如今既有此舉。便可即賦歸與。今日天色已晚。小弟暫別回寓。明早弟將韓紹先帶來。二位看看。如能令他進公司效力。就叫他寫封家信。稟明其母。也好放心。如不堪造就。兄弟還要迂道送他到湖廣。纔算全始全終呢。王興漢聽說此話。讚道。怪不得振華哥哥每每稱道補殘兄慷慨好義。即此事可見一斑。我們一百五十萬的工業。局面也不為小。何在成全一人。不但弟等不須驗看。連吾兄也不必留神了。量材器使可也。老殘見說。遂應道。如此也好。兄弟暫且失陪。明朝再見。

罷。王興漢問道。補殘兄寓在那個客棧呢。老殘答道。我也不知地名。由條梅茶樓向東。往南轉彎。不多遠就是。名聯升客棧。興漢道。明晨小弟同管大哥過去請安。就請把行李搬到這裡。早晚談談。覺得方便一些。老殘道。三兩天就可起程。也費不了許多。何必再移動呢。管振華插嘴說道。不在花費多少。小弟也住在這裡。補殘兄移住此處。還有多少事情大家斟酌。若是住在那邊。很多不便的去處。老殘一想。此話甚是近理。遂說道。兄弟做事。無可無不可。既蒙吩咐。敢不從命。請二位也不必勞步。我收拾收拾。自己移來便了。王興漢道。補殘兄路徑不熟。還是我們兄弟兩個前往引路的是。老殘也不再辭。起身告別回寓。到了客棧。已是上燈的時候。當槽的見了說道。先生去看朋友來嗎。可見着了沒有呢。老殘道。幾位朋友全已見過。拿飯來吃罷。當槽的應了一聲來了。向外而去。轉眼間走將回來。把托盤放下。排下兩分杯筷。四個菜碟。四個中碗。一壺白酒。兩人用飯已畢。當槽的撤去碗盞。冲上一壺茶來。即向前頭去了。老殘遂向紹先說道。今日我出去閒遊。遇着兩位同鄉。邀我去到上海。我打算三兩日內就要回南。不知閣下的意思。可是要由此回府。可是還有別的門徑呢。紹先歎道。落難之人。蒙恩救拔。



陳紹先不願肯回家。隨老殘被激發奮立志。騰驤之。情執袴如弟之中者。此矯矯者也。

不啻重生父母。情願跟先生爲興臺下隸。籍報萬一。晚生家徒四壁。就回家去。也無生理。既先生有朋友相邀。晚生願隨鞭證。老殘道。如此也好。便將自己應了。管王二人紡織公司的經理之聘。明天先移寓泰興菸店。商議妥當。就要起身。你先將隨我到上海創辦紡織廠的情節。寫封家信。稟明令堂。候我起程之時。同到上海。再給你位置個相宜的事情。只要我能辦理得法。生意發達。你也就有個出頭之日了。紹先聽罷。千恩萬謝的歡喜非常。過了一宵。次早剛纔起床。管王二人已到。當槽的引至門外。叫道。鐵先生起來了嗎。有朋友來探望你哪。老殘聞言。連忙開了房門。笑道。二位兄台。何必定要勞步呢。快快請裏邊坐罷。二人進來。深深一揖。老殘連忙還禮道。我們一則鄉誼。已經不當客氣。況如今成了一家人了。尤不當拘拘於俗禮。小弟打算梳洗一畢。就作不速之客。竟承先施。何以克當。遂向紹先說道。這二位就是我昨說的那管先生與王先生。你快來謝謝成全你的大德罷。紹先聽了。急至二人座前。躬身施禮稱謝。管王二人連忙還禮說道。這全是鐵先生成全閣下。我兩人有何德呢。此時當槽的已將茶水沖來。陳紹先倒了兩盞。送至兩人面前。老殘淨過了面。過來奉陪。管振華說道。不勞陪坐。就

請收拾行裝。我們去罷。老殘令紹先把當槽的叫來。還未講話。王興漢搶着說道。這位鉄先生是我的同鄉至好。我要把他請至我那邊去住。所有的房飯錢。你去到櫃上拏罷。王興漢乃有名的富商。說話是靈的。當槽的滿面陪笑說道。既是你老人家的朋友。應當代勞照應。不敢提錢。王興漢道。不要客氣。請你們賬房裡開個條兒去拿就是了。老殘說道。這點小事。兄弟就此開銷了。不省事嗎。輔翁何必定要費心呢。興漢道。算賬還得耽誤工夫。不如叫他自己去拿的捷便。遂向紹先道。閣下快帮着收拾收拾。叫他這裡的人送去。老殘說道。不須叫人。我還有騎來的一頭毛驢子可以駝得。遂親自動手。紹先相幫。將行裝收理齊楚。綱將起來。命當槽的到後邊把黑驢牽出。將被套搭在驢背。叫紹先牽了驢子。走出客棧。三人隨在後邊。轉彎抹角的走了多時。到了泰興菸店門外。王興漢將他叫住。早從店裡跑出了兩個小官。把韁繩接過。牽進店去。管王二人。讓着老殘與紹先走進店去。過了幾進房子。另有一個院落。奇花異草。布滿庭除。內有三間小廳。收拾的十分清雅。原來管振華就住此處。占了一間。小官們便將老殘的行李搬到對面房裡。王興漢叫道。管大哥。你陪着補翁談談。我到前邊照應照應就來。

老殘道。輔翁請便。兄弟既住在這裡。就不要客氣了。興漢笑了一笑。便走了出去。老殘將行李打開。鋪陳已畢。小官送進茶點。管振華相陪用罷。又談了會紡織公司的事。管振華道。房子正在修蓋。十月邊可以完工。年內總得開辦纔好。這裡所定的皮貨。八月內定可交齊。兄弟打算着貨物一齊。就要速回。約在九月底可以到家。補殘兄還是候兄弟一道回去。可是先走呢。老殘說。兄弟已三年未曾到家。今有這件事情。還要出洋。不能不回家看看。打算先走一步。到家料理料理。候吾兄返蘇。大家同至上海再議。振華點頭道。這樣也好。少時輔臣進來。再同他計議便了。兩人正在閒談。進來一個小官。說是皮作內前來交貨。請管大爺出去收貨。振華也就去了。直至天將過午。管王二人一同走來說道。失陪失陪。彼此就坐。忽見幾個小官。走將進來。調開桌椅。擺下四分杯箸。隨後又送進酒來。擺上四個水菓盤子。四個拚盤。老殘見是酒席。遂說並非外人。輔翁何必費事盛設。倒教兄弟心裡不安。興漢笑道。忝屬鄉誼。相遇於數千里外。若不稍盡東道之情。小弟的心裡可是能安嗎。說的大家一笑。不知四人酒席筵前有何話說。且聽下回分解。

寫管振華心存愛國。振興實業。集股開辦紡織公司。仿外洋的辦法。改良國貨。以挽利權。不失爲海內志士。與老殘舊交莫逆者。全是回顧第七章。老殘敘其少年時留心國難。所聯絡之人才。因見朝廷不能任用正人。各人散去。感傷野有逸賢。朝綱不振之意。

凡事開創極難。因人情多沿習故常。偶有翻陳出新之作。則人皆觀望不前。目爲輕舉妄動。諒無成就。此無他。乃吾國人因循成性。不知奮勉之過也。故管振華深慮此舉。必須發達。可以開通風氣。振興實業。利國利民。否則反爲進行障礙。以此知其留心世道。慎重經理之選。

美錦不可令人學製。說得何等鄭重。有此經理。用人必不至濫。庶務自無曠廢。尙有不舉之事乎。

老殘遊記

下編

第三十八章





老殘就聘便方纔  
肯因循以不  
股本收齊  
俟工廠修  
竣即宜開  
辦延緩則  
有碍名譽  
足見俠義  
之士凡事  
無不認真

## 第三十九章 受職還鄉闔家歡聚

### 購機聘匠親泛重洋

話說老殘在菸店之中暫住。當日王興漢與老殘接風。筵席豐盛。飲酒中間。講起回南的話。老殘道。既是股本已齊。房子也將近完工。不可遲疑。即當及早出洋。採辦機器。聘請工師。急起直追。尙恐曠廢時日。若是因循延緩。必誤開辦時期。與公司名譽大有關係。據兄弟的愚見。滬上的事情。此刻還無關緊要。振華兄貨物交齊。趕回蘇省。即駐滬暫爲經理。兄弟日內起身。回家略爲摒擋俗務。就到滬察看一切。前赴東洋買辦機器。聘請工師。調查一切事件。計兩月餘的耽誤。可以回程。庶不誤年內開辦。振華說道。今日之事子爲政。請斟酌辦理。弟等無不從命。老殘就要次日起程。王興漢不肯強留。一日。到了第三天。請早老殘招呼紹先將馱子背好鞍轡。興漢見了。心理一動。遂讚道。補殘兄這條馱子。乃千里足。詢堪鬥虎。龍種也。一人騎此駿足。一人步行。如何能以走路。弟有一騾。日行可五六百里。振華哥哥頗爲羨慕。弟以江南多係水路。不必專恃脚力。故未奉贈。今爲補殘兄路上不便。即將此騾奉贈振華哥哥。順便託陳紹先兄騎去。豈不是一舉兩得嗎。振華道。如此更好。愚兄倒要謝謝了。王興漢道。從前哥哥欣羨此騾。

弟非慳吝。以爲哥哥無用他之處。故未遽允。如今倒用着他了。因此相贈。遂吩咐小官去取鞍轡。又有兩個小官。把騾子牽出。老殘一看。高有五尺。長逾一尋。渾身青色。密排菊花斑點。果是神駿之物。遂問紹先騎牲口的本領如何。此騾頗不易騎。若是沒有這般工夫。怕是降伏不下。紹先道。敝省一動就是乘船。那有騎牲口的本領呢。老殘道。你不能騎。就騎驢罷。我騎這頭騾子便了。但驢子過快。不可催他。怕我落後。追趕不上。紹先答應道是。振華道。古語云。南人乘船。北人騎馬。真是不錯。王興漢道。這是各人的本領。難道說蘇州不是江南嗎。振華道。補殘兄是寄籍蘇州。他本籍是徐州府呢。興漢道。怪的補翁性情慷慨。原來是北方性體嗎。老殘遂令紹先將行李分作兩分。被好牲口。小官送上飯來。兩人用過。小官牽着騾子。紹先騎驢。走出店門站住。管王二人送至門首。彼此一揖。老殘與紹先上了牲口。把手一拱說道。到滬再會了。遂順撲大街。出東門而去。老殘因驢子脚步太快。遂跨騾前行。叫紹先騎驢隨後。自己加了一鞭。那騾子把腰一塌。放開脚步。一轡小跑。有四五里方纔停住。回頭看那驢子。緊走緊跟。漫走漫跟。只相距數十步遠近。並不曾落後。老殘與紹先說道。看來這匹騾子的脚步。比驢差



寫姑嫜憐  
愛環姪正  
寫其姑姪  
情切處

的多哩。你騎着可不吃累嗎。紹先道。牲口身个小。也還可以勉強騎得。老殘道。既是勉強能騎。我們今日趕進潼關如何。紹先道。使的使的。兩人一邊說話。一邊把兩膝一頂。那驢子又開了腿。話休煩絮。緊走一程。緩步幾里。當晚竟自進了潼關。投宿旅店。次日一早上路。當日住信陽州。第三天到了漢口。陳紹先發過家信。次日搭了輪船。一直順流東下。到了鎮江碼頭。兩人牽了兩條牲口。下船登岸。由旱路到了蘇州城裡。回至家中。將行李卸下。暫把兩條牲口拴在院內。喂上麩料。將陳紹先安置在客廳裡。暫爲休息。老殘這纔進房。與妻子敘談家常。並三年在外所遇之事。其妻問起因何納寵。老殘從實相告。其妻道。此女還好。在姑嫜那裡。極蒙老人家憐愛。他却要常常回家。只是不能多住。就被姑嫜派人接去。我倒也捨不得他。無奈老人家不肯放他回來。你這會回家甚好。就叫孩子們將他叫回家來便了。老殘道。這却不必。一來是我得先到姑嫜跟前請安。再則是我此次來家。不能久住。不過只有十天半個月的住頭。就要到滬去的。其妻驚問何事。老殘遂將現已就管振華的聘。爲上海紡織公司的總經理。過幾日去。到上海看看。還得親到東洋。買辦機器。聘請工師。調查一切章程。大約十冬月內。方能

爲妻長者  
但聞家事  
得不着歡  
莫不是歡  
喜非常回  
三年方暖  
廣須遠出  
又須涉險  
重洋爲子  
服勞雖至  
孫計夫妻  
親如却又  
父子關心  
膜不關心  
世情人之  
歎令可顧

老殘遊記 下編

三十九章

四

回來。妻子聽得此事。無不喜歡非常。不多時飯也好了。遂吩咐娘姨送至客廳。親自出來相陪用飯。遂與紹先商議。將牲口送到管振華皮貨店內。便把他也安置在彼。候振華回店。再跟着他去到上海。紹先唯唯聽命。飯罷。老殘帶着一個兒子。同紹先牽着騾子。一同出門。到了皮貨店內。將情形說了。店中夥計。即把騾子牽了進去。將陳爾先也留在店中。老殘遂帶着兒子。到了文府。門上家人見了。出來迎接請安。問道。鈇少爺回來了嗎。幾時到的。老殘道。剛纔進城。吃了餐飯就過來了。早有別的家人上去報信。老殘向裡正走。文章伯已自迎出。彼此請了個安。章伯道。表兄前幾天來信。不說是要到川陝嗎。怎回來的。這等快呢。老殘道。這就是從陝西來的。纔到了不多的工夫。姑姆好麼。章伯道也還康健。兩人只顧說話。忽見從上房裡跑出來一個娘姨。高聲叫道。老太太叫請鈇少爺到上房裡再談。老殘聞命。急走幾步。進了後堂。見老太太早已坐在木坑上邊。那裡等候。環翠侍立於傍。老殘走至跟前。跪在地下。叩了三叩。老太太走下坑來。親手扶起問道。鈇英我兒。你幾時來的。老殘回道。剛纔來到。就過來請姑姆的安。老太太朝着章伯說道。快讓你哥哥坐下好談。老殘領命坐在傍邊。章伯對面相陪。環

若是不對心的  
事太舊在  
太仍舊在  
思朝秦暮  
外便能不  
將壞翠送  
還在家伺  
候乎老人  
家失言矣

翠這纔過來請了個雙安。問道老爺一向在外。身體可平安嗎。老殘道。託天之福。却也無恙。遂向老太太說道。環翠在此。多勞姑姆的神思。姪兒心中倒覺不安的很。如今姪兒又就了管振華的聘。爲上海紡織公司的總經理。還要親到東洋買辦機器。聘請工師。調查一切章程。姪兒在家不過住十天八日。就要動身到滬。經理一切。遂即要出洋。辦理諸般事件。大約兩月內外就可回滬開辦。章伯插言道。聽說紡織公司。招集股份不少。究係成本若干呢。老殘說共集成本一百五十萬元。現已交齊。房子現在起造。計十月內可以完工。愚兄係在西安見到管振華。纔定了此局。所以必須趕赴東洋辦妥一切。以備年內開辦。若是因循延宕。於公司名譽大有關礙呢。老太太聽了。說你這件事做的倒還對我的心思。比着終年在外飄流。朝秦暮楚的勝過百倍。我今天就把環翠送了回去。在家伺候幾天。待你動身之後。再叫他回來便了。老殘道。他們已經見面。聽說也甚相得。留他常住在家。却也很好。何必再煩老人家費神呢。老太太道。環翠這個孩子。性格柔穩。又極孝順。很得人痛愛。不但不叫我費心。且能令我開心呢。你如今來家。我不能不叫他回去。你動身以後。還得叫他來與我作伴。現在我是離不

一家五口  
三年來吃  
得一桌團  
圓筵席真  
是闔家歡  
樂很該盡  
醉而散

了他的呢。老殘也就不敢再講。在文府吃了晚飯。走回家去。文府已將環翠送到。次日老殘各處看望親友。晚間回來。他的妻子辦了一桌酒席。老殘居中而坐。左右一妻一妾。下邊兩個兒子。一家五口。吃過團圓筵席。盡醉而散。老殘在家共住十天。即整行裝搭輪赴滬。找到紡織公司事務所內。裡邊管賬的先生。早已接到陝西來信。說明總經理鐵補殘不日到滬。所內庶務。全行歸其調遣。如其赴東用款。即由銀行撥滙。莫誤云云。當時老殘進所。管賬的先生便將賬本呈閱。老殘略一檢視。便放下說道。我如今還不能接事。已與管先生說明。下月他回來的時候。先到此處代理兩月。候我從東洋回滬。再行接手辦事。你先同我去看看修蓋的房子。怎麼樣了。管賬的先生聽說總經理要查工程。遂叫了一輛馬車。兩人坐了。開到小沙渡北首。見有一帶竹籬。裡邊正然動工。馬車止住。兩人下車。進內踏勘了一回。見房基業已鋪好。尙未豎柱。拏出定工的圖來一對。布置尙屬相宜。工頭聞信急急跑來。見過總經理。老殘問他幾時可以完工呢。工頭答應道。總不出十月以內。老殘又勉勵了幾句。遂上車回所。又吩咐管賬的先生到銀行滙洋式萬元到東京。僅住二日。即趁日本宏濟丸。展輪出吳淞口。由茶山向正



在家僅住  
十日在滬  
留二日即  
忽忽涉險  
遠泛重洋  
足見辦事  
認真

轉相介紹  
替人辦事  
此掘客之  
長技耳

東行。其船窗戶虛明。几榻清潔。客位分頭等二等三等。書客位旅人姓名於艙面。載明開往何處。名曰出帆報告。又每食必陳一紙於几上。謂之獻立書。猶中國食單也。第三日抵長崎。山水雄傑。有類香港四圍青翠。儼如畫圖。有醫士驗病。驗後方准入口。停輪半日開行。次晨抵馬關。醫士驗病如長崎。停輪裝煤。又次日抵神戶。驗病同。又二日抵東京。館於林道三郎之家。三郎曾在中國爲理事。通華語。老殘與他談起聘請紡織工師的話。林道云。創辦工廠。工師一席最關緊要。辦理得人。即可發達。不然根基敗壞。工藝難望振興。我有个朋友嘉納治五郎。曾辦過紡織工廠。我介紹你們二人見見。託他物色幾名良師。縱然多出幾千薪俸。也是便宜。老殘聽說。便力懇通信代達此意。林道三郎立即修函。付郵寄去。過了兩天。回信到來。約兩人到橫濱相會。林道遂偕老殘附火車至橫濱機廠。與嘉納見面。說起辦紡織工廠。聘請工師。嘉納問明開辦基本金若干。老殘俱以實告。嘉納道。如此須聘四人。一管司制綿。一管司織布。一管司收拾機械。其一則管司庶務。每人月俸計在六七百金之譜。以聘訂之日起。先付半年薪俸。計二萬五六十金。定購機器兩副。約在二十萬元上下。須付定洋四成。連聘人共要十萬之

我國也有紡織機。工師雖然當布。局者不致求甚。解數至機。器不致應。用低微。事起振興。愛國之士。實業欲利。漏卮而不利。權者而不利。敢仰給二。人甘將款。十萬鉅款。送於外人。可憐可歎。

老殘遊記 下編 第三十九章

八

譜。補殘君所帶款項可敷用嗎。老殘道。不敷不敷。我們先聘工師。再購機器。此處只有兩萬元。暫資敷衍。我即寫信回國。再滙八萬元。不過月餘的工夫就到。也來的及。嘉納點頭。當即寫了書信四封。到河內守口驛。伊勢山田妙見町。招請工師四名。發信之後。向老殘說道。這幾個人。我俱已用過。程度頗高。三兩日內。當可到此。他等來齊。再函請你兩位駕臨罷。老殘極口稱謝。就要告辭。嘉納強留吃了點心。兩人告辭。趁晚車仍回東京。住了三日。接得嘉納來信云。四人俱已到齊。請命駕前來面議一切。兩人又趁車赴橫濱。遂聘定四人。立了合同。簽過了字。每人先交薪俸定洋二千元。餘者俟起行再付。老殘又懇請嘉納同到機器廠。畫圖樣定購機器。講明每副八萬五千元。當定兩副。交一萬元定洋。兩邊簽字。準於十一月底送到上海。候滙款到時。再交八萬八千元。餘者收到機器再付。過了上餘日。滙款已到。老殘又邀請林道三郎。再赴橫濱。同嘉納到機廠將款交齊。在合同十批明。如冬月底機器不到。自十二月一日起。逾限一日。罰洋千元。也批在合同之上。諸事齊備。遂函達工師。定日起程。每人找足六个月的薪俸。各人回家安置私事。約以三日後起行。老殘又贈嘉納酬勞費兩千元。林道三郎千元。工

師到齊。商議搭輪回國。老殘說道。此時距開辦工廠日期還遠。屋宇尙未修齊。回國到不甚急迫。我來時係由長崎一路乘船走的水路。如今我們何不改道由高麗順着沿海邊回去呢。也可調查調查韓國的工藝。遊歷沿海各界的風景。既免重洋風濤之險。又增一番閱歷。長一層識見。四位工師巴不得到處遊歷。就便考查紡織實業。擴充智識。遂一齊讚成。先差一人到碼頭。打聽走高麗的船何日開放。船行說道。西京丸掛華陽灣口。明朝就開。那人回來與老殘說明。老殘遂收拾行裝。與林道三郎作別。顧了兩輛馬車。連行李一并拉到碼頭。落了船行。船行裁了船票。當晚送客上船。黎明展輪。兩黃海駕駛。數千里海道。不須幾日就到。這日船抵華陽灣。老殘等登岸。見埠頭雖不甚開展。却也有洋莊生意。船行旅館。當有旅館中接江的。將五人接進旅館。問明要到何處。老殘說是要到韓京去的。逆旅主人道。此處到京城極便。天天有小輪來往。明早十點鐘開行。當天就到。老殘道。如此明早相煩主人。把我等送上小輪便了。主人道。使的。一夜無話。次日早晨起來。算還賬目。茶房帶了幾個挑夫。將行李挑到碼頭。打了船票。將衆人送上小輪。老殘又賞了一塊洋錢。打發茶房回去。到了十點鐘。小輪放氣。



想見當年  
高麗受制  
人民困苦  
之情形

統制全權  
既已在握  
又欲盡握  
小民生理  
稱統監爲  
本國之福  
星亦即爲  
他國之凶  
煞也不忍  
聞

老殘遊記 下編 第三十九章

十

開駛。沿路停泊碼頭。上下客人到也不少。只是各碼頭。荒涼的很。到了日晡的時候。已抵韓城。五人上岸。叫了幾輛人力小車。推着行李進城。見大街上也有岡警。却俱是日本人充當。兩邊店舖異常冷落。市面十分凋敝。老殘遂叫工師上前去問巡警。何處有旅館。岡警見是本國人。格外照應。這岡送至那岡。到了一處。見新修的洋房。門上招牌是東來旅館。警兵招呼道。這是咱國裡新開的旅館。專屬東方的旅客。他們本地的客寓甚少。咱國人沒有住的。現在咱們的統監。已經出示曉諭。說是韓人的客寓。往往欺凌外人。東西洋過客到韓京者。以此視爲畏途。實於商務大有妨碍。現一月內。官累令閉歇。不久此地的旅館客棧。要全變成咱國人的事業了。你說伊籐統監。是咱全國的福星呢。那位工師問道。迫着他們閉歇。咱們的人再開。不怕他們的人記仇報復嗎。警兵道。那不會的。咱們的統監手段真高。一節一節的早將韓國的統制權。拏到手中了。如六部衙門。雖有他們的官。不過徒有虛名而已。凡事全是咱國的顧問做主呢。況且財政已歸咱們監理。審判權歸咱們裁判。他們官家無兵無餉。私下裡報復。徧地岡警。俱是咱國的人。他也不敢妄動。總而言之。他們舉國人民。好像囊中之幣。

網內的魚。死活還不是全在咱們人的手裡嗎。老殘聽了心裡好不耐煩。遂說道咱們先到館內安置好了再談罷。要知住了旅館有何事故。且聽下回分解。

老殘與章伯乍見。彼此問答。刺刺不休。乃人之恆情。詎意老太太已忍耐不住。早坐在堂前等候。差人諭令有話到上房再談。以見姑姪骨肉情切。出於天性。寫來如聞其聲。如見其形。環翠見丈夫姑姆表弟禮節已畢。纔過來請個雙安。只問一向在外身體好否。不及他事。無限深情。全在言外。其情態可想。

老殘返國。欲由高麗經過。沿海邊而回。然爲免重洋風濤之險。亦非爲遊歷魯界的風景。實欲調查高麗將亡之形勢。與東三省日俄之權勢。民氣之如何耳。誠有心世道之士也。見高麗沿途碼頭之荒涼。城內市面之凋敝。已足令人傷心。既聞岡警快心之談。更是令人叵耐。

老殘遊記

下編

第三十九章



新學堂

十二

PDG

## 第四十章 離黍傷感通警夢

寫懷抱慷慨吟詩

話說老殘等進了旅館。茶房照應將車上的行李卸下。搬到臨街的樓上。開了腳價。各人揩面吃茶。歇了一會。茶房上來開飯。一切飲食菜蔬。俱是東洋風味。晚上旅館內全是電氣燈火。照的那粉白的牆壁。滿室生光。推開窗櫺向街上一望。也是通街的電燈。但向兩邊一望。各家燈火全無。早已經關門鎖戶。萬籟俱寂了。其時方交黃昏。即已罷市。商家之苦。不言而喻。老殘心中想道。箕子避周。亡命海外立國。以存殷祀。聖賢也。不料數千年後。竟滅於外人。箕子在天之靈。不知當如何痛苦呢。想罷感傷不已。無精打彩的閉上窗子。躺在牀上呼呼的睡去。纔經合眼。見從樓下上來了一人。武伯裝束。皮弁執戟。走至面前說道。大王有命。請先生入朝。一見。老殘甚覺詫異。問道。是那個大王。無故傳我。我是中國人。他與我不相統屬。要見我何意。武士說道。連我也不得知。先生到彼自曉。老殘心裡糊糊塗塗的。信步跟着那人出門而去。歷盡幾道街衢。到皇城門上。有軍士把守。上前阻攔。不令前進。武士袖出一紙示之。軍士即退。到了午門。武士令老殘暫立。自己先進。瞬息之時。復出來向老殘招手。老殘整肅衣冠而入。武士引至丹

講天人之  
道如影隨  
形毫釐不  
爽

箕子之血  
胤雖絕於  
漢代之箕  
子之血食  
實享三韓  
滅雖三皇

墀。向上一望。見正中端坐一王者。冕旒黼黻。執圭。武士跪稟鐵先生請到。現布丹墀候旨。老殘遂跪倒叩拜如儀。自稱道。外臣鐵英。朝見大王。願大王千歲。忽聞殿上侍從唱道。客卿免禮。請升殿坐談。老殘立起。鞠躬升殿。王者賜座案傍。老殘坐罷。問曰。外臣乃中華布衣。以事由東瀛返國。道經王畿。辱蒙大王宣召。不知有何吩咐。王者道。適承先生興黍離之感。念及寡人。寡人實深欽佩。特邀先生枉駕。以申謝悃。並欲質明寡人德薄。不獲蔭庇。後世子孫之原因耳。夫天地之道。進退有常。如日之朝暮。月之朔望。五星之運行。四時之更替。乃世人所習常見慣者。故恬不爲怪。獨於國家興廢之理。則異視之。以一姓享國之修短。疑其先人德澤之厚薄。豈不謬嗎。蓋人君者。代天地以行政令者也。如日月有晦明。四時有亢旱霖雨。山川有崩頽泛溢。是天地之變也。國家之興亡治亂。固人事之變。實天地運數使之耳。總之運數之臨。非人力所能強制。寡人乃周之亡命。逋逃海外。猶得享三千餘年的血食。亦爲亘古未有的幸事。造物之待寡人者。不爲不厚。然寡人之澤。在漢代已斬了。後之祀寡人的。不過報創開國基之功耳。非似續之謂也。如今三元運會。世界維新。日本之興。亦運會使然。俾其擴充土地。雄起於亞東。

五帝未有  
此血食之  
綿遠也

當時韓民  
之畏蛇人  
甚於虎  
可憐來情  
形

以與歐美成鼎足之勢。支撐環球新局耳。寡人血食。行將斬絕。然繼寡人之後者。恐亦不免。中國爲寡人祖國。將有變更之禍。寡人種族相關。未能忘情。故邀先生略示朕兆。回國傳語當軸。啓亡則齒寒。不可不慎。亦數亦理。早自爲計。或能人定勝天。也未可知。老殘道。彼以一島而崛起稱雄。還能囊括亞洲并黃族而一嗎。王曰。天機不可預洩。有兩句古語。先生記着。細味其旨。自得真詮。老殘請示所云。王曰。大器晚成。進銳退速耳。老殘不敢另問。再拜興辭。王仍命武士送回。剛下殿陛。被武士從後推之。偶一失足。跌倒在地。咕碌碌滾於丹陛之下。一驚醒來。見滿室電燈光亮。各工師帳幔低垂。鼾聲雷動。案上洋鐘噹噹正交十二點。如故意爲他報時刻的一般。迴憶夢境。歷歷不爽。遂取出鉛筆詳註於日記冊籍。留爲後驗。記完復寢。次早起身。用過早膳。四個工師要到本國領事署拜謁領事官。老殘候他去了。獨自一人。踱出旅館。順着大街。信步閒遊。單向人多的去處行走。忽有兩個少年。站住在那裡密談。有個日本警士對面走來。兩人使個眼色。各自分頭走開。雖然走去。那兩個眼睛却不住的斜瞬看那警士。老殘凡事留神。已知其必有甚事迴避巡警。一時高興。想要偵探真情。便跟定一人。察其踪跡。

跟了一會。那人便走進路傍茶樓之內。老殘也跟了進去。見那人坐在個僻靜的去處。一張小桌。堂倌送上茶去。係兩個蓋碗。老殘已知是候那位少年。他便找了個相隔切近的座頭坐下。堂倌也端了一碗紅茶。放在自己的面前。尚未沾唇。已見那個少年來到跟前。與先來的少年對面而坐。先向各處吃茶的環視一週。遂低聲問道。你纔說平壤出了甚麼新聞。咱韓國合當該滅呢。那人說道。去年不是平壤城北岳家庄。岳懷嵩的兒媳愛戴。帶着小姑香鈴。到會賢庄探親。在留雲浦地方遇着三個日本人。把他姑嫂拖下車子。硬要强姦。被張讓張通哥兒兩個救下。將日本人拏住。解送審判廳審理。小姑香鈴受驚身死。其嫂愛戴自縊而亡。岳家遞稟鳴冤。廳長雷厲風。將三個日人間成强姦幼女的罪。當時斬決。統監藉此說是辦理不當。有意排外。硬將審判廳的官員撤銷。全換了他國的人。這事你老哥還記得嗎。那先來的少年點頭道是。那個又說。前有因着日人吉田。打死周忠周孝兩條人命。統監强詞奪理。反說是咱的巡警不公。迫釀人命。吉田並未抵償。反把咱的巡警遣散。換成日人。又無端監理咱國的財政。橫征暴斂。民不聊生。並縱容日人到處搶擄姦淫。民間雖受害無窮。不敢告發。遂迫出周正



農夫雪恥  
婦女報仇  
各等會名  
新奇之至  
可見亡國  
於將農夫  
時惟農夫  
婦人衣冠  
生全無絲  
中毫人味  
可嘆也

秦人苛政  
而亡漢帝  
約法不與  
以威德神  
在威德神  
人進銳退  
速之銳可  
謂卓識

創立農夫雪恥會。與日人抵抗。又有周孝的姐姐周二娘。創辦婦女報仇會。這兩處的男女會友。熱心倡義。專與日人爲難。雖然是制的日人凶焰稍息。但伊藤博文時時想法。要除盡這兩會的人。因無隙可乘。只得暫且忍耐。誰知前幾天岳懷嵩的兒子岳公。從美國留學畢業回來。聞聽妻妹受辱冤死。還被日人將全國的財政警察審判各樣大權。俱已奪去。心中大怒。用炸彈行刺統監。不克成功。僅炸死護衛軍士及車夫等九人。自己也被炸死。如今伊藤已調察清楚。岳公行刺。乃其師侯元首所差。其同學寇本良代製的炸彈。派兵密捕。侯元首被鎗擊死。仇本良在逃。伊藤心尙不甘。必欲滅了大韓。改爲他的殖民地。你想咱國裡的大權。全行被他奪去。咱的皇帝官員。不過頂着個空名聽人吩咐而已。這個三千餘年的古國。直弄的朝不保夕。自己無權。又無兵無餉。還不是任憑人家要如何便如何嗎。兩人纔談到奮激之際。只見走進了兩個日人吃茶。這邊也就不言語了。老殘想道。秦人苛政。禁黔首不敢偶語。盡收天下兵器。鑄金人十二。置之金馬門。然不二世而亡。漢高入關除秦苛法。與民約法三章。遂定天下。以此衡之。顧在德不在威也。神示進銳退速之言。要非無因。專尙功利。豈是持久之道呢。遂

日人之深  
心大志洵  
可驚人

開了茶賬。快快回旅館而來。到了館中。工師俱已早回。見老殘走來。一齊說道。已經過了十二點鐘了。大版一人到何處去來。老殘道。在街上閑逛了一回。遊覽遊覽異國的風景。又到茶樓吃了一回茶。估量着諸位也該回寓。我纔回來的。諸位用過中飯沒有呢。四人道。專候大版回來開飯呢。有位工師將鈴一拉。堂倌便跑上樓來問道。可是要開飯嗎。老殘點頭。堂倌去不多時。送上酒飯。大家用罷。各人喝了一盞茄啡。散坐閑談。老殘問道。諸位去拜領事。可見到了嗎。四人道。茗談片時。很承他的關照。勉勵了好些言語呢。老殘問是何言語。工師道。他囑咐我們。到了中國。要認真辦事。任勞任怨。務必贊助大版將工廠辦理發達。一來不負大版厚幣重聘的美意。并可將我國技師的名譽。這個意思。不但關於個人的私業。直有關於國家工藝的進行。由此擴而充之。豈不足執東亞工藝的牛耳嗎。大版你想他這套勉勵後進的話頭。真算是金石良言呢。老殘聽了。細想那日人這等深心壯志。烏得不興。人人要存囊括東亞之心。將來我國豈不要步朝鮮人的後塵嗎。遂假意諛道。足徵貴國自維新以來。人人自強。事無大小。都要含着富強的性質在內。雖替人作事。也存個利國之心。如此不懈。豈但堪執東亞牛

寫皇城之  
冷落可憐

凡爲達官  
顯宦者莫  
不沿此惡  
習。只不知  
利而不顧  
害。到不知  
私妻女不

耳。怕不要執全球的牛耳呢。佩服佩服。老殘一席奉承的言詞。說的四人眉開眼笑。遂商議陪着老殘在韓京遊覽了一日。到處市面凋敝。民懷怨嗟。皇城內外。清冷異常。在午門外探望一回。並無見有人出入。直如空城一般。逛了半天。無一處不令人傷心慘目。老殘此時親見前車覆轍。更覺慄慄危懼。一時萬感交縈。愁腸百結。不覺舉止失措。四人見其形異。便問大版因何精神不爽。老殘漫騰騰的應道。想必是夜間冒了風寒。這會子忽然覺着心裡作惡。怪不好受的。我們回去罷。四人也認以爲真。陪着一同回寓。老殘進門就倒在床上。合目假寐。心裡暗想朝鮮的百姓。眼前受的這等苦楚。已經大呼籲無門。然日人還算是替韓國代表。雖執法偏倚。征稅橫暴。終久尙用韓法。只要不與抵抗。還可安然無事。若待國滅之後。編爲日民。亡國餘孽。比諸奴隸牛馬。更要格外受其箝制。那個時候。事事不得自由。人人不能自保。那個苦境。還不知多麼慘酷呢。這都是那般達官顯宦。只知道枉利營私。全不顧忠君愛國。引狼入室。惹火燒身。弄到這步田地。家私也不由自主。妻女也不能保護。回故當年用心之左。雖自擣自恨。亦無及了。這般人真算是衣冠禽獸。寸斬猶不足以盡其辜的敗類。把座大好山河。雙手

獻於鄰國。人家並不知情。且虐待之。不也冤嗎。聞聽日人在我國東三省。行爲橫暴。但不知比這裡輕重。我何不促裝前往調察調察。究係如何呢。想了一回。遂反身坐起。向四人說道。諸君這裡沒有甚麼事情耽擱嗎。四人齊應道。沒得。老殘道。我想還是早到上海。諸事從容。諸君既沒有耽擱。我們就趁早起程過江的是。四人聽罷。把鈴一拉。茶房上來問有何事。四人道。過大江到中國地界。可有船趁嗎。茶房道。過大江的小輪船甚多。一日開兩三班呢。只用到大版公司打張船票。愛幾時走就幾時走。便宜的很呢。老殘說道。既是如此。你去替我買五張過江的票來。明早我要過江呢。茶房說道。可以。遂跑下樓去。住了有半個鐘頭的工夫。將船票拏來。遞於老殘看過。老殘便取出洋元照價付給茶房去後。衆人又談了些個閒話。天色已晚。茶房開上飯來。大家用罷。遂叫他到賬房裏去開了賬條。將正價付齊。格外又開了五元錢的小賬。茶房喜喜歡歡的去了。一夜無話。次日起身梳洗已畢。上來兩個茶房。相幫收拾行李。搬下樓去。叫了幾輛車子。送至江口大版輪船馬頭。又叫了兩輛馬車。五個人乘坐。一直出城。到了碼頭。開發了車價。茶房將行李搬上船去。安置妥當。老殘又賞了一塊洋錢。茶房告退。

人衣履  
不周面  
飢色不  
廟堂之  
食厚祿  
顯爵者  
之亦動  
否之心

住不多時。過江的人陸續而至。船上擁擠不開。旁邊還有幾隻渡江的民船。客人寥寥。老殘想道。這樣的好生意。自己不知提倡。甘讓外人獨專其利。即此一端。足徵韓國的民智不開。商業不振。自取滅亡的病根了。到了鐘點。展輪開駛。直撲對岸而來。到了西岸碼頭停輪。叫苦力把行李卸下。一齊登岸。顧了三輛騾車。向沙河子進發。沿路庄村多是繩樞甕牖。頽垣敗壁。所見之男男女女。大半是衣履不周。面有飢色。道途不修。田野不治。其困苦情形。莫可言喻。老殘問車夫道。這一方的人。如何這個困難的樣子呢。車夫嘆了一口氣。咳。我們這邊。當年是個富饒地方。因係通朝鮮的大道。商旅不絕。沿路生意。市面可觀。自中東開釐以來。這條道上行旅稀少。就比從前大為減色。又經日俄之戰。到處盡罹兵燹。焚燒擄掠。十室九空。如今雖說是稍為平靖。但日本人橫征暴斂。虐待華人。逃流在外的人。畏懼不敢回鄉。所以田地至今荒蕪不治。先生你想想。此地但是還能住得。誰肯甘心在外流離失所。而不思故鄉呢。田地既無人播種。商賈又不能行。這一方的百姓。生餓也要餓死了。老殘聽了。嘆息不已。遂說道。寧為太平犬。不為亂世民。這句話真真的不錯。兩人一面走着。一面閒談。老殘又問起中東日俄兩次

戰爭的地段。並交戰的情形。車夫道。日俄之戰。不在此地。惟中東的戰事。我却頗知一二。平壤一戰。魏汝貴帶兵二十一營。紮於平壤城外。洋人的前隊將近要到。魏提督就縱兵擄掠四門放火。拔營遁走。至次日敵軍果至。救滅了城內的火。安慰百姓。留兵把守。這不是白白的把座城池送了人家嗎。豈止魏統領如此。就是葉志超等何嘗還打過仗呢。總然清朝的官。無论文武。同犯了一個毛病。不但是怕死。就是死也要錢。那裡能找出一個還可以折衝禦侮的人物。又烏得不敗呢。一路之上。老殘與車夫說說道。道。却還不覺勞苦。既而到了沙河子。見市面甚不整齊。雖有幾家舖面做門。但俱是小小本經營。而且賣食物的居多。覓了一所茅店住下。打聽店家到大連灣的路程。店家說道。到大連却甚便當。現在火車已通。此地就有車站。不但是可以直抵大連。就到吉林黑龍江奉天俱不費事。老殘聽說已通鐵路。遂開銷了車子。就在茅店之中。暫住一宵。將行李檢點一過。吃了杯茶。信步出店到大街一看。見街道却還不錯。只是人烟稀少。大半是關門鎖戶。滿街上穿軍裝的日本人來往不絕。問道店家。纔知是此處還駐紮着一旅陸軍。所以市面纔破壞的不堪言狀。到了晚飯的時候。送上飯來。見菜蔬惡劣。

飯食粗糲。吩咐叫他添菜。辭以無處辦買。老殘只得勉強的用了半碗。四個工師有體的麪包。叫店家拏去烤了一烤。姑且充飢。大家方纔用罷。忽見從外走進了一隊軍士。頭前裏一人跨指揮刀。拏着一本小冊。一支鉛筆。進門就盤問老殘的來歷。還騷搜檢行囊。有無夾帶。幸有四個工師與那隊長再三關說得免檢查。老殘見了這般虎狼的行爲。不覺心身畏懼。遂與四八商議。早路難走。明朝趁車到大連灣。搭海南的輪船。由水路返回上海。四人俱已贊成。各人收拾就寢。以備明晨起早。四人纔經就枕。即已鼾聲雷動。獨有老殘躺在榻上反覆不能成寐。迴想在高麗所見所聞。及與車夫所談的話。剛纔那一班軍士的野蠻形像。將來中國恐難免蠶食之害。不由的百感叢生。莫可擺脫。遂披衣而起。步入中庭。其時正在十月初旬。仰見殘月一鉤。掛於遠樹。滿耳虫聲。繞砌。一天霜氣侵肌。舉目荒涼。無非動人感慨。關心離亂。何以奠我邦家。遂口占兩律。聊寫愁懷。詩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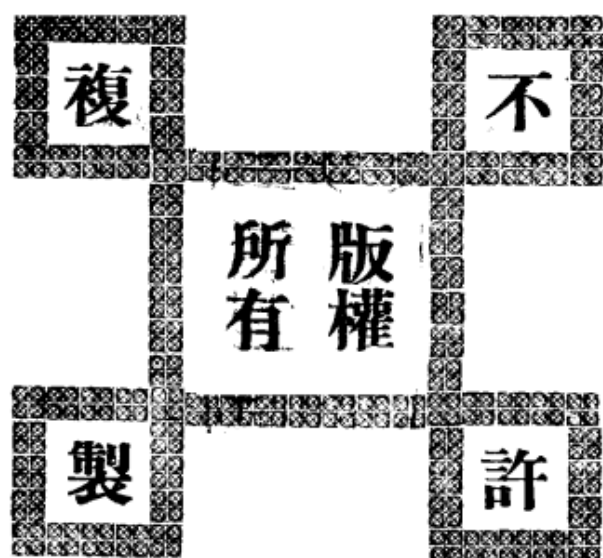
荒徼誰開勝國基。疆分八道盡藩籬。那知祖德衰中葉。頓使宗祏失舊時。  
放棄主權威日損。斲傷元氣政難爲。老成無用多新進。惹得他人作監司。



詒謀不善誤宸聽。一國主權失大庭。鴨綠機宜誠亟亟。神州大陸沈冥冥。漫疑人事本天意。割去封疆撤藩屏。安得將軍霍去病。英雄一怒靖邊庭。箕子示警一段。雖未必實有其事。然所持之論。誠爲至理明言。享血食三千餘年。爲亘古未有之綿長。故雖絕其祭祀。亦不足關心。惟有四五千年之祖國。以種族之故。實未能忘情。不得不示之朕兆。俾知警戒。或可以上格天心。以弭禍耳。太器晚成兩語。無論爲國爲家爲身。莫不皆然。老殘不敢另問。其實更不須另問。



中華民國五年八月原本初次印刷出版



(定價大洋八角)  
(老殘遊記) (編一冊)

原 著 者 洪 都 百 鍊 生

一 批 閱 者 膠 州 傳 幼 圃

校 閱 者 澄 江 徐 鶴 齡

印 刷 者 百 新 公 司

總 發 行 部 百 新 公 司  
上海英界三馬路新聞報館對門

總 編 輯 部 百 新 公 司  
上海英界新馬路福海里

代 發 行 外 埠 各 書 店



1.00